

目录

雜阿含經（一一八八）	1
雜阿含經（一一九〇）	2
長阿含經闍尼沙經.....	2
中阿含經例品法莊嚴經.....	8
雜阿含經（一一九二）	14
雜阿含經（一二〇八至一二一二）	15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阿修羅經.....	20
中阿含經大品龍象經.....	25
雜阿含經（一〇六二至一〇六三）	27
雜阿含經（一〇六九）	29
雜阿含經（九九三）	30
雜阿含經（九九四）	32
雜阿含經（一二一三至一二二一）	36
雜阿含經（一三一九）	45
雜阿含經（一三二一至一三二二）	46
雜阿含經（一三二七至一三二八）	47
佛說灌頂王喻經.....	50
佛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51
本事經卷第一.....	54
一法品第一之一.....	54
本事經卷第二.....	70
一法品第一之二.....	70
本事經卷第三.....	85
二法品第二之一.....	85
校正後序.....	97
本事經卷第四.....	100
二法品第二之二.....	100
本事經卷第五.....	114

二法品第二之三.....	114
本事經卷第六.....	128
三法品第三之一.....	128
本事經卷第七.....	142
三法品第三之二.....	142
廣義法門經一卷.....	157
佛說阿含正行經.....	166
佛說五王經.....	169
佛說孫 sūn 多耶致經.....	173
佛說五無反復經.....	176
所欲致患經.....	178
十二品生死經.....	183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	185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	192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	199
佛說四願經.....	206
佛說四自侵經.....	211
佛說末羅王經.....	215
中阿含經大品世間經.....	216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八）	218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四）	218
中阿含經大品說無常經.....	219
雜阿含經（四八六至四八九）	220
雜阿含經（一〇〇至一〇一）	222
雜阿含經（九七）	224
雜阿含經（二七二）	224
雜阿含經（五六一）	226
雜阿含經（五六二）	228
長阿含經三聚經.....	228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八）	231
長阿含經增一經.....	235
長阿含經眾集經.....	240
長阿含經十上經.....	248
長阿含經自歡喜經.....	261
中阿含經雙品阿夷那經.....	268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說處經.....	272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法樂比丘尼經.....	282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大拘絺羅經.....	289
中阿含經大品釋問經.....	296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箭毛經一.....	313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箭毛經二.....	318
中阿含經例品一切智經.....	326
中阿含經例品鞞訶提經.....	334
中阿含經例品第一得經.....	339
中阿含經例品八城經.....	342
長阿含經清淨經.....	345
雜阿含經（三四五至三四六）	354
雜阿含經（五六五）	358
雜阿含經（五六六）	359

雜阿含經（一一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

爾時，世尊獨靜思惟，作是念：「不恭敬者，則為大苦，無有次序。無他自在可畏懼者，則於大義有所退減；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者，得安樂住；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大義滿足。頗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中，能於我所具足戒勝、三昧勝、智慧勝、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

復作是念：「無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能於我所戒具足勝、三昧勝、智慧勝、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令我自覺，成三藐三佛陀者，我當於彼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所以者何？過去如來、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諸當來世如來、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世尊心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住於佛前，歎言：「善哉！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懈怠不恭敬者，甚為大苦……」廣說乃至「大義滿足，其實無有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於世尊所戒具足勝、三昧勝、智慧勝、解脫勝、解脫知見勝，令世尊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如來自悟成等正覺，則是如來所應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者。所以者何？過去諸如來、應、等正覺亦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諸未來如來、應、等正覺亦當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而住。世尊亦當於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養，依彼

而住。」

時，梵天王復說偈言：

「過去等正覺， 及未來諸佛，
現在佛世尊， 能除眾生憂。
一切恭敬法， 依正法而住；
如是恭敬者， 是則諸佛法。」

時，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一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毘羅聚落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絕妙色身，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於諸種姓中， 刹利兩足尊，
明行具足者， 天人中最勝！」

佛告梵天王：「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於諸種姓中， 刹利兩足尊，
明行具足者， 天人中最勝。」

佛說是經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長阿含經闍尼沙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那提捷稚住處，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尊者阿難在靜室坐，默自思念：「甚奇！甚特！如來授人記別，多所饒益。彼伽伽羅大臣命終，如來記之，此人

命終，斷五下結，即於天上而取滅度，不來此世。第二迦陵伽，三毘伽陀，四伽利輸，五遮樓，六婆耶樓，七婆頭樓，八藪婆頭，九他梨舍[少/兔]，十藪達梨舍[少/兔]，十一耶輸，十二耶輸多樓，諸大臣等命終，佛亦記之，斷五下結，即於天上而取滅度，不來生此。復有餘五十人命終，佛亦記之，斷三結，婬、怒、癡薄，得斯陀含，一來此世便盡苦際。復有五百人命終，佛亦記之，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極七往返必盡苦際。有佛弟子處處命終，佛皆記之，某生某處、某生某處。鴛伽國、摩竭國、迦尸國、居薩羅國、拔祇國、末羅國、支提國、拔沙國、居樓國、般闍羅國、頗潔波國、阿般提國、婆蹉國、蘇羅婆國、乾陀羅國、劍洸沙國，彼十六大國有命終者，佛悉記之，摩竭國人皆是王種王所親任，有命終者，佛不記之。」

爾時，阿難於靜室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我向於靜室默自思念：『甚奇！甚特！佛授人記，多所饒益，十六大國有命終者，佛悉記之，唯摩竭國人，王所親任，有命終者，獨不蒙記。唯願世尊當為記之！唯願世尊當為記之！饒益一切，天人得安。又佛於摩竭國得道，其國人命終，獨不與記。唯願世尊當為記之！唯願世尊當為記之！又摩竭國鉗沙王為優婆塞，篤信於佛，多設供養，然後命終，由此王故，多人信解，供養三寶，而今如來不為授記。唯願世尊當與記之！饒益眾生，使天人得安。』」爾時，阿難為摩竭人勸請世尊，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那伽城乞食已，至大林處坐一樹下，思惟摩竭國人命終生處。時，去佛不遠，有一鬼神，自稱己名，白世尊曰：「我是闍尼沙！我是闍尼沙！」

佛言：「汝因何事，自稱己名為闍尼沙？(闍尼沙秦言勝結使)。汝因何法，自以妙言稱見道迹？」

闍尼沙言：「非餘處也。我本為人王，於如來法中為優婆塞，一心念佛而取命終，故得生為毘沙門天王太子。自從是來，常照明諸法，得須陀洹，不墮惡道，於七生中常名闍尼沙。」

時，世尊於大林處隨宜住已，詣那陀提稚處，就座而坐，告一比丘：「汝持我聲，喚阿難來。」

對曰：「唯然！」即承佛教，往喚阿難。

阿難尋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而白佛言：「今觀如來顏色勝常，諸根寂定。住何思惟，容色乃爾？」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向因摩竭國人來至我所，請記而去，我尋於後，著衣持鉢，入那羅城乞食，乞食訖已，詣彼大林，坐一樹下，思惟摩竭國人命終生處。時，去我不遠，有一鬼神，自稱己名，而白我言：『我是闍尼沙！我是闍尼沙！』阿難！汝曾聞彼闍尼沙名不？」

阿難白佛言：「未曾聞也。今聞其名，乃至生怖畏，衣毛為豎。世尊！此鬼神必有大威德，故名闍尼沙爾。」

佛言：「我先問彼：『汝因何法，自以妙言稱見道迹？』」闍尼沙言：『我不於餘處，不在餘法。我昔為人王，為世尊弟子，以篤信心為優婆塞，一心念佛，然後命終，為毘沙門天王太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極七往返，乃盡苦際，於七生名中，常名闍尼沙。一時，世尊在大林中一樹下坐，我時乘天千輻寶車，以少因緣，欲詣毘樓勒天王，遙見世尊在一樹下，顏貌端正，諸根寂定，譬如深淵澄靜清明，見已念言，我今寧可往問世尊，摩竭國人有命終者，當生何所？又復一時，毘沙門王自於眾中，而說偈言：

「『我等不自憶， 過去所更事；

今遭遇世尊， 壽命得增益。』

「又復一時，忉利諸天以少因緣，集在一處。時，四天王

各當位坐，提頭賴吒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毘樓勒叉天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前；毘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向，帝釋在前；毘沙門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後我坐。復有餘諸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增益諸天，受天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時，諸忉利天皆踊躍歡喜言：『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爾時，釋提桓因知忉利諸天有歡喜心，即作頌曰：

「『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法。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法。』

「闍尼沙神復言：『所以忉利諸天集法堂者，共議思惟，觀察稱量，有所教令，然後勅四天王，四王受教已，各當位而坐。其坐未久，有大異光照于四方，時，忉利天見此異光，皆大驚愕，今此異光將有何怪？餘大神天有威德者，皆亦驚恠，今此異光將有何怪？時，大梵王即化作童子，頭五角髻，在天眾上虛空中立，顏貌端正，與眾超絕，身紫金色，蔽諸天光。時，忉利天亦不起迎，亦不恭敬，又不請坐。時，梵童子隨所詣座，座生欣悅，譬如剎利水澆頭種，登王位時，踊躍歡喜。其坐未久，復自變身，作童子像，頭五角髻，在大眾上虛空中坐。譬如力士坐於安座，巖然不動，而作頌曰：

「『調伏無上尊， 教世生明處；

大明演明法， 梵行無等侶，
使清淨眾生， 生於淨妙天。』

「時，梵童子說此偈已，告忉利天曰：『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我今更說，汝等善聽！如來弟子摩竭優婆塞，命終有得阿那含，有得斯陀含，有得須陀洹者，有生他化自在天者，有生化自在、兜率天、焰天、忉利天、四天王者，有生剎利、婆羅門、居士大家，五欲自然者。』時，梵童子以偈頌曰：

「『摩竭優婆塞， 諸有命終者，
八萬四千人， 吾聞俱得道。
成就須陀洹， 不復墮惡趣，
俱乘平正路， 得道能救濟。
此等群生類， 功德所扶持，
智慧捨恩愛， 慚愧離欺妄。
於彼諸天眾， 梵童記如是；
言得須陀洹， 諸天皆歡喜。』

「時，毗沙門王聞此偈已，歡喜而言：『世尊出世說真實法，甚奇！甚特！未曾有也。我本不知如來出世，說如是法。於未來世，當復有佛說如是法，能使忉利諸天發歡喜心。』

「時，梵童子告毗沙門王曰：『汝何故作此言？如來出世說如是法，為甚奇！甚特！未曾有也。如來以方便力說善不善，具足說法而無所得，說空淨法而有所得，此法微妙，猶如醍醐。』

「時，梵童子又告忉利天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當更為汝說。如來、至真善能分別說四念處。何謂為四？一者內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忘，除世貪憂。外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精勤不懈，專念

不忘，除世貪憂。內身觀已，生他身智；內觀受已，生他受智；內觀意已，生他意智；內觀法已，生他法智，是為如來善能分別說四念處。復次，諸天！汝等善聽！吾當更說，如來善能分別說七定具。何等為七？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是為如來善能分別說七定具。復次，諸天！如來善能分別說四神足，何等謂四？一者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二者精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三者意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四者思惟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是為如來善能分別說四神足。』

「又告諸天：『過去諸沙門、婆羅門以無數方便，現無量神足，皆由四神足起；正使當來沙門、婆羅門無數方便，現無量神足，亦皆由是四神足起；如今現在沙門、婆羅門無數方便，現無量神足者，亦皆由是四神足起。』時，梵童子即自變化形為三十三身，與三十三天一一同坐，而告之曰：『汝今見我神變力不？』答曰：『唯然已見。』梵童子曰：『我亦修四神足故，能如是無數變化。』

「時，三十三天各作是念：『今梵童子獨於我坐而說是語，而彼梵童一化身語，餘化亦語；一化身默，餘化亦默。』時，彼梵童還攝神足，處帝釋坐，告忉利天曰：『我今當說，汝等善聽！如來、至真自以己力開三徑路，自致正覺。何謂為三？或有眾生親近貪欲，習不善行，彼人於後近善知識，得聞法言，法法成就，於是離欲捨不善行，得歡喜心，恬然快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如人捨於麤食，食百味飯，食已充足，復求勝者。行者如是，離不善法，得歡喜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是為如來自以己力開初徑路，成最正覺。又有眾生多於瞋恚，不捨身、口、意惡業，其人於後遇善知識，得聞法言，法法成就，離身惡行、口、意惡行，生歡喜心，恬然快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如人捨於麤食，食百味飯，食已充足，復求勝者。

行者如是，離不善法，得歡喜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是為如來開第二徑路。又有眾生愚冥無智，不識善惡，不能如實知苦、習、盡、道，其人於後遇善知識，得聞法言，法法成就，識善不善，能如實知苦、習、盡、道，捨不善行，生歡喜心，恬然快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如人捨於麤食，食百味飯，食已充足，復求勝者。行者如是，離不善法，得歡喜樂，又於樂中，復生大喜，是為如來開第三徑路。』

「時，梵童子於忉利天上說此正法，毗沙門天王復為眷屬說此正法，闍尼沙神復於佛前說是正法，世尊復為阿難說此正法，阿難復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是正法。」

是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例品法莊嚴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中，在釋家都邑，名彌婁離。

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與長作共俱有所為故，出詣邑名城。拘薩羅王波斯匿至彼園觀，見諸樹下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見已，憶念世尊。拘薩羅王波斯匿告曰：「長作！今此樹下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此處我數往見佛。長作！世尊今在何處？我欲往見。」

長作答曰：「天王！我聞世尊遊釋中，在釋家都邑，名彌婁離。」

拘薩羅王波斯匿復問曰：「長作！釋家都邑名彌婁離，去此幾許？」

長作答曰：「天王！去此三拘婁舍。」

拘薩羅王波斯匿告曰：「長作！可勅嚴駕，我欲詣佛。」

長作受教，即勅嚴駕，白曰：「天王！嚴駕已訖，隨天王意。」拘薩羅王波斯匿即昇乘出城外，往至釋家都邑，名彌婁離。

爾時，彌婁離門外眾多比丘露地經行，拘薩羅王波斯匿往詣諸比丘所，問曰：「諸尊！世尊今在何處晝行？」

眾多比丘答曰：「大王！彼東向大屋，開窓閉戶，世尊今在彼中晝行。大王！欲見便往詣彼，到已住外，警欬敲戶，世尊聞者，必為開戶。」

拘薩羅王波斯匿即便下車。若有王刹利頂來而得人處，教令大地，有五儀飾，劍、蓋、華鬘及珠柄拂、嚴飾之屣，彼盡脫已，授與長作，長作念曰：「天王今者必當獨入，我等應共住此待耳。」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眷屬圍遶，步往至彼東向大屋，到已住外，警欬敲戶，世尊聞已，即為開戶，拘薩羅王波斯匿便入彼屋，前至佛所，稽首禮足，再三自稱姓名：「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

世尊答曰：「如是。大王！汝是拘薩羅王波斯匿。汝是拘薩羅王波斯匿。」拘薩羅王波斯匿再三自稱姓名已，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大王！見我有何等義，而自下意稽首禮足，供養承事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曰：「世尊！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世尊！我坐都坐時，見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共諍，彼鬪諍時，母說子惡，子說母惡，父子、兄弟、姊妹、親屬相更說惡，況復他人？我見世尊弟子諸比丘眾從世尊行梵行，或有比丘少多起諍，捨戒罷道，不說

佛惡，不說諸法惡，不說眾惡，但自責數：『我為惡，我為無德。所以者何？以我不能從世尊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或九月或十月，少多學行梵行，捨隨本服，復為欲所染，染欲著欲，為欲所縛，憍傲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樂行欲。世尊！我見世尊弟子諸比丘眾，自盡形壽修行梵行，乃至億數。我於此外，不見如是清淨梵行，如世尊家，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喜見，我作是念：『此諸尊何以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喜見？此諸尊必不樂行梵行，或身有患，或屏處作惡，以是故諸尊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喜見。』我往問彼：『諸尊何故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喜見？諸尊不樂行梵行耶？為身有患耶？為屏處作惡耶？是故諸尊羸瘦憔悴，形色極惡，身生白皰，人不喜見。』彼答我曰：『大王！是白病。大王！是白病。』

「世尊！我見世尊弟子諸比丘眾，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我見已，作是念：『此諸尊何故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此諸尊或得離欲，或得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是故此諸尊樂行端正，面目悅澤，形體淨潔，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若行欲樂行端正者，我應樂行端正。何以故？我得五欲功德，易不難得。若此諸尊得離欲，得增上心，於現法樂居，易不難得，是故此諸尊樂行端正，面色悅澤，形體淨潔，

無為無求，護他妻食如鹿，自盡形壽修行梵行，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尚不敢問於世尊事，況復欲難詰耶？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問世尊事，世尊為答，彼聞答已，便得歡喜，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問世尊事，世尊為答，彼聞答已，便得歡喜，即自歸佛、法及比丘眾，世尊受彼為優婆塞，終身自歸，乃至命盡，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

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見一沙門梵志聰明智慧，自稱聰明智慧，博聞決定，諳識諸經，制伏強敵，談論覺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間無不聞知，所遊至處壞諸見宗，輒自立論，而作是說：『我等往至沙門瞿曇所，問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當難詰彼；若不能答，亦難詰已，捨之而去。』彼聞世尊遊某村邑，往至佛所，問世尊事，世尊為答。彼聞答已，便得歡喜，即從世尊求出家學，而受具足，得比丘法，佛便度彼而授具足，得比丘法。」

「若彼諸尊出家學道而受具足，得比丘法已，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獨住遠離，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若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彼諸尊知法已，乃至得阿羅訶，得阿羅訶已，便作是念：『諸賢！我本幾了幾失？所以者何？我本非沙門稱沙門，非梵行稱梵行，非阿羅訶稱阿羅訶，我等今是沙門，是梵行，是阿羅訶。』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自若居國，無過者令殺，有過者令殺，然在都坐，我故不得作如是說：『卿等並住，無人問卿事，人問我事，卿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於其中間競論餘事，不待前論訖，我數見世尊大眾圍繞說法，彼中一人鼾眠作聲，有人語彼：『君莫鼾眠作聲，君不用聞世尊說法如甘露耶？』彼人聞已，即便默然。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眾調御士，甚奇！甚特！所以者何？以無刀杖，皆自如法，安隱快樂。』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於仙餘及宿舊二臣出錢財賜，亦常稱譽，彼命由我，然不能令彼仙餘及宿舊二臣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於我，如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也，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昔出仙，宿一小屋中，欲試仙餘、宿舊二臣，知彼頭向何處眠耶？為向我，為向世尊？於是，仙餘、宿舊二臣則於初夜結跏趺坐，默然燕坐，至中夜聞世尊在某方處，便以頭向彼，以足向我。我見已，作是念：『此仙餘及宿舊二臣不在現勝事，是故彼不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於我，如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也。』是謂我於佛而有法靖。因此故，我作是念：『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所說法善，世尊弟子眾善趣向也。』」

「復次，世尊！我亦國王，世尊亦法王，我亦剎利，世尊亦剎利，我亦拘薩羅，世尊亦拘薩羅，我年八十，世尊亦八十。世尊以此事故，我堪耐為世尊盡形壽，下意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世尊！我今多事，欲還請辭。」

世尊告曰：「大王！自知時。」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爾時，尊者阿難住世尊後，執拂侍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丘依彌婁離林住者，令彼一切集在講堂。」

於是，尊者阿難受佛教已，若諸比丘依彌婁離林住者，令彼一切集在講堂，還詣佛所，白曰：「世尊！若有比丘依彌婁離林住者，彼一切已集講堂，唯願世尊自當知時。」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曰：「比丘！今拘薩羅王波斯匿在我前說此法莊嚴經已，即從座起，稽首我足，繞三匝而去。比丘！汝等當受持此法莊嚴經，

善誦善習。所以者何？比丘！此法莊嚴經，如義如法，為梵行本，趣智趣覺，趣至涅槃。若族姓子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亦當受持，當誦當習此法莊嚴經。」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法莊嚴經竟(三千三十七字)

雜阿含經（一一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迦毘羅衛林中，與五百比丘俱，皆是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涅槃相應法。

時，有十方世界大眾威力諸天皆悉來會，供養世尊及比丘僧。復有諸梵天王住於梵世，作是念：「今日佛住迦毘羅衛國……」如上廣說，乃至「供養世尊及諸大眾，我今當往各各讚歎！」

作是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住於佛前。第一梵天即說偈言：

「於此大林中， 大眾普雲集，
 十方諸天眾， 皆悉來恭敬，
 故我遠來禮， 最勝難伏僧。」

第二梵天復說偈言：

「是諸比丘僧， 真實心精進，
 於此大林中， 攝諸根求度。」

第三梵天次說偈言：

「善方便消融， 恩愛深利刺；
 堅固不傾動， 如因陀羅幢。」

度深塹水流， 清淨不求欲，
善度之導師， 諸調伏大龍。」

第四梵天次說偈言：

「歸依於佛者， 終不墮惡趣；
能斷人中身， 得天身受樂。」

各說偈已，四梵天身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二〇八至一二一二）

（一二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坐。月初出時。時，有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作是念：「我今欲於佛前歎月譬偈。」作是念已，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欲說者便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如月停虛空， 明淨無雲翳，
光炎明暉曜， 普照於十方。
如來亦如是， 慧光照世間，
功德善名稱， 周遍滿十方。」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二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

爾時，尊者阿若憍陳如久住空閑阿練若處，來詣佛所，稽首佛足，以面掩佛足上，而說是言：「久不見世尊！久不見善逝！」

爾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作是念：「我今當於尊者阿若憍陳如面前，以上座譬而讚歎之。」作此念已，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欲說時便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上座之上座，	尊者憍陳如，
已度已超越，	得安樂正受。
於阿練若處，	常樂於遠離，
聲聞之所應，	大師正法教。
一切悉皆陳，	正受不放逸，
大德力三明，	他心智明了。
上座憍陳如，	護持佛法財，
增上恭敬心，	頭面禮佛足。」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二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

時，尊者舍利弗在供養堂，有眾多比丘集會而為說法，句味滿足，辯才簡淨，易解樂聞，不閤不斷，深義顯現。彼諸比丘專至樂聽，尊重憶念，一心側聽。

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作是念：「我當於尊者舍利弗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欲

有所說。」

舍利弗告言：「隨所樂說！」

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善能略說法， 令眾廣開解，
賢優婆提舍， 於大眾宣暢。
當所說法時， 咽喉出美聲，
悅樂愛念聲， 調和漸進聲。
聞聲皆欣樂， 專念不移轉。」

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二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尊者大目犍連觀大眾心，一切皆悉解脫貪欲。時，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導師無上士， 住那伽山側，
五百比丘眾， 親奉於大師。
尊者大目連， 神通諦明了，
觀彼大眾心， 悉皆離貪欲。
如是具足度， 牟尼度彼岸，
持此最後身， 我今稽首禮。」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二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安居，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除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世尊記說彼現法當得無知證。

爾時，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諸比丘：「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後邊身，為大醫師，拔諸劍刺。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此後邊身，無上醫師，能拔劍刺。汝等為子，從我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當懷受我，莫令我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責事。」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向者作如是言：『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最後身，無上大醫，能拔劍刺。汝為我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諸比丘！當懷受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責。』我等不見世尊身、口、心有可嫌責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伏，不寂靜者能令寂靜，不穌息者能令穌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來知道，如來說道，如來向道，然後聲聞成就，隨道、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授，正向欣樂真如善法。

「我於世尊都不見有可嫌責身、口、心行。我今於世尊所，乞願懷受見聞疑罪，若身、口、心有嫌責事。」

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多聞，少欲知足，修行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厭離智慧、

大智慧、廣智慧、深智慧、無比智慧，智寶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讚歎示、教、照、喜，為眾說法，未曾疲倦。

「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應受灌頂而未灌頂，已住灌頂儀法，如父之法，所可轉者亦當隨轉。汝今如是，為我長子，隣受灌頂而未灌頂，住於儀法，我所應轉法輪，汝亦隨轉，得無所起，盡諸有漏，心善解脫。如是，舍利弗！我於汝所，都無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我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此諸五百諸比丘得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耶？」

佛告舍利弗：「我於此五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我記說彼於現法中得無知證。是故，諸五百比丘我不見其有身、口、心見聞疑罪可嫌責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五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幾比丘俱解脫？幾比丘慧解脫？」

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舍利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真實堅固。」

時，尊者婆耆舍在眾會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大眾面前歎說懷受偈。」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婆耆舍即說偈言：

「十五清淨日， 其眾五百人，

斷除一切結， 有盡大仙人。
清淨相習近， 清淨廣解脫，
不更受諸有， 生死已永絕。
所作者已作， 得一切漏盡，
五蓋已雲除， 拔刺根本愛。
師子無所畏， 離一切有餘，
害諸有怨結， 超越有餘境。
諸有漏怨敵， 皆悉已潛伏，
猶如轉輪王， 懷受諸眷屬。
慈心廣宣化， 海內悉奉用，
能伏魔怨敵， 為無上導師。
信敬心奉事， 三明老死滅，
為法之真子， 無有飄轉患。
拔諸煩惱刺， 敬禮日種胤。」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阿修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蘭若，在黃蘆園。

爾時，婆羅邏阿修羅王、牟梨遮阿修羅子，色像巍巍，光耀暉暉，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禮世尊足，却住一面。

世尊問曰：「婆羅邏！大海中阿修羅無有衰退阿修羅壽、阿修羅色、阿修羅樂、阿修羅力，諸阿修羅樂大海中耶？」

婆羅邏阿修羅王、牟梨遮阿修羅子答曰：「世尊！我大海中諸阿修羅無有衰退於阿修羅壽、阿修羅色、阿修羅樂、阿修羅力，諸阿修羅樂大海中。」

世尊復問曰：「婆羅邏！大海中有幾未曾有法，令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婆羅邏答曰：「世尊！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令諸阿修羅見已樂中。云何為八？世尊！我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轉上，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世尊！若我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轉上，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一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潮未曾失時。世尊！若我大海潮未曾失時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二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水甚深無底，極廣無邊。世尊！若我大海甚深無底，極廣無邊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三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水鹹，皆同一味。世尊！若我大海水鹹，皆同一味者，是謂我大海中第四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中多有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璇珠。世尊！若我大海中多有珍寶，無量瓊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璇珠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五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修羅、乾塔怛、羅刹、魚摩竭、龜、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大海中甚奇！甚特！眾生身體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世尊！若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修羅、乾塔怛、羅刹、魚

摩竭、龜、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大海中甚奇！甚特！眾生身體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者，是謂我大海中第六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過夜風便吹著岸上。世尊！若我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過夜風便吹著岸上者，是謂我大海中第七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復次，世尊！我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捨本名，皆曰大海。世尊！若我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捨本名，皆曰大海者，是謂我大海中第八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

「世尊！是謂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諸阿修羅見已樂中。世尊！於佛正法、律中有幾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世尊答曰：「婆羅邏！我正法、律中亦有八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云何為八？婆羅邏！如大海從下至上，周迴漸廣，均調轉上，以成於岸，其水常滿，未曾流出。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漸作漸學，漸盡漸教。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漸作漸學，漸盡漸教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一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潮，未曾失時。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施設禁戒，諸族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施設禁戒，諸族姓子乃至命盡，終不犯戒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二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水，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諸法甚深，甚深無底，極廣無邊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三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水鹹，皆同一味，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四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中多有珍寶，無量瑣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琰珠。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多有珍寶，無量瑣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多有珍寶，無量瑣異，種種珍琦，充滿其中，珍寶名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五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中大神所居，大神名者，謂阿修羅、乾塔怛、羅刹、魚摩竭、龜、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羅、提帝魔伽羅。復次，大海中甚奇！甚特！眾生身體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七百由延，身皆居海中。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聖眾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須陀洹、向須陀洹。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聖眾大神皆居其中，大神名者，謂阿羅訶、向阿羅訶、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須陀洹、向須陀洹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六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清淨，不受死屍，若有命終者，過夜風便吹著岸上。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聖眾清淨，不受死尸。若有不精進人惡生，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彼雖墮在聖眾之中，然去聖眾遠，聖眾亦復去離彼遠。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聖眾清淨，不受死屍。若有不精進人惡生，非梵行稱梵行，非沙門稱沙門，彼雖墮在聖眾之中，然去聖眾遠，聖眾亦復去離彼遠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七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復次，婆羅邏！如大海閻浮洲中有五大河，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悉入大海，既入中已，各捨本名，皆曰大海。婆羅邏！我正法、律亦復如是，刹利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捨本名，同曰沙門，梵志種、居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捨本名，同曰沙門。婆羅邏！若我正法、律中刹利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捨本名，同曰沙門，梵志種、居士種、工師種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捨本名，同曰沙門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八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

「婆羅邏！是謂正法、律中有八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婆羅邏！於意云何？若我正法、律中有八未曾有法，若汝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此二種未曾有法，何者為上、為勝、為妙、為最？」

婆羅邏白曰：「世尊！我大海中有八未曾有法，不及如來八未曾有法，不如千倍萬倍，不可比，不可喻，不可稱，不可數，但世尊八未曾有法為上、為勝、為妙、為最。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

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婆羅邏阿修羅王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修羅經竟(二千三百六十二字)

中阿含經大品龍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

爾時，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告曰：「烏陀夷！共汝往至東河澡浴。」

尊者烏陀夷白曰：「唯然。」

於是，世尊將尊者烏陀夷往至東河，脫衣岸上，便入水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

爾時，波斯匿王有龍象，名曰念，作一切妓樂，歷度東河。眾人見已，便作是說：「是龍中龍，為大龍王，為是誰耶？」

尊者烏陀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象受大身，眾人見已，便作是說：『是龍中龍，為大龍王，為是誰耶？』」

世尊告曰：「如是。烏陀夷！如是。烏陀夷！象受大身，眾人見已，便作是說：『是龍中龍，為大龍王，為是誰耶？』烏陀夷！馬、駱駝、牛、驢、胸行、人、樹，生大形，烏陀夷！眾人見已，便作是說：『是龍中龍，為大龍王，為是誰耶？』烏陀夷！若有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者，我說彼是龍。烏陀夷！如來於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是故我名龍。」

於是，尊者烏陀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願世尊加

我威力，善逝加我威力，令我在佛前，以龍相應頌讚世尊。」

世尊告曰：「隨汝所欲。」

於是，尊者烏陀夷在於佛前，以龍相應頌讚世尊曰：

「正覺生人間，	自御得正定，
修習行梵跡，	息意能自樂。
人之所敬重，	越超一切法，
亦為天所敬，	無著至真人。
越度一切結，	於林離林去，
捨欲樂無欲，	如石出真金。
普聞正盡覺，	如日昇虛空，
一切龍中高，	如眾山有嶽。
稱說名大龍，	而無所傷害，
一切龍中龍，	真諦無上龍。
溫潤無有害，	此二是龍足，
苦行及梵行，	是謂龍所行。
大龍信為手，	二功德為牙，
念項智慧頭，	思惟分別法。
受持諸法腹，	樂遠離雙臂，
住善息出入，	內心至善定。
龍行止俱定，	坐定臥亦定，
龍一切時定，	是謂龍常法。
無穢家受食，	有穢則不受，
得惡不淨食，	捨之如師子。
所得供養者，	為他慈愍受，
龍食他信施，	存命無所著。
斷除大小結，	解脫一切縛，
隨彼所遊行，	心無有繫著。

猶如白蓮花， 水生水長養，
泥水不能著， 妙香愛樂色。
如是最上覺， 世生行世間，
不為欲所染， 如華水不著。
猶如然火熾， 不益薪則止，
無薪火不傳， 此火謂之滅。
慧者說此喻， 欲令解其義，
是龍之所知， 龍中龍所說。
遠離淫欲恚， 斷癡得無漏，
龍捨離其身， 此龍謂之滅。」

佛說如是。尊者烏陀夷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龍象經第二竟(七百三十字)

雜阿含經（一〇六二至一〇六三）

（一〇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尊者善生，新剃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當知此善生善男子有二處端嚴：一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二者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寂靜盡諸漏， 比丘莊嚴好，
離欲斷諸結， 涅槃不復生。」

持此最後身， 摧伏魔怨敵。」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比丘形色醜陋，難可觀視，為諸比丘之所輕慢，來詣佛所。

爾時，世尊四眾圍遶，見彼比丘來，皆起輕想，更相謂言：「彼何等比丘？隨路而來，形貌醜陋，難可觀視，為人所慢。」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見彼比丘來，形狀甚醜，難可視見，令人起慢不？」

諸比丘白佛：「唯然，已見。」

佛告諸比丘：「汝等勿於彼比丘起於輕想。所以者何？彼比丘已盡諸漏，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諸比丘！汝等莫妄量於人，唯有如來能量於人。」

彼比丘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復告諸比丘：「汝等見此比丘稽首作禮，退坐一面不？」

比丘白佛：「唯然，已見。」

佛告諸比丘：「汝等勿於是比丘起於輕想；乃至汝等莫量於人，唯有如來能知人耳。」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飛鳥及走獸，	莫不畏師子，
唯師子獸王，	無有與等者。
如是智慧人，	雖小則為大，
莫取其身相，	而生輕慢心。
何用巨大身，	多肉而無慧，

此賢勝智慧， 則為上士夫。
離欲斷諸結， 涅槃永不生，
持此最後身， 摧伏眾魔軍。」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集供養堂，為眾多比丘說法，言辭滿足，妙音清徹，句味辯正，隨智慧說，聽者樂聞，無所依說，顯現深義，令諸比丘一心專聽。

爾時，世尊入晝正受，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說法聲，從三昧起，往詣講堂，於大眾前坐，告毘舍佉般闍梨子：「善哉！善哉！毘舍佉！汝能為諸比丘於此供養堂，為眾多比丘說法，言辭滿足，乃至顯現深義，令諸比丘專精敬重，一心樂聽，汝當數數為諸比丘如是說法，令諸比丘專精敬重，一心樂聽，當得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不說法者， 愚智雜難分，
此愚此智慧， 無由自顯現，
善說清涼法， 因說智乃彰，
說法為明照， 光顯大仙幢，
善說為仙幢， 法為羅漢幢。」

佛說此經已，尊者毘舍佉般闍梨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依止而住。所謂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目犍連、尊者阿那律陀、尊者二十億耳、尊者陀羅驃摩羅子、尊者婆那迦婆娑、尊者耶舍舍羅迦毘訶利、尊者富留那、尊者分陀檀尼迦。如此及餘上座比丘隨佛左右，依止而住。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今日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諸上座比丘隨佛左右，依止而住，我今當往至世尊所，各各說偈歎諸上座比丘。」

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上上座比丘，	已斷諸貪欲，
超過諸世間，	一切之積聚，
深智少言說，	勇猛勤方便，
道德淨明顯，	我今稽首禮。
已伏諸魔怨，	遠離於群聚，
不為五欲縛，	常習於空閑，
清虛而寡欲，	我今稽首禮。
遮羅延勝族，	禪思不放逸，
內心樂正受，	清淨離塵穢，
辯慧顯深義，	是故稽首禮。
所得神通慧，	超諸神通力，
六神通眾中，	自在無所畏，
神通最勝故，	是故稽首禮。

於大千世界，	五道諸趣生，
乃至於梵世，	人天優劣想，
淨天眼悉見，	是故稽首禮。
精勤方便力，	斷除諸愛集，
壞裂生死網，	心常樂正法，
離諸惴望想，	超度於彼岸，
清淨無塵穢，	是故稽首禮。
永離諸恐懼，	無依離財物，
知足度疑惑，	伏諸魔怨敵，
身念觀清淨，	是故稽首禮。
無有諸世間，	煩惱棘刺林，
結縛使永除，	三有因緣斷，
精練滅諸垢，	究竟明顯現，
於林離林去，	是故稽首禮。
無舍宅所依，	幻偽癡恚滅，
調伏諸愛喜，	出一切見處，
清淨無瑕穢，	是故稽首禮。
其心自在轉，	堅固不傾動，
智慧大德力，	難伏魔能伏，
斷除無明結，	是故稽首禮。
大人離闇冥，	寂滅牟尼尊。
正法離垢過，	光明自顯照，
照一切世界，	是故名為佛。
地神虛空天，	三十三天子，
光明悉映障，	是故名為佛。
度生死有邊，	超踰越群眾，
柔弱善調伏，	正覺第一覺。

斷一切結縛， 伏一切異道，
降一切魔怨， 得無上正覺。
離塵滅諸垢， 是故稽首禮。」

尊者婆耆舍偈讚歎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雜阿含經（九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疾病困篤，尊者富隣尼為看病人，供給供養。

時，尊者婆耆舍語尊者富隣尼言：「汝往詣世尊所，持我語白世尊言：『尊者婆耆舍稽首世尊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得自安樂住不？』復作是言：『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疾病困篤，欲求見世尊，無力方便堪詣世尊。善哉！世尊！願往至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哀愍故。』」

時，尊者富隣尼即受其語，往詣世尊。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作是言：「尊者婆耆舍住東園鹿子母講堂，疾病困篤，願見世尊，無力方便堪能奉見。善哉！世尊！願往東園鹿子母講堂尊者婆耆舍所，為哀愍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尊者富隣尼知佛許已，即從坐起，禮佛足而去。

世尊晡時從禪起，往詣尊者婆耆舍。尊者婆耆舍遙見世尊，憑床欲起。

爾時，世尊見尊者婆耆舍憑床欲起，語言：「婆耆舍！莫自輕動！」世尊即坐，問尊者婆耆舍：「汝所患苦，為平和可堪忍不？身諸苦痛為增為損？……」

如前焰摩迦修多羅廣說，乃至「我所苦患，轉覺其增，不覺其損。」

佛告婆耆舍：「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汝得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脫、離諸顛倒不？」

婆耆舍白佛言：「我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脫、離諸顛倒。」

佛告婆耆舍：「汝云何得心不染、不著、不污、解脫、離諸顛倒？」

婆耆舍白佛：「我過去眼識於色，心不顧念，於未來色不欣想，於現在色不著。我過去、未來、現在眼識於色，貪欲愛樂念於彼得盡，無欲、滅、沒、息、離、解脫；心解脫已，是故不染、不著、不污、離諸顛倒，正受而住。如是耳、鼻、舌、身、意識，過去於法，心不顧念，未來不欣，現在不著。過去、未來、現在法中，念欲愛盡，無欲、滅、沒、息、離、解脫；心解脫已，是故不染、不著、不污、解脫、離諸顛倒，正受而住。唯願世尊今日最後饒益於我，聽我說偈。」

佛告婆耆舍：「宜知是時！」

尊者婆耆舍起，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而說偈言：

「我今住佛前，	稽首恭敬禮，
於一切諸法，	悉皆得解脫。
善解諸法相，	深信樂正法，
世尊等正覺，	世尊為大師。
世尊降魔怨，	世尊大牟尼，
滅除一切使，	自度群生類。
世尊於世間，	諸法悉覺知，
世間悉無有，	知法過佛者。
於諸天人中，	亦無與佛等，

是故我今日，
稽首士之上，
我今是最後，
稽首日種尊，
正智繫正念，
餘勢之所起，
三界不復染，
苦受及樂受，
從觸因緣生，
苦受及樂受，
從觸因緣生，
若內及與外，
於受無所著，
於初中最後，
諸聚既已斷，
明見真實者，
三劫中不空，
餘空無洲依，
當知大仙人，
安慰諸天人，
示悟諸眾生，
苦苦及苦集，
賢聖八正道，
世間難得者，
生世得人身，
隨己之所欲，
專修其己利，
稽首大精進。
拔諸愛欲刺，
得見於世尊。
暮當般涅槃，
於此朽壞身。
從今夜永滅，
入無餘涅槃。
亦不苦不樂，
於今悉永斷。
亦不苦不樂，
於今悉已知。
苦樂等諸受，
正智正繫心。
諸聚無障礙，
了知受無餘。
說九十一劫，
有大仙人尊。
唯畏恐怖劫，
乃復出於世。
開眼離塵冥，
令覺一切苦。
超苦之寂滅，
安隱趣涅槃。
現前悉皆得，
演說於正法。
離垢求清淨，
勿令空無果。

空過則生憂，
於所說正法，
當久處生死，
長夜懷憂惱，
我今眾慶集，
輪迴悉已斷，
愛識河水流，
已拔陰根本，
供養大師畢，
重擔悉已捨，
不復樂受生，
正智正繫念，
念空野龍象，
一旦免枷鎖，
婆耆舍亦然，
厭捨於徒眾，
今告於汝等，
聽我最後偈，
生者悉歸滅，
速生速死法，
是故強其志，
觀察有恐怖，
速盡此苦陰，
佛口所生子，
長辭於大眾，
彼以慈悲故，
尊者婆耆舍，

隣於地獄苦，
不樂不欲受。
輪迴息無期，
如商人失財。
無復生老死，
不復重受生。
於今悉枯竭，
連鎖不相續。
所作者已作，
有流悉已斷。
亦無死可惡，
唯待終時至。
六十雄猛獸，
逸樂山林中。
大師口生子，
正念待時至。
諸來集會者，
其義所饒益。
諸行無有常，
何可久依怙。
精勤方便求，
隨順牟尼道。
勿復增輪轉，
歎說此偈已。
婆耆舍涅槃，
說此無上偈。
如來法生子，

垂心哀愍故， 說此無上偈。
然後般涅槃， 一切當敬禮。」

雜阿含經（一二一三至一二二一）

（一二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尼拘律相住於曠野禽獸住處。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有如是威儀，依聚落城邑住，晨朝著衣持鉢，於彼聚落城邑乞食，善護其身，守諸根門，攝心繫念。食已，還住處，舉衣鉢，洗足畢，入室坐禪。速從禪覺，不著乞食，而彼無有隨時教授、無有教誡者，心不安樂，周圓隱覆。如是深住。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不得利，難得非易得。我不隨時得教授、教誡，不得欣樂周圓隱覆心住。我今當讚歎自厭之偈。」即說偈言：

「當捨樂不樂，	及一切貪覺，
於隣無所作，	離染名比丘。
於六覺心想，	馳騁於世間，
惡不善隱覆，	不能去皮膚。
穢污樂於心，	是不名比丘，
有餘縛所縛，	見聞覺識俱。
於欲覺悟者，	彼處不復染，
如是不染者，	是則為牟尼。
大地及虛空，	世間諸色像，
斯皆磨滅法，	寂然自決定。
法器久修習，	而得三摩提，

不觸不諂偽， 其心極專至。
彼聖久涅槃， 繫念待時滅。」

時，尊者婆耆舍說自厭離偈，心自開覺，於不樂等開覺已，欣樂心住。

（一二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以尊者婆耆舍為伴。時，尊者婆耆舍見女人有上妙色，見已，貪欲心起。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樂，我今見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貪欲心生。今為生厭離故，而說偈言：

「貪欲所覆故， 熾然燒我心，
今尊者阿難， 為我滅貪火。
慈心哀愍故， 方便為我說。」

尊者阿難說偈答言：

「以彼顛倒想， 熾然燒其心，
遠離於淨想， 長養貪欲者。
當修不淨觀， 常一心正受，
速滅貪欲火， 莫令燒其心。
諦觀察諸行， 苦空非有我，
繫念正觀身， 多修習厭離。
修習於無相， 滅除憍慢使，
得慢無間等， 究竟於苦邊。」

尊者阿難說是語時，尊者婆耆舍聞其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其舍食。入其舍已，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請其食分。

時，有眾多長者婦女從聚落出，往詣精舍。時，尊者婆耆舍見年少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起。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樂，見他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生。我今當說厭離偈。」念已，而說偈言：

「我已得出離，	非家而出家，
貪欲隨逐我，	如牛念他苗。
當如大將子，	大力執強弓，
能破彼重陣，	一人摧伏千。
今於日種胤，	面前聞所說，
正趣涅槃道，	決定心樂住。
如是不放逸，	寂滅正受住，
無能於我心，	幻惑欺誑者。
決定善觀察，	安住於正法，
正使無量數，	欲來欺惑我。
如是等惡魔，	莫能見於我。」

時，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心得安住。

(一二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能善說，於法聰明梵行所生憍慢心，即自心念：「我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樂，我自以智慧輕慢於彼聰明梵行者，我今當說能生厭離偈。」即說偈言：

「瞿曇莫生慢，	斷慢令無餘，
莫起慢覺想，	莫退生變悔。
莫隱覆於他，	涅槃殺慢墮，
正受能除憂，	見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樂，	見道自攝持，
是故無礙辯，	清淨離諸蓋。
斷一切諸慢，	起一切明處，
正念於三明，	神足他心智。」

時，尊者婆耆舍說此生厭離偈已，心得清淨。

（一二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獨一思惟，不放逸住，專修自業，逮得三明，身作證。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獨一靜處思惟，不放逸住，專修自業，起於三明，身作證，今當說偈讚歎三明。」即說偈言：

「本欲心狂惑，	聚落及家家，
遊行遇見佛，	授我殊勝法。
瞿曇哀愍故，	為我說正法，
聞法得淨信，	捨非家出家。
聞彼說法已，	正住於法教，
勤方便繫念，	堅固常堪能。

逮得於三明， 於佛教已作，
世尊善顯示， 日種苗胤說。
為生盲眾生， 開其出要門，
苦苦及苦因， 苦滅盡作證。
八聖離苦道， 安樂趣涅槃，
善義善句味， 梵行無過上。
世尊善顯示， 涅槃濟眾生。」

（一二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法句。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

「賢聖善說法， 是則為最上。
愛說非不愛， 是則為第二。
諦說非虛妄， 是則第三說。
法說不異言， 是則為第四。

「諸比丘！是名說四法句。」

爾時，尊者婆耆舍於眾會中，作是念：「世尊於四眾中說四法句，我當以四種讚歎稱譽隨喜。」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若善說法者， 於己不惱迫，
亦不恐怖他， 是則為善說。
所說愛說者， 說令彼歡喜，
不令彼為惡， 是則為愛說。

諦說知甘露， 諦說知無上，
諦義說法說， 正士建立處。
如佛所說法， 安隱涅槃道，
滅除一切苦， 是名善說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與千比丘俱，皆是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爾時，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作是念：「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側，與千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我今當往，各別讚歎世尊及比丘僧。」作是念已，即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無上之導師， 住那伽山側，
千比丘眷屬， 奉事於如來。
大師廣說法， 清涼涅槃道，
專聽清白法， 正覺之所說。
正覺尊所敬， 處於大眾中，
德陰之大龍， 仙人之上首。
興功德密雲， 普雨聲聞眾，
起於晝正受， 來奉覲大師。
弟子婆耆舍， 稽首而頂禮。

「世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汝所說，莫先思惟。」

時，婆耆舍即說偈言：

「波旬起微惡，	潛制令速滅，
能掩障諸魔，	令自覺知過。
觀察解結縛，	分別清白法，
明照如日月，	為諸異道王。
超出智作證，	演說第一法，
出煩惱諸流，	說道無量種。
建立於甘露，	見諦真實法，
如是隨順道，	如是師難得。
建立甘露道，	見諦崇遠離，
世尊善說法，	能除人陰蓋。
明見於諸法，	為調伏隨學。」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二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爾時，世尊為比丘眾說四聖諦相應法，謂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

時，尊者婆耆舍在會中，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面前讚歎拔箭之譬。」如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唯然，世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有所說。」

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我今敬禮佛，	哀愍諸眾生，
第一拔利箭，	善解治眾病。
迦露醫投藥，	波睺羅治藥，

及彼瞻婆耆， 耆婆醫療病。
或有病小差， 名為善治病，
後時病還發， 抱病遂至死。
正覺大醫王， 善投眾生藥，
究竟除眾苦， 不復受諸有。
乃至百千種， 那由他病數，
佛悉為療治， 究竟於苦邊。
諸醫來會者， 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藥， 隨所樂而服。
第一拔利箭， 善覺知眾病，
治中之最上， 故稽首瞿曇。」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大歡喜。

（一二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尊者尼拘律想住於曠野禽獸之處，疾病委篤，尊者婆耆舍為看病人，瞻視供養。

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遂般涅槃。

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和上為有餘涅槃？無餘涅槃？我今當求其相。」

爾時，尊者婆耆舍供養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持衣鉢，向王舍城。次第到王舍城，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我今禮大師， 等正覺無滅，
於此現法中， 一切疑網斷。
曠野住比丘， 命終般涅槃，

威儀攝諸根，	大德稱於世。
世尊為制名，	名尼拘律想，
我今問世尊，	彼不動解脫。
精進勤方便，	功德為我說，
我為釋迦種，	世尊法弟子。
及餘皆欲知，	圓道眼所說，
我等住於此，	一切皆欲聞。
世尊為大師，	無上救世間，
斷疑大牟尼，	智慧已具備。
圓照神道眼，	光明顯四眾，
猶如天帝釋，	曜三十三天。
諸貪欲疑惑，	皆從無明起，
若得遇如來，	斷滅悉無餘。
世尊神道眼，	世間為最上，
滅除眾生愚，	如風飄遊塵。
一切諸世間，	煩惱覆隱沒，
設餘悉無有，	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	令同大精進，
唯願大智尊，	當為眾記說。
言出微妙聲，	我等專心聽，
柔軟音演說，	諸世間普聞。
猶如熱渴逼，	求索清涼水，
如佛無滅知，	我等亦求知。」

尊者婆耆舍復說偈言：

「今聞無上士，	記說其功德，
不空修梵行，	我聞大歡喜。
如說隨說得，	順牟尼弟子，

滅生死長縻， 虛偽幻化縛。
以見世尊故， 能斷除諸愛，
度生死彼岸， 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尊者婆耆舍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三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日暮與五百比丘於屈摩夜叉鬼住處宿。時，屈摩夜叉鬼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時，屈摩夜叉鬼白佛言：「世尊！今請世尊與諸大眾於此夜宿。」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

是時，屈摩夜叉鬼知世尊默然受請已，化作五百重閣房舍，臥床、坐床、踞床，俱禪褥枕，各五百具，悉皆化成。化作五百燈明，無諸烟炎。悉化現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勸請世尊令入其舍，令諸比丘次受房舍及諸臥具。周遍受已，還至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說偈言：

「賢德有正念， 賢德常正念，
正念安隱眠， 此世及他世。
賢德有正念， 賢德常正念，
正念安隱眠， 其心常寂止。
賢德有正念， 賢德常正念，
正念安隱眠， 捨降伏他軍。
賢德有正念， 賢德常正念，
不殺不教殺， 不伏不教伏。
慈心於一切， 心不懷怨結。」

爾時，世尊告屈摩夜叉鬼：「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時，屈摩夜叉鬼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還自所住處。

雜阿含經（一三二一至一三二二）

（一三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尊者阿那律陀於摩竭提國人間遊行，到畢陵伽鬼子母住處宿。時，尊者阿那律陀夜後分時，端身正坐，誦憂陀那、波羅延那、見真諦、諸上座所說偈、比丘尼所說偈、尸路偈、義品、牟尼偈、修多羅，悉皆廣誦。

爾時，畢陵伽鬼子夜啼，畢陵伽鬼子母為其子說偈呵止言：

「畢陵伽鬼子， 汝今莫得啼，
 當聽彼比丘， 誦習法句偈。
 若知法句者， 能自護持戒，
 遠離於殺生， 實言不妄語，
 能自捨非義， 解脫鬼神道。」

畢陵伽鬼子母說是偈時，畢陵伽鬼子啼聲即止。

（一三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大眾俱，到富那婆藪鬼子母住處宿。

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四聖諦相應法，所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爾時，富那婆藪鬼母，兒富那婆藪及鬼女鬱多羅，二鬼小兒夜啼。時，富那婆藪鬼母教其男女故，而說偈言：

「汝富那婆藪，	鬱多羅莫啼，
令我得聽聞，	如來所說法。
非父母能令，	其子解脫苦，
聞如來說法，	其苦得解脫。
世人隨愛欲，	為眾苦所迫，
如來為說法，	令破壞生死。
我今欲聞法，	汝等當默然，
時富那婆藪，	鬼女鬱多羅。
悉受其母語，	默然而靜聽，
語母言善哉，	我亦樂聞法。
此正覺世尊，	於摩竭勝山，
為諸眾生類，	演說脫苦法。
說苦及苦因，	苦滅滅苦道，
從此四聖諦，	安隱趣涅槃。
母今但善聽，	世尊所說法。」

時，富那婆藪鬼母即說偈言：

「奇哉智慧子，	善能隨我心，
汝富那婆藪，	善歎佛導師。
汝富那婆藪，	及汝鬱多羅，
當生隨喜心，	我已見聖諦。」

時，富那婆藪鬼母說是偈時，鬼子男女隨喜默然。

雜阿含經（一三二七至一三二八）

（一三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叔迦羅比丘尼住王園比丘尼眾中，為王舍城諸人恭敬供養，如阿羅漢。

又於一時，王舍城人於一吉星日歡集大會，即於是日闕不供養。有一鬼神，敬重彼比丘尼故，至王舍城里巷之中，家家說偈：

「王舍城人民， 醉酒眠睡臥，
不勤供養彼， 叔迦比丘尼。
善修諸根故， 名曰叔迦羅，
善說離垢法， 涅槃清涼處。
隨順聽所說， 終日樂無厭，
乘聽法智慧， 得度生死流。
猶如海商人， 依附力馬王。」

時，一優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羅比丘尼，復有優婆塞以食供養。

時，彼鬼神即說偈言：

「智慧優婆塞， 獲福利豐多，
施叔迦羅衣， 離諸煩惱故。
智慧優婆塞， 獲福利豐多，
施叔迦羅食， 離諸積聚故。」

時，彼鬼神說斯偈已，即沒不現。

（一三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毘羅比丘尼住王舍城王園比丘尼眾中，為王舍城諸人

民，於吉星日集聚大會，當斯之日，毘羅比丘尼無人供養。

時，有鬼神敬重毘羅比丘尼，即入王舍城，處處里巷四衢道頭而說偈言：

「王舍城人民， 醉酒惛睡臥，
 毘羅比丘尼， 無人供養者。
 毘羅比丘尼， 勇猛修諸根，
 善說離垢塵， 涅槃清涼法。
 皆隨順所說， 終日樂無厭，
 乘聽法智慧， 得度生死流。」

時，有一優婆塞持衣布施毘羅比丘尼，復有一優婆塞以食供養。

時，彼鬼神而說偈言：

「智慧優婆塞， 今獲多福利，
 以衣施斷縛， 毘羅比丘尼。
 智慧優婆塞， 今獲多福利，
 食施毘羅尼， 離諸和合故。」

時，彼鬼神說偈已，即沒不現。

佛說灌頂王喻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賜紫臣施護等奉 詔譯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以因緣故，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有三剎帝利王，於三時中，在於某方，受王灌頂；而彼三王，乃至盡jìn壽，常所思念。何等為三？

“謂第一王，年方少盛，依灌頂法，在於某方，受王灌頂；得灌頂已，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又第二王，功力漸大，依灌頂法，在於某方，受王灌頂；得灌頂已，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又第三王，有大威力，戰zhàn勇最勝shèng，一切對敵dī，而悉信伏；以最勝故，得勝安住，依灌頂法，在於某方，受王灌頂；得灌頂已，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汝諸苾芻，亦復如是，於三時中，在於某方，作修證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何等為三？

“謂有苾芻，發正信心，捨家出家，剃除鬚xū髮，被袈裟衣；此為第一，在於某方，修苾芻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又有苾芻，修諸勝行，為證滅miè故，斷諸集法；如是知己，遠塵chén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此為第二，在於某方，修苾芻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又有苾芻，諸漏已盡jìn，非漏隨增，心善解脫，慧善解脫，自智所證，已得成就，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bàn，不受後有；此為第三，在於某方，證聖果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佛說灌頂王喻經

佛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失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時有阿支羅迦葉，為營小事，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遙見世尊，見已詣佛所，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佛告迦葉：“今非論時，我今入城乞食，來還則是其時，當為汝說。”

第二亦如是說，第三復問：“瞿曇！何為我作留難？瞿曇！云何有異？我今欲有所問，為我解說。”

佛告阿支羅迦葉：“隨汝所問。”

阿支羅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苦自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作者，此是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他作者，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苦自、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他作，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佛告迦葉：“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瞿曇！所問苦自作耶？答言無記。他作耶？自、他作耶？非自非他、無因作耶？答言無記。今無此苦耶？”

佛告迦葉：“非無此苦，然有此苦。”

迦葉白佛言：“善哉！瞿曇！說有此苦，為我說法，令我

知苦見苦。”

佛告迦葉：“若受即自受者，我應說苦自作；若他受他即受者，是則他作；若受自受、受他受復與苦者，如是者自他作，我亦不說；若不因自、他，無因而生苦者，我亦不說。離此諸邊，說其中道。如來說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阿支羅迦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時，阿支羅迦葉，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知，不因他度，於正法律，心得無畏，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作優婆塞，證知我。”

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阿支羅迦葉辭cí世尊去，不久為護hù犢dú特zì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

爾時，世尊入城乞食。時有眾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傳chuán說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辭cí去不久，為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諸比丘乞食已還出，舉衣鉢洗足，詣yì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座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律，辭cí去不久，為護犢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世尊！彼生何趣？何處受生？彼何所得？”

佛告諸比丘：“彼已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已般涅槃，汝等當往供養其身。”

爾時，世尊為阿支羅迦葉受第一記。

佛說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一卷

本事經卷第一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一法品第一之一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覆障群生，馳騁流轉生死長途，如無明蓋。所以者何？世間群生，由無明蓋所覆障故，馳騁流轉生死長途。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起慧明，破無明蓋，出貪愛網？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無別有一法，	覆障諸群生，
馳流生死途，	如無明蓋者。
無明大愚闇，	由斯久流轉，
彼此有往來，	昇沈高下趣。
若破無明蓋，	解脫貪愛網，
不處生死流，	以無彼因故。」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繫縛群生，馳騁流轉生死長途，如貪愛結。所以者何？世間群生，由貪愛結所繫縛故，馳騁流轉生死長途。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瑩慧刀，斷貪愛結，破大闇聚？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無別有一法，	繫縛諸群生，
馳流生死途，	如貪愛結者。
貪愛大繫縛，	由斯久流轉，
彼此有往來，	昇沈高下趣。
若斷貪愛縛，	破大黑闇聚，
不處生死流，	以無彼因故。」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一有情，於一劫中流

轉生死，所受身骨，假使有能積聚不爛，其聚高廣，如王舍城毘補羅山。況彼有情，無初後際，馳騁流轉生死長途，所受身骨而可測量。所以者何？苾芻當知！我說有情，於四聖諦不了知故、不照見故、不現觀故、不通達故、不審察故，馳騁流轉生死長途，受諸骨身。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於四聖諦，了知、照見、現觀、通達、審察、究竟？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一有情一劫，	受身骨不爛，
其聚量高廣，	如毘補羅山。
況無初後際，	久流轉生死，
所受諸骨身，	其量而可測。
受是大苦聚，	由不見聖諦，
故應修妙智，	正觀四真實，
所謂苦聖諦，	苦因及苦滅，
能滅苦苦因，	八支真聖道。
此補特伽羅，	極七有流轉，
定斷一切結，	能盡諸苦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以佛眼遍觀世間，諸有業果皆緣心意。一類有情，心意所使，行如是行，履如是道；身壞命終，如捨重擔，墮諸惡趣，生地獄中。所以者何？彼諸有情，心意染污。由此為因，身壞命終，墮諸惡趣，生地獄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一類諸有情，	心意起染污，
我今當為汝，	記別其所生；
彼身壞命終，	如捨於重擔，
必墮諸惡趣，	生於地獄中。
應知惡慧者，	由心意染污，

因斯染污故， 當生地獄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以佛眼遍觀世間，諸有業果皆緣心意。一類有情，心意所使，行如是行，履如是道；身壞命終，如捐重擔，昇諸善趣，生於天中。所以者何？彼諸有情，心意清淨。由此為因，身壞命終，昇諸善趣，生天界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一類諸有情， 心意起清淨，
我今當為汝， 記別其所生；
彼身壞命終， 如捐於重擔，
必昇諸善趣， 生於天界中。
應知善慧者， 由心意清淨，
因斯清淨故， 當生天界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一切有情，皆由自業，業為伴侶、業為生門、業為眷屬、業為依趣；業能分定一切有情下、中、上品。是故汝等，應當善知：諸業自性、諸業因緣、諸業品類、諸業異熟、諸業盡滅，趣業滅道因緣資具。苾芻汝等，如我所說，應正了知。

「云何應知諸業自性？業自性者，謂或思業，或思已業。如是應知諸業自性。既正了知業自性已，云何應知諸業因緣？業因緣者，謂諸貪愛。如是應知諸業因緣。既正了知諸業自性、業因緣已，云何應知諸業品類？業品類者，謂別品類業，趣地獄身；別品類業，趣傍生身；別品類業，趣鬼界身；別品類業，趣阿素洛界身；別品類業，趣人界身；別品類業，趣天界身。如是應知諸業品類。既正了知諸業自性、諸業因緣、業品類已，云何應知諸業異熟？業異熟者，謂於此生造作諸業，即此生中能感諸有，或受、未受。如是應知諸業異熟。既正了知諸業自性、諸業因緣、諸業品類、業異熟已，云何應知諸業盡滅？業

盡滅者，謂愛滅故諸業盡滅。如是應知諸業盡滅。既正了知諸業自性、諸業因緣、諸業品類、諸業異熟、業盡滅已，云何應知趣業滅道因緣資具？趣業滅道因緣資具者，謂八支聖道，即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應知趣業滅道因緣資具。

「苾芻當知！諸有沙門或婆羅門，若能正知諸業自性、諸業因緣、諸業品類、諸業異熟、諸業盡滅、趣業滅道因緣資具，即能信我法毘奈耶。若能信我法毘奈耶，即能入我法毘奈耶。若能入我法毘奈耶，即能達我法毘奈耶修行梵行。若能達我法毘奈耶修行梵行，即能究竟正盡諸業。所以者何？是諸沙門或婆羅門，既正了知諸業自性、諸業因緣、諸業品類、諸業異熟、諸業盡滅、趣業滅道因緣資具已，即於諸業能厭離滅，究竟解脫，得善解脫。既善解脫，即能獨立。既能獨立，即具善修。既具善修，彼身壞已，法爾無有一切施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諸有情，	居前中後際，
皆屬於自業，	業為其伴侶。
業為彼生門，	業為其眷屬，
業為所依趣，	業能定三品。
隨業彼彼生，	不定如輪轉，
或處天人中，	或居四惡趣。
世間諸有情，	皆隨業力轉，
非國財妻子，	隨從往餘生。
彼於命終時，	所有皆頓捨，
獨隨業而往，	故皆由自業。
當來諸有情，	雖受如是業，
若能依佛教，	正信而出家，

彼於愚癡類， 無師開導中，
名能善修行， 不愚正法者。
故汝等苾芻， 精勤勿放逸，
應善知諸業， 相續正修行。
為盡業自性， 及業因緣等，
修八支聖道， 速令得圓滿。」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間所有惡不善法於生起時，諸不善品、諸不善類一切皆由意為前導。所以者何？意生起已，惡不善法皆隨後生。」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不善法生， 為因能感苦，
皆意為前導， 與煩惱俱生；
意為前導法， 意尊意所使。
由意有染污， 故有說有行，
苦隨此而生， 如輪因手轉。」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間所有白淨善法，於生起時，善品、善類一切皆由意為前導。所以者何？意生起已，白淨善法，皆隨後生。」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淨善法生， 為因能感樂，
皆意為前導， 與善法俱生；
意為前導法， 意尊意所使。
由意有清淨， 故有說有行，
樂隨此而生， 如影隨形轉。」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不利益、為不安樂；引諸世間天人大眾，作無義利，感大苦果。云何一法？是謂破僧。所以者何？苾芻當知！僧若破壞，一切大眾互興諍論，遞 dì 相訶責、遞相陵蔑、遞相罵辱、遞相毀訾、遞相怨嫌、遞相惱觸、遞相反戾 lì、遞相誹謗、遞

相棄捨。當於爾時，一切世間未敬信者，轉不敬信；已敬信者，還不敬信。苾芻當知！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不利益、為不安樂，引諸世間天人大眾，作無義利，感大苦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有一法生， 能起無量惡，
 所謂僧破壞， 愚癡者隨喜；
 能破壞僧苦， 破壞眾亦苦，
 僧和合令壞， 經劫無間苦。」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大利益、為大安樂；引諸世間天人大眾，作大義利，感大樂果。云何一法？是謂僧和。所以者何？苾芻當知！僧若和合，一切大眾互無諍論，不相訶責，不相陵蔑，不相罵辱，不相毀訾，不相怨嫌、不相惱觸、不相反戾 lì、不相誹謗、不相棄捨。當於爾時，一切世間未敬信者，便生敬信；已敬信者，轉增敬信。苾芻當知！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起時，與多眾生為大利益、為大安樂；引諸世間天人大眾，作大義利，感大樂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有一法生， 能起無量福，
 所謂僧和合， 慧利者隨喜；
 能和合僧樂， 和合眾亦樂，
 僧破壞令和， 經劫受天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間有情，一結斷時，餘一切結皆亦隨斷。云何一結？是謂我慢。所以者何？諸所有結，細中麤 cū 品，一切皆以我慢為根，從我慢生、我慢所長。是故我慢一結斷時，餘一切結皆亦隨斷。譬如世間樓觀中心，普為樓觀眾分依止，中心若墜，餘亦隨墮。如是我慢，諸結所依，我慢若斷，餘亦隨滅。若諸苾芻已斷我慢，當知即是已斷

餘結。若諸苾芻已斷餘結，當知即是已盡苦邊、已修正智，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無復後有。」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如樓觀中心，	眾分所依止，
中心若墜墮，	餘分皆墮落。
如是我慢結，	眾結之所依，
我慢結斷時，	諸結皆隨滅。
苾芻斷我慢，	餘結悉隨斷，
餘結既已斷，	即得盡苦邊。
既得盡苦邊，	名已修正智，
心慧善解脫，	後有畢竟無。」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一法，若善修習、善多修習，攝持二利令至圓滿：謂現法利令至圓滿，及後法利令至圓滿；能成現法利益安樂，能成後法利益安樂，能成現後利益安樂。云何一法？謂於所修諸善法中，修不放逸。所以者何？若於所修諸善法中，於不放逸能善修習、善多修習，便能攝持二種義利令至圓滿，廣說乃至能成現後利益安樂。是名一法，若善修習、善多修習，攝持二利，廣說乃至能成現後利益安樂。」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有多聞人，	能捨貪財位，
勤修不放逸，	證常樂涅槃。
智人無放逸，	能攝持二利，
謂現法當來，	俱令至圓滿。
諸有善能成，	現後俱利樂，
前後眾賢聖，	皆稱為智人。」

重攝前經喼 wà 挖 tuō 南曰：

蓋、結、劫、兩心 業、二意前行

僧破及僧和

斷慢、修不逸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貪。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貪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貪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貪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瞋。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瞋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瞋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瞋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癡。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癡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癡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癡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覆。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覆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覆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覆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惱。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惱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惱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惱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忿。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忿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

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忿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忿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恨。所以者何？一切有理由恨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恨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恨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嫉。所以者何？一切有理由嫉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嫉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嫉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慳。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慳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慳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慳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耽。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耽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耽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耽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慢。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慢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慢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慢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一法？謂是於害。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害染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永斷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永斷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害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害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重攝前經唄陀南曰：

貪欲、瞋恚、癡 覆藏、惱及忿
怨恨、嫉與慳 耽嗜、慢、將害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佛。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佛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佛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佛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

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法。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法，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法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法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聖眾。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聖眾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聖眾，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聖眾，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戒。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戒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戒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戒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施。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施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施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施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天。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天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天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天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休息。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休息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

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休息，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休息，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安般。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安般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安般，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安般，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身。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由不念身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身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身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永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云何為一法？謂是念死。所以者何？一切有

情由不念死故，數數還來墮諸惡趣受生死苦。若能常念如是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不復還來生此世間。是故我說：若諸有情能念一法，我證彼定得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有情，	由不念死故，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念於死者，
定得不還果，	不來生此間。」

本事經卷第一

本事經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一法品第一之二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貪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貪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貪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貪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貪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偈言：

「若於貪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貪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貪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貪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瞋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瞋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瞋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瞋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瞋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瞋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瞋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瞋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瞋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癡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癡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癡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癡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癡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癡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癡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癡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癡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覆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覆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覆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覆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覆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覆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覆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覆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覆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惱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惱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惱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惱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惱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惱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惱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惱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惱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忿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忿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忿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忿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忿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忿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忿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忿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忿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恨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恨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恨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恨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恨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恨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恨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恨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恨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嫉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嫉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嫉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嫉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嫉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嫉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嫉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嫉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嫉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慳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慳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慳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慳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慳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慳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慳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慳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慳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耽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耽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耽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耽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耽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耽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耽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耽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耽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慢未如實知、未

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慢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慢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慢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慢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慢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慢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慢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慢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於害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害故，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於害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害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是故於害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上義而說頌曰：

「若於害未知，	彼去涅槃遠，
於害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害之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若能正了知，	永斷此害者，
得上沙門果，	畢竟不受生。」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於一切未如實知、未正遍知、未能永斷，彼於自心未離一切故，不能通達、不能遍

知、不能等覺、不能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於一切已如實知、已正遍知、已能永斷，彼於自心已離一切故，即能通達、即能遍知、即能等覺、即能涅槃、即能證得無上安樂。故於一切應如實知、應正遍知、應求永斷，於佛法中當修梵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一切未知， 彼去涅槃遠，
一切已知者， 去涅槃不遙。
我觀諸有情， 由一切所染，
還來墮惡趣， 受生死輪迴。」

重攝前經喁陀南曰：

貪、恚及愚癡 覆藏、惱、忿、恨
嫉、慳與耽嗜 慢、害、將一切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一切修習福業事中，慈心解脫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慈心解脫威德熾盛，映蔽一切諸福業事。以彼諸事所有威德，欲比所修慈心解脫，十六分中亦不及一。苾芻當知！譬如小大諸國王中，轉輪聖王最為第一。所以者何？轉輪聖王威德熾盛，映蔽一切小大諸王。以彼諸王所有威德比轉輪王，十六分中亦不及一。諸福業事亦復如是，欲比所修慈心解脫，十六分中亦不及一。又如小大諸星之中，其滿月輪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是滿月輪威光熾盛，映蔽一切小大諸星。以彼諸星所有威光比滿月輪，十六分中亦不及一。諸福業事亦復如是，欲比所修慈心解脫，十六分中亦不及一。」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福業事， 比慈心解脫，
於十六分中， 亦不能及一。
於一有情所， 能修慈善心，
其福尚無邊， 何況於一切！」

諸有大國王，	威伏於大地，
世間祠施會，	一切無不為。
如是祠施福，	比所修慈心，
於十六分中，	亦不能及一。
如轉輪聖帝，	威德蔽諸王，
亦如滿月輪，	其光映諸宿。
如是諸所修，	一切福業事，
皆為慈善心，	威德之所覆。
修慈心解脫，	若人若非人，
一切諸有情，	皆不能為害。」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為諸有學未得心者希求無上安樂果時，作外強緣，如善知識。所以者何？彼諸有情因善知識，所求皆遂，謂斷眾惡、修習諸善，得無雜染真淨之身。」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世間，	無別有一法，
學未得心者，	求無上果時，
為作外強緣，	如彼善知識。
親近善知識，	所求無不成，
恭敬受其教，	無放逸奉行，
速證於涅槃，	離怖常安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為諸有學未得心者希求無上安樂果時，作內強緣，如正作意。所以者何？彼諸有情因正作意，所求皆遂，謂斷眾惡、修習諸善，得無雜染真淨之身。」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我觀諸世間，	無別有一法，
學未得心者，	求無上果時，
為作內強緣，	如彼正作意。

修習正作意， 所求無不成，
如理審觀察， 無放逸修行，
速證於涅槃， 離怖常安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能知惠施所感果報明了現前如我知者，必無慳悋纏染其心，設彼唯有所食一搏，要分施他，然後自食。以不知故，為諸慳悋纏染其心，雖有無量飲食、財寶而不施他，唯自食用。所以者何？惠施果報生人天中，無量往返受諸快樂。」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諸有情， 若了知惠施，
能感大果報， 明見似如來；
其心必不為， 慳悋所纏染，
唯有食一搏， 而亦能分施。
由不知施果， 明見似如來，
雖有多財食， 慳悋不能捨。
若於凡聖田， 三時心喜施，
感人天果報， 往返量無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能知犯戒所感果報明了現前如我知者，行住坐臥皆不能安，言笑飲食都無思念，其心驚惶狂亂吐血，身形萎悴如被刈 yì 蘆 lú。以不知故，安然無畏。所以者何？諸犯戒罪能感惡趣，增上猛利諸苦果報。」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諸有情， 若了知犯戒，
能感苦果報， 明見似如來；
四威儀不安， 不思言笑等，
心驚狂吐血， 身悴如刈蘆。
由不知犯戒， 能感惡趣苦，

明見似如來， 安然不驚懼。
諸有犯戒人， 定墮於惡趣，
受增上猛利， 苦果報無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能知持戒所感果報明了現前如我知者，彼於自身深生厭離、欣樂當來，堅持禁戒。以不知故，樂著自身，毀犯禁戒。所以者何？諸持戒福能感善趣，增上猛利諸樂果報。」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諸有情， 若了知持戒，
能感樂果報， 明見似如來；
便於不淨身， 深能生厭離，
求當來勝果， 堅守淨尸羅。
由不知持戒， 能感善趣樂，
明見似如來， 故毀犯淨戒。
諸有持戒人， 得生於善趣，
受天諸妙樂， 證無上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知而妄語，無慚、無愧、無改悔心，我說彼於惡不善業無不能造。」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知而故妄語， 無慚愧悔心，
如是諸有情， 無惡而不造。」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有情知而妄語，深生慚愧有改悔心，我說彼於白淨善法無不能造。」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知而故妄語， 有慚愧悔心，
如是諸有情， 無善而不造。
精勤不放逸， 如說正修行，

得無上涅槃，永離諸怖畏。」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一最勝補特伽羅，彼於世間若不出現，無量有情退失聖慧。云何為一補特伽羅？所謂如來、應、正等覺。所以者何？若諸如來、應、正等覺不現世間，無能宣說修聖慧法，故諸有情退失聖慧。苾芻當知！諸有退失親友財位，名小退失；退失聖慧，名大退失。所以者何？若諸有情退失聖慧，於現法中多諸憂苦，無喜樂住，有災有患有惱有燒，及於當來長夜受苦，及受種種猛利災害，增長血滴，常遊死路，數墮地獄、餓鬼、傍生、阿素洛趣，數受人天生死憂苦。所以者何？由彼有情於其聖慧未能隨覺、未能通達，故於六趣生死輪迴。若諸有情證得聖慧，便能出離正盡苦邊。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習聖慧令不退失？我當云何於諸聖慧隨覺通達？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如來不出現，	世間諸有情，
無救無歸依，	皆退失聖慧。
失親友財位，	是名小退失，
若失真聖慧，	是名大退失。
我觀諸世間，	失無上聖慧，
輪轉於生死，	受諸名色身。
彼於現法中，	有苦無上樂，
於當來長夜，	久生死輪迴。
若欲求聖慧，	正盡眾苦邊，
當願諸如來，	數出現於世。」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一最勝補特伽羅，彼於世間若出現者，無量有情增長聖慧。云何為一補特伽羅？所謂如來、應、正等覺。所以者何？若諸如來、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有能宣說修聖慧法，令諸有情增長聖慧。苾芻當知！諸有增長親友財位，名小增長；增長聖慧，名大增長。所以者何？若諸有情增長聖慧，於現法中多諸喜樂，無憂苦住，無災無患無惱無燒，不於當來長夜受苦，不受種種猛利災害，不增血滴，不遊死路，不墮地獄、餓鬼、傍生、阿素洛趣，不受人天生死憂苦。所以者何？由彼有情於其聖慧已能隨覺，已能通達，不於六趣生死輪迴。若諸有情未增聖慧，無能出離正盡苦邊。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修習聖慧令其增長？我當云何於諸聖慧隨覺通達？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如來若出現，	世間諸有情，
有救有歸依，	皆增長聖慧。
得親友財位，	是名小增長，
若得真聖慧，	是名大增長。
我觀諸世間，	得無上聖慧，
不流轉生死，	定取於涅槃。
彼於現法中，	離苦常安樂，
於當來長夜，	離生死輪迴。
若欲增聖慧，	正盡眾苦邊，
當願佛世尊，	長久住於世。」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長時，令諸有情愚癡增益、顛倒堅固、垢穢隨增、惡趣成滿，與多眾生為不利益、為不安樂，令諸世間人天大眾，無義無利、增長憂苦。云何一法？所謂邪見。所以者何？由邪見故，令諸有情愚癡增益、顛倒堅固、垢穢隨增、惡趣成滿，與多眾生為不利益、為不安樂，令諸世間人天大眾，無義無利、增長憂苦。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長時，令諸有情愚癡增益，廣說乃至令諸世間

人天大眾，無義無利、增長憂苦。」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邪見生長時， 令愚癡增益，
及顛倒堅固， 諸垢穢隨增，
成滿諸惡趣， 為無利樂等。
邪見害愚夫， 如火燒眾物。」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一法於生長時，令諸有情愚癡損減、顛倒除滅、淨法隨增，脫諸惡趣、善趣成滿，與多眾生為大利益、為大安樂，令諸世間人天大眾，有義有利、增長喜樂。云何一法？所謂正見。所以者何？由正見故，令諸有情愚癡損減、顛倒除滅、淨法隨增，脫諸惡趣、善趣成滿，與多眾生為大利益、為大安樂，令諸世間人天大眾，有義有利、增長喜樂。如是名為世有一法於生長時，令諸有情愚癡損減，廣說乃至令諸世間人天大眾，有義有利、增長喜樂。」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正見生長時， 令愚癡損減，
及顛倒除滅， 諸淨法隨增，
脫惡滿善趣， 為有利樂等。
正見現在前， 速證涅槃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觀世間無別一法，速疾迴轉，猶如其心。所以者何？是心於境速疾迴轉，世出、世間無可為喻，汝等應取如是心相。善取相已，應善思惟；善思惟已，應善觀察；善觀察已，應善安住；善安住已，若不覺有內貪欲纏，汝等復應審諦觀察：我今為有內貪欲纏而不覺耶？我今為無內貪欲纏而不覺耶？

「審觀察已，復應作意思惟隨一可愛境相。如是作意思惟隨一可愛相時，若心隨順趣向喜樂可愛境相，當知此心隨順諸

欲、違背出離。汝等爾時應自覺了：我今猶有內貪欲纏而不能覺，非為無有；我今未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未有差別；我今猶未證所修果。譬如有人於駛流水，牽重船筏逆上而行，此人爾時多用功力，若暫懈怠便順下流。如是汝等，思惟隨一可愛相時，若心隨順趣向喜樂可愛境相，當知此心隨順諸欲、違背出離。汝等爾時應自覺了：我今猶有內貪欲纏而不能覺，非為無有。我今未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未有差別；我今猶未證所修果。

「汝等作意思惟隨一可愛相時，若心隨順趣向喜樂出離之相，當知此心隨順出離、違背諸欲。汝等爾時應自覺了：我今無有內貪欲纏，非彼猶有而不能覺；我今已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已有差別；我今已能證所修果。如以筋羽投置火中，便即焦卷而不舒緩。如是汝等，思惟隨一可愛相時，若心隨順趣向喜樂出離之相，當知此心隨順出離、違背諸欲。汝等爾時應自覺了：我今無有內貪欲纏，非彼猶有而不能覺；我今已斷五欲貪纏，所證與前已有差別；我今已能證所修果。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善轉自心，令其調伏，違背諸欲，隨順出離？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無別有一法，	性躁動如心，
難調御難防，	大仙之所說。
譬如有智人，	以火等眾具，
調直於利箭，	令遠有所中。
如是諸苾芻，	應善學方便，
調直於心性，	令速證涅槃。」

重攝前經喁陀南曰：

修慈、修二緣	施、犯戒、持戒
二妄、二聖慧	邪見、正見、心

本事經卷第二

本事經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二法品第二之一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成就二分，於現法中多諸憂苦，無喜樂住，有災有患、有惱有燒、有罪有責，為諸有情同梵行者之所訶毀，身壞命終生諸惡趣。云何為二？一、於根門不能守護；二、於飲食不善知量。諸有苾芻成就此二，於現法中多諸憂苦，無喜樂住，有災有患、有惱有燒、有罪有責，為諸有智同梵行者之所訶毀，身壞命終生諸惡趣。」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不能守護，	眼等六根門，
飲食不知量，	成不信懈怠。
彼於現法中，	身心多受苦，
及有災有患，	有惱有燒然；
行住與坐臥，	若覺若夢中，
由彼二因緣，	恒有罪有責。
居聚落空閑，	眾中及靜處，
有智常訶責，	當生惡趣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成就二分，於現法中多諸喜樂，無憂苦住，無災無患、無惱無燒、無罪無責，為諸有智同梵行者之所稱讚，身壞命終生諸善趣。云何為二？一、於根門能自守護；二、於飲食能善知量。諸有苾芻成就此二，於現法中多諸喜樂，無憂苦住，無災無患、無惱無燒、無罪無責，為諸有智同梵行者之所稱讚，身壞命終生諸善趣。」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自能守護，	眼等六根門，
---------	--------

飲食善知量， 成就信精進。
彼於現法中， 身心多受樂，
及無災無患， 無惱無燒然；
行住與坐臥， 若覺若夢中，
由彼二因緣， 恒無罪無責。
居聚落空閑， 眾中及靜處，
有智常稱讚， 當生善趣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種法能生焦惱。云何為二？謂有一類補特伽羅唯造眾惡、唯作凶狂、唯起雜穢，不修眾善、不習調柔、不救怖畏，彼於後時身嬰重疾，遍體發生增上猛利嚴切苦受，楚毒垂終不可醫療。受此苦時呻吟怨歎，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唯造眾惡、唯作凶狂、唯起雜穢，不修眾善、不習調柔、不救怖畏。若諸有情唯造眾惡、唯作凶狂、唯起雜穢，不修眾善、不習調柔、不救怖畏，彼之所趣，我定當往。』彼由唯造眾惡等故，心生焦惱，及以不修眾善等故，心生焦惱。如是名為有二種法能生焦惱。」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有二法能生， 愚者心焦惱，
謂唯作罪業， 及不修福因。
後遭病苦時， 呻吟而怨歎，
恨有罪無福， 心悔惱焦然。
有罪無福人， 所生諸惡趣，
我亦當隨往， 決定無有疑。」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種法，心不焦惱。云何為二？謂有一類補特伽羅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畏，不造眾惡、不作凶狂、不起雜穢，彼於後時身嬰重疾，遍體發生增上猛利嚴切苦受，楚毒垂終不可醫療。受此苦時，雖有呻

吟而無怨歎，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畏，不造眾惡、不作凶狂、不起雜穢。若諸有情唯修眾善、唯習調柔、唯救怖畏，不造眾惡、不作凶狂、不起雜穢，彼之所趣，我定當往。』彼由唯修眾善等故，心不焦惱，及以不造眾惡等故，心不焦惱。如是名為有二種法，心不焦惱。」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有二法能生，	智者心歡喜，
謂唯修福業，	及不作罪因。
後遭病苦時，	呻吟無怨歎，
慶有福無罪，	不悔惱焦然。
有福無罪人，	所生諸善趣，
我亦當隨往，	決定無有疑。」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為汝略說二速通行。云何為二？一者樂行；二者苦行。謂由樂行證彼速通，及由苦行證彼速通。所修加行無澁 sè 難故，所得諸根皆猛利故，是則名為樂速通行。所修加行有澁難故，所得諸根皆猛利故，是則名為苦速通行。是名略說二速通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今為汝略說，	二種速通行，
謂樂行、苦行，	因斯證速通。
無澁難加行，	有猛利諸根，
由是大仙尊，	名樂速通行。
有澁難加行，	有猛利諸根，
由是大仙尊，	名苦速通行。」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為汝略說二遲通行。云何為二？一者樂行；二者苦行。謂由樂行證彼遲通，及由苦行證彼遲通。所修加行無澁難故，所得諸根皆羸鈍故，是則名為

樂遲通行。所修加行有澁難故，所得諸根皆羸鈍故，是則名為苦遲通行。是名略說二遲通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今為汝略說， 二種遲通行，
謂樂行、苦行， 因此證遲通。
無澁難加行， 有羸鈍諸根，
由是大仙尊， 名樂遲通行。
有澁難加行， 有羸鈍諸根，
由是大仙尊， 名苦遲通行。」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二法，不能發生白淨善法；設已發生，不能決定；設已決定，不能圓滿。彼於如是白淨善法能為障礙、能作衰損、能生憂悔，身壞命終，如棄重擔，墮於地獄受諸劇苦。云何為二？一者惡戒；二者惡見。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如是所說二法，定不能生白淨善法；設復已生，不能決定，廣說乃至身壞命終，如棄重擔，墮於地獄受諸劇苦。」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成就二法， 謂惡戒、惡見，
彼人終不能， 生白淨善法。
雖生而不定， 設定不圓滿，
於白淨善法， 能衰損障礙。
彼臨命終時， 有憂悔悲惱，
如棄捨重擔， 定生地獄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二法，定能發生白淨善法；若先已生，能令決定；若先已定，能令圓滿。彼於如是白淨善法不為障礙、不作衰損、不生憂悔，身壞命終，如棄重擔，生天趣中受諸快樂。云何為二？一者善戒；二者善見。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如是所說二法，決定

能生白淨善法；若先已生，能令決定，廣說乃至身壞命終，如棄重擔，生天趣中受諸快樂。」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成就二法， 謂善戒、善見，
 彼人終定能， 生白淨善法。
 若生而決定， 決定必圓滿，
 於白淨善法， 不衰損障礙。
 彼臨命終時， 無憂悔悲惱，
 如棄捨重擔， 定生天趣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二法，臨命終時能生憂悔，身壞命終，墮諸惡趣，生地獄中。云何為二？謂作、不作。云何為作？謂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是名為作。云何不作？謂身妙行、語妙行、意妙行，是名不作。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如是所說二法，臨命終時能生憂悔，身壞命終，墮諸惡趣，生地獄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有愚癡人， 作三種惡行，
 不作三妙行， 引餘過令生。
 彼臨命終時， 決定有憂悔，
 死墮諸惡趣， 生於地獄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二法，臨命終時不生憂悔，身壞命終，昇於善趣，生天界中。云何為二？謂作、不作。云何為作？謂身妙行、語妙行、意妙行，是名為作。云何不作？謂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是名不作。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如是所說二法，臨命終時不生憂悔，身壞命終，昇於善趣，生天界中。」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有智慧人， 作三種妙行，

不作三惡行， 引餘德令生。
彼臨命終時， 決定無憂悔，
死昇諸善趣， 生於天界中。」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妙智，應修令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理、能獲甘露、能證涅槃。云何為二？一者法智；二者類智。法智生時，便能無倒，遍知有為。於有為法既遍知己，便能令彼感後有因，不得生起增長廣大。類智生時，便能如實斷滅無明；滅無明故，便無戲論；無戲論故，便無尋伺；無尋伺故，便無樂欲；無樂欲故，便無愛憎；無愛憎故，便無慳嫉；無慳嫉故，便無種種執持刀杖違害鬪諍、互相罵辱、不真實語、相離間語、諸雜穢語及餘無量惡不善法；無彼諸惡不善法故，感後有業，便不增長；感後有業不增長故，諸業滅盡；業滅盡故，眾苦滅盡；苦滅盡故，生死路絕。此路絕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名為有二妙智，應修令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理、能獲甘露、能證涅槃。」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有二種妙智， 應修習令生，
能得未得等， 謂法智、類智。
若法智生時， 遍知有為法，
便能令後有， 因不生不增。
若類智生時， 無明便斷滅，
由此展轉法， 絕生死輪迴。
自知我生盡， 及梵行已立，
所作皆已辦， 更不受後有。」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妙智，應正尋思、

應善稱量、應審觀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理、能獲甘露、能證涅槃。云何為二？謂世間智及出世智。

「世間智者，謂於色蘊能正了知此為色蘊；於受、想、行及識蘊中亦復如是。於其地界能正了知此為地界；於水、火、風及空識界亦復如是。於其眼界能正了知此為眼界，於其色界及眼識界亦復如是；於其耳界能正了知此為耳界，於其聲界及耳識界亦復如是；於其鼻界能正了知此為鼻界，於其香界及鼻識界亦復如是；於其舌界能正了知此為舌界，於其味界及舌識界亦復如是；於其身界能正了知此為身界，於其觸界及身識界亦復如是；於其眼界能正了知此為眼界，於其法界及意識界亦復如是。於如此等世俗法中，如是如是，如實了知，智見通慧，現觀等覺，周遍照了，名世間智。

「諸聖弟子，於此所說世間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量，應審觀察：此世間智正修習時，為能令生生法有情永脫生不？為能令彼老法有情永脫老不？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不安隱法，亦復如是。既審察已，能正了知：此世間智正修習時，不能令彼生生法有情永脫於生，不能令彼老法有情永脫於老，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不安隱法，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此世間智非賢聖法，非能永出、非趣涅槃、非能永厭、非能永離、非能永滅、非能永寂，非真通慧、非正等覺，不證涅槃；是感生生法，是感老法、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不安隱法。彼於如是尋思稱量審觀察時，於世間法住怖畏想，於出世法住安靜想。以於世間生怖畏故，都無執受；無執受故，不生渴愛；不渴愛故，便自內證究竟涅槃。證涅槃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於此世間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量、應

審觀察。

「出世智者，謂於一切蘊界處中能正了知，如是諸法是無常性、苦性、病性、癰 yōng 性、箭性、惱性、害性、怖性、熱性、壞性、滅性、災性、橫性、有疫癘 lì 性、虛性、偽性、空性、妄性、無實我性、難保信性。於如是等諸法性中如實了知，智見通慧，現觀等覺，周遍照了，名出世智。諸聖弟子，於此所說出世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量、應審觀察：此出世智正修習時，為能令彼生法有情永脫生不？為能令彼老法有情永脫老不？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不安隱法，亦復如是。既審察已，能正了知：此出世智正修習時，定能令彼生法有情永脫於生，定能令彼老法有情永脫於老，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不安隱法，亦復如是。所以者何？此出世智是賢聖法，是能永出、是趣涅槃、是能永厭、是能永離、是能永滅、是能永寂，是真通慧、是正等覺、能證涅槃；非感生法，非感老法、病法死法、愁法歎法、憂法苦法、不安隱法。彼於如是尋思稱量審觀察時，於出世法生珍寶想；於世間法生下賤想。以於出世生珍寶故，便生歡喜；生歡喜故，其心安適；心安適故，身得輕安；身輕安故，便受悅樂；受悅樂故，心得寂定；心寂定故，能實知見；實知見故，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正離欲；正離欲故，能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於此出世智中，應正尋思、應善稱量、應審觀察。如是名為有二妙智，應正尋思、應善稱量、應審觀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會正理、能獲甘露、能證涅槃。」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有二種妙智， 知者應尋思，
 謂世出、世間， 能正盡眾苦。」

應觀世間智， 發生怖畏想，
都無有執受， 展轉證涅槃；
應觀出世智， 發生珍寶想，
由此生歡喜， 便得身輕安。
輕安故悅樂， 悅樂故心定，
由心得定故， 便能生覺支；
覺支觀聖諦， 永斷諸疑網，
無疑無所取， 永脫眾苦邊。」

重攝前經喲柁南曰：

二根、二焦惱 二行、二戒見
二作及不作 二智有二種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為欲矯誑諸眾生故、為求名譽遠所聞故、為求利養及恭敬故而出家者，不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若有苾芻為通達故、為遍知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所以者何？是諸苾芻為通達故、為遍知故而出家已，便能如實通所通達、知所遍知。既能如實通所通達、知所遍知，便能如實斷所應斷、修所應修、證所應證。既能如實斷、修、證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若有為通達故、為遍知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為矯誑名譽， 利養及恭敬，
非真修梵行， 是虛妄出家。
為通達遍知， 速證最上義，
是真修梵行， 非虛妄出家。」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為欲矯誑諸眾生故、為求名譽遠所聞故、為求利養及恭敬故而出家者，不名

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若有苾芻為律儀故、為正斷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所以者何？是諸苾芻為律儀故、為正斷故而出家已，便能如實守護六根、不虧禁戒，及能速證最上正斷。既能如實守護六根、不虧禁戒，及能速證最上正斷，便能如實斷所應斷、修所應修、證所應證。既能如實斷、修、證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若有為律儀故、為正斷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為矯誑名譽、 利養及恭敬，
非真修梵行， 是虛妄出家。
為正斷律儀， 速證最上義，
是真修梵行， 非虛妄出家。」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為欲矯誑諸眾生故、為求名譽遠所聞故、為求利養及恭敬故而出家者，不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若有苾芻為求厭背、為求離欲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所以者何？是諸苾芻為厭背故、為離欲故而出家已，便能如實厭背離欲。既離欲已，便得解脫。既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若有為厭背故、為離欲故而出家者，是名真實於如來所修行梵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為矯誑名譽、 利養及恭敬，
非真修梵行， 是虛妄出家。
為厭背離欲， 速證最上義，
是真修梵行， 非虛妄出家。」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說法門略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於惡應正了知；二者於惡應深厭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略說如是二種法門。所以

者何？諸修行者，於諸惡法應正了知；既於惡法正了知己，便能厭背；既厭背已，便能離欲；既離欲已，便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行者，永斷諸愛及眾結縛，無倒現觀，正盡苦邊。」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當知諸如來， 應正等覺者，
哀愍眾生故， 說二種法門；
於眾惡正知， 及厭背離欲，
心解脫自在， 正盡眾苦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種法，若修、若習、若多修習，能斷二法。云何二法，若修、若習、若多修習，能斷二法？謂不淨觀及慈悲觀，能斷貪欲及與瞋恚。所以者何？一切已貪、現貪、當貪，皆由作意思惟淨相。一切已瞋、現瞋、當瞋，皆由作意思惟怨相。一切已斷、現斷、當斷所有貪欲，皆由作意修不淨觀。一切已斷、現斷、當斷所有瞋恚，皆由作意修慈悲觀。於不淨觀若修、若習、若多修習，決定能斷一切貪欲。於慈悲觀若修、若習、若多修習，決定能斷一切瞋恚。若欲決定斷貪欲者，當勤精進修不淨觀。若欲決定斷瞋恚者，當勤精進修慈悲觀。修不淨觀，無有貪欲而不能斷。修慈悲觀，無有瞋恚而不能斷。如是名為有二種法，若修、若習、若多修習，能斷二法。」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修習多修習， 二法斷二法，
謂不淨、慈悲， 斷貪欲、瞋恚。
是故有智者， 當觀自饒益，
修不淨、慈悲， 斷貪欲、瞋恚。」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其涅槃界略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有餘依涅槃界；二者無餘依涅槃界。云何名為有

餘依涅槃界？謂諸苾芻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已捨重擔、已證自義、已盡有結、已正解了，心善解脫、已得遍知。宿行為緣，所感諸根猶相續住，雖成諸根，現觸種種好醜 chǒu 境界而能厭捨，無所執著，不為愛患纏繞其心，愛患等結皆永斷故。

「彼於諸色，求欲見時，雖復以眼觀於諸色，而不發起貪、瞋、癡等。**雖復有眼**及好醜色而無貪欲亦無瞋患。所以者何？愛患等結皆永斷故。

「彼於諸聲，求欲聞時，雖復以耳聽於諸聲，而不發起貪、瞋、癡等。**雖復有耳**及好醜聲而無貪欲亦無瞋患。所以者何？愛患等結皆永斷故。

「彼於諸香，求欲嗅時，雖復以鼻嗅於諸香，而不發起貪、瞋、癡等。**雖復有鼻**及好醜香而無貪欲亦無瞋患。所以者何？愛患等結皆永斷故。

「彼於諸味，求欲嘗時，雖復以舌嘗於諸味，而不發起貪、瞋、癡等。**雖復有舌**及好醜味而無貪欲亦無瞋患。所以者何？愛患等結皆永斷故。

「彼於諸觸，求欲覺時，雖復以身覺於諸觸，而不發起貪、瞋、癡等。**雖復有身**及好醜觸而無貪欲亦無瞋患。所以者何？愛患等結皆永斷故。

「彼於諸法，求欲知時，**雖復以意**知於諸法，而不發起貪、瞋、癡等¹。離諸貪欲，證得究竟寂滅涅槃。作是思惟：世尊為彼怖畏諸有阿賴耶者、恒為斷見所繫縛者，令知業果無失壞故，所說正法現見、應時、易見、饒益、智者內證、一切世間真實對治，謂能除滅憍慢渴愛，害阿賴耶，斷諸徑路，證真空

¹等十（雖復…性）六百五十六字【宋】【元】【明】【宮】【聖】【聖乙】卷末出之 cf. p. 678

性，離諸貪欲，證得究竟寂滅涅槃。如是名為有慧眼者能正觀察。如是名為由二纏故，令諸天人——一類怯劣，一類勇猛——有慧眼者能正觀察。」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由二纏所纏，	令諸天人眾，
一類有怯劣，	一類有勇猛。
有慧眼聲聞，	能如實觀察，
能除慢厭離，	究竟證涅槃。
復如實了知，	佛所說正法，
能滅斷常見，	及二愛無餘。
有慧眼龍王，	能普雨法雨，
滅諸煩惱焰，	令證大清涼。」

本事經卷第三

校正後序

此一卷經宋、鄉則同，同有四十三段，丹本唯有十八段耳。多少如是不同文義，始終迥異如何去取？今檢宋、鄉本經有四大錯，丹有二事以知其正。何則？此卷品名既是二法，則應始終唯說二法；而宋、鄉本經四十三段皆是一法，則名義不相當，是一錯也。又宋、鄉本卷初二段及第三段前六行文，則是諸本初卷三幅《心義經》一段十二行耳。宋、鄉於此三重重寫，是二錯也。第三段中「一類有情」已下，即是諸本初卷七幅《破僧經》一段十七行耳。宋、鄉於此重重寫之，其乃至於四十一重，是三錯也。其卷末頌云「貪欲瞋恚癡，覆藏及惱忿，不恨嫉與慳，耽嗜慢將害」者，即是諸本第二卷九幅結經頌，正云「貪恚及愚癡，覆藏惱忿恨，嫉慳與貪嗜，慢害將一切」之小訛變耳。宋、鄉於此閑重寫之，是四錯也，故知大錯耳。今此

丹本十八段經，始從成就二分，終至二果二纏，皆是二法，即與品目名義相當，是一正也。又按諸本，第四卷中七幅有結頌云「為通達律儀，厭知不淨果，纏覺悟宴坐，愧所作尋求」者，則結十二經為一頌。其覺悟已下五經，即是諸本第四卷卷初五經。其纏經、果經已上七經，即是丹本此卷卷末七經耳。則列結相應，是二正也。餘本則非，故今取此丹本為正云。

以下 **CBETA 校勘信息**：雖復等六百五十六字今依明本與宋本元本聖本並聖本別寫對校採錄 **cf. p. 677**：

◎「雖復有意及好醜 chǒu 法而無貪欲亦無瞋恚。所以者何？愛恚等結，皆永斷故。乃至其身相續住世，未般涅槃，常為天人，瞻仰禮拜恭敬供養，是名有餘依涅槃界。

「云何名為無餘依涅槃界？謂諸苾芻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已捨重擔、已證自義、已盡有結、已正解了、已善解脫、已得遍知。彼於今時一切所受無引因故，不復希望，皆永盡滅，畢竟寂靜，究竟清涼，隱沒不現，惟由清淨無戲論體。如是清淨無戲論體，不可謂有、不可謂無、不可謂彼亦有亦無、不可謂彼非有非無，惟可說為不可施設究竟涅槃。是名無餘依涅槃界。苾芻當知！如是名為略有二種涅槃之界。」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漏盡心解脫，	任持最後身，
名有餘涅槃，	諸行猶相續。
諸所受皆滅，	寂靜永清涼，
名無餘涅槃，	眾戲論皆息。
此二涅槃界，	最上無等倫，
謂現法當來，	寂靜常安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由二纏故，令諸天人，

一類怯劣、一類勇猛。有慧眼者能正觀察。云何二纏？謂有見纏；無有見纏。云何天人一類怯劣？謂有天人，愛有、樂有、欣有、喜有，為滅有故說正法時，不能恭敬攝耳聽受，亦復不能住奉教心，不能隨順修如實見，惟生怯劣，退轉驚怖：我等爾時當何所有？我等爾時當如何有？如是天人一類怯劣。云何天人一類勇猛？謂有天人，怖有、厭有、欣求無有，彼彼苦法所逼切故，攝受、執著如是如是諸惡見趣，作是念言：『我若斷壞，隱沒不現，爾時乃名寂靜微妙。』如是天人一類猛盛。云何名為有慧眼者能正觀察？謂聖聲聞如實觀察。既觀察已，不於如實而生憍慢、不依如實而生憍慢、不因如實而生憍慢、不恃如實而生憍慢。如實見已，便生厭背；既厭背已，便能離欲；既離欲已，便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作是思惟：世尊為彼喜樂諸有阿賴耶者、恒為常見所繫縛者，令滅有故，所說正法微細甚深、難見難悟、寂靜勝妙、非諸尋思所行境界、是諸審諦慧者所證、一切世間真實對治，謂能除滅憍慢渴愛，害阿賴耶，斷諸徑路，證真空性。」

本事經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二法品第二之二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減省睡眠，具念正知，心常安住悅豫清淨，於諸善法善觀時宜而正修習。如是苾芻減省睡眠，具念正知，心常安住悅豫清淨，於諸善法善觀時宜而正修習，於二果中，隨證一果，謂於現法或證有餘依涅槃界，或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覺悟能聞法，	修行得勝果，
耽著於睡眠，	都無有所得。
減省睡眠者，	具正念正知，
善安住其心，	常悅豫清淨。
於諸善法中，	知時宜修習，
能究竟超越，	生老病死苦。
是故應勤修，	減省睡眠法，
常委觀寂靜，	得二果無疑。
或斷下分結，	證得不還果；
或斷上分結，	度生老病死。」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於空閑處，常樂宴坐，勤修內心奢摩他定，不離靜慮，成就明淨毘鉢舍那，守護自心令無散亂，於諸善法修集無厭。如是苾芻於二果中，我說定能隨證一果，謂於現法，或證有餘依涅槃界；或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樂空閑宴坐，	具正念正知，
善安住其心，	離虛妄分別。
善防護自心，	速斷無明闇，

及諸欲煩惱， 無憂悔歸真。
常寂定其心， 具正念靜慮，
無所執解脫， 永盡諸有貪。
常樂不放逸， 見放逸生怖，
諸見能永斷， 速證般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無慚、無愧，彼人決定不能通達、不能遍知，不證等覺、不證涅槃、不能證得無上安樂。若有苾芻有慚、有愧，彼人決定能得通達、能得遍知，能證等覺、能證涅槃、能證究竟無上安樂。」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無慚無愧者， 懈怠不精進，
多惛沈睡眠， 去結盡為遠。
有慚有愧者， 常無有放逸，
樂靜慮深定， 去涅槃不遙。
彼能斷眾結， 及生老病死，
速證三菩提， 得無上安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出家者，略有二種所應作事。若能正作，得所未得、觸所未觸、證所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觸如理、能得甘露、能證涅槃。云何為二？一者靜慮；二者聽說。云何靜慮？謂諸苾芻遠離諸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具足安住最初靜慮。尋伺靜息，內淨一趣，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具足安住第二靜慮。離喜、住捨，正念、正知，身受快樂；眾聖所說，有捨、有念，安住快樂，具足安住第三靜慮。斷苦、斷樂，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具足安住第四靜慮。云何聽說？謂諸苾芻於佛所說，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滿清白梵行之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伽他、自說、本事、本生及與方廣、未曾有法，於

如是法，受誦聽習令其通利，宣暢解釋，是名聽說。如是名為諸出家者，略有二種所應作事。若能正作，得所未得、觸所未觸、證所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觸如理、能得甘露、能證涅槃。」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出家有二種， 正所應作事，
 謂靜慮、聽說， 速證於涅槃。
 靜慮慧為因， 慧必由靜慮，
 有靜慮有慧， 速證於涅槃。
 百千瘡羊僧， 無慧修靜慮，
 設經百千歲， 無一得涅槃。
 勤修智慧人， 樂聽法說法，
 歛 liǎn 念須臾頃，能速證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尋求有二，更無第三。云何為二？謂聖尋求、非聖尋求。云何名為非聖尋求？謂有一類，已有老法，尋求老法；已有病法，尋求病法；已有死法，尋求死法；已有愁法，尋求愁法；已有染法，尋求染法。云何老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鷄猪、田宅，金銀財穀 gǔ 是名老法。如是老法，是諸有情生死苦本。愚夫異生，於此守護染愛耽著，由此不能解脫生死，故名老法。云何病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廣說乃至由此不能解脫生死，故名病法。云何死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廣說乃至由此不能解脫生死，故名死法。云何愁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廣說乃至由此不能解脫生死，故名愁法。云何染法？所謂妻子、奴婢、僕使，象馬、牛羊、鷄猪、田宅，金銀財穀 gǔ 是名染法。如是染法，是諸有情生死苦本。愚夫異生，於此守護染愛耽著，由此不能解脫生死，故名染法。若有於此愛樂尋求，當知是名非聖尋求；如是尋求，如來終不稱揚讚歎，唯勸導之，令知捨

離。何緣如是非聖尋求，如來終不稱揚讚歎，唯勸導之，令知捨離？由此尋求非賢聖法，非能出離、非趣涅槃、非厭非離、非滅非靜、非得通慧、非成等覺、非證涅槃；由此尋求，能引一切生、老、病、死、愁、歎、憂、苦、諸熱惱法。是故如是非聖尋求，如來終不稱揚讚歎，唯勸導之，令知捨離。

「云何名為是聖尋求？謂有一類已有老法，能自了知我有老法，能如實知老法過患，尋求畢竟無老無上安樂涅槃。已有病法，能自了知我有病法，能如實知病法過患，尋求畢竟無病無上安樂涅槃。已有死法，能自了知我有死法，能如實知死法過患，尋求畢竟無死無上安樂涅槃。已有愁法，能自了知我有愁法，能如實知愁法過患，尋求畢竟無愁無上安樂涅槃。已有染法，能自了知我有染法，能如實知染法過患，尋求畢竟無染無上安樂涅槃。如是名為是聖尋求。如是尋求，一切如來稱揚讚歎。何緣如是是聖尋求，一切如來稱揚讚歎？由此尋求是賢聖法，能永出離、能趣涅槃、能厭能離、能滅能靜、能得通慧、能成等覺、能證涅槃。由此尋求，能超一切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生死熱惱。是故如是是聖尋求，一切如來稱揚讚歎。如是名為尋求有二，更無第三。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遠離如是非聖尋求，修行如是是聖尋求？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有情類，	有二種尋求，
更無有第三，	謂聖與非聖。
不知老病死、	愁染法過患，
希求深愛著，	名非聖尋求；
此增長眾苦，	出離未為期，
從生復至生，	或高或下趣。
善知老病死、	愁染法過患，

希求彼寂滅， 名真聖尋求；
此損減眾苦， 速證於涅槃，
永安樂清涼， 常無漏無怖。
彼非聖尋求， 諸佛所呵毀，
是生死根本， 智者當遠離。
此真聖尋求， 諸佛所稱讚，
是趣涅槃道， 有智者應修。」

重攝前經唄陀南曰：

為通達、律儀 厭、知、不淨、界
纏、覺悟、宴坐 愧、所作、尋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略有二種白淨善法，能護世間。云何為二？謂慚與愧。若無此二白淨善法，世間有情皆成穢雜，猶如牛羊、鷄猪、狗等，不識父母、兄弟、姊妹，不識軌範、親教、導師、似導師等。由有此二白淨善法，世間有情離諸穢雜，非如牛、羊、鷄、猪、狗等，了知父母、兄弟、姊妹，了知軌範、親教、導師、似導師等。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成就如是二種最勝第一慚愧白淨善法？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二白淨善法， 能護諸世間，
令不失人天， 謂慚及與愧。
若無此二法， 都不識尊卑，
穢雜似牛羊、 鷄猪狗等類。
由有此二法， 能了別尊卑，
非如牛羊等， 行諸雜穢事。
諸有智慧人， 成就二白法，
常守人天趣， 終不墮三塗。」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我為如來、應、正等覺，

未成佛時居菩薩位，多分安住二種尋思。云何為二？一者如來居菩薩位，多分安住不害尋思欣喜悅樂。如是安住不害尋思欣喜悅樂，是名第一多分尋思。由住如是修習行迹，於諸有情都無損害，由此尋思，證得無量圓滿梵住。二者如來居菩薩位，多分安住永斷尋思欣喜悅樂。如是安住永斷尋思欣喜悅樂，是名第二多分尋思。由住如是修習行迹，於不善法能正永斷，由此尋思，證得善根圓滿勝道。我於爾時，安住如是二種尋思，精進勇猛，乃至自身一切血肉，悉皆枯竭，唯餘身肉骨筋皮纏裹，亦不放逸，乃至未知、未見、未得、未解、未證，所應知、見、得、解、證法，於其中間住不放逸，精進勇猛，曾無懈廢。由不放逸，精進勇猛無懈廢故，速證無上正等菩提，速證無上清涼涅槃，速證無上一切智見。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安住不害欣喜悅樂多分尋思、安住永斷欣喜悅樂多分尋思？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佛為菩薩時，	多安住二法，
謂不害、永斷，	欣喜悅樂思。
不害諸有情，	修慈悲喜捨，
證無量梵住，	圓滿不為難。
永斷不善法，	一切煩惱纏，
證得諸善根，	圓滿殊勝道。
常精進勇猛，	無放逸而住，
證無上菩提，	清涼涅槃等。」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刹帝利等，多有所作，謂施汝等如法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房舍資具。汝等苾芻，多有所作，謂能為彼宣說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滿清白梵行之法。由此俱能解脫生法、老病死法、愁歎憂苦熱惱之法。汝等與彼力輪、法輪，

展轉相依，於如來所，勤修梵行，速至無上般涅槃城。」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出家與居家， 展轉互相依，
由力、法二輪， 速至涅槃樂。
出家依在俗， 得如法資具，
在俗依出家， 獲微妙正法。
二眾互相依， 受人天快樂，
度生老病死， 至清涼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依住尸羅，能修二法。云何為二？謂奢摩他、毘鉢舍那。謂修行者，依住尸羅修奢摩他，既修如是奢摩他已，修心令滿。為何事故修習其心？修習心者，為斷貪故。諸修行者，依住尸羅，精勤修習毘鉢舍那，既修如是毘鉢舍那已，修慧令滿。為何事故修習其慧？修習慧者，為斷癡故。貪染污心令不解脫、癡染污慧令不明照。若永離貪，心善解脫；若永離癡，慧善解脫。若於如是二種解脫，已能正知、見、得、觸、證，我說彼為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獨一修習最上丈夫。諸聖弟子正證如是心解脫者，若他罵詈、訶責、輕弄、毀辱等時，不由此緣發生種種不忍、不信、害恨等心。所以者何？以能照見他罵詈等，於彼有罪、於己無損。諸聖弟子正證如是心解脫者，若他讚美、恭敬、禮拜、供養等時，不由此緣發生種種歡喜、踊躍、悅豫等心。所以者何？以能照見他讚美等，於彼有福、於己無益。若能如是，名於世法得心平等，無感無欣，安隱自在。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依住尸羅，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依住淨尸羅， 修無罪止、觀，
密護根及意， 證甘露涅槃。」

修止令心調， 心調離貪欲，
離欲證解脫， 證解脫心平。
修觀令慧明， 慧明滅癡闇，
滅闇證解脫， 證解心平等。
故汝等苾芻， 精進勿放逸，
常依住尸羅， 修無罪止、觀。」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修學勝利，於如來所修行梵行：慧為上首，解脫堅固，念最尊勝。若有成就修學勝利，於如來所修行梵行：慧為上首，解脫堅固，念最尊勝。彼終不為味著色貪纏擾其心，亦復不為味著聲、香、味、觸、法貪纏擾其心。心不為貪所纏擾故，無隨味著色相貌識，無隨味著聲、香、味、觸、法相貌識。於二果中，隨證一果，謂於現法，證有餘依般涅槃界，或不還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修學勝利人， 依佛修梵行，
慧為其上首， 及解脫堅牢，
念最居尊勝， 二果隨證一，
謂現法涅槃， 及永不還果。
由慧為上首， 貪不擾其心，
無隨色等緣， 相貌所生識。
學勝利圓滿， 生勝定上慧，
盡生老死邊， 證有餘依界。
故汝等苾芻， 應勤修戒定，
生微妙勝慧， 盡生老病死。
住我法律中， 能無放逸者，
定壞魔軍力， 永盡眾苦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一切世間惡不善法，皆以無明為其前導而得生長；以無慚愧為其後助而不損減。所以

者何？諸趣有生，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一切皆用無明為根而得生長。既生長已，依之復能生起一切惡不善法。惡法既生，由無慚愧，都無悔變。無悔變故而不損減。一切世間善清淨法，皆以慧明為其前導而得生長；以慚與愧，為其後助而不損減。所以者何？明處其前，慚愧為後，能永斷滅諸趣有生生老病死、能超一切愁歎憂苦熱惱等法，能觸如理、能得甘露、能證涅槃。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永斷無明，發起慧明，永斷一切諸趣有生生老病死，永超一切愁歎憂苦熱惱等法，觸於如理、得於甘露、證於涅槃？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此世及後生，	生老病死等，
貪愛等煩惱，	皆無明為根。
無明為大愚，	令久處生死，
此世與他世，	高下趣往還。
最初有無明，	最後無慚愧，
生長諸惡法，	墮眾惡趣中。
故應勤精進，	離貪愛愚癡，
發起智慧明，	斷生死苦本。」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憐愍世間出興於世，為欲永斷、除捨二法，轉於賢聖無上法輪。一切世間，所有沙門或婆羅門、天、魔、梵等，曾未有能如法轉者。云何二法？一者無明；二者有愛。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憐愍世間出興於世，皆為永斷、除捨此二，轉於賢聖無上法輪，廣說乃至曾未有能如法轉者。若能永斷、除捨一切所有無明及諸有愛，令其永盡無有遺餘，便能永斷一切煩惱諸雜染法。是則名為出諸坑塹、越諸垣牆、破諸關鍵、摧伊師迦，是真賢聖，是正法幢、是大沙門、是婆羅門、是真聰慧、是真沐

浴、是真智者、是真調順至調順地，名世福田。」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無上正等覺，	商主世間尊，
大雄大丈夫，	拔眾毒箭者，
哀愍諸世間，	為斷除二法，
謂無明、有愛，	轉無上法輪。
是苦是苦因，	是眾苦永滅，
是八支聖道，	趣滅苦涅槃。
智者聞斯法，	信解等堅牢，
達諸法正真，	斷無明、有愛。
無明、有愛除，	諸雜染皆滅，
至善調順地，	名世良福田。」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苦事最為難忍：一、剃鬚髮；二、常乞求。所以者何？世間怨嫌興呪詛者，作是願言：『願彼貧窮，剃除鬚髮，服故弊衣，手持瓦器，從家至家行乞自活。』諸有淨信善男子等，受持此法而出家者，非為王、賊、債主怖畏之所逼切，非恐不活而捨居家，但為超度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但為滅除純大苦蘊。我諸弟子，求如是事，正信出家，為利自他，受持此法。或有如是而出家已，未經幾時則便寬慢，放逸懈怠、下劣精進，亡失正念，無有正知，心亂不定，縱任諸根多欲貪著，心懷瞋忿，愚鈍無知，耽染諸欲虛妄思惟，毀諸禁戒。實非沙門自稱沙門，實非梵行自稱梵行，內朽順流，如穢蝸螺，貝音狗行，覆藏己惡，詐現自善，成就種種惡不善法。譬如有人從閤入閤、從坑墮坑、從怨至怨，我說如是癡出家人，亦復如是。又如有木，兩頭火燃，中塗糞穢，若在聚落及與空閑，皆無復用。我說如是癡出家人亦復如是，失在家法，復非沙門，世出、世間皆無勝分。」爾

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出家而破戒， 二俱無所成，
謂失在家儀， 及壞沙門法。
寧吞熱鐵丸， 洋銅而灌口，
不受人信施， 而毀犯尸羅。
諸毀犯尸羅， 無悔無慚愧，
多受人信施， 定當生地獄。
諸有智慧人， 應堅持淨戒，
勿受人信施， 而毀犯尸羅。」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二種補特伽羅，攝受增益惡趣地獄惡不善法。云何二種補特伽羅？一者、一類補特伽羅，毀犯淨戒，實非沙門自稱沙門，實非梵行自稱梵行，內朽順流，如穢蝸螺，貝音狗行，覆藏己惡，詐現自善，如朽隧級，無所復用，唯增惡趣。二者、一類補特伽羅，於具淨戒無所毀犯、精進修行清白梵行有德苾芻，以諸無根非梵行法，誹謗毀辱，令失威光。如是二種補特伽羅，攝受增益惡趣地獄惡不善法。」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二補特伽羅， 生長惡趣業，
謂毀犯淨戒， 及誹謗賢良，
如是二種人， 俱名為下賤，
現在人所鄙， 受苦在當來。
是故諸苾芻， 常應不放逸，
受持清淨戒， 勿毀謗他人。」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二種補特伽羅，恩深難報。云何為二？所謂父、母。假使有人一肩荷父、一肩擔母，盡其壽量曾無暫捨，供給衣食、病緣醫藥種種所須，猶未能報父母深恩。所以者何？父母於子，恩極深重。所謂產生，

慈心乳哺、洗拭將養令其長大，供給種種資身眾具，教示世間所有儀式，心常欲令離苦得樂，曾無暫捨，如影隨形。父母於子，既有如是所說深恩，當云何報？若彼父母於佛、法、僧無清淨信，其子方便示現、勸導、讚勵、慶慰，令生淨信。若彼父母無清淨戒，其子方便示現、勸導、讚勵、慶慰，令其受持清淨禁戒。若彼父母無有多聞，其子方便示現、勸導、讚勵、慶慰，令其聽聞諸佛正法。若彼父母為性慳貪，不樂布施，其子方便示現、勸導、讚勵、慶慰，令行布施。若彼父母為性闇鈍無有勝慧，其子方便示現、勸導、讚勵、慶慰，令修勝慧。其子如是，乃名真實報父母恩。」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二補特伽羅，	恩深重難報，
所謂父及母，	能生長世間；
假使以兩肩，	盡壽荷父母，
常供養恭敬，	猶未為報恩。
父母於世間，	能生育教導，
慈心求利樂，	如彼影隨形。
若父母先無，	信戒聞捨慧，
子令其修習，	名真實報恩；
恭敬給所須，	唯現世安樂，
令修信戒等，	究竟證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二種無欺誑法。云何為二？謂業與智。若諸有情已集諸業，其異熟果若未現前，終不盡滅。若諸有情已生諸智，一切煩惱若未永除，終不捨離。如是名為世有二種無欺誑法。」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二無欺誑法，	諸佛共所談，
謂已集已生，	諸業及諸智。

異熟果未生， 諸業終不滅；
煩惱若未盡， 智終不捨離。
業是生死因， 智為滅惑本，
是故應修智， 永盡眾苦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二種補特伽羅，應深尊重、禮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云何為二？所謂父、母。若諸有情於其父母，深心尊重、禮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生無量福。諸有智人咸共稱歎，聲譽普聞，處眾無畏，後不焦惱，無悔命終，身壞死後昇諸善趣，生於天中。何緣有情應於父母深心尊重、禮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父母於子有深重恩，所謂產生，慈心乳哺、洗拭將養令其長大，供給種種資身眾具，教示世間所有儀式，心常欲令離苦得樂，曾無暫捨，如影隨形。是故父母，應深敬重、禮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若諸有情，敬愛父母親近而住。父母於其深心慈愍，除無益事，授有益事，制止眾惡，勸修眾善，為其娉娶貞良妻室，有時賜與珍寶財穀 gǔ。世間天人咸共稱歎，恭敬供養，親近加護，令無衰惱。是故有情於其父母應深尊重、禮拜、供養，以敬愛心親近而住。」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有樂福人， 應尊重父母，
禮拜修供養， 敬愛親近居。
世間聰慧人， 恭敬於父母，
恒時修供養， 常生歡喜心。
父母於世間， 恩深重難報，
除無益制惡， 授利勸修善，
與妻室資財， 慈心常覆護，
是故修供養， 無量福聚生，

現得勝名聞， 咸供養恭敬，
死生天善趣， 受妙樂無窮。
欲得生天人， 受五欲妙樂，
猶如天帝釋， 當供養父母。」

重攝前經嘔拞南曰：

善、尋、輪、戒、學 無明慧、斷除
苦、毀謗、報恩 無欺誑、父母

本事經卷第四

本事經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二法品第二之三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施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財施；二者法施。云何財施？謂有一類補特伽羅，能施種種美妙飲食、香鬘、衣、乘、房舍、臥具、資產、燈明、病緣醫藥，捨如是等，分布惠他，名為財施。云何法施？謂廣為他宣說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滿清白梵行之法，令諸有情聞已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諸熱惱法，是名法施。於此財、法二種施中，法施最上勝妙第一。譬如世間，從牛出乳，從乳出酪，酪出生酥，從此生酥，出於熟酥，復從熟酥出於醍 tǐ 醐 hú。於是種種牛諸味中，醍醐最上勝妙第一。如是財、法二種施中，法施最上勝妙第一。於法施中，能無顛倒行法施者，唯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於二種施中，	法施為第一，
能行法施者，	善逝最為尊。
受財施田中，	如來為第一，
行財施不定，	受法施眾生。
財施令眾生，	得世安隱樂；
法施令受者，	究竟證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祠 cí 祀 sì 有二。云何為二？一、財祠祀；二、法祠祀。財祠祀者，謂有一類補特伽羅，祠祀種種美妙飲食、香鬘、衣、乘、房舍、臥具、資產、燈明，如是等類，名財祠祀。法祠祀者，謂能祠祀契經、應頌、記別、

伽他、自說、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以無量門，如理宣說、施設建立、分別開示，名法祠祀。於此財、法二祠祀中，法祠最上勝妙第一。譬如世間從牛出乳，從乳出酪，酪出生酥，從此生酥，出於熟酥，復從熟酥出於醍醐，於是種種牛諸味中，醍醐最上勝妙第一。如是財、法二祠祀中，法祠最上勝妙第一。於法祠中，能無顛倒行法祠者，唯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於二種祠中， 法祠為第一，
能行法祠者， 善逝最為尊。
受財祀田中， 如來為第一，
行財祀不定， 受法祀眾生。
財祀令眾生， 得世安隱樂；
法祠令受者， 究竟證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修行者，同集會時，應作二事：一者法言；二者宴默。由法言故，審知有德；審知德故，便深敬信；深敬信故，便往詣彼；往詣彼故，親近供事；親供事故，求聞正法；求聞法故，攝耳不亂；耳不亂故，聽聞正法；聞正法故，於法通利；法通利故，能記持法；記持法故，能觀察義；觀察義時，堪能於法審諦思惟；堪能於法審諦思時，便生欲樂；生欲樂已，便得勢力；得勢力已，便能稱量；由稱量故，便能決擇；能決擇故，於諦隨覺，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由宴默故，心便寂定，清淨鮮白無有瑕釁 xìn，離隨煩惱，調順堪任，安住不動，堪能引發；能引發故，如實了知；如實知故，便能厭背；能厭背故，便能離欲；既離欲已，便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已解脫，我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汝等苾芻應說上法、應了上法。若能如是，乃名真實攝受仙幢。非眾集會戲論語言，能正了知諸法實相、能斷諸漏、能證涅槃。我常集會宣說上法、了知上法，故名第一攝受仙幢。」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行者集會時，	應修作二事，
謂寂然宴默，	及說正法言。
由說正法言，	及寂然宴默，
知諸法實相，	究竟證涅槃。
汝等諸苾芻，	若說了上法，
乃得名真實，	攝受大仙幢。
我常處眾中，	宣說照了法，
是故名第一，	攝受大仙幢。
若依正法幢，	能說能修行，
定速脫生死，	至究竟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苾芻於言說時非理作意，起欲尋思、起恚尋思、起害尋思，如是苾芻，名多惡者、行慢緩者。趣向多惡為方便故，於斷於離棄捨善軌，放逸懈怠、下劣精進，亡失正念、有不正知，不定心亂縱任諸根，無出離見，不知出離、如實正慧，趣向惡魔、惡不善法，為諸惡魔、惡不善法之所摧伏，增長一切惡不善法。若諸苾芻於宴默時非理作意，廣說乃至增長一切惡不善法。如是苾芻，為諸有智同梵行者之所訶毀，我亦於彼常不稱讚。如是苾芻，雖得出家受具足戒，而名惡慧樂有癡人。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方便斷除非理作意，方便修習如理作意？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言說、宴默時，	縱諸根造惡，
不奉行我教，	是愚昧癡人。

故汝等苾芻， 應修不放逸，
離非理作意， 當如理思惟。
汝等若正勤， 語默無放逸，
不久度生死， 證無上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苾芻於言說時如理作意，出離尋思、無恚尋思、無害尋思，如是苾芻，名多善者、無慢緩者。趣向多善為方便故，於斷於離不捨善軛，離諸放逸、勇猛精進，正念正知、心定無亂、密護諸根，有出離見，能知出離、如實正慧，棄背惡魔、惡不善法，摧伏惡魔、惡不善法，損減一切惡不善法。若諸苾芻於宴默時如理作意，廣說乃至損減一切惡不善法。如是苾芻，為諸有智同梵行者之所稱讚，我亦於彼恒常稱讚。如是苾芻，名真出家受具足戒，有大智慧，不樂諸有，名不癡人。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方便修習如理作意，方便斷除非理作意？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言說、宴默時， 不縱根造惡，
能奉行我教， 是聰慧智人。
修出離尋思， 及無恚無害，
有出離正見， 於如實能知；
能摧伏惡魔， 諸惡不善法，
永斷諸煩惱， 證究竟涅槃。
故汝等苾芻， 應修不放逸，
當如理作意， 離非理思惟。
汝等若正勤， 語默無放逸，
不久度生死， 證無上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學苾芻，有二種力。云何為二？謂思擇力及修習力。云何苾芻有思擇力？所謂一類

有學苾芻，受用種種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緣醫藥資生具時，皆善思擇非不思擇而便受用。於所未得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不甚希求；於所已得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不深耽著。堪能忍受寒熱飢渴、風日蚊虻、蛇蝎等觸，堪能忍受他所毀謗、罵辱等言，堪能忍受身內所生，猛利辛楚、酸疼難忍、奪命臨終難治苦受，堪能忍受一切世間極難忍事。能善思擇，諸身、語、意三種惡行，能照現法、生法、後法不可愛樂苦異熟果。作是思惟：我今定當斷身、語、意三種惡行，我今定當修身、語、意三種妙行。能正了知三種惡行所有過患，復正了知三種妙行所有功德。既正知己，勤斷勤修惡行妙行，修治自身令其清淨，離諸罪法。如是名為有學苾芻，初思擇力。云何苾芻有修習力？所謂一類有學苾芻，所得憶念，一切皆與覺支相順而不相違，所得擇法及精進、喜、輕安、定、捨，一切皆與覺支相順而不相違；修念覺支，皆依止厭、皆依止離、皆依止滅，迴向於捨，修習擇法及精進、喜、輕安、定、捨覺支，皆依止厭、皆依止離、皆依止滅，迴向於捨。如是名為有學苾芻後修習力。是名有學苾芻二力。」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有學苾芻，	略有二種力，
思擇及修習，	能伏惡魔軍。
見惡過能斷，	知妙德能修，
能忍受思惟，	是名思擇力。
依止厭離滅，	及迴向於捨，
而修七覺支，	是名修習力。」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由二種法盡滅故死。云何二法？一、業；二、壽。由業盡故及壽盡故，決定命終。若時有業，爾時有壽；若時有壽，爾時有業。所以者何？如是二

法恒常和合、無不和合，如是二法不可施設分析離散。此時有業，彼時有壽；此時有壽，彼時有業。若有其業，即有其壽；若有其壽，即有其業。若無其業，即無其壽；若無其壽，即無其業。譬如燃燈，生焰發明，若有其焰，即有其明；若有其明，即有其焰。若無其焰，即無其明；若無其明，即無其焰。業、壽亦爾。若有其業，即有其壽；若有其壽，即有其業。若無其業，即無其壽；若無其壽，即無其業。如是二法盡滅故死。」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二法恒相隨，	謂業及與壽，
業有壽亦有，	業無壽亦無。
壽業未消亡，	有情終不死，
壽業若盡滅，	含識死無疑。」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種行，世間眾生皆共造作。云何為二？一者能感短壽之行；二者能感長壽之行。云何能感短壽之行？謂有一類補特伽羅，常樂殺生，為性兇暴，血塗其手，傷害物命，無有慚羞，無有慈愍，於諸眾生常行殺害，乃至殺害折腳蟻子，是名能感短壽之行。云何能感長壽之行？謂有一類補特伽羅，遠離殺生，棄捨殺具，慚羞慈愍，於諸眾生常不殺害，乃至不害折腳蟻子，是名能感長壽之行。如是名為有二種行，世間眾生皆共造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諸有情，	略有二種行，
由二行差別，	感壽有短長。
謂常樂殺生，	兇暴血塗手，
無慚羞慈愍，	感短壽無疑。
常樂離殺生，	棄捨諸殺具，
有慚羞慈愍，	感長壽無疑。」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由二行相應取心相。云何為二？一者名為所緣行相；二者名為作意行相。所有一切已取、現取、當取心相，皆由如是二種行相。汝等苾芻由二行相，應當正勤善取心相；取心相已，應善作意；善作意已，應善觀察；善觀察已，應善安住；善安住已，應同地界正勤修習無量無損，應同水界、火界、風界正勤修習無量無損。

「苾芻當知！譬如地界，若於其中安置糞穢、洩 yí 唾、膿血，如是等類淨、不淨物雖置其中，而其地界曾無違順、欣感、高下。如是安心應同地界，正勤修習無量無損。既同地界正勤修習無量無損，雖遇種種違順眾緣，而心都無分別計著，終不由此差別因緣其心高下。又如水界、火界、風界，若於其中安置糞穢、洩唾、膿血，如是等類淨、不淨物雖置其中，而其水界、火界、風界曾無違順、欣感、高下。如是安心應同水界、火界、風界，正勤修習無量無損。既同水界、火界、風界正勤修習無量無損，雖遇種種違順眾緣，而心都無分別計著，終不由此差別因緣其心高下。

「由此定故，於有識身及外一切所緣相中，我我所執、見、慢、隨眠，善伏善斷。於彼二種其心超越，離一切相，寂靜安樂，得善解脫。所有一切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皆於其中，我我所執、見、慢、隨眠，善伏善斷。於彼二種，其心超越，離一切相，寂靜安隱，得善解脫。於其所得利、譽、稱、樂，其心不欣；於其所遭衰、毀、譏、苦，其心不感，是名超過世間八法。其心平等，猶如世間地、水、火、風，世間八法所不能染。」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難調躁動心， 遠行無第二，
能正勤取相， 是謂世聰明。
善取心相已， 復作意觀察，

正念住其心， 勤修同四界。
如是正安住， 能棄捨諸欲，
於世八法中， 名善巧無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種法，雖共乖違未嘗和合，然於其中無缺無間。云何為二？謂生與死。譬如世間光明、影闇，雖共乖違未嘗和合，然於其中無缺無間。光明發時，影闇便沒；影闇起時，光明便謝。生、死亦爾，恒共乖違未嘗和合，然於其中無缺無間。生法有時，死法便沒；死法有時，生法便謝。」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如光明、影闇， 雖恒共乖違，
然於二法中， 未曾有間缺。
生、死亦如是， 雖恒共乖違，
然於二法中， 未曾有間缺。
無明根所生， 愛水所滋潤，
纔 cái 死生便續，中無間缺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死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不調伏死；二者調伏死。云何名為不調伏死？謂諸愚夫無聞異生，未能親覲正見善士、未能了知善士之法，於善士法未自調順。彼隨觀見：色即是我，色屬於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彼隨觀見：受即是我，受屬於我，受在我中，我在受中。彼隨觀見：想即是我，想屬於我，想在我中，我在想中。彼隨觀見：行即是我，行屬於我，行在我中，我在行中。彼隨觀見：識即是我，識屬於我，識在我中，我在識中。眼見色已，執取其相、執取隨好。由是因緣，於其眼根不能正念防守而住，發起貪憂，便有無量惡不善法隨心流漏不可堰 yàn 塞。於其眼根不能防守，縱蕩眼根行諸境界，貪著色味，纏擾其心。緣此貪故，受長夜苦、受猛利苦、受匱乏苦，增血鑊 huò 身、增空曠

路，無量往返生那落迦、傍生、鬼界及阿素洛、人、天趣中，受諸劇苦，皆由眼根不調伏故。如是或時，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已、意了法已，執取其相、執取隨好。由是因緣，於其意根不能正念防守而住，發生貪憂，便有無量惡不善法隨心流漏不可堰塞。於其意根不能防守，縱蕩意根行諸境界，貪著法味纏擾其心。緣此貪故，受長夜苦、受猛利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增空曠路，無量往返生那落迦、傍生、鬼界及阿素洛、人、天趣中，受諸劇苦，皆由意根不調伏故。如是名為不調伏死。

「云何名為調伏而死？謂諸賢聖多聞弟子，已能親覲正見善士、已能了知善士之法，於善士法已自調順。不隨觀見：色即是我，色屬於我，色在我中，我在色中。不隨觀見：受即是我，受屬於我，受在我中，我在受中。不隨觀見：想即是我，想屬於我，想在我中，我在想中。不隨觀見：行即是我，行屬於我，行在我中，我在行中。不隨觀見：識即是我，識屬於我，識在我中，我在識中。眼見色已，不執其相、不執隨好。由是因緣，於其眼根善能正念防守而住，不起貪憂，所有無量惡不善法隨心流漏皆能堰 yàn 塞。於其眼根善能防守，不縱眼根行諸境界、不貪色味纏擾其心。不緣此貪，受長夜苦、受猛利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增空曠路，不復往返生那落迦、傍生、鬼界及阿素洛、人、天趣中，受諸劇苦，皆由眼根善調伏故。如是或時，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已、意了法已，不執其相、不執隨好。由是因緣，於其意根善能正念防守而住，不起貪憂，所有無量惡不善法隨心流漏皆能堰塞。於其意根善能防守，不縱意根行諸境界，不貪法味纏擾其心。不緣此貪，受長夜苦、受猛利苦、受匱乏苦，增血鑊身、增空曠路，不復往返生那落迦、傍生、鬼界及阿素洛、人、天趣中，

受諸劇苦，皆由意根善調伏故。如是名為調伏而死。

「苾芻當知！不調伏死，沈沒無量生死苦海；調伏而死，超度無量生死苦海。是名二死。」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略說諸有情， 死法有二種，
調伏、不調伏， 更無有第三。
若不調伏死， 定於諸趣中，
受諸苦輪迴， 經無量往返。
調伏而死者， 終不墮惡趣，
於人天趣中， 能永盡眾苦。」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一切諸法略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雜染；二者清淨。應正觀察由一法生。所以者何？若於一法能正守護，則於一切能正守護；若於一法不能守護，則於一切不能守護。云何一法？謂眾生心。

「若有於心不能守護，則不能護身、語、意業；若不能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悉敗壞；身、語、意業皆敗壞故，其心即有擾濁、垢穢。心有擾濁及垢穢者，能正了知自利樂事、他利樂事、俱利樂事，無有是處；能正了知善言說義、惡言說義，無有是處；能證一切勝上人法真聖智見，亦無是處。所以者何？心有擾濁及垢穢故。

「譬如世間所有臺觀，若一中心不善覆蔽，則椽 chuán 梁壁皆被淋漏，以椽梁壁被淋漏故，皆悉敗壞。又如世間隣近村邑、聚落池沼，擾濁、垢穢，有明眼人住其岸上，作意觀察，其中所有螺、蛤、龜 guī、魚、礫 lì 石等類，行住普側，極難可見。所以者何？水有擾濁及垢穢故。如是眾生，若有於心不能守護，則不能護身、語、意業；若不能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悉敗壞；身、語、意業皆敗壞故，其心

即有擾濁、垢穢。心有擾濁及垢穢者，能正了知自利樂事、他利樂事、俱利樂事，無有是處；能正了知善言說義、惡言說義，無有是處；能證一切勝上人法真聖智見，亦無是處。所以者何？心有擾濁及垢穢故。

「若有於心能善守護，則能善護身、語、意業；若能善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不敗壞；身、語、意業不敗壞故，其心即無擾濁、垢穢。心無擾濁及垢穢者，能正了知自利樂事、他利樂事、俱利樂事，斯有是處；能正了知善言說義、惡言說義，斯有是處；能證一切勝上人法真聖智見，斯有是處。所以者何？心無擾濁及垢穢故。

「譬如世間所有臺觀，若一中心極善覆蔽，則椽梁壁皆無淋漏；以椽梁壁無淋漏故，皆不敗壞。又如世間遠離村邑、聚落池沼，無有擾濁及諸垢穢，有明眼人住其岸上，作意觀察，其中所有螺、蛤、龜 guī、魚、礫 lì 石等類，行住普側，極易可見。所以者何？水無擾濁及垢穢故。如是眾生，若有於心能善守護，則能善護身、語、意業；若能善護身、語、意業，是人即為身、語、意業皆不敗壞；身、語、意業不敗壞故，其心即無擾濁、垢穢。心無擾濁及垢穢者，能正了知自利樂事、他利樂事、俱利樂事，斯有是處；能正了知善言說義、惡言說義，斯有是處；能證一切勝上人法真聖智見，斯有是處。所以者何？心無擾濁及垢穢故。

「苾芻當知！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是故雜染、清淨二法，皆依止心，從心所起。」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不護於心，	隨順於諸欲，
恒馳散放逸，	一切無不為。
若善護於心，	不隨順諸欲，

無馳散放逸， 一切皆防護。
世間聰慧人， 能防身語意。
令不造諸惡， 名真健丈夫。」

復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種見，令諸有情展轉相違互為怨害。云何為二？所謂有見及無有見。諸有沙門或婆羅門，攝受有見、習行有見、耽著有見，與諸愛樂無有見者，展轉相違互為怨害；稱讚有見，最為第一。諸有沙門或婆羅門，攝無有見、習無有見、著無有見，與其愛樂諸有見者，展轉相違互為怨害；讚無有見，最為第一。若有沙門或婆羅門，於此二見諸集、滅、味、過患、出離，不以正慧如實了知，我說彼人名無智見；有貪、瞋、癡，有違、有害，無慧、無明，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不能解脫生死眾苦。若有沙門或婆羅門，於此二見諸集、滅、味、過患、出離，能以正慧如實了知，我說彼人名有智見；無貪、瞋、癡，無違、無害，有慧、有明，定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定能解脫生死大苦。」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由二見，	展轉互相違，
彼此作怨讎，	謂見有、無有。
諸有於此見，	愛樂不能捨，
是謂愚癡人，	恒毀他自讚。
若不知此見，	集滅味患出，
見毒箭所傷，	無明闇所覆；
具足貪瞋癡，	無智見明慧，
定不能解脫，	生老病死等。
若能知此見，	集滅味患出，
見毒箭不傷，	破無明黑闇；
遠離貪瞋癡，	具智見明慧，

決定能解脫，生老病死等。」

復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二正見，應諦尋思、稱量、觀察。若諦尋思、稱量、觀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得如理、能觸甘露、能證涅槃。云何為二？所謂一切世間正見、出世正見。

「云何名為世間正見？謂有一類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決定有施，有受有祠，有善惡業，有異熟果，有此世間，有彼世間，有父有母，有諸有情化生種類於其世間，有諸沙門、婆羅門等，正至正行於此世間及彼世間，自然通達，作證領受。如是名為世間正見。

「諸聖弟子於此所說世間正見，應諦尋思、稱量、觀察：依此所說世間正見，能令眾生畢竟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不？諦觀察已，便正了知：依此所說世間正見，不令眾生畢竟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所以者何？如是所說世間正見，非真聖見、非出離見、非能究竟證涅槃見，非厭、非離，非滅、非靜，不證通慧，非成等覺、非得涅槃，而能感得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如是知己，於世間法生怖畏想，於出世法生安靜想。以於世間生怖畏故，都無執受；無執受故，無所希求；無希求故，於內證得究竟涅槃。如是證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汝等，於此所說世間正見，應諦尋思、稱量、觀察。

「云何名為出世正見？謂知苦智、知苦集智、知苦滅智、知能趣向苦滅道智，如是名為出世正見。

「諸聖弟子於此所說出世正見，應諦尋思、稱量、觀察：依此所說出世正見，能令眾生畢竟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不？諦觀察已，便正了知：依此所說出世正見，能令眾生畢竟解脫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所以者何？如是所

說出世正見，是真聖見、是出離見、是能究竟證涅槃見，能厭、能離，能滅、能靜，能證通慧、能成等覺、能得涅槃，能超一切生老病死、愁歎憂苦熱惱等法。如是知己，於出世法生珍寶想，於世間法生下賤想。於出世法生珍寶想故，便生歡喜；生歡喜故，其心安適；心安適故，身得輕安；身輕安故，便受悅樂；受悅樂故，心得寂定；心寂定故，能實知見；實知見故，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正離欲；正離欲故，能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汝等，於此所說出世正見，應諦尋思、稱量、觀察。

「如是名為二種正見，應諦尋思、稱量、觀察；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能超愁歎、能滅憂苦、能得如理、能觸甘露、能證涅槃。」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正見有二種，	世間、出世間，
智者諦尋思，	能正盡眾苦。
諦思於世間，	便生怖畏想，
由無執受等，	究竟證涅槃。
諦思出世間，	便生珍寶想，
歡喜心安適，	從此獲輕安；
輕安故受樂，	樂故心寂定，
心定生覺支，	知見四如實；
見實斷諸疑，	疑除無所取，
解脫一切苦，	證無上涅槃。」

重攝前經喁陀南曰：

施、祠與集會	如、不如、學、終
行、相、相違、死	染淨及二見

本事經卷第五

本事經卷第六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三法品第三之一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有情界互相親近不相乖違：諸劣勝解種類有情與劣勝解種類有情，更相親近參染承事；諸妙勝解種類有情與妙勝解種類有情，更相親近，參染承事。

「在過去世諸有情界，已相親愛不相乖違：諸劣勝解種類有情與劣勝解種類有情，已相親近參染承事；諸妙勝解種類有情與妙勝解種類有情，已相親近參染承事。在未來世諸有情界，當相親愛不相乖違：諸劣勝解種類有情與劣勝解種類有情，當相親近參染承事；諸妙勝解種類有情與妙勝解種類有情，當相親近參染承事。在現在世諸有情界，現相親愛不相乖違：諸劣勝解種類有情與劣勝解種類有情，現相親近參染承事；諸妙勝解種類有情與妙勝解種類有情，現相親近參染承事。

「是故尊者解憍陳如，與其同類有六十人，恒集同修阿練若行。摩訶迦葉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杜多妙行。其舍利子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大智慧行。大目乾連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大神通行。拘瑟社羅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無礙解行。其滿慈子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說正法行。迦多衍那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辯釋經行。尊者善現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無諍住行。纈麗伐多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諸靜慮行。其優波離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持律之行。物力士子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為僧敷設臥具等行。尊者不滅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同修集淨天眼行。尊者阿難與其同類，有無量人，

恒集同修樂多聞行。其羅怛羅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樂持戒行。童子迦葉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巧辯說行。其劫比拏 ná 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教誡、教授大苾芻行。尊者難陀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教誡、教授苾芻尼行。優波西那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具威儀行。妍美難陀與其同類，有六十人，恒集同修端嚴之行。愚人天授與其同類，有六十人，恒集同修勃逆惡行。

「是故當知諸有情界，互相親近不相乖違：諸劣勝解種類有情與劣勝解種類有情，更相親近參染承事；諸妙勝解種類有情與妙勝解種類有情，更相親近參染承事。」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如草木叢林，	亦如風火等，
物各以類聚，	有情界亦然。
愚者狎於愚，	智者親於智，
體知朋侶別，	應親有智人。
如凭破浮囊，	必沈於大海，
親近怠慢者，	定失智光明；
故應捨怠慢，	樂栖止空閑，
親近有智人，	速能殄眾苦。」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三因、三緣，能感後有。云何為三？所謂無明未永斷故，愛未棄故，業未息故。由是因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所覆蔽，識便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為下，色為其中，無色為妙。

「若欲界業，感異熟果不現在前，不可施設此為欲有。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為欲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

所覆蔽，識便安住下欲有處。

「若色界業，感異熟果不現在前，不可施設此為色有。由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此為色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所覆蔽，識便安住中色有處。

「若無色業，感異熟果不現在前，不可施設為無色有。由無色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設為無色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溉灌，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所覆蔽，識便安住妙無色處。

「苾芻當知！由遠離故，出離欲有；由無色故，出離色有；由永滅故，出離一切有為、有起、思慮、緣生。汝等苾芻，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離欲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離色有及無色有。

「云何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離欲有？謂離諸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具足安住最初靜慮。能以正慧如實隨觀，其中諸色、受、想、行、識，如是法性皆是無常，皆是其苦，如病如癰 yōng、如中毒箭，有惱有害、有怖有猜、有怨有敵，迅速敗壞，多諸疾疫、多諸災橫，虛偽不實、離散無我、不可保信。如是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離欲有。

「云何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離色有？謂正超過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復思惟種種異想，具足安住無邊虛空、空無邊處。能以正慧如實隨觀，其中所有受、想、行、識，如是法性皆是無常，皆是其苦，如病如癰、如中毒箭，有惱有害、有怖有猜、有怨有敵，迅速敗壞，多諸疾疫、多諸災橫，虛偽不實、離散無我、不可保信。如是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離色有。

「云何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無色有？謂正了知是

為寂靜，是為微妙，謂離憍慢，息諸渴愛，滅阿賴耶，斷諸徑路，空無所得，愛盡離欲，寂滅涅槃。如是汝等，應以正慧如實隨觀，出無色有。

「若能如是，以其正慧如實隨觀，出離三有，便於欲有、色、無色有，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正離欲；正離欲故，能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以正慧隨觀， 三界出離相，
能止息諸行， 得最上涅槃。
已解脫諸漏， 善修習瑜伽，
任持最後身， 降伏魔所使。」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三因、三緣，令諸有情希求利養，生多過患。云何為三？一者貪欲為因、為緣，令諸有情希求利養，生多過患。二者耽著為因、為緣，令諸有情希求利養，生多過患。三者受用不見過患為因、為緣，令諸有情希求利養，生多過患。汝等苾芻，不應起此三因、三緣，希求利養生多過患。

「有諸苾芻，具此所說三因、三緣，往施主家求勝利養，或時其家，忽遽無賴，見已感然，默不敬問，不起承迎、不延就座、不共談論。彼見此相，便起念言：『此施主家，恒相敬待，誰所詭佞，頓使其然？』由此因緣，便於彼所，不忍、不悅，起害心，或發身、語惡不善業，因斯墜墮諸惡趣中，受不愛果。

「苾芻當知！我觀世間諸有情類，或由利養擾亂其心，身壞命終，墮諸惡趣，生地獄中，受不愛果。我觀世間諸有情類，或由衰損擾亂其心，身壞命終，墮諸惡趣，生地獄中，受不愛果。我觀世間諸有情類，或由利養及以衰損擾亂其心，身壞命

終，墮諸惡趣，生地獄中，受不受果。所以者何？愚癡凡夫被諸利養，先破其膜；既破膜已，復破其皮；既破皮已，復破其肉；既破肉已，復斷筋脈 mǎi；斷筋脈已，復破其骨；既破骨已，復傷髓腦，然後方住。

「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不被利養擾亂其心？我當云何不被衰損擾亂其心？我當云何不被利養及以衰損擾亂其心？獨處空閑勤修聖行，速證無上常樂涅槃。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由三種因緣，	希求諸利養，
壞種種功德，	及退失人天。
諸有聰明人，	遇利養衰損，
其心善安定，	不動如山王；
常靜慮安然，	正觀諸法義，
修深細智見，	證常樂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欲界勝生，略有三種，於彼雖成極大福聚而受諸欲，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所以者何？彼勝生處，是欲所行境界地故。云何為三？一、欲住天欲界勝生；二、樂化天欲界勝生；三、他化天欲界勝生。如是三種欲界勝生，於彼雖成極大福聚而受諸欲，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所以者何？彼勝生處，是欲所行境界地故。我聖弟子，於此三種欲界勝生，如實隨觀有諸過患，故於欲界深生厭背；生厭背故，能正離欲；正離欲故，能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欲界三勝生，	恒受諸欲樂，
謂欲住、樂化、	他化自在天；
生如是三處，	雖成就大福，

而生死輪迴， 不能生上地。
於此諸欲中， 若能知過患，
捨人天等趣， 證無上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有一類諸惡苾芻，成就三法而似驢鳴。云何為三？謂有一類諸惡苾芻，無敬、無承，無慚、無愧，懈怠忘念。如是一類諸惡苾芻，具足成就如是三法，而似驢鳴。謂實無德而隨僧眾，唱如是言：『具壽當知，我亦是真沙門釋子。』然此一類諸惡苾芻，無有增上戒、定、慧學，如餘清淨真苾芻僧而隨僧眾，唱如是言：『具壽當知，我亦是真沙門釋子。』如世有驢隨牛群後，高聲唱言：『我亦是牛，宜相顧待。』然此驢身、頭、耳、蹄、喙、毛、色、音聲皆與牛別，而隨牛後，高聲唱言：『我亦是牛，宜相顧待。』如是一類諸惡苾芻，實無其德而隨僧眾，唱如是言：『具壽當知，我亦是真沙門釋子。』然此一類諸惡苾芻，依止村城聚落而住，日初分時，整理裳服，執持衣鉢，往入村城聚落乞食，不能護持身、語、意業，不住正念、不守諸根，詣於淨信諸施主家，為利養故身處下座，為居高座白衣說法。我說此類諸惡苾芻所有言說，皆似驢鳴。」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剃髮服染衣， 手執持應器，
實無戒定慧， 而自號沙門。
如世間有驢， 與牛形相異，
而逐牛群後， 自號是真牛。
如是惡苾芻， 成無敬等法，
雖常廁清眾， 而不證菩提。」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學有三種，若能於中離諸放逸，晝夜精勤，絕諸緣務，獨處空閑，無倒修學，未生諸漏令永不生，已生諸漏令永盡滅。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

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諸苾芻具淨尸羅，安住、守護別解脫戒，軌範所行無不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具能受學所應學處，成就清淨身、語二業，成就淨命，成就淨見，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諸苾芻能正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具足安住最初靜慮，廣說乃至具足安住第四靜慮，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諸苾芻如實了知：是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及能趣苦滅道聖諦，如是名為增上慧學。如是三學，若能於中離諸放逸，晝夜精勤，絕諸緣務，獨處空閑，無倒修學，未生諸漏令永不生，已生諸漏令永盡滅。」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戒、心、慧學三，智者應修學，
勤精進常安，密禁守諸根；
晝夜處空閑，絕世諸緣務，
勤修戒心慧，如救自頭燃；
名學聖學處，至所學後邊，
脫所脫無遺，成清淨妙智；
得不動解脫，已永斷諸漏，
盡生死苦邊，後有更無有。」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學有三種，若有勤修，不空無果、必至究竟，能得甘露、能證涅槃。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不重等持，定非增上；不重般若，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

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尸羅，能住所學。彼人定能永盡三結，證預流果，得無墮法，定趣菩提，極於七返人天往來，盡諸苦際，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尊重等持，定為增上；不重般若，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等持，能住所學。彼定能盡五下分結，證不還果，得不還法，當受化生，於彼世間當般涅槃，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尊重等持，定為增上；尊重般若，慧為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般若，能住所學。彼人定能永盡諸漏，得真無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住，自證通慧，能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若有於此所說三學勤修學者，我說必定不空無果，必至究竟，能得甘露、能證涅槃。如是名為學有三種，若有勤修，不空無果，必至究竟，能得甘露、能得涅槃。」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勤修增上戒，	住戒住所學，
能永盡三結，	定證預流果。
勤修增上心，	住定住所學，
能盡五下結，	定證不還果。
勤修增上慧，	住慧住所學，
能盡一切結，	定證無生果。

三學不唐捐， 必證第一義，
故尊重三學， 達法性無疑。」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學有三種，若少分修得少分果，若圓滿修得圓滿果。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不重等持，定非增上；不重般若，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尸羅，能住所學。彼人定能永盡三結，證預流果，得無墮法，定趣菩提，極於七返人天往來，盡諸苦際；或復有能令其欲界貪、恚微薄，證一來果，一來此間，盡諸苦際。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尊重等持，定為增上；不重般若，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等持，能住所學。彼定能盡五下分結，證不還果，得不還法，當受化生，於彼世間當般涅槃，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尊重等持，定為增上；尊重般若，慧為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般若，能住所學。彼人定能永盡諸漏，得真無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住，自證通慧，能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如是名為學有三種，若少分修得少分果，若圓滿修得圓

滿果。」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多住尊重戒，	名於少分修，
常精進熾然，	便得少分果。
多住尊重定，	名於少分修，
常精進熾然，	亦得少分果。
多住尊重慧，	名於圓滿修，
常精進熾然，	便得圓滿果。
少分圓滿修，	各得同類果，
知如是勝劣，	應捨分修圓。」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學有三種，若正修習，令諸有情成下、中、上賢聖差別。云何為三？一者增上戒學；二者增上心學；三者增上慧學。

「何等名為增上戒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不重等持，定非增上；不重般若，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尸羅，能住所學。彼人定能永盡三結，證預流果，得無墮法，定趣菩提，極於七返人天往來；或成家家，或一來果，或成一間。如是名為增上戒學。

「何等名為增上心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尊重等持，定為增上；不重般若，慧非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等持，能住所學。彼定能盡五下分結，證不還果，得不還法，當受化生，於彼世間當般涅槃；或成中般，或成生般，或有行般，或無行般，或成上流，趣色究竟，或趣非想非非想處，而般涅槃。如是名為增上心學。

「何等名為增上慧學？謂諸苾芻尊重尸羅，戒為增上；尊重等持，定為增上；尊重般若，慧為增上。彼於少小所學戒中，微有所犯即能出離。所以者何？我說彼人終不毀犯所制學處不深慚愧，定能隨順清淨梵行、定能成辦清淨梵行，於諸學處，能住般若，能住所學。彼人定能永盡諸漏，得真無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住，自證通慧，能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名為增上慧學。

「如是名為學有三種，若正修習，令諸有情成下、中、上賢聖差別。」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隨學因勢力， 常精進熾然，
下中上品修， 隨得果差別。
謂下精進修， 還成下品果，
中修得中果， 上修亦復然。
既知三品修， 所得果差別，
故應捨中下， 宜遵上品修。」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諸苾芻，具調善戒、具調善法、具調善慧，彼於我法毘奈耶中已具修行，名最上士。云何苾芻具調善戒？謂諸苾芻具淨尸羅，安住、守護別解脫戒，軌範所行無不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具能受學所應學處，成就清淨身、語二業，成就淨命，成就淨見，是名苾芻具調善戒。既具如是調善戒已，云何苾芻具調善法？謂諸苾芻勤修七種菩提分法，具足安住，是名苾芻具調善法。既具如是調善尸羅、調善法已，云何苾芻具調善慧？謂諸苾芻永盡諸漏，得真無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具足安住，自證通慧，能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苾芻具調善慧。如是名為若有苾芻具調善戒、具調善法、具調善慧，彼於我法毘奈耶中已具修行，名最上士。」爾時，世尊

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若身語意思，	離諸惡不善，
名具調善戒，	有慚愧苾芻。
若能善修行，	七菩提分法，
名具調善法，	有妙定苾芻。
若能正了知，	自永盡諸漏，
名具調善慧，	真無漏苾芻。
若具三調善，	威德世難思，
若已具修行，	最上聰明士。」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有苾芻成就三分，應知是人於淨尸羅已得圓滿、於究竟位已得圓滿、於修梵行已得圓滿，已能窮至梵行後邊。云何為三？謂有苾芻，成就無學戒、定、慧蘊，是名苾芻成就三分，應知是人於淨尸羅已得圓滿、於究竟位已得圓滿、於修梵行已得圓滿，已能窮至梵行後邊。若諸苾芻，於淨尸羅已得圓滿、於究竟位已得圓滿、於修梵行已得圓滿，已能窮至梵行後邊。應知是人必不樂居村城聚落、房舍臥具，亦不樂與諸苾芻眾、苾芻尼眾、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勤策男等，同一園林喧雜而住。應知是人成就第一寂靜心法，獨守空閑，依四依住，離諸垢穢，內守真實，棄捨所求，無染、分別，不為世法之所塗染。譬如世間喼鉢羅花、拘牟陀花、鉢特摩花、奔陀利花，依水而生、依水而長，雖從水出而不為水之所染著。是人亦爾，依世間生、依世間長，雖現世間，而不為諸世法所染。」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無學三分成，	尸羅究竟位，
修梵行圓滿，	至梵行後邊。
如是苾芻眾，	得最上瑜伽，
永盡諸苦邊，	證無上安樂。」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希求三種樂事，應於淨戒不缺、不穿、不穢、不雜，於淨尸羅應起上品欲勤精進，終無懈廢。云何為三？一者希求名譽樂事，應於淨戒不缺、不穿、不穢、不雜，於淨尸羅應起上品欲勤精進，終無懈廢。二者希求利養樂事，應於淨戒不缺、不穿、不穢、不雜，於淨尸羅應起上品欲勤精進，終無懈廢。三者希求生天樂事，應於淨戒不缺、不穿、不穢、不雜，於淨尸羅應起上品欲勤精進，終無懈廢。是名希求三種樂事，應於淨戒不缺、不穿、不穢、不雜，於淨尸羅應起上品欲勤精進，終無懈廢。」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為求三種樂，	智者護尸羅，
謂世尚名譽、	利養、生天樂。
觀如是勝樂，	智者護尸羅，
當遠惡親知，	如避嶮惡道；
雖不造眾惡，	而親近惡人，
如以吉祥茅，	裹臭爛魚肉；
親所不應親，	狎所不應狎，
如持鮮淨物，	投糞穢深坑。
世間樂淨人，	常懼穢塗染，
有智者亦爾，	深怖惡親知。」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三種香，唯順風熏，不能逆風。云何為三？一者根香；二者莖香；三者花香。如是三種，唯順風熏，不能逆風。汝等苾芻，勿作是念：更無餘香，或順風熏、或逆風熏、或復順逆，皆悉能熏。所以者何？我佛法中有一妙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馥，世間賢聖無不珍愛。何等名為我佛法中有一妙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馥，世間

賢聖無不珍愛？所謂戒香。由此戒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馥，世間賢聖無不珍愛。如是名為我佛法中有一妙香，能順風熏、能逆風熏、能順逆熏，天上人中皆聞芬馥，世間賢聖無不珍愛。」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諸所有，	根莖花等香，
皆不逆風熏，	以勢力微故。
唯我佛法中，	有一妙香類，
順風逆風等，	無不普皆熏；
天上及人中，	諸世間賢聖，
一切皆珍愛，	所謂淨戒香。
若能於此香，	無放逸而住，
生無倒定慧，	永盡眾苦邊。」

重攝前經唄陀南曰：

同界、感後有	求利及欲生
惡說似驢鳴	四學與四戒

本事經卷第六

本事經卷第七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三法品第三之二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於此世間子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等子；二者勝子；三者劣子。云何等子？謂有一類父母具戒，成調善法，能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誑語、離飲諸酒生放逸處。子亦具戒，成調善法，能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誑語、離飲諸酒生放逸處，是名等子。云何勝子？謂有一類父母犯戒，成諸惡法，樂行殺生、行不與取、行欲邪行、行虛誑語、行飲諸酒生放逸處。子能持戒，成調善法，能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誑語、離飲諸酒生放逸處，是名勝子。云何劣子？謂有一類父母具戒，成調善法，能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誑語、離飲諸酒生放逸處。其子犯戒，成諸惡法，樂行殺生、行不與取、行欲邪行、行虛誑語、行飲諸酒生放逸處，是名劣子。如是名為於此世間子有三種。」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世間聰慧人，	欣樂等、勝子，
不欣樂劣子，	勿損壞家門。
應知三子中，	一劣二為勝，
佛正覺而說，	諸賢聖亦然；
二俱信尸羅，	聰慧無慳悋，
如晴夜滿月，	處眾曜威光，
應親近供養，	諸佛所稱揚，
遠離諸垢塵，	所行無怖畏。」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若有苾芻，尊重正法、愛樂正法，欣正法樂，精進修行，愛樂法行。如是苾芻隨念正

法，常樂永斷貪不善根，無貪善根修令圓滿；常樂永斷瞋不善根，無瞋善根修令圓滿；常樂永斷癡不善根，無癡善根修令圓滿。修三善根得圓滿已，修四念住亦令圓滿。修四念住得圓滿已，修四正斷亦令圓滿。修四正斷得圓滿已，修四神足亦令圓滿。修四神足得圓滿已，修習五根亦令圓滿。修習五根得圓滿已，修習五力亦令圓滿。修習五力得圓滿已，修七覺支亦令圓滿。修七覺支得圓滿已，修八聖道支亦令圓滿。修八聖道支得圓滿已，明及解脫皆得圓滿。」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尊重法樂法，	欣法樂法行，
於法常隨念，	能不退正法。
法念修善業，	不念行惡行，
行法定能招，	此世他世樂。
法護行法人，	如雨時大傘，
行法獲法利，	定不墜三塗。」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間略有三種尋思，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樂法時，能令退失。云何為三？一者親里相應尋思；二者利養相應尋思；三者妬 dū 勝相應尋思。如是略說三種尋思，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樂法時，能令退失。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不起親里相應尋思？不起利養相應尋思？不起妬勝相應尋思？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依耽嗜尋思，	略說有三種，
學求無上樂，	為障必無疑。
依親里相應，	利養及妬勝，
去大樂大淨，	結盡甚為遙。
捨親屬利養，	及妬勝尋思，
攝止觀勤修，	速能盡眾苦。」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略有三法，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樂法時，能令退失。云何為三？一者苾芻喜樂事業、貪愛事業、耽著事業；二者苾芻喜樂談話、貪愛談話、耽著談話；三者苾芻喜樂睡眠、貪愛睡眠、耽著睡眠。如是三法，有學苾芻未得心者，欣求無上安樂法時，能令退失。是故汝等應如是學：我當云何不樂事業、不愛事業、不著事業？我當云何不樂談話、不愛談話、不著談話？我當云何不樂睡眠、不愛睡眠、不著睡眠？汝等苾芻，應如是學。」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求無上果時，	有三法令退，
樂愛著事業、	談話及睡眠。
有學諸苾芻，	若具此三法，
終不能證得，	最勝三菩提。
若欲求速證，	最勝三菩提，
應少事、話、眠，	正勤修止觀。」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三種法和合現前，能令淨信諸善男子生無量福。云何為三？一者淨信和合現前，能令淨信諸善男子生無量福。二者施物和合現前，能令淨信諸善男子生無量福。三者福田和合現前，能令淨信諸善男子生無量福。是名三法和合現前，能令淨信諸善男子生無量福。」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三法和合現前，	能生無量福，
謂淨信、施物，	及真淨福田。
具慧具尸羅，	善調伏三毒，
修沙門梵行，	名真淨福田。
具慧具淨信，	手持如法財，
奉施良福田，	必當獲大果。

身四威儀中， 於三寶四諦，
正順無瑕穢， 名為淨信心。
於諸惠施中， 法施為最勝，
淨心演正法， 諸佛所稱譽。」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有智者，應以三種不堅之法貿易三堅。云何為三？一者應以不堅之財貿易堅財；二者應以不堅之身貿易堅身；三者應以不堅之命貿易堅命。

「云何應以不堅之財貿易堅財？謂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如法精勤，勞役手足，竭力流汗，所獲珍財，應自供身、奉上父母，賑給妻子、奴婢、僕使、朋友、眷屬，晝夜集會，歡娛受樂。而遇沙門或婆羅門——具淨尸羅，成調善法，勤修梵行，除去憍逸，忍辱、柔和，履正直路，棄諸邪道，趣涅槃城——以淨信心歡喜恭敬，如應如時，持用布施，遠求無上安樂涅槃，或希當來人天樂果，是名應以不堅之財貿易堅財。

「云何應以不堅之身貿易堅身？謂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成就正見，能離殺生，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不與取，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欲邪行，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虛誑語，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飲諸酒生放逸處，究竟圓滿無犯清淨。如是等類，是名應以不堅之身貿易堅身。

「云何應以不堅之命貿易堅命？謂我法中諸聖弟子，如實了知是為苦諦；如實了知是苦集諦；如實了知是苦滅諦；如實了知是能趣向苦滅道諦。是名應以不堅之命貿易堅命。

「如是名為諸有智者，應以三種不堅之法貿易三堅。」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如世有智人， 以賤而貿貴，
正見者亦爾， 以不堅易堅。
知此財身命， 不淨不堅牢，

求清淨堅牢， 世出世間樂。
天上財身命， 是世淨堅牢，
證常樂涅槃， 是真淨堅法。」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根有三種，其性甚深、顯了甚深，其性難見、顯了難見。云何為三？一者未知當知根；二者知根；三者具知根。

「何等名為未知當知根？謂我法中諸聖弟子，於未見知諸苦聖諦，為見為知，發生樂欲，策勵精進，攝心持心。於未見知苦集聖諦，為見為知，發生樂欲，策勵精進，攝心持心。於未見知苦滅聖諦，為見為知，發生樂欲，策勵精進，攝心持心。於未見知能趣苦滅真道聖諦，為見為知，發生樂欲，策勵精進，攝心持心，是名未知當知根。

「何等名為知根？謂我法中諸聖弟子，如實了知：是苦聖諦，是苦集聖諦，是苦滅聖諦，是能趣苦滅真道聖諦。是名知根。

「何等名為具知根？謂我法中諸聖弟子，諸漏已盡，得真無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能正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具知根。

「如是名為根有三種，其性甚深、顯了甚深，其性難見、顯了難見。」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於我正法中， 聖弟子有學，
順修正直路， 是名第一根。
正知苦聖諦， 及苦集苦滅，
能趣苦滅道， 是名第二根。
第三根當知， 諸漏皆永盡，
證得真無漏， 心慧善解脫，
知我生已盡， 及梵行已立，

所作皆已辦， 不受後有身。
身心常寂靜， 善攝護諸根，
任持最後身， 降伏魔所使。」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略有三種補特伽羅，為義利故應當親近。云何為三？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劣戒、劣定、劣慧；二、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等戒、等定、等慧；三、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勝戒、勝定、勝慧。

「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劣戒、劣定、劣慧，為何義利應當親近？謂於此類補特伽羅，無所希求，唯深悲愍，勸令勝進；為此義利應當親近。

「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等戒、等定、等慧，為何義利應當親近？謂於此類補特伽羅，作是思惟：彼當為我說相似戒，我當為彼說相似戒。更互聽聞，令得相續，多有所作。作是思惟：彼當為我說相似定，我當為彼說相似定。更互聽聞，令得相續，多有所作。作是思惟：彼當為我說相似慧，我當為彼說相似慧。更互聽聞，令得相續，多有所作。為此義利應當親近。

「諸有一類補特伽羅，成就勝戒、勝定、勝慧，為何義利應當親近？謂於此類補特伽羅，作是思惟：我當依彼，所有戒蘊，若未圓滿，修令圓滿；若已圓滿，內攝正念，堅固任持。作是思惟：我當依彼，所有定蘊，若未圓滿，修令圓滿；若已圓滿，內攝正念，堅固任持。作是思惟：我當依彼，所有慧蘊，若未圓滿，修令圓滿；若已圓滿，內攝正念，堅固任持。為此義利應當親近。

「如是名為略有三種補特伽羅，應當親近。」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親劣為慈悲， 親等為相益，
親勝為己德， 圓滿或堅持。」

親下士德劣， 親中士德中，
親上士德勝， 故應親上士。」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應於其身住不淨觀；應於其息住隨息念；應於諸行住無常觀、苦、無我觀。若能於身住不淨觀，便於淨界，當斷貪欲。若能於息住隨息念，便能斷外尋思障品。若能於行住無常觀、苦、無我觀，便於諸有能斷有愛。斷有愛故，便於世間無所執受；無執受故，便無怖畏；無怖畏故，便自內證究竟涅槃。證涅槃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於身觀不淨， 於息住隨念，
觀諸行無常， 及與苦、無我；
達諸行性空， 得最勝寂靜，
愛盡無執受， 證究竟涅槃。」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有情身，常為三種勇健怨賊隨逐切害。云何為三？一者衰老勇健怨賊；二者疾病勇健怨賊；三者無常勇健怨賊。如是三種勇健怨賊，常隨切害諸有情身。有情身中，略有三法：一者壽命；二者煖 nuǎn 氣；三者心識。如是三法，遠離身時，名為死沒。臭穢屍骸，棄在塚間，無所復用。所以者何？是身虛偽，諸法合成，其中勝者，謂壽、煖、識。而此諸法依因緣生，無常無強、無堅無力、迅速滅壞。老病死賊常隨不捨，而諸愚夫無明所覆，寶愛耽著無厭捨心。我聖弟子，能於如是假合成身，如實知見多諸過患，便於一切內外身中能深厭背；深厭背故，能離貪欲；離貪欲故，便得解脫。得解脫已，便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有情身， 三怨賊隨害，

所謂老病死， 曾無暫捨時。
眾法合成身， 虛偽無堅實，
若捨壽、煖、識，棄之於塚間。
愚夫無所知， 常寶愛耽著，
賢聖有智見， 厭之踰糞坑。
修無漏聖道， 斷三賊因緣，
證常樂涅槃， 永解脫三賊。
世間有智者， 當深厭自身，
求常樂涅槃， 精勤勿放逸。」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諸福業事略有三種，應修、應習、應多修習。云何為三？一者施福業事；二者戒福業事；三者修福業事。

「何等名為施福業事？謂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能施種種飲食餽饍、香鬘衣服、車乘臥具、堂宇室宅、燈燭庭燎、諸資生具，如是名為施福業事。

「何等名為戒福業事？謂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能離殺生，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不與取，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欲邪行，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虛誑語，究竟圓滿無犯清淨；離飲諸酒生放逸處，究竟圓滿無犯清淨。如是名為戒福業事。

「云何名為修福業事？謂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修慈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下方維，一切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令慈俱心廣大無量，無怨無害，遍滿而住。修悲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下方維，一切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令悲俱心廣大無量，無怨無害，遍滿而住。修喜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下方維，一切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令喜俱心廣大無量，無怨無害，遍滿而住。

修捨俱心，遍滿一方，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下方維，一切世界悉皆遍滿，具足安住，令捨俱心廣大無量，無怨無害，遍滿而住。如是名為修福業事。

「於此所說三福業事，應修、應習、應多修習。」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有三法應修、	應習、多修習，
能得三種樂，	所謂施、戒、修。
修施感多財，	修戒得長壽，
修慈悲喜捨，	當生清淨天。
世間有智人，	欲求殊勝樂，
應修此三福，	定當得無疑。」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世間最勝，略有三種。云何為三？一、於一切施設有情，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及與非想非非想中，佛為最勝，所謂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若於佛所起淨信心，於諸信中最為第一。如是淨信所感果報，於天人中最為第一。二、於一切施設法門，世出、世間，為無、為等諸法門中，涅槃最勝，諸離憍慢，息諸渴愛，滅阿賴耶，斷諸徑路，愛盡離欲，寂靜涅槃。若於如是涅槃法中起淨信心，於諸信中最為第一。如是淨信所感果報，於天人中最為第一。三、於一切施設徒眾，朋侶邑義，諸集會中，佛聖弟子僧為最勝，謂四向、四果八補特伽羅，諸有情中，為真、為妙，為最第一。應奉延請、恭敬供養、稱揚讚歎，不惱身財，是諸世間人天等眾無上福田。若於如是賢聖僧中起淨信心，於諸信中最為第一。如是淨信所感果報，於天人中最為第一。如是名為三種最勝。」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最勝有三種，	所謂佛、法、僧，
依生淨信心，	能見最勝法。
依佛生淨信，	知兩足中尊，
證無上菩提，	天人等應供。
依法生淨信，	知離欲中尊，
證無上涅槃，	寂靜常安樂。
依僧生淨信，	知諸眾中尊，
證無上福田，	天人等應供。
施最勝良田，	生最勝功德，
感最勝安樂，	壽色力名聞；
供養最勝人，	修行最勝法，
得最勝安樂，	天上或人中。
施三寶福田，	名最勝施者，
所在常安樂，	後當證涅槃。」

重攝前經唄陀南曰：

子、尊重、二學	福、堅、根、補羅
不淨等及怨	福業事、最勝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三大師出現世間，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天人大眾，令得無量義利、安樂。云何為三？

「所謂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薄伽梵出現世間，為諸眾生開闡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示現純滿、清白梵行。謂是苦諦、是苦集諦、是苦滅諦、是能趣向苦滅道諦。如是名為第一大師出現世間，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天人大眾，令得無量義利、安樂。

「復有如來、應、正等覺無學弟子——是阿羅漢，諸漏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棄諸重擔，得自義利，盡諸有結，已正奉行如來聖教、已得解脫、已證遍知——出現世間，為諸眾生開闡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示現純滿、清白梵行，謂是苦諦、是苦集諦、是苦滅諦、是能趣向苦滅道諦。如是名為第二大師出現世間，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天人大眾，令得無量義利、安樂。

「復有如來、應、正等覺有學弟子——具修梵行，具正多聞，所謂正聞契經、應頌、記別、伽陀、無問自說、本事、本生、方廣、希法，善知其義——出現世間，為諸眾生開闡正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示現純滿、清白梵行，謂是苦諦、是苦集諦、是苦滅諦、是能趣向苦滅道諦。

「如是名為第三大師出現世間，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天人大眾，令得無量義利、安樂。如是名為有三大師出現世間，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天人大眾，令得無量義利、安樂。」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有三種大師，	若出現於世，
能利益安樂，	天人等世間。
一者謂如來，	二無學弟子，
三有學弟子，	具淨戒多聞。
如是三大師，	天人等應供，
能宣說正法，	廣開甘露門，
令無量眾生，	永盡諸有結，
解脫生死苦，	證常樂涅槃。
譬如善導師，	能示人善道，
正順而行者，	得安樂無疑。
如是三大師，	示眾生四諦，
修行無放逸，	定超生死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有三時中，諸天集會，歡喜詳議，更相勸勵來降人間。云何為三？

「謂我弟子，或少資財，或多資財，或少眷屬，或多眷屬，或姓尊貴，或姓卑微，初發淨信，厭背家法，欣樂出家。爾時，諸天歡喜集會，咸相謂言：『天仙當知，今佛弟子與惡魔軍將興戰爭，我等宜應帥諸天眾往降人間，冥加祐助增彼信心，令無障難。』作是語已，來降人間，作所應作。如是名為第一時中，諸天集會歡喜詳議，更相勸勵來降人間。

「又我弟子，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以正信心，棄捨家法，出趣非家，與諸苾芻同修和敬，安住守護別解脫戒，軌範所行無不圓滿，於微少罪見大怖畏，受學一切所應學處，成就清淨身、語、意業，成就淨命，成就淨見。爾時，諸天歡喜集會，咸相謂言：『天仙當知，今佛弟子與惡魔軍正興戰爭，我等宜應帥諸天眾往降人間，冥加祐助增彼威力，令勝魔軍。』作是語已，來降人間，作所應作。如是名為第二時中，諸天集會歡喜詳議，更相勸勵來降人間。

「又我弟子，諸漏永盡，證真無漏，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現法中，自證通慧，具足安住，能自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諸天歡喜集會，咸相謂言：『天仙當知，今佛弟子與惡魔軍已興戰爭，已斷魔首、已碎魔軍，已自稱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等宜應帥諸天眾持妙香花，往降人間禮拜供養，稱揚讚歎，請說正法，度脫已身生老病死。』作是語已，來降人間，作所應作。如是名為第三時中，諸天集會歡喜詳議，更相勸勵來降人間。

「苾芻當知！若有國土城邑聚落，有淨信心求出家者，有剃鬚髮正出家者，有出家已諸漏盡者，於彼國土城邑等中，諸

大天仙及善神等皆來降下，勤加守護令其豐樂，風雨順時無諸疾疫；其中眾生慈心相向，同修善業，現在、當來長夜安隱，速證無上常樂涅槃。如是名為有三時中，諸天集會歡喜詳議，更相勸勵來降人間。」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天於三時，	歡喜共集會，
詳議相勸帥，	來降於人間。
最初求出家，	第二剃鬚髮，
第三漏永盡，	摧伏諸魔軍。
諸天見出家，	能永盡諸漏，
咸恭敬供養，	如是讚頌言：
『歸命殊勝人，	歸命最上士，
歸命摧魔眾，	獲得大名聞。』
諸天歡喜心，	祐助修供養，
希求剃鬚髮，	漏盡證無生。
是故應正勤，	繫念樂靜慮，
勇猛無放逸，	摧伏諸魔軍。
於佛法律中，	正信出家者，
能解脫諸漏，	永盡眾苦邊。」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略有三事，天勝於人。云何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嚴；三者快樂。如是三事，天勝於人，百千萬倍不可稱計。所以者何？

「如此人間五十年量，當彼天上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四天王天壽量五百，當於人間九百萬歲。

「如此人間一百年量，當彼天上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三十三天壽量千歲，當於人間三千六百萬歲。

「如此人間二百年量，當彼天上夜摩天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夜摩天中壽量二千歲，當於人間一億四千四百萬歲。

「如此人間四百年量，當彼天上覩史多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覩史多天壽量四千，當於人間五億七千六百萬歲。

「如此人間八百年量，當彼天上樂變化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樂變化天壽量八千，當於人間二十三億四百萬歲。

「如此人間千六百年，當彼天上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他化自在天壽量一萬有六千歲，當於人間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歲(此中算數萬萬為億)。

「如是名為諸天長壽。諸天端嚴、諸天快樂，人間所有不可為喻。如是諸天三種勝事，一切皆是無常無恒，不可保信，變壞之法，死力所吞，繫屬於死。彼諸天眾臨命終時，有餘天眾來詣其所，教授教誡言：『諸天仙當願汝等往生善趣，生善趣已獲得善利，得善利已有所成辦。』此中諸天往何善趣？得何善利？何所成辦？謂彼諸天既命終已來生人中、得人同分，名往善趣。至人趣已，於佛所說法毘奈耶獲得正信，名得善利。如是正信增長、廣大，根深堅固，世間沙門或婆羅門，諸天魔梵，無能如法引令退轉，故名成辦。由成辦故，於佛法中多有所作，謂淨信心，出家受戒，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觀四聖諦，永斷諸漏，證得涅槃，盡苦邊際。」爾時，世尊重攝此義而說頌曰：

「諸天三事勝， 長壽、端嚴、樂，
人中與校量， 算數甚難及。

如是三勝事，
難保變壞法，
天將捨命時，
善教授教誡，
當願汝天仙，
得預人同分，
於佛法律中，
增長根堅固，
身語意惡行，
彼所生過失，
多修身語意，
如理正思惟，
修諸福業事，
於佛正法中，
正信修法行，
或生天人中，
如是諸天仙，
將捨命天眾，
諸天常發願，
令阿素洛等，
非常亦非恒，
死魔力所繫。
餘天集其所，
令生歡喜心。
往生於善趣，
生中國聰明，
獲得於正信，
邪教不能轉。
能方便棄捨，
亦能方便除。
三殊勝善業，
令無量廣大。
謂施戒多聞，
出家修梵行，
恒忍辱柔和，
或證涅槃樂。
來教誡教授，
如母愍於子。
善趣轉增益，
退散永無增。」

本事經卷第七

廣義法門經一卷

(出中阿含經一品)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如是我聞：

一時，淨命舍利弗住舍衛國祇陀樹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是時，淨命舍利弗語：“諸比丘！”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

舍利弗言：“長老！我今為長老說法，初善、中善、後善，義善語善，純一無雜zá，圓滿清淨。今為汝等顯示梵行，謂廣義法門。是故汝等今當諦聽，一心恭敬，善思念之。此廣義法門——長老！——有十二種，離難隨順道時，能起方便，為證得聖法。何等十二？一、自勝得，二、他勝得，三、生人道，四、生聖地，五、性得利根，六、得成正見，七、善作資業，八、善處生信，九、值佛出世，十、佛正轉法輪，十一、正法在世未滅，十二、依佛教，於正法中如理修行。

“長老！是十二種離難隨順道時，能起方便，為證得聖法。長老！能說比丘若欲為他說於正法，與法及義相應，此語應說。謂恭敬，次第相攝相應，生他歡喜及以欲樂，滿足正勤，不損惱他，所說如理，相應無雜zá，隨順聽眾，此言應說。有慈悲心，有利益心，有隨樂心，不著利養，恭敬讚歎tàn，若正說法陰時，不得自讚自高，不得毀訾zǐ他人。

“長老！若人欲聽tīng正法，具十六相，乃可聽受。何等十六？一、隨時聽，二、恭敬，三、欲樂，四、無執著，五、如聞隨行，六、不為破難，七、於法起尊重心，八、於說者起尊重心，九、不輕撥bō正法，十、不輕撥bō說者，十一、不輕己身，十二、一心不散，十三、欲求解心，十四、一心諦聽，

十五、依理正思，十六、憶持前後而聽正法。

“佛聖弟子，若能如此恭敬諦聽，信根生長，於正法中，心得澄淨；以此為先，則於涅槃，生歡喜心，及求得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生喜樂心，離於愛著；以此為先，則於涅槃，滅除惑障，得一定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捨離疑惑，生正直見；以此為先，則於涅槃，起迴向心，為修觀行，為熾然修，為應隨道法，為滅助道障法，為得安住心，為得第一義；以此為先，於一切行法寂滅，證得真空，愛滅離欲，於無生涅槃，得入成住信樂之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及陰無常，得入成住信樂之心；以此為先，則於涅槃及四聖諦，法眼清淨，為生慧眼；以此為先，則於涅槃，而得解脫；以此為先，則於涅槃解脫知見，皆得圓滿。長老！由能如此如理一心諦聽正法，諸聖弟子則不損惱；能說法者，已能了別正說言味，即是依法供養大師，證得己利及以涅槃。

“是聽法人，有十種法生起，能成熟般若。何等為十？一、親近善友，二、能淨持戒，三、心欲求解，四、樂受善教，五、樂供養說者，六、依時難問，七、諦聽正法，八、恒修正法，九、於可厭惡，恒生厭心，十、已起厭心，如理能起四種正勤。何等名為依理正勤？謂於善法心無懈怠；恒練治心，淨諸惡法；若心未得定，令得自在；若心未通達，令得了達。如此則名依理正勤。

“長老！若聖弟子自如此，依於道理而起正勤，有十種相應法修行。何等為十？一、不淨想，二、無常想，三、於無常觀於苦想，四、於苦法中觀無我想，五、厭惡食想，六、於一切世間無安樂想，七、生光明想，八、觀離欲想，九、觀滅離想，十、觀死想。

“長老！有十四法，能違能障此**不淨想**。何等十四？一、共女人一處住，二、失念心觀視女人，三、恒起放逸，四、生重欲心，五、數習淨想，六、不數習不淨想，七、恒共作務人聚集而住，八、隨彼所行，九、不樂聽正法，十、不問正法，十一、不能守護六種根門，十二、食不節量，十三、獨住空處不得安心，十四、不能如實觀察。

“二、**無常想者**，謂愛著行法為障。

“三、**於無常苦想者**，有六法為障。何等為六？一、懈怠，二、懶惰，三、恒樂住息，四、放逸，五、不能隨行，六、不能如實觀察。

“四、**於苦無我想者**，我見為障。

“五、**厭惡食想者**，貪味為障。

“六、**於一切世間無安樂想者**，於世間希愛欲為障。

“七、**生光明想者**，有十一法為障。何等十一？一、疑惑，二、不能思量，三、身羸cū重，四、睡弱，五、正精勤大過，六、正精勤下劣，七、心濁，八、心驚，九、生種種想，十、多言說，十一、於色起最極jí瞻視。

“八、**觀離欲想者**，有欲為障。

“九、**觀滅離想者**，隨法執相為障。

“十、**觀死想者**，愛壽為障。

“如此等障，未曾伏滅，為滅此障，有三種法，最多恩德。何等為三？一、樂修，二、滅離，三、多住前二。

“長老！有十四法，於**不淨觀**，最多恩德：一、不共女人一處住，二、不失念心觀視女人，三、恒不放逸，四、不生重欲心，五、數習不淨想，六、不數習淨想，七、不共作務人住，八、不隨其所行，九、樂聽正法，十、樂聞正法，十一、守護六根門，十二、節量食，十三、獨處心得安住，十四、能如實

觀察。

“長老！一、不淨想者，若事修習則能滅除欲塵愛欲。
“二、無常想者，若事修習，能滅一切行法愛著。
“三、於無常觀苦想者，若事修習，能除懈怠及懶墮心。
“四、於苦法中，觀無我想者，若事修習，能除我見。
“五、厭惡食想者，若事修習，能滅貪味。
“六、於一切世間無安樂想者，若事修習能滅世間希有愛欲。

“七、生光明想者，若事修習，則能生長智慧及見。
“八、觀離欲想者，若事修習，能除有欲。
“九、觀滅離想者，若事修習，能滅一切有為法攝。
“十、觀死想者，若事修習，能除壽命貪愛。

“長老！若聖弟子，如此如理正修正勤，有二十法是勤修障。何等二十？一、與不修觀人共住，二、不樂聽聞，三、不得隨順教，四、自成聾瘡，五、有多求欲，六、多事，七、不如法立資生，八、捨荷負善法，九、值八種難，十、隨流散動，十一、高慢，十二、不受善教，十三、失念，十四、放逸，十五、不住正土，十六、不守根門，十七、不節量食，十八、初夜、後夜不覺悟修行，十九、獨住空處不得安心，二十、不能如實觀察。

“長老！如此二十種障未曾伏滅，此障有十一法於伏滅此障有多恩德。何等十一？一、信樂修行，二、觀修功德，三、能行難行，四、能制伏自心，五、心無退墮，六、了達正法實相，七、不輕己身，八、樂聽無厭，九、問難決疑，十、獨處空閑心得安住，十一、能如實觀察。

“長老！諸聖弟子，若能如此修習正勤，有二十法最多恩

德。何等二十？一、與修觀人共住，二、樂聽聞正法，三、得隨順教，四、自不聾瘡，五、無多求欲，六、無多事，七、如法立資生，八、不捨荷負善法，九、不遭八難，十、不隨流散動，十一、心無高憍，十二、能受善教，十三、不失正念，十四、心無放逸，十五、住在正土，十六、能守護根門，十七、能節量食，十八、初夜、後夜恒覺悟修行，十九、獨處空閑心得安住，二十、如實觀察。

“長老！有二十二處，出家之人應數數觀察。何等二十二？

“一、自念我今色形醜chǒu陋，已捨在家可愛等相，此第一事，出家之人，應數觀察；

“二、自念我今已著壞好色衣；

“三、自念我身裝飾異於世間；

“四、自念我資生繫xì屬四輩；

“五、自念我今依他恒時應須求覓mì資生，謂衣服、飲食、臥具、治病藥具；

“六、自念我今盡形壽，於人間欲塵已受禁制；

“七、自念我今盡形壽，於人間遊戲喜樂等事，永受遮制；

“八、自念我今依戒，為當呵責自身為當得不？

“九、自念我同行善友，為當於法然中不呵責我耶？

“十、自念我今將持此身，為當得不被傷害不？

“十一、自念我今受用國土飲食，得不空果不？

“十二、自念我今獨處空閑，得安心住不？

“十三、自念我今何所得，此日夜得過度？

“十四、自念我今於一切行寂滅處，證得空處及愛滅處，離欲滅無生涅槃，得入成住信樂之心；

“十五、自念我今於陰無常相陰無所有相，於陰虛相，於

陰無實相，於陰壞相，得入成住信樂之心；

“十六、自念我今於四沙門果中，為當已證得隨一沙門果，由此證得，臨命終時，聰明同行善友來責問時，我以無疑畏心，生喜樂心，應當記自所得，若自記時為如理不；

“十七、自念我今未離生法，於未來世未度，隨處託生；

“十八、自念我今未離老相；

“十九、自念我今未離病災zāi；

“二十、自念我今未離死災，未度死法；

“二十一、自念我今與一切所愛念樂惜別離各處，不相應不相聚、不相知，決定應有；

“二十二、自念我今屬業，受業控制，由業為因，以業為依，我所作業若善若惡，隨自有業決定受報。如此等處，出家之人，應數數觀察。

“若出家人數數觀察二十二處，於沙門名，則得圓滿；

“若沙門名，得圓滿已，於七種相，則得圓滿。何等為七？

一、恒修不息相，二、得恒教他，不疲厭相，三、得無貪著相，四、得無瞋恚相，五、得正念相，六、得無增上慢相，七、得一切資生。為成就此故能得定，如此七相，皆得圓滿。

“長老！此心意識，長時於色遊戲，聲、香、味、觸，亦復如是。色、聲、香、味、觸之所生長如此之心，由不正思惟，於甘露界，不可安立。

“長老！有二十相，凡夫之人，以此諸相，數數應須怖厭自心。何等二十？一、我今空虛，無有勝德；二、我今應當死，無制伏死；三、我今當墮最底下；四、我今應行有怖難方；五、我今不識無怖畏方；六、我今不了光等直路；七、我今不得離散定心；八、我當來受生苦不可忍；九、善緣聚集，不可恒得；

十、能殺害者，恒隨逐我；十一、六道對我，無有遮蔽；十二、我今未得解脫四趣；十三、我今未離無量見類；十四、我今未作堤塘，為遮未來無間業流；十五、我今未作，無始生死相續後際；十六、若不故心造諸善業，終不成作；十七、無有他人為他造業；十八、若不造作則無安吉；十九、若已作業此業無不必有果報；二十、我今無知無明所覆，必有死災。以是義故，凡夫之人，以此諸相，數數應須厭怖自心。

“若凡夫人，以此二十相，厭惡怖畏，遮制自心，復於二十種法，速得依住。何等二十？一、正思修心相心疾得住，二、思心次第相，三、思一心住相，四、入三摩提相，五、出三摩提相，六、得抑下心相，七、得拔起心相，八、得捨置心相，九、得遠離不應行處，十、得正事行處，十一、正受正教，十二、多習厭惡相，十三、多習喜樂相，十四、能得法門勝智，十五、正依止師尊，十六、正修善行心疾得住，十七、正修阿那波那念，十八、正修不淨觀，十九、正修四念處，二十、正修四聖諦觀，於此實相中心疾依住。

“長老！諸聖弟子，若能如理修習正勤，復應知有十一種障礙法為難。何等十一？一、數數集眾，二、愛重飲食，三、恒喜起造作，四、恒喜言說，五、恒喜眠臥，六、恒喜雜zǎ話，七、恒喜不獨離，八、愛惜己身，九、心恒散動，十、心恒放逸不樂修行，十一、住非土處。

“長老！此十一種，名障礙法，未曾伏滅，為滅除故，有十勝智，決應修學。何等為十？一、三摩提勝智，二、住定勝智，三、出定勝智，四、抑下勝智，五、拔起勝智，六、捨置勝智，七、善進勝智，八、善退勝智，九、方便勝智，十、引攝勝智。

“長老！諸聖弟子，若能得此十種勝智，復有十三喜樂依止法，依內生起。何等十三？一、若有信心人正思大師，爾時喜樂，即依內起，是名第一有信心人喜樂依止；二、正思正法，三、正思惟僧，四、正思惟自他清淨戒，五、正思惟自他捨施善法，六、正思惟自他修道所證得法，爾時依內，即生喜樂；七、應作是念：‘世尊為我，滅眾苦法！’依此正念，爾時依內，即生喜樂；八、應作是念：‘世尊為我，生長眾多安樂利益法！’九、應作是念：‘世尊為我遮制斷隔無量有礙惡法！’十、復作是念：‘世尊為我生長無量助道善法！’有信心人，由此四念，爾時於即生喜樂。

“長老！諸聖弟子，若能數得十三喜樂，依止四法，復有五法，至修圓滿。何等為依止四法？一、信樂，二、精進，三、獨處空閑心得安住，四、於修及滅心無厭極jī。何等五法至修圓滿？一、心安，二、心喜，二、心猗yī，四、心樂，五、心定。長老！如此五法生長圓滿故，復有八刺，即離滅壞。何等為八？一、欲刺，二、瞋刺，三、癡刺，四、慢刺，五、愛刺，六、見刺，七、無明刺，八、疑刺。由此八刺，離滅壞故，諸聖弟子，則得十種無學聖法。何等為十？一、無學正見，二、無學正覺，三、無學正言，四、無學正業，五、無學正命，六、無學正精進，七、無學正念，八、無學正定，九、無學正解脫，十、無學正解脫知見。長老！諸聖弟子由能證得十無學法，恒得相應，無有退失。是聖弟子，五分所離，六分應相，一法守護，得四依止，捨一諦偏執，出過尋覓mì，無濁思惟，寂靜身行，善解脫心，善解脫慧，獨住清淨，所作已辦bàn，如此則說名勝丈夫。

“長老！是最後心意識，非色、聲等所資生長，緣無所有，是時託tuō後hòu受生，悉皆永斷，是名苦永後際。由此說義故，

所以說名廣義法門。

“長老！我已為汝等說法，謂初善、中善、後善，義善語善，純一無雜zá，圓滿清淨。已為汝等，顯示梵行，所謂廣義法門。我先許說如此等言，即今已說。”

時淨命舍利弗，說此經已。時，聰慧同行，無量徒眾，未證真義今得證，未得沙門道果今皆已得，歡喜踊躍，信受奉行。大德舍利弗，如此正說。

廣義法門經一卷

佛說阿含正行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是時，佛告諸比丘言：“我為汝說經，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語深說度世之道，正心為本。聽我言，使後世傳行之。”諸比丘叉手受教。

佛言：“人身中有五賊，牽人入惡道。何等五賊？一者、色，二者、痛痒，三者、思想，四者、生死，五者、識shí，是五者人所常念。”

佛言：“人常為目所欺，為耳所欺，為鼻所欺，為口所欺，為身所欺。目但能見不能聞；耳但能聞不能見；鼻但能知香，不能聞；口但能知味，不能知香；身體tǐ但能知寒溫，不能知味。是五者，皆屬心，心為本。”

佛言：“諸比丘！欲求道者，當端汝心，從癡chī但墮十二因緣，便有生死。何等十二？一者、本為癡，二者、行，三者、識，四者、字，五者、六入，六者、裁，七者、痛，八者、愛，九者、受，十者、有，十一者、生，十二者、死。施行善者，復得為人，施行惡者，死入地獄、餓鬼、畜生中。佛坐思念，人癡故有生死。何等為癡？本從癡中來，今生為人，復癡心不解、目不開，不知死當所趣向；見佛不問，見經不讀，見沙門不承事，不信道德，見父母不敬，不念世間苦，不知泥犁中考治劇jù。是名為癡，故有生死。不止生死，如呼吸間，脆不過於人命。人身中有三事：身死識去、心去、意去。是三者，常相追逐。施行惡者，死入泥犁、餓鬼、畜生、鬼神中；施行善者，亦有三相追逐，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墮是五道中者，

皆坐心不端故。”

佛告諸比丘：“皆端汝心，端汝目，端汝耳，端汝鼻，端汝口，端汝身，端汝意，身體當斷於土，魂神當不復入泥犁、餓鬼、畜生、鬼神中。視人家有惡子，為吏所取，皆坐心不端故。人身有百字，如車有百字，人多貪、好怒，不思惟身中事，死入泥犁中，悔無所復及。”

佛言：“我身棄qì國捐遮迦越王，憂斷生死，欲度世間人，使得泥洹道。第一精進者，即得阿羅漢道；第二精進者，自致阿那含道；第三精進者，得斯陀含道；第四精進者，得須陀洹道。雖不能大精進者，當持五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兩舌，四、不姪妬yì，五、不飲酒。”

佛言：“人坐起常當思念是四事。何等四？一者、自觀身，觀他人身。二者、自觀痛痒，觀他人痛痒。三者、自觀意，觀他人意。四者、自觀法，觀他人法。內復欲亂luàn者，心小自端視身體，飽亦極jí，飢亦極，住亦極，坐亦極，行亦極，寒亦極，熱亦極，臥亦極。臥欲來時，當自驚起坐，坐不端者，當起立，立不端者，當經行，心儻tǎng不端者，當自正。譬如國王將兵出鬪dòu，健者在前，既在前，鄙復却適欲却著後人；沙門既棄qì家，去妻子，除鬚髮，作沙門，雖一世苦，後hòu長得解脫。已得道者，內獨歡喜，視妻如視姊zǐ弟，視子如知識，無貪愛之心，常慈哀十方諸天人民、泥犁、餓鬼、畜生蜎yuān飛蠕動之類，皆使富貴安隱wěn度脫得泥洹之道，見地蟲當以慈心傷哀之，知生不復癡。能有是意，常念師事佛，如人念父母，如獄中有死罪囚，有賢者往請囚，囚黠xiá慧常念賢者恩。比丘以得道，常念佛如是，念經如人念飯食。”

佛言：“諸比丘！轉相承事，如弟事兄，中有癡chī者，當問慧者，展轉相教。問慧者，如冥中有燈火，無得陰yīn搆

gòu作惡，無得諍訟。見金銀當如視土，無得妄證人入罪法，無得傳人惡言，轉相鬪dòu語言，無得中傷shāng人意。不聞莫言聞，不見莫言見。行道常當低頭tóu視地，蟲無得蹈dǎo殺shā。無得自貪人婦女，無得形相人婦女。坐自思惟，去貪愛之心，乃得為道耳。”

佛言：“欲求道者，當於空閑處坐，自呼吸其喘息，知息短長，息不報bào形體tǐ皆極jí，閉氣不息，形體亦極。分別自思惟，形體誰作者？心當觀外，亦當觀內，自思惟，歡huān然與人有異，心當是時不用天下珍寶。心稍欲隨正道，意復欲小動者，當攝shè止即還huán守，意即為還。譬如人有鏡，不明不見形，磨去其垢，即自見形；人已去貪、婬、瞋恚huì、愚癡，譬pì如磨鏡。諦思惟天下，皆無有堅固，亦無有常。”

佛告諸比丘：“持心當如四方石，石在中庭，雨墮亦不能壞huài，日炙zhì亦不能消，風吹亦不能起。持心當如石！”

佛告諸比丘：“天下人心如流水，中有草木各自流去，不相顧gù望，前者亦不顧後hòu，後者亦不顧前，草木流行，各自如故；人心亦如是，一念來一念去，如草木前後不相顧望。於天上天下無所復樂，寄居天地間，棄身不復生。道成乃知師恩，見師者即承事，不見師即思念其教誡，如人念父母，意定乃能有一心，便有哀天下人民、蜎yuān飛蠕動之類；坐自笑我已脫身於天下及五道，一者、天道，二者、人道，三者、餓鬼道，四者、畜生道，五者、泥犁道。得阿羅漢者，欲飛行變化即能，身中出水火即能，出無間入無孔亦能，離世間苦取泥洹道亦能。”

佛告諸比丘：“道不可不作，經不可不讀dú。”

佛說經已，五百沙門皆得阿羅漢。諸沙門皆起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

佛說五王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昔有五王，國界相近，共相往來，不相攻伐，唯作善友。其最大者，字普安王，習菩薩行；餘四小王，常習邪行。大王憐lián愍，意欲度之，呼來上殿，共相娛樂乃至七日，終日竟夜，作倡伎樂。七日已滿，四王共白大王言：“國事甚多，請還政治。”

大王語諸左右：“嚴yán駕車乘，群臣吏民都共送之。”至其半道，大王憐愍，意欲度之，語四王言：“各說卿等所樂之事。”

一王言：“我願欲得陽yáng春三月，樹木榮華，遊戲xì原野，是我所樂。”

一王復言：“我願欲得常作國王，鞍馬服飾，樓閣殿堂，官屬人民圍遶左右，晃晃昱昱yù，椎chuí鍾zhōng鳴鼓，出入行來，路人傾目，是我之樂。”

一王復言：“我所樂復異yì。願得好婦、好兒，端正無雙shuāng，共相娛樂，極jí情快意，是我之樂。”

一王復言：“我所樂復異yì。願我父母常在，多有兄弟妻子，羅列好衣美食，以恣其口，素琴清衣，共相娛樂，是我之樂。”

各自說其所樂竟，四王俱迴頭白其大王：“王所樂何事？”

大王答言“我先說卿等所樂，然後說我之樂。卿一人言‘陽春三月樹木榮華，遊戲原野’，秋則凋落，非是久樂。

“卿一人言‘願我常作國王，鞍馬服飾，樓閣殿堂，官屬人民圍遶左右，晃晃昱昱yù，椎鍾鳴鼓，出入行來，路人傾目’，往古諸王，隱隱闐闐tián，快樂無極jí，福德轉盡，諸國相伐，忽然崩亡，非是久樂。

“卿一人言‘願得好婦、好兒，端正無雙shuāng，共相娛樂，極情快意’，一朝疾病，憂yōu苦無量，非是久樂。

“卿一人言‘願我父母常在，多有兄弟妻子，羅列好衣美食，以恣zì其口，素琴清衣，共相娛樂’，一朝有事，為官所執zhí，繫xì閉在獄，無有救護，此非久樂。”

四人俱問：“王樂何事？”

王言：“我樂不生不死，不苦不惱，不饑jī不渴，不寒不熱，存亡自在，此是我樂。”

四王俱言：“此樂何處？當有明師？”

大王答言：“吾師號為佛，近在祇桓精舍。”

諸王歡喜，各詣yì佛所，皆稽首作禮退坐一面。大王胡跪，叉手白佛言：“我等今得為人，鈍闇àn無智，但深著世樂，不知罪福。願佛為弟子等，說其苦諦。”

佛言：“卿等善聽！當為汝說。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粗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苦、所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憂yōu悲惱苦。是為八苦也。

“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chù，並受中陰yīn之形，至三七日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臠luán，五胞pào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tǐ，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dàn一杯熱食，灌其身體tǐ，如入鑊huò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冰bīng切體；母飽之時，迫迤

zé身體，痛不可言；母饑jī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xuán，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jù如兩石挾jiā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lǚ刀劍jiàn，忽然失聲大呼。此是苦不？”

諸人咸言：“此是大苦。”

“何謂老苦？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時極jí寒，熱時極熱，饑時極饑，飽時極飽，無有節jié度；漸至年老，頭白齒落，目視眊眊máo，耳聽不聰cōng，盛去衰至，皮緩面皺zhòu，百節痠suān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jìn，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

大王答曰：“實shí是大苦。”

“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謂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臃pāng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jué強jiàng，百節苦痛，猶yóu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chún焦jiāo，筋斷duàn鼻坼chè，目不見色，耳不聞聲，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huái苦惱，言輒zhé悲哀，六親在側，晝zhòu夜看視初不休息，甘饌美食，入口皆苦。此是苦不？”

答言：“實shí是大苦。”

“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魄不安。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yōu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去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tǐng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臃脹爛臭，

甚不可道，棄qì之曠野，眾鳥噉食，肉盡骨乾gān，髑dú髒lǒu異處。此是苦不？”

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恩愛別苦？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liàn慕，一朝破亡，為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為人奴婢，各自悲呼，心內斷絕，窈窕yǎo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

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所求不得苦？家有財錢，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jǐ時，貪取民物，為人告言，一朝有事，檻jiàn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

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共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自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xié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迕zé道相逢，各自張弓澍zhù箭，兩刀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

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憂悲惱苦？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有五十年；在醉酒疾病，不知作人，以減五歲；小時愚癡；十五年中，未知禮儀yí；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法則，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yōu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大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縣官事，閉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妻子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

事亦愁，社稷jì不辦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bìn葬亦愁，至春時種作無有犁牛亦愁——如是種種憂yōu悲，常無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應當歡樂，方共悲涕相向。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

爾時，五王及諸群臣，會中數千萬人，聞說諸苦諦，心開意悟，即得須陀洹道，皆大歡喜，作禮而去。四王俱白普安王言：“大王真是大權quán菩薩，化導dào我等，令得道跡jì，大王之恩。我本觀諸宮殿，心情愛著，不能遠離，今觀dǔ宮殿如視穢huì廁cè，無可愛者。”即捨王位付弟，出家為道，修諸功德日日不倦juàn。

佛說五王經

佛說孫 sūn 多耶致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除鱣jǐn甚眾，佛為說經。

時有梵志，名孫多耶致，望見佛即住，拄zhǔ杖吐舌，念曰：“吾日三浴，啖dàn果飲水，不受人施。吾行勝shèng沙門行。子曹甘食、好衣、溫蓐rù，訛é賢xián非真，不如吾道也。”

佛知梵志心之所存，告諸沙門曰：“夫人為行有二十一惡，不得美食、好衣：志在姪洸yì；志在瞋恚；志在愚癡；志在睡臥；志在凝結，謂無應儀yí；志在貢高；志在憍jiāo慢；志在嫉妬；志在慳貪；志在兇xiōng虐nüè，無惻隱心；志在虛偽，內外相違wéi；志在不慚，內無愧心；志在穢行，不自羞鄙；志在彼惡而不自見；志在姪洸yì，言不歎tàn貞；志在交話，讒chán成二惡；志在會鬪dòu，不釋兩諍；志在無禮lǐ，自可

不謙；志在遂非，不受賢諫；志在不孝，滅miè慈好逆；志好邪道，供奉妖蠱gǔ，家財虛竭jié，令親困窮，不覺非常，不歸guī三尊，美食、好衣從欲奢華。以斯二十一惡，穢huì亂luàn其心，猶潔jié污垢，染之為色，萬無一益。懷huái斯眾惡，死入地獄、餓鬼、畜生，其痛難量。

“沙門覩dǔ佛明戒，棄故自新，練情滅欲，內外清淨，又如淨潔jié，染即成色，為眾所觀。沙門覩明，行高智足，天下供奉衣、食、殿舍，受之無尤，施者福大。進行禪定，獲huò溝gōu港、頻來、不還、應儀yí，人亦聞之。沙門雖未得道，明佛經義yì，執心端正，孝順經教，弘慈普育，潤逮群生，恕己安彼，視怨若子，見女人來，待之以妹；若覩窮苦，當念地獄、餓鬼、畜生，願令群生身安意喜，得逢三寶，垢除冥滅，心淨見明，還於本無，永康無極jí。志行如斯，美食、好衣終始無罪。群生本性貪婬、瞋恚、愚癡、嫉妬dù，濁中之濁、冥中之冥者。沙門心開受明，癡垢都寂，雖處穢世，猶蓮華居夫泥中，泥不能染華，受施無罪。夫懷huái三毒、十惡不除，恣zì心從欲，諂欺求潤，不奉佛戒，寧吞熱鐵tiě，飲洋銅。斯死須臾yú穢濁受施，死入太山，飲銅食炭，其年難計矣。”

梵志前白佛言：“吾欲去浴，有溪名好首，夫入中浴者，意之穢垢，隨水流漂。自聞父教，吾日三浴。”

佛告梵志：“斯土多溪，人入中浴可得獲huò度苦乎？千浴之人可除身垢，奈心垢何？吾諸沙門斷求念空，不願三界，心垢寂滅miè，以得淨道。汝從何師受法水浴，去心垢乎？”

對曰：“吾父云爾。”

佛言：“若父得道不？”對曰：“不也。”

佛言：“吾道從心出，心端志淨，乃得道耳。”

梵志長跪陳白：“吾向拄杖吐舌，但為狂愚耳。今聞佛經，

心始醒寤wù，猶冥中有燈火，始今有目矣。乞為沙門，願佛哀納！”

佛言：“若有親，報bào之。”

對曰：“無親。”

佛言：“沙門來。”

即成沙門已，於樹下坐，惟二十一事，去諸欲念，霍然無想，即得應儀yí道。赴至佛所，以頭tóu面著佛足言：“今盲者得視，狂病得愈。”

佛言：“斯道佳耶？汝道佳乎？”

對曰：“眾道皆邪，唯佛道正。”

佛告諸沙門：“熟惟二十一事，道可得矣。”

諸沙門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佛說孫多耶致經

佛說五無反復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聞舍衛國人慈孝順，奉經修道，敬事三尊，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地，毒蛇螫shì殺shā其子，其父故耕不看其子，亦不啼哭。

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

梵志問曰：“是卿之子，何不啼哭，故耕如故？”

其人答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憂yōu愁不樂，啼哭懊惱，何益死者？卿今入城，吾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但持一人食來！’”

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反復，子死在地，情不憂愁，而反索食？此人不慈，無有是比！”

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說云：“卿子已死，其父寄信，但持一人食來。何以不念子耶？”

兒母即為梵志說譬pì喻言：“兒來託tuō生，我亦不喚，兒今自去，非我能留。譬如行客，來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住進jìn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得留，愁憂啼哭，何益死者？”

復語其姊zǐ：“卿弟已死，何不啼哭？”

姊為梵志說譬pì喻言：“我之兄弟，譬如巧師入山斫zhuó木，縛fù作大棧fá，安置水中，卒遇大風，吹棧fá散失，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gù望；我弟亦爾，因緣和會，同一家生，隨命長短，生死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隨其本行，不能得留，愁憂啼哭，何益死者？”

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

婦為梵志說譬喻言：“我之夫婦，譬如飛鳥，暮栖qiān高樹，同共止宿sù，須臾之間，及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

食，有緣則合，無緣則離；我之夫婦亦復如是，去住進jìn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得留，愁憂啼哭，何益死者？”

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

奴為梵志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會，我如犢dú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憂愁不樂，啼哭懊惱，何益死者？”

梵志聞之，心惑目冥，不識shí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尊，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

又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

行人答曰：“近在祇桓精舍。”

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憂愁低頭，默無言說。

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憂愁不樂？”

梵志白佛言：“不果所願，違wéi我本心，是故不樂！”

佛問梵志：“有何所失，憂愁不樂？”

梵志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反復。”

佛言：“何等五無反復？”

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地下種，子死在地，情不憂愁，而反索食，居家大小亦無憂愁，是為大逆。”

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有反復。知身無常，財非己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況於凡夫？大啼小哭，何益死者？世間俗人，無數劫來流轉生死，遷qiān神不滅，死而復生，如車輪轉，無有休息，背死向生，非憂yōu愁所逮dài。”

梵志聞之，心開意解，更無憂惑：“我聞佛說，如病得愈、如盲得視、如闇àn遇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跡jì。

“一切死亡不足啼哭，欲為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典，能日日作禮，復至心供養三寶，最是為要。”

於是梵志，稽首作禮，受教而去。

佛說五無反復經

所欲致患經

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比丘五百。

爾時諸比丘明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諸外道異學問諸比丘：“沙門！瞿曇何因處患？以何別色、痛痒、思想、生死、識字苦？云何於此諸法有何差特？有何志願？何因為成？沙門瞿曇現法云何？何因開化？有所言講？”

諸比丘聞諸外道所言，無以報答，則從坐起，尋捨退去，各心念言：“如此所說，當從世尊啟問諮受，為我分別，尋當奉行。”

時諸比丘分衛已竟，飯食畢訖，更整衣服，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前白世尊，說諸異道所可難問，悉次第說。

於時，世尊告諸比丘：“外道問汝，愛欲之事有何安樂？致何憂yōu患？何從興xīng致？因何而滅？汝當答報，諸外道默然，不以言對duì。”

佛言：“我不見能解此意，分別上義。所以者何？無能及者，非其境界。佛察天上、天下，諸魔、梵天、梵志、諸神及人，能發遣此問，令意欣悅，愛其所樂，為欲所染，耳聞好聲，鼻識好香，舌識美味，身識細滑，可意忻xīn悅，志於所樂，為之所染，心貪於法。是五所欲，從因緣起，心以為樂。”

佛告比丘：“何等為所欲之患？其有族姓子隨其巧便，立生活業，多所想念。或以伎術，或作長吏，或作畫師，或行算

術，或復刻鏤，或以塗度，或說色事；或以寒凍，或逢暑熱飢渴餓死；或觸風雨，或遭蚊虻méng，諸根變亂luàn。趣此諸事，身欲自在，求於財寶，坐起放心，恣意坐於財寶，啼哭愁憂yōu，椎chuī胸鬱yù怫fú。吾謂是輩，則為癡冥，致無果實，猶是精勤，不離其業，造立屋宅及諸財賄huì，以獲huò財寶。設不能獲，起無央數憂惱諸患，歌舞將御，得無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所見奪取、燒沒、搪táng揅tū、劫害、侵暴，壞huài亂luàn家居，亡失財寶。彼族姓子心懷huái此憂，卒值水火、盜賊、怨家所見侵奪，愁憂啼哭不能自勝shèng：‘吾前治生積聚財業，今者霍空，無所依仰。’是為情欲之憂患也。緣欲致愛，放心恣意，致此惱恨。”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貪愛，所在放心恣意，父說子惡，子說父惡，母說女惡，女說母惡，兄說弟惡，弟說兄惡，姊zǐ說妹惡，妹說姊惡，家室宗族轉相誹謗。是為貪欲之患，因致勤苦，皆由多求，放心恣意，為欲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愛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因貪利故，把持兵仗、引弓捻niē箭，入軍戰鬪dòu，興四部兵象、馬、車、步，眾兵共鬪。是劇羅網，因欲自喪親屬與親屬。興起因緣，因貪犯罪，馳走不安，以求財產，或能獲huò財、或不能得、或尋失財，愁憂懷huái惱，拍臚bìn椎胸而以鬱yù怫fú：‘吾本多財，今者殫dān盡jìn。’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父子相怨，母女相憎zēng，夫婦相捐juān，姊妹懷huái恨，兄弟相憎，親屬家室自相誹謗。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手

執利劍jiàn，若持刀杖，屏bǐng處沙中、若樹木間、破塢wù間，心中怫fú鬱yù，轉相奪duó命，遙擲zhì火輪，沸油相灑sǎ。緣是興惡，或致困痛、或致死亡。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破他門戶，斷人寄餉xiǎng，鑿záo人垣yuán牆qiáng，夜行作賊，在藏匿處，或復逃亡，鬪爭放火。國主覺得，或吏縛fù束，閉著牢獄，或截耳、鼻、手、足考治掠lüè笞chī，或斷頭首，或時住立壓yā踝huái，鹿弼jiàng擎qíng、塼tuán兔窟，或甑zèng或鑊huò湯煮，沸油灑sǎ體tǐ。是為貪欲之患、恩愛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因欲之患著愛為本，放心恣意，身欲眾惡，罵mà詈lì衝chōng口，心念毒惡，不護身口，不顧gù後世。壽命終沒，魂神一去，墮於惡趣懃qín苦之處，晝夜考治，無央數歲suì。是為貪欲之患、愛欲之惱，放心恣意，為之所溺。”

佛告諸比丘：“復次，何因捨欲能樂斷惡？一切所欲，截諸貪求，刈yì眾情態tài，是為捨欲。其有沙門梵志見愛欲之瑕xiá，因興諸患。審shěn知如有愛欲已，勸助眾人使度於欲。假使勸化，至於解脫。志於愛欲，欲度彼岸，未之有也。若有沙門梵志，樂於愛欲、不觀愛欲之瑕穢huì者，若能審識情欲，如有無貪諸情，開化眾人，度於彼岸，自度濟彼，則獲此事，如意無疑。其有目覩，於此人所樂，長者家妻，梵志之妻，年十四五、十六二十，不長不短、不麤cū不細、不白不黑，顏貌姝shū妙，如樹華茂。”

佛言比丘：“初始目覩，因緣所興xīng可意歡樂，是欲所

樂。何等為色因緣之患？於是見女人年尊老極，年八十若九十、百年若百二十，頭白齒落，面皺zhòu皮緩身重少氣，拄zhǔ杖僂lǚ行，羸léi極上氣，行步苦難，身體tǐ戰zhàn掉²diào。於比丘意云何？極不於端正姝好，顏色證患已現？”

比丘對曰：“唯然，**是為色之憂患也。**”

佛告諸比丘：“又見女人終亡之後hòu，一日、二日至五日、六日，身色變biàn青，臃pāng脹zhàng爛臭，惡露不淨，從九孔出，身中生蟲，蟲還食其肉。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顏色姝妙，今失好貌，變證現乎？”

對曰：“唯然。”

佛言：“**是為色之患證。**”

佛告諸比丘：“若復見女人臭爛在地，烏鳥所食，雕鷲所啄，虎狼野狐所噉dàn，無央數蟲chóng從其身出，還食其肉。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顏色姝好，沒mò不存乎？其患現耶？”

對曰：“唯然。”

佛言：“**是為欲之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若復見女人皮肉離體，但見白骨，前時端正，顏貌姝好，沒mò不復現，其患證乎？”

對曰：“唯然。”

“是為愛欲之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若復見女人身骨節解，手足膝脛jìng，鼻耳脇xié背，臂肘頭tóu頸jǐng，各在異處。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姝好，沒不現乎？證患現耶？”

對曰：“唯然。”

²校勘記：“掉”，大正藏底本為“忼”字。根據【宋】【元】【宮】版本的“掉”及文義改為“掉”。掉：搖，擺動。戰掉：形容人站不穩，搖搖晃晃。

佛言：“**是為欲之憂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見彼女人捐在塚間無央數歲，骨節糜^{mí}碎，青白如碧，碎壞如麵^{miàn}。於比丘意云何？前時端正，顏貌姝好，沒不現乎？患證現耶？”

對曰：“唯然。”

佛言：“**是為貪欲憂患證也。**”

佛告諸比丘：“誰能離欲，能斷色欲，蠲^{juān}除情色，拔貪不習，乃不著色。其有沙門梵志，樂色如是，以為歡然，覩其患證，覩見生惱，審知如有，則等於色，心無所猗^{yī}，勸化於人，使度彼岸。設使有人，以色猗色，欲得度者，未之有也。其沙門梵志，歡喜於色，更諸情欲，覩色患證，欲得離色，拔其所情，則覩如有。等觀諸色，勸化諸人，令度彼岸，知色所猗，捨於諸色，則可得也。”

佛告諸比丘：“何等為痛痒所更樂乎捨諸習耶？於是比丘寂於諸欲，離於諸惡不善之法，有念有想，獨處晏^{yàn}然，行**第一禪**。

“設使比丘，獲^{huò}此第一禪者，則不貪己，不著于彼，則無有爭、心不懷^{huái}患^{huì}，是為比丘痛痒樂無瞋怒。吾無所恨，為樂痛痒，是為樂習所觀、樂彼滅諸想、樂內念寂然，其心為一，無念無行，志寂逮安，是為**第二禪**。

“假使比丘行第二禪不貪己，不著彼心增減，彼欲歡喜觀無欲行，常以寂定，業^{yè}身則安，如聖所演，常觀意定，行**第三禪**。

“假使比丘，行第三禪，是痛痒所樂，彼則除苦、蠲^{juān}除所安，前所更歷^{lì}不可意，無苦無樂，觀其志定，具足清淨。假使比丘，行**第四禪**，是為痛痒所樂。

“復次，比丘！緣痛生樂可意之欲，是為痒所樂。

“何等為痛之憂患？因痛生患，憂惱之憤kuì，是痛憂患。又痛痒，無常之苦、別離之法。其法都痛痒，起無常苦，致別離法，是為痛痒之患。

“何等為離痛？其於痛痒，斷諸貪欲，是為離欲。

“其有沙門梵志，曉了痛痒諸所更樂，都致憂患，不捨諸愛欲，審知如有，而猗痛痒，勸化眾人，度於彼岸，自得成就，濟諸猗著，未之有也。

“其有沙門梵志，覩痛痒所樂，從樂致患，離於愛欲，諦知如有，等觀痛痒，而無所猗，勸化餘人，令度彼岸，自得成就，并化餘人，此事可致，是為捨歡悅。”如是諸比丘，聞經歡喜。

所欲致患經

十二品生死經

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精舍。

爾時佛告諸比丘：“我為汝說經。”

比丘應：“唯然世尊！願受教勅chì。”

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

“一曰無餘死者，謂羅漢無所著也；

“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

“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

“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

“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

“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

“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

“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
“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
“十曰縛fù著死者，謂畜生也；
“十一曰燒爛死者，謂地獄也；
“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

“比丘！當曉xiǎo知是，當作是學，勿為放逸，勿起婬色，遠yuǎn離諸橫，以清淨心，所未得證zhèng，常令成就。所以者何？數數死為甚苦，悔死亦苦，橫hèng死甚劇jù，縛fù著死亦劇jù，燒爛死甚痛，飢渴死亦痛。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習xí在閑居，若處樹下，學禪一心無得輕戲，無得後悔。是為佛教，是佛法則。”

佛說如是，比丘歡喜稽首而退。

十二品生死經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毘舍離國最勝大城最勝林中，與苾芻眾俱。時彼城中有長者子，名曰善星，捨離佛法，其來未久，以多種緣，謗佛法僧，而作是言：「沙門瞿曇！尚無人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為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為所證，其所說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

爾時尊者舍利子，於其食時著衣持鉢，入毘舍離大城，次第乞食，聞彼城中善星長者子以多種緣謗佛法僧。時尊者舍利子既行乞已，還復本處，飯食事訖，收攝衣鉢，洗雙足已，往詣佛所，頭面著地，禮世尊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入毘舍離大城乞食，聞彼城中善星長者子，以多種緣謗佛法僧，而作是言：『沙門瞿曇！尚無人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為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為所證，其所說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世尊！彼長者子，捨離佛法，其來未久，斯何等故，發如是言？」

爾時佛告尊者舍利子言：「汝今當知，彼善星長者子，是大麤惡，覆藏自罪，以覆藏故，謗佛法僧，乃發是言。舍利子！如汝所聞，彼長者子出非義語而為誹謗，即作是言：『沙門瞿曇！彼為聲聞所說諸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者？』汝當善聽，我今為汝略說其事。

「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號具足。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

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沙門瞿曇！尚無人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為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為所證。』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如墜重擔。又如聲聞苾芻，戒定慧學，皆悉具足，少用勤力，智獲果證，不以為難；彼墮惡趣，亦復如是！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阿蘭若處棲止坐臥，遠離闍 huán 闍 huì 種種愆 kuì 闕，人所應用房舍坐臥諸緣具等，亦悉棄置。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離欲離罪息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證初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止息尋伺，內外清淨，心一境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證二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離於喜貪，如實正知，修捨念行，身受妙樂，離於貪想，如聖所觀，捨念之行，離喜妙樂，證三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出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苦樂悉斷，離先所有悅意、惱意二種之法，除苦樂想，捨念清淨，證四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

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過諸色想，離想對礙，於種種想，而不作意，緣無邊空，以為行相，證空無邊處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餘之所證，九次第定，亦復如是！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處非處以自智力悉如實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一切所行所至之道，悉以正智如實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種種界無數世界，悉以正智如實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諸有情，所有無數種種信解，悉以正智稱量，如實一一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

應供、正等正覺，於諸有情，差別諸根，悉以正智稱量，如實一一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諸有情，積集諸業，及其壽量，悉以正智稱量，如實一一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一切禪定，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染淨所起，悉以正智，如實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能觀世間一切有情生滅好醜 chǒu，若貴若賤，隨業所受。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不善業，毀訾 zǐ 賢聖，起於邪見，因斯積集邪見業故，身壞命終，墮在惡趣，生地獄中；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眾善業，不毀賢聖，起於正見，因斯積集正見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之中。即以天眼及以正智，悉見悉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種種宿住隨念智力，所謂能知一生二生、三四五生，若十、二十，乃至百生、千生、百千生，無數百千生。於諸生中，若成若壞，諸有一切成壞劫事，昔如是姓、如是名

字、如是種族、如是色相、如是飲食、如是壽量、如是苦樂，此滅彼生、彼滅此生。如是等事，悉以正智，如實思念，一一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諸漏已盡，非漏隨增，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如是法，以自通力，成就所證。舍利子！如來圓滿如是十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成就四無所畏而悉能知聖所行處，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諸沙門、婆羅門，若魔若梵，悉不能轉。何等為四？一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證一切智，此法彼法，無所不知，於大眾中，作如是言：『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二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諸漏已盡，於大眾中，作如是言：『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三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為隨法行諸聲聞人，宣說所修隨法所行，如先廣說，最上所證，於大眾中，作如是言：『我說貪欲是障道法，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四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為諸聲聞說正道法，而能出要盡苦邊際，於大眾中，作如是說：『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

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舍利子！如來圓滿如是四無所畏，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世有八眾。何等為八？一、剎帝利眾，二、婆羅門眾，三、長者眾，四、沙門眾，五、四大王天眾，六、忉利天眾，七、魔眾，八、梵天眾。舍利子！我昔曾往無數百千剎帝利會中，隨彼眾會何等色相，我亦同彼現其形相；隨彼眾會光明分量，我亦同彼具其光相。彼眾或以自教說法，我亦先當同其所說，然後我說勝彼之法。我雖如是所說，彼眾亦悉不能知解，以是緣故，彼眾疑念：『適所說法，為沙門邪 yé？婆羅門邪 yé？天、人、魔、梵之所說邪 yé？』我時復為說最上法，示教利喜。如其所應示教利喜已，我於爾時，隱身不現。我雖如是隱其身相，彼眾亦悉不能知覺，復起疑念：『適所隱者，為沙門邪 yé？婆羅門邪 yé？或天、人、魔、梵邪 yé？』舍利子！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彼眾尚猶不能見我，況復超勝我？時所說最上法者，所謂最勝神通知見。又舍利子！我昔曾往無數百千婆羅門會中，隨彼眾會何等色相，我亦同彼現其形相；隨彼眾會光明分量，我亦同彼具其光相。彼眾或以自教說法，我亦先當同其所說，然後我說勝彼之法。我雖如是所說，彼眾亦悉不能知解，以是緣故，彼眾疑念：『適所說法，為沙門邪？婆羅門邪？天、人、魔、梵之所說邪？』我時復為說最上法，示教利喜。如其所應示教利喜已，我於爾時，隱身不現。我雖如是隱其身相，彼眾亦悉不能知覺，復起疑念：『適所隱者，為沙門邪？婆羅門邪？或天、人、魔、梵邪？』舍利子！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彼眾尚猶不能見我，況復超勝我？時所說最上法者所謂最勝神通知見，餘之長者、沙門、四

大王天、忉利天及魔眾會亦復如是！又舍利子！**我昔曾往無數百千梵天會中**，隨彼眾會何等色相，我亦同彼現其形相；隨彼眾會光明分量，我亦同彼具其光相。彼眾或以自教說法，我亦先當同其所說，然後我說勝彼之法。我雖如是所說，彼眾亦悉不能知解，以是緣故，彼眾疑念：『適所說法，為沙門邪？婆羅門邪？天、人、魔、梵之所說邪？』我時復為說最上法，示教利喜。如其所應示教利喜已，我於爾時，隱身不現。我雖如是隱其身相，彼眾亦悉不能知覺，復起疑念：『適所隱者，為沙門邪？婆羅門邪？或天、人、魔、梵邪？』舍利子！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彼眾尚猶不能見我，況復超勝我？時所說最上法者，所謂最勝神通知見。舍利子！**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其有地獄所行之道、所趣業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如實一一了知；又復畜生所行之道、所趣業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悉如實知；又復餓鬼所行之道、所趣業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悉如實知；所有阿修羅道、人所行道、天所行道所趣業因，乃至彼彼有情所受報應，悉如實知。舍利子！至于涅槃所行聖道，及涅槃法，乃至有情證涅槃果，悉如實知。舍利子！**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為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復次舍利子！所有地獄之道及地獄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今復少以譬喻略明斯義。舍利子！譬如世間有大火聚，高等人量，或踰人量，其火熾盛，後當息滅，煙 yān 焰暖氣，而悉銷盡。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火滅處，欲求憩 qì 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炎熱極困苦者奔馳道徑而求憩止。時明目人，竊 qiè 作是念：『彼大火聚，高等人量，或踰人量，其火方息，非清涼地，是人往彼，或坐或臥，轉增熱惱，甚不適意，必受極苦。』作是念時，彼人前往，果如所念，受極苦惱。舍利子！有一類人，墮地獄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地獄中，甚不適意，受極苦惱，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地獄道及地獄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彼畜生道及畜生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世間有穢惡聚，高等人量，或踰人量，穢惡之物，周匝充滿。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穢惡處，欲求憩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炎熱極困苦者，奔馳道徑而求憩止。時明目人，竊作是念：『彼穢惡聚，高等人量，或踰人量，是人往彼，非清涼地，轉增熱惱，甚不光澤，不可愛樂，必受極苦。』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臥，果如所念，甚不光澤，不可愛樂。舍利子！有一類人，墮

畜生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畜生中，甚不光澤，不可愛樂，復不適意，受極苦惱，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畜生道及畜生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彼餓鬼道及餓鬼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樹，高等人量，或踰人量，枯朽乾悴，枝葉凋墜。時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枯樹下欲求憩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往枯樹之下而求憩止，竊作是念：『此人往彼，非清涼地，轉受其苦。』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臥，果如所念，轉受其苦。舍利子！有一類人，墮餓鬼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餓鬼中，轉受其苦，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餓鬼道及餓鬼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彼阿修羅道阿修羅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樹蟻聚其下，高等人量，或踰人量。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彼樹下，欲求憩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往蟻樹之下而求憩止，竊作是念：『此人往彼，非安隱地，轉受其苦。』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臥，果如所念，轉受其苦。舍利子！有一類人，墮阿修羅趣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阿修羅中，轉受其苦，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阿修羅道及阿修羅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所有人道及人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樹，高等人量，或踰人量，盤根莖幹，而悉廣大，然其枝葉，而不相等，或處踈 shū隙、或處鬱 yù密，敷蔭于下，亦悉差別。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彼樹下，欲求憩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往大樹之下而求憩止，竊作是念：『此人往彼大樹之下，或坐或臥，亦苦亦樂，間雜所受。』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臥，果如所念，苦樂雜受。舍利子！一類有情，生人趣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聖所行道，身壞命終，生人趣中，苦樂雜受，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彼人道及人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所有天道及天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一高廣樓閣，周匝污墁，重複堅密，中無空隙，戶扉窓 chuāng牖 yǒu，而悉扃 jiōng閉，使彼風日不能侵映。於其中間，敷設于座，以赤繒帛，而為茵褥，次第增累，厚十六重，又於其上，覆以白繒。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隨路而進，欲登其上，以求憩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來欲登其上而求憩止，竊作是念：『此人若或登其樓閣，窓戶蔭閉，茵褥重厚，甚可愛樂，而復適意，必受其樂。』作是念時，其人前往，登于重閣，或坐或臥，果如所念，受於快樂。舍利子！有一類人，生天界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聖所行道，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之中，適悅快樂，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彼天道及天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所有涅槃聖道及涅槃因，有情所證涅槃果法，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世間城邑不遠，有天池沼，方面四等，其水清淨，澄湛可愛，周匝皆是菴摩羅樹、瞻部之樹、頗拏 ná 娑樹、婆咩 miē 羅樹、俱囉 pó 播泥囉多樹、龍鬚樹等，遍覆四面，觸其水者，身支勝益。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恒隨道路，詣彼池沼，欲飲其水，沐浴其身，滌 dí 除炎熱疲困之苦。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來詣池沼處，竊作是念：『此人遠來，疲困所苦，若詣彼池，飲其水已，沐浴其身，息除炎熱疲困之苦，後當隨意詣樹影間，或坐或臥，隨其所欲，得安隱樂。』作是念時，彼人前往，果如所念。舍利子！有一類人證涅槃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履踐聖所行道，修涅槃因得涅槃果，諸漏已盡，非漏隨增，心善解脫，慧善解脫，以自神力，證如是法。如來諦觀斯事，見彼有情，漏盡解脫，證法得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舍利子！是故如來！於涅槃道及涅槃法，乃至有情證涅槃果，而悉能知。

「舍利子！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沙門瞿曇！尚無人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為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為所證，其所說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如墜重擔。又如聲聞苾芻，戒定慧學皆悉具足，少用勤力，智獲果證，不以為難，彼墮惡趣，亦復如是！

「復次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事火法，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作事火法，而得清淨。』舍利子！彼事火法，極不清淨，非我往昔曾不修習，雖歷所修，終無勝

利，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而刹帝利、婆羅門及長者等，大族之中，隨見所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作福施會，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作福施會，而得清淨。』舍利子！彼福施會，極不清淨，非我往昔曾不修習，雖歷所修，終無勝利，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而刹帝利、婆羅門長者大族，隨見所行，多種作法，所謂：殺馬祀 sì 天、殺人祀天、殺象祀天、殺羊祀天，設法受食作無遮會。以眾色蓮華作清淨事；以白蓮華作清淨事；以物投火作祀天法、作帝釋天法、作月天法，及出金寶作施會等。如是所修，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自教中所有呪法，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以其呪法，而得清淨。』舍利子！彼呪法者，極不清淨，非我往昔曾不修習，雖歷所修，終無勝利，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而刹帝利、婆羅門長者大族隨見所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在輪迴中，受生死身，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在輪迴中，受生死身，而得清淨。』舍利子！輪迴生死，極不清淨，非我往昔不歷生

死，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能出離，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即於彼天趣證涅槃。舍利子！未出生死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六趣處，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往六趣處，而得清淨。』舍利子！而彼六趣極不清淨，非我往昔曾所不歷，以無始來久遠世中，六趣輪轉，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即於彼天，趣證涅槃。舍利子！未離諸趣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所生處，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生於某處，而得清淨。』舍利子！彼所生處，極不清淨，非我往昔不歷所生，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即於彼天趣證涅槃。舍利子！未離所生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自種子，計為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依自種子，而得清淨。』舍利子！彼之種子極不清淨，非我往昔不依種生，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

出生死，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即於彼天趣證涅槃。舍利子！未出生死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若修四種之法，得具足者，是為梵行清淨。』舍利子！彼修四法，以為梵行，得清淨者，我悉能知；我於是中，皆得最上。何等為四？一者、彼能修行，我亦同彼最上修行。二者、彼能厭離，我亦同彼最上厭離。三者、彼能苦切逼身，我亦同彼最上苦切逼身。四者、彼能寂靜，我亦同彼最上寂靜。

「舍利子！云何同彼最上修行？謂彼外道，或常舉手，我亦同之；或不坐床席；或常蹲踞 jù；或食穢氣麤 cū 糲 lì 飲食；或不定止一處隨意旋轉；或剃髮留髭 zī；或臥棘刺之上；或臥版木之上；或空舍中住；或定住一處；或一日三浴，乃至種種苦逼其身，我亦一一隨彼所行。是為同彼最上修行。

「云何同彼最上厭離？舍利子！謂彼外道，或離服裸形舉手受食，我亦隨行；或不受醜 chǒu 面人食；不受顰 pín 蹙 cù 面人之食；不食兩臼 jiù 中間之食；不食兩杵 chǔ 中間之食；不食兩杖中間之食；不食兩壁中間之食；不受懷妊人食；不受執炮者食；不與二人同一器食。若處或有乞匄 gài 之人在於門首，即不食之；若處或有犬在門首，亦不食之；若處或有蠅蟲旋復，亦不食之。不受無言人食；不受多言人食；若人言去不受彼食；若人言來不受彼食；若因諍訟所成之食，而亦不受。或唯受其一家之食；或復二三至七家食；或一飡 cān 一咽、或復二三至七飡咽；或一日一食；或復二三；或復七日；或復半

月至于一月乃一食之。於所食中不食於粍 chǎo，亦不食飯；不食小豆；不飲華果所造之酒；不飲米所造酒；不食於肉；不食乳酪及以酥油，亦不食蜜及蜜所造之果或不飲漿；不食多種爆炙 zhì 之食，唯飲洗稻之水以為資養。或食穢稻；或食茅草或食棘樹之果；或食生米；或食牛糞；或食樹根枝葉果實；或復專 zhuān 詣 yì 曠野之中，採彼多種根莖枝葉種子等食。舍利子！彼如是行我亦隨行。是為我修最上厭離。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復次舍利子！云何同彼最上苦切逼身？謂我身支塵土坌 bèn 污，初則微少漸增後積。譬如鼎訥迦樹枝葉，塵坌從微漸增，後積成大；我之身分亦復如是！舍利子！我雖塵垢坌污增積，然於晝夜未嘗念言：『嗚呼何故！今我此身塵垢所合，誰當為我之所拂除？』舍利子！此即是為同彼最上苦切逼身。

「又舍利子！云何同彼最上寂靜？謂於曠野寂靜之處，坐臥居止，遠離喧繁一切憤 kuì 鬧，棄置所應受用之具，獨處閑寂隨所應住。舍利子！我時如是同其所行，或牧牛人；或畜養人；或採薪人；或治園人；或行路人。是等見已，我即奔馳極深隱處，勿復令見。譬如野鹿，或見如上牧放等人，奔深隱處，而遠避之，怖彼所見。我居曠野，遠離憤鬧亦復如是！此即是為同彼所行最上寂靜。

「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

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於冬分月初八夜，遇雪飛時，於其曠野孤迥 jiǒng之所，或近河側，裸露其身，於深雪中，一向而臥，過于夜分。如是所行，計為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乃於冬分月初八夜，遇雪飛時，於其曠野孤迥 jiǒng之所，或近河側，裸露其身，於深雪中，一向而臥，過于夜分。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即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於冬分月初八夜，遇雪飛時，詣于深水，量過項處，住是水中，經於夜分。如是所行，計為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乃於冬分月初八夜，遇雪飛時，詣于深水，量過項處，住是水中，經於夜分。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當盛夏炎暑之月，酷熱可畏，日正中時，住於沙中，其沙深積，量過于膝。我於爾時，裸露其身，翹立一足，日光所照，隨日而轉。如是所行，計為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乃於盛夏炎暑之月，酷熱可畏，日正中時，過于膝量，深沙之中，裸露其身，翹立一足，為日所照，隨日而轉。舍利子！是時若男若女，一切人眾，知是事已，咸悉奔詣接踵 zhǒng pían隘 ài，以求瞻覩，眾所評議，我心自調，得其所樂，不念熱惱，不起懈怠。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

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以艱苦而求，難所得食，計為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為難所求食？謂我專詣曠野之中群牛聚處，於彼求乞犢 dú 子之乳，隨其所得而用食之，此即是為難所求食。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但食其麥 mài，計為清淨，作如是言：『若但食麥，如是修行，而得清淨。』彼取麥已，或碎其末；或 táo 其水；或以多種治事而食，為其資養。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我取麥為食？舍利子！我唯取其一粒而食，無復加二。後於異時，由食麥故，身支肥重，或復滋澤，亦我不起是念，復過其量，取麥食之，亦唯一粒，無復加二。舍利子！我以一麥食故，而極羸 léi 瘦，身分上下，如迦羅迦鳥及阿娑多鳥。又復足腩 shuàn 枯細，人所惡觀，如駝、如羊其足無異；又於項背，露現其骨，或窠 wā、或凸猶如累石，高下不等；又如露地空閑草舍，兩面透徹，椽木踈 shū 離，中復開敞，互可窺 kuī 視。我之兩脇 xié，骨節踈露，中復開敞亦可互見。又如暑月，日光炎熾 chì 所曝 pù 之水，至夕有人，於其水中，覆觀星宿，極深極遠，微微映現。我之兩目，瘦極深遠，似有所見，亦復如是！又如苦瓠 hù，青未成熟，人所斷取，而彼枝葉，尋即萎悴 cuì，漸次枯弱，後乃乾合。我之身分，自頭至足，亦復如是！初即憔悴，漸次羸弱，後極消瘦，肌骨相合。舍利子！我初身體，強自攝持，攀附荊 jīng 棘 jí，而為倚 yǐ 仗，力所不任，欲起還坐，支節解散，頭頸低垂，劣不能語，其猶羸羊。我雖如是，而乃堅固，內攝其心，外策其體，善自調息，復欲舉身，還為塵土之所坌污，以其塵

土所積污故，我之身毛，銷磨悉盡。舍利子！彼時周匝城邑聚落，若男若女，而悉奔馳，競共瞻覩，咸作是言：『苦哉苦哉！沙門瞿曇！身體銷瘦，加復青黑，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 mò？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但食其米，計為清淨，作如是言：『若但食米，如是修行，而得清淨。』彼取米已，或碎其末；或 táo 其水；或以多種治事而食，為其資養。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我取米為食？舍利子！我唯取其一粒而食，無復加二。後於異時，由食米故，身支肥重，或復滋澤，我亦不起是念，復過其量，取米食之，亦唯一粒，無復加二，舍利子！我當如是修苦行。時有諸人民，來作是言：『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但食其麻，計為清淨，作如是言：『若但食麻，如是修行，而得清淨。』彼取麻已，或碎其末；或 táo 其水；或以多種治事而食，為其資養。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我取麻為食？舍利子！我唯取其一粒而食，無復加二。後於異時，由食麻故，身支肥重，或復滋澤，我亦不起是念，復過其量，取麻食之，亦唯一粒，無復加二，我當如是修苦行。時有諸人民，來作是言：『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不食一切，計為清淨，

作如是言：『若於一切所食之物，悉不食者，如是修行，而得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我於一切所食之物，悉不食之，由不食故，身極羸瘦，如是廣說，苦行修行。乃至人眾，來作是言：『苦哉苦哉！沙門瞿曇！儀容羸 gē瘦，如莽 mǎng 虞 yú 鳥，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我於爾時，竊作是念：**『世諸沙門、婆羅門等，歷諸極苦，加復殘毀，逼迫其身，皆為己行，以求清淨。我於是中，亦隨所行，正使碎身，如其塵末，都無勝利。乃至過去未來世中，及今現在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歷諸極苦，加復殘毀，逼迫其身，皆為己行，以求清淨。我於是中，悉隨所行，正使碎身，如其塵末，都無勝利。我今不復如是苦切，逼迫其身。彼求人中少分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故知此道非正覺道，我不復修。』

「**舍利子！我時又念：**『初出家後，我往釋種園中閻浮樹下，安詳而坐，日影不轉蔭覆清涼。我於爾時，離諸欲染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證初禪定，此為正道。如實覺了，我於處處，勤歷諸道，此正道外，無復餘道，而為真實。是故我今寧假如是一切不食，身體羸瘦，加復疲倦，而自殘毀，以取其道？我今應可隨以所食而用食之。』作是念時，有一外道，所奉苦行仙聖，知我之念，來詣我所，而相謂言：『聖者瞿曇！汝之苦行，勿宜退轉。我於身毛孔中，當出威光，助佐於汝，令汝身支自然滋益。』**舍利子！我時復作是念：**『我所不食一切之物，國邑聚落，一切人眾，咸悉聞知（沙門瞿曇！苦行修行，一切不食，身體羸瘦）。今時或謂，有苦行仙聖，身出威光，助佐滋益。彼彼人眾，豈非以我為妄語邪 yé？故我怖彼妄語，厭謗仙聖之言，止而不受。』

「**舍利子！我時作是念已，**乃漸增廣隨用食之，或綠豆汁、

或黃豆汁、或赤豆汁，以資其命。如是漸次隨用食故，身力勢分漸漸而生。力勢生已先詣龍河，次泥連河，到已徐緩沐浴其身，潔淨清涼。漸次行至一聚落中，有一女人，名曰善生，即以乳糜而奉於我。我既食已，乃詣邪躡悉迦仙人住處，求吉祥草，得已執持，漸次往詣大菩提樹，到已右繞其樹三匝，於彼樹下，內外周布吉祥之草，而為其座。

「舍利子！我時於上結加趺坐，端身正念，離諸欲染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證初禪定。次當止息尋伺，內心清淨，住一境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證二禪定。次當離於喜貪住捨念行，如實正知，身受妙樂，如聖所觀，捨念之行，離喜妙樂，證三禪定。次當苦樂，悉斷如先，所起悅意惱意，而悉離著，不苦不樂，捨念清淨，證四禪定。

「舍利子！我時次第住三摩呬 xì 多心，清淨潔白，離隨煩惱軟品之業，安住不動，於初夜分，如實證得，天眼智明，心善開曉。舍利子！我所證得，天眼清淨，過於人眼，觀見世間一切有情，生滅、好醜、若貴、若賤，隨業所受皆如實知。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不善業，毀謗賢聖，起於邪見，由彼積集邪見業故，身壞命終，墮在惡趣，生地獄中。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眾善業，不謗賢聖，起於正見，由彼積集正見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之中。我於如是等事，以淨天眼，而悉知見。

「又舍利子！我時次第住三摩呬多心，清淨潔白，離隨煩惱軟品之業，安住不動，於中夜分，如實證得，宿命智明，心善開曉。舍利子！我所證得，宿命之智，能知過去種種之事，所謂：一生二生、三四五生，若十、二十，乃至百生、千生、百千生，無數百千生。如是無數生中，若成若壞成壞劫事，昔如是姓；如是名字；如是種族；如是色相；如是飲食；如是壽

量、苦樂等事；此滅彼生，彼滅此生。如是無數種事，我以宿命智力，如實思念。

「又舍利子！我時次第住三摩呬多心，清淨潔白，離隨煩惱軟品之業，安住不動，於後夜分，如實證得，漏盡智明，心善開曉。次第於其明星現時，吉祥歡喜，人中大龍、人中師子、人中大仙、人中勇猛、人中眾色蓮華、人中白蓮華、人中最上、人中無上善調御者、人中調御士，於一切處，知所應知，得所應得，覺所應覺，證所應證。如是一切，於剎那間，起相應心，以如實智，成正覺道。

「復次舍利子！我知世間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言：『若人幼少，顏貌光澤，頂髮黝 yǒu 潤，志氣壯盛，心力具全。年正二十，或過二十，是人能於正慧，隨轉修行。若復有人，年壽耆耄，心力衰微，將欲謝世，是人不能於其正慧隨轉修行。』舍利子！我今耆 qí 耄 mào，年將八十，俯期謝世。譬如朽故車輪，以雜繩索，而用繫縛，強使運轉，我亦如是！舍利子！汝可周行，從國至國，從邑至邑，觀察諸有聲聞弟子，於如來身及神通力勝慧辯才。此之五事，皆悉減少。舍利子！若人頂以火盆，從國至國、從邑至邑，如是周行，未足為難；若於勝慧辯才，不令減少，是則為難。

「又舍利子！若或有人，雖遇如來大師出世，於苦法、樂法、非苦樂法，悉以淨心宣說正語，是人返以為妄失法。舍利子！不應以佛正語為妄失法。何以故？如來大師出現世間，於苦樂法、非苦樂法，悉以淨心，宣說正語，是無妄失法。

「舍利子！如賢劫中，有四如來，出現世間。如是四佛聲聞弟子，次第至今壽命百歲，彼彼所有念行慧壽，皆悉具足。譬如力士持挽硬弓端直而射，悉獲中的。舍利子！前三如來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念行慧壽，皆悉具足，彼彼皆能於日日中，

親近請問諸法之義。舍利子！今我法中，聲聞弟子，一能請問，而無有載。又復一聞我說，不能於中審解所說文句義理，況復末世餘諸弟子？若時飲食，嗜著其味，睡眠疲倦，運動憩止，大小便事，諸所施作，時悉妨廢。舍利子！前之三佛聲聞弟子，壽量長遠，今壽百歲，極為迅速。舍利子！過百歲時，勝慧辯才，有所減失。舍利子！彼時聲聞弟子，以如來大師出世所說正語，為妄失法。舍利子！彼不應以佛說正語而為妄失。何以故？如來大師出現世間，於苦樂法、非苦樂法，悉以淨心所說正語，是無妄失法。」

爾時會中有一尊者名曰龍護。去佛不遠，執孔雀扇，侍佛之側。時即置扇前詣佛所，合掌頂禮而白佛言：「我今得聞此正法已，身毛悚 sǒng 豎 shù，生大歡喜。世尊！此經何名？我等云何奉持？」

佛言：「龍護！今此正法，名『身毛喜豎』。如是名字，汝當受持。」

佛說是經已，毘舍離國最勝大城最勝林中，諸苾芻眾，聞佛所說，歡喜信受。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

佛說四願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夷那竭國，與五百比丘僧，坐於尼延樹下，為數千萬人說法。於是城中有豪長者，財富無數，名曰純陀。純陀有子，厥 jué 年十四，時得重病，不免所疾，遂便喪亡。父母、兄弟、宗親 qīn 中外莫不愛重，啼哭憂 yōu 愁，安可言乎！

爾時純陀聞佛來化，心大歡喜，便告其妻言：“今佛在此，宜當往見。聞佛說經法者，莫不解悅，忘憂yōu除患！”即與其妻、親qīn族、僕pú使俱到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長者純陀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人在世間，積jī聚錢財，思慮lǜ勤苦，不敢衣食，不知布施、奉持經戒，無尊無卑。獲得如願者，或時命盡，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啼哭愁毒，為其棺殮liàn，遣送財寶、衣被、飲食，寧有益於死者不？”

佛告純陀及諸會弟子：“聽我所說，善思念之！”

純陀眷屬、諸會弟子皆各叉手，一心受教而聽。

佛言：“人有四願，不可常保。何等為四？”

“**第一願者**，是人身。沐浴、莊飾、飯食、五樂常先與之，疾病卒cù至，不能止之。命盡，軀強在地，不隨人魂神去，空愛重之，復何益也！

“**第二願者**，謂有財產、官爵、俸祿。得之者喜，不得愁憂。疾病，死至命盡，所有財物、官爵、俸祿，故在世間，不隨人魂神去，空為愁苦。

“**第三願者**，謂有父母、兄弟、妻子、中外親屬、朋友、知識、恩愛、榮樂。疾病，至死命盡，復不能救我命，亦不能隨我魂神去。空啼哭，送我到城外深塚間，以棄qì我去，各疾還歸。雖追念我，愁苦憂思不過十日，諸家宗族、男女聚會，相向歌舞，快共飲食，相對談笑，捐忘死人。雖有父母、兄弟、妻子、中外親屬、朋友、知識，不能共追我命，空悲之，復何益也！

“**第四願者**，是人意。天下人少有能守護hù其意者，皆放心恣意，婬於五樂，貪利疾妬dù，忿怒鬪dòu爭，不信道德。至於身死壽盡，魂神去矣，三者相追逐，不得相離，譬如雀飛，意隨其兩翅，意為身神，兩翅為魂魄。人不能守護其意，皆從

惡念所為，殺、盜、貪、婬，以生時所為罪，死入太山地獄中，為飢餓鬼。罪竟，乃出為畜生，當為人所屠割。作人放心快意故，入三惡道。”

佛告純陀及諸弟子：“當端汝心，守護hù汝意！諦自思惟：知身非我身，所有財物，亦非我許。當諦計校jiào所有——父母、兄弟、妻子、五種親屬、朋友、知識，官爵、俸祿——念欲得之，無有厭yàn足，謂有益於我身，老、病、死來，皆不能益於我身，亦不能為我却之。人不能自拔為道，如鸚鵡鳥愛其毛尾，為射獵者所得。賢者諦知，是四願不隨人魂神去，空為之困苦。因拔恩愛之根，絕三惡之道，得三善道：一者、不復老；二者、不復病；三者、不復死。堅守護hù其意，乃可得度！”

諸弟子聞經歡喜，為佛作禮。◎

佛說四願經

◎佛念天地八方之外，萬物受性皆懷憂苦，常傷人民，含血蠕動，不得自在。與天爭命，皆當歸死。骸hái骨銷爛，下入于土；精神飛翔，展轉五道，為善上天，為惡入淵。凡人生時，所為善惡，精神魂魄，隨其殃福。生時為人，孝順父母、忠信事君，死得上天。如世間人，積德為善，仕宦求官位，至公侯豪貴。富樂貧賤困厄，皆由宿命。行伐殺酷虐，生為惡人，死受重酬。自為心侯主招百凶，快心之歡必有後患。帝王人民，俱惑於道。寄託父母。作善福壽，為惡貧苦。盜竊qiè欺人、負債不償、借貸不歸，死後當為奴婢牛馬，或作大豬，屠割剝其軀，稱賣償人。作人慳貪，不肯布施，死為餓鬼，不得衣食，如乞丐gài人，以刀截肉，叩頭求食。此皆先時為人貪殘悖bèi逆，不信為善。傷殺盜竊qiè、受人婦女、讒chán言兩舌、飲酒鬪dòu亂，死入地獄，掠lüè笞chī燒煮，身更蠱chài毒，苦

痛無極。人有六憂、三苦四痛，佛戢jí轉化生死不絕，棄qì國捐王，求自然道，積德累歲suì，乃得道真。神明徹照，悉見天地絕洞之外，知人鳥獸蟲豸zhì所言、心所趣向。佛念人死，如大風卒cù至無期。人死至無時，當與心爭諍，為善勿疑。佛以經道勸勵lì賢者，目所不見、耳所不聞，崛奇珍寶，何益於己？諸為道者，當信經戒守善以死，不犯惡生，道不可失，德不可離。遠yuǎn道失德，如兒生無母、魚脫於淵。人死復生，如蠶cán渾沌繭jiǎn中、穿絲出飛，其神故一，變biàn形易殼qiào。道成於微，五戒得根。弟子聞經歡喜，前受教。³

³校勘記：以下腳注是《佛說四願經》经文正文之后的附文“前受教”後面的文字，是《雜阿含經》裏的《佛說七處三觀經》的部分經文。因为前面经文完整，附文不属此经，故將與《佛說七處三觀經》重複的經文，放在腳注做記錄說明。“前受教”后面的附文如下----

“是為痛痒要識如諦知也。何等為思想識？為身六思想。眼裁思想，耳鼻口身意裁思想。如是六思想。何等為思想習識？裁習為思想習，如是為思想習識。何等為思想盡識？裁盡為思想盡識，如是為思想盡識。何等為思想盡受行識？是為八行識識。識識諦見到諦定意為八，如是盡思想受行識。何等為思想味識？所為思想因緣生樂得意喜，如是為思想味識。何等為思想腦識？所為思想不常盡苦轉法，如是為思想腦識。何等為思想要識？所思想欲貪能解、欲貪能斷、欲貪能自度，如是為思想要識。何等為生死識？為六身生死識，眼裁生死識、耳鼻口身意裁行，如是為生死識。何等為生死習、裁習、生死習識？何等為生死盡識？裁盡為生死盡識。何等為生死欲盡受行識？為是八行識，諦見到諦定為八，如是為生死欲滅受行識。何等為生死味識？所為生死因緣生樂喜意，如是為生死味識。何等為生死腦識？所有生死不常盡苦轉法，如是為生死腦識。何等生死要識？所為生死欲貪、隨欲貪，能斷、欲能度，如是為生死要識。何等為識身六衰識？眼裁識、耳鼻口身意裁識，如是為識識。何等為識習？命字習為識習，如是習為識。何等為識盡為識？命字盡為盡識，如是為盡識。何等為識盡受行為識？八行，諦見到諦定為八，如是為識盡欲受行如諦識。何等為識味知所識？因緣故生樂生喜意，如是為味生為味識知。何等為識腦識所

識？為盡為苦為轉，如是為識腦識。何等為要識所識？欲貪能活、欲貪能斷能度，如是為要識。

如是，比丘！七處為覺知。何等為七？色、習、盡、道、味、苦、要。是五陰各有七事。何等為三觀識？亦有七事，得五陰成六衰。觀身為色一，觀五陰為二，觀六衰為三，故言三觀。比丘能曉七處，亦能三觀，不久行墮道斷結，無有結，意脫黠 xiá 活，見道見要，一證受止，已斷生死，意行所作意，不復來還生死，得道。佛說如是。比丘歡欣受行。”

佛說四自侵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言：“夙sù夜不學，老不止姪yín，得財不施，不受佛言，是四出心，還自侵身。往古豪富，傲尊自恣，國王、帝主、世俗愚人，但知晝夜過疾，不覺命盡，常欲瞋怒，強佞hěn自用，姪嬌jiāo貪富，今為所在？不好經道，惡聞自侵，走心恣意，放逸無禁；當爾之時，不覺飢渴，不能自惟九孔瘡癢，臭處不淨；行止臥覺，百端諸事，種苦惱根，慢於大法，不曉愛身。老病來時，姿顏則變biàn，五樂之欲，不可常得，病著床時，擾rǎo動不安，死命忽至，身當敗壞huài，安得久乎？死生不絕，惡道不休，己身壽命，亦與死生，苦惱憂yōu患，皆由己矣。

“以是觀之，何者是人？姪色戲樂，歌舞倡伎，幾jǐ何間耶？若如呼吸。慧之明之，改其志分，守身貞潔jié，世間所有一歸空無。假使歌戲，人不歡樂，不以為快，歌者便恥chǐ。眾人迷惑，常樂伎樂，疾病憂至，爾乃愁感qī。安隱之時，多事萬端，不為身計，已招萬罪，殃禍響xiǎng應，不能分別所因致身。身若畫瓶，內滿不淨，臭處膿血，猶如革囊，裹於不淨。不知內外身當歸盡，常以彩色脂粉莊嚴，自謂端正，顏貌無雙，不察九孔瘡病流出。斯人之等，羅網所纏，莫能觀身。

“譬如幻化，恍惚不現，唯有道士，覩dǔ世俗人迷惑如此，常自計身。諦觀一切擾擾rǎo紜紜，但諍咽喉不急之事，禍從口出，千殃萬罪，還自纏繞。或相害傷，忿怒成仇，皆由貪起，競爭利欲。群迷雷同，不識道義之真、俗偽之惑，老死忽至，不得自由。仁賢知者，若能曉了，財物非常，忽若風雨暴至，如電、如夢、幻、化、野馬。無常對至，人所不喜，終始連鎖，

縛fù著相隨，不離五陰、六衰之獄。

“不孝師父，疏遠道慧，貪身骨肉，姪態tài不休，耳、目、鼻、口、身、心六事，但種災患，多於天下草木之栽；恩愛之心，既廣且長，喻於江海。從生至老，經事萬端，雖有顏貌端正姝好，當以庠xiáng序觀察非常、苦空、非身。而反迷惑，自見邪利，沈chén溺五音，匿能在內，不能攝心，遊逸四方，造俗方便，不在時節漏剋kè之念，不在行步吉祥之間。願一伏心，盡jìn力削除眾厄之患，莫若嬰兒不別好醜chǒu、屎尿不淨矣！

“勤修精進，棄惡無處，則可離惱、生老病死、朽敗之患。自惟念之，從三十三無思想天，都在三處，終始之難。發心學道，識道不諦，貪身散意，還墮六情；當諦思計，生死正心，無復往來，終始乃斷duàn。人著色味，諸情不絕，反畏禁戒；眾疑不除，吸吸計常，覩dǔ目前事。以是之故，五道不止，則復獲 huò身。除刈yì六情，擯jiǎn去五陰yīn，修行則安。見可貪者，則自省己，不受六入，則無憂懼jù，已無所懼，則入道場，得向慧門。學者猶豫，心不專zhuān恒，或進或退，故使迷惑，往來不絕。

“假喻言之，曾為怨家，後更和解，至重相親，前作士夫，後更驚怯qiè，意以向道，中復違wéi失，還墮六入，此之謂也。還墮五道生死之惱，飲苦食毒，更相吞沒，不避親戚，不別宗門，不自覺知。巍巍佛聖，目覩之耳，痛其失道，故垂四等慈、悲、喜、護，愍傷萬姓，萌méng類lèi之兆。未見群類，苟懷huái一分志不轉易。

“假使有人，至心欲度，當諦思計，一心行道，勿言我家宗親，恩愛之戀liàn，當知無常，假借是身，合會相偶，皆當別離。長有憂患，寄生相因，萬物歸空，皆非我所。曉知無者，

則度天下十方人民。諸為業道者，不疑惠施，不懷huái忿怒，捨貪愛心，因緣皆斷，道人觀察可否之事，內自省身。譬如夢幻，喻如軍征，百萬之眾，恃shì怙hù名將，以却怨敵。道人伏心制意，修法奉道，順行戒禁，身意清白，布恩施德，除棄qì忿怒、憍jiāo奢、諍訟，專zhuān精行道，無得為礙，志在軌迹。若將帥眾也，先自正心，爾乃身行，身心俱正，則無所失。已無所失，則無群侶，得道絕去，雄猛無雙shuāng，乃知道尊。

“猶如世人所行不同，有事天神、地水火風、日月、山川、諸鬼神者，永無所益，故在周旋生死之裏lǐ，不得脫出羅網牢獄，但願長壽，安樂自恣，獲huò百千歲，何足言乎！會當歸guī死。行道一日勝壽百年。不計無常，而反貪愛，言有父母、兄弟妻子、中外親族，疾病忽至，困劣著zhuó床，曉xiǎo語親屬，分取吾痛，皆言不能，疾者乃覺也。

“五種親戚，謂當益己，常坐汝等勤勞治生，隨時給足，使身墮貪，自縛自侵。憂念九族，妨廢善行，壞亂道心，老病死來，善惡苦樂，獨自當之，無有代者。未得道者，皆有此念，不能施與、守道為德。能施與者，今世後世，長得安隱，為生死糧liáng，世世豪富，得致車乘、象馬、舍宅、金銀財寶不可稱數，父母、兄弟、妻子、知識皆蒙得安。有布施者，邊人助喜，得福無量，況其施主？手自斟酌，後世所生，福隨身報，若影隨形、響xiǎng之應聲。

“無陰yīn蓋gài者，謂之泥洹。其泥洹者，亦無五陰，日月星辰，風寒明暝míng，不虛不實shí，無有歲年，除老病死，響之無聞，不復陰身，以與道合。斯為長壽，常得安隱，久存無極，快樂難量，非俗所明也。慧人了是，分別說之，則可得佛真人之道。愚不行道，但為身計，慕老病死。危害之業若干

苦痛，如種五穀gǔ，還自食之，善惡如是，各自受之。本已種惱，不當畏之而復恐懼畏老病死，四大之身，不免此難。水火、盜賊、怨家、債主、縣官、萬端同復畏之，不覺是苦。本由此生，反求嗜shì欲，人生在世，作是憂事，此非天與，非道使然，從本所行，自然獲之。

“夫人學道，求度世者，極易不難，亦不勞役，常自勤意，精進求之，信受聖教，雄猛伏意，而得明慧，寶英之報。譬如師子威，眾獸靡不降伏；譬如世人不能了知苦之為苦，猶猪處溷hùn不知臭之為臭。又如飛蛾入于燈dēng火，顛zhuān愚之人從心所好，苟見邪姪，投身愛獄，貪於生死，不知為生死之所惱，自謂無憂、高勝shèng無上。虛天邪步廣視裂目，不知天地日月之表，而可進退求生之術，但欲紆紆，競稱尊貴，貪慕榮名，憍豪自恣，欲令眾人為己歸伏，威加天地，令人畏之，望於敬事，自以畢足於當世也。

“佛見天下萬端之事，皆處不肖，當法道化，類習先聖所棄污辱之行，世人可傷shāng。怔zhēng忪zhōng求利，欲益多有，貪求快富，滋著五欲，宛轉俗道，不假自出；如牢獄囚，開鎖五木，安能自濟解脫？苦哉！如是之屬，志在生死，譬如車輪，無窮無竟。斷絕是行，却除眾欲，若開獄戶，鳥脫羅網wǎng。夫學道者，坐戀liàn親戚妻子之屬，是以自迷，不至泥洹。”

諸來會者，聞說如是，皆更一心離俗，遠著精進，作禮而去。

佛說四自侵經

佛說末羅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時，有國王號曰末羅luó，土地豐fēng沃，士民壯勇。其國中有方石，周旋數十里，當於王道。群臣共議yì，啟qǐ王徙xǐ石。王便料選xuǎn國內，凡得九億人令掘徙石。乃歷lì年月，士民疲極jí，不能動石。

佛念人民愚癡，空自勤苦而石不移，即呼阿難：“與汝俱往。”如彈指頃，便到其國。

佛時作沙門，被服，住在石邊biān，謂人民言：“用何故掘徙xǐ此石？”初無應者，如是至三，人民患huì言：“我掘此石勤苦經年，卿何等人，反來問我？”各自委去。

佛即時笑，以足指挑石，手受之，擲zhì置空中，復以手受，住之於地。佛便放光明現相好，九億人見佛威神，莫不震聳sǒng，皆叩頭言：“吾等愚癡，不別真偽，將何神天？”

佛言：“我是佛也。”

人民問言：“佛用何等力能舉此石？”

答言：“我有四力。何等為四？一為精進力、二為忍辱力、三為布施力、四為父母力。

“何等為精進力？謂不殺、盜、婬、欺，廣陳經法，開導人物，未曾懈怠，是為精進力。

“何等為忍辱力？敢有殘害、毀辱，加惡於我，我心如地，無所不受，是為忍辱力。

“何等為布施力？謂以國土、珍寶、妻、子、頭、眼，悉以施人，意無恨悔，是為布施力。

“何等為父母力？謂受父母身體tǐ哺乳、育養之恩，或從地積jī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

人民復問言：“盡jìn復有何等力？”

佛言：“復有四力。何等為四？謂生、老、病、死是為四力。”

復問言：“佛當常住於世不？”

佛言：“我亦當般泥洹。”

人民言：“佛乃神聖，相好金色，當世希有，猶尚般泥洹，何況我曹？”

王及臣民九億人同時意解，乞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結解垢除，即得須陀洹道。

阿難正衣服，為佛作禮白言：“是王及與九億人皆有何功德，今聞經即得解疾？”

佛言：“乃昔俱留秦佛時，王及國中九億人同時立志，或受五戒十善者，或持齋zhāi者，或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諷誦經者或聽經者，今故來會，聞經即解。”

諸比丘歡喜，前為佛作禮。

佛說末羅王經

中阿含經大品世間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自覺世間，亦為他說，如來知世間。如來自覺世間習，亦為他說，如來斷世間習。如來自

覺世間滅，亦為他說，如來世間滅作證。如來自覺世間道跡，亦為他說，如來修世間道跡。若有一切盡普正，有彼一切如來知見覺得。所以者何？如來從昔夜覺無上正盡之覺，至于今日夜，於無餘涅槃界，當取滅訖。於其中間，若如來口有所言說，有所應對者，彼一切是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若說師子者，當如說如來。所以者何？如來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有，如來至冷有，無煩亦無熱，真諦不虛有。」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知一切世間，	出一切世間，
說一切世間，	一切世如真。
彼最上尊雄，	能解一切縛，
得盡一切業，	生死悉解脫。
是天亦是人，	若有歸命佛，
稽首禮如來，	甚深極大海。
知己亦修敬，	諸天香音神，
彼亦稽首禮，	謂隨於死者。
稽首禮智士，	歸命人之上，
無憂離塵安，	無礙諸解脫。
是故當樂禪，	住遠離極定，
當自作燈明，	無我必失時。
失時有憂感，	謂墮地獄中。」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經竟(三百九十六字)

增一阿含經四意斷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非獨在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中為尊，乃至世間人民中獨尊，今有四法本末，我躬自知之，而作證於四部之眾、天上、人中。云何為四？一者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知之，於四部之眾、天上、人中而作證；二者一切諸行苦；三者一切諸行無我；四者涅槃休息。我今知之，於四部之眾，於天上、人中而作證。是謂，比丘！四法之本，是故於天上、人中而獨得尊。」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四梵志皆得五通，修行善法，普集一處，作是論議：「此伺命來時不避豪強，各共隱藏，使伺命不知來處。」

爾時，一梵志飛在空中，欲得免死，然不免其死，即在空中而命終。第二梵志復入大海水底，欲得免死，即於彼命終。彼第三梵志欲得免死，入須彌山腹中，復於中死。彼第四梵志入地至金剛際，欲得免死，復即彼而命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四梵志，各各避死，普共命終。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是，比丘！有梵志四人集在一

處，欲得免死，各歸所奔，故不免死。一人在空，一人入海水，一人入山腹中，一人入地，皆共同死。是故，諸比丘！欲得免死者，當思惟四法本。云何為四？一切行無常，是謂初法本，當念修行。一切行苦，是謂第二法本，當共思惟。一切法無我，此第三法本，當共思惟。滅盡為涅槃，是謂第四法本，當共思惟。如是，諸比丘！當共思惟此四法本。所以然者，便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此是苦之元本。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大品說無常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者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神。覺亦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神。想亦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神。行亦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神。識亦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神。是為色無常，覺、想、行、識無常，無常則苦，苦則非神。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修習七道品，無礙正思正念，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有眾生及九眾生居，乃至有想無想處行餘第一有，於其中間是第一、是大、是勝、是最、是尊、是妙，謂世中阿羅訶。所以者何？世中阿羅訶得安隱快樂。」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無著第一樂， 斷欲無有愛，
永捨離我慢， 裂壞無明網。」

彼得不移動，心中無穢濁，
不染著世間，梵行得無漏。
了知於五陰，境界七善法，
大雄遊行處，離一切恐怖。
成就七覺寶，具學三種學，
妙稱上朋友，佛最上真子。
成就十支道，大龍極定心，
是世中第一，彼則無有愛。
眾事不移動，解脫當來有，
斷生老病死，所作辦滅漏。
興起無學智，得身最後邊，
梵行第一具，彼心不由他。
上下及諸方，彼無有喜樂，
能為師子吼，世間無上覺。」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無常經竟(四百一十三字)

雜阿含經（四八六至四八九）

（四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一法，生正厭離、不樂、背捨，得盡諸漏，所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復有二法，名及色。復有三法，謂三受。復有四法，謂四食。復有五法，謂五受陰。復有六法，謂六內外入處。復有七法，謂七識住。復有八法，謂世八法。復有九法，謂九眾生居。復有十法，謂十業跡。於

此十法，生厭、不樂、背捨，得盡諸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一法，生正厭離、不樂、背捨，究竟苦邊，解脫於苦，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復有二法，名及色。復有三法，謂三受。復有四法，謂四食。復有五法，謂五受陰。復有六法，謂六內外入處。復有七法，謂七識住。復有八法，謂世八法。復有九法，謂九眾生居。復有十法，謂十業跡。於此十法，生正厭離、不樂、背捨，究竟苦邊，解脫於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一法，觀察無常、觀察變易、觀察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得盡諸漏，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復有二法，名及色。復有三法，謂三受。復有四法，謂四食。復有五法，謂五受陰。復有六法，謂六內外入處。復有七法，謂七識住。復有八法，謂世八法。復有九法，謂九眾生居。復有十法，謂十業跡。於此十法，正觀無常、觀察變易、觀察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得盡諸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一法，觀察無常、觀察變易、觀察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究竟苦邊，解脫於苦，謂一切眾生由食存。復有二法，名及色。復有三法，謂三受。復有四法，謂四食。復有五法，謂五受陰。復有六法，謂六內外入處。復有七法，謂七識住。復有八法，謂世八法。復有九法，謂九眾生居。復有十法，謂十業跡。於此十業跡，觀察無常、觀察變易、觀察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究竟苦邊，解脫於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〇至一〇一）

(一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面前問訊，相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所謂佛者，云何為佛？為是父母制名？為是婆羅門制名？」時，婆羅門即說偈言：

「佛者是世間， 超渡之勝名，
為是父母制， 名之為佛耶？」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佛見過去世， 如是見未來，
亦見現在世， 一切行起滅。
明智所了知， 所應修已修，
應斷悉已斷， 是故名為佛。」

歷劫求選擇， 純苦無暫樂，
生者悉磨滅， 遠離息塵垢，
拔諸使刺本， 等覺故名佛。」

佛說偈已，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一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有從迦帝聚落、墮鳩羅聚落二村中間，一樹下坐，入晝正受。

時，有豆磨種姓婆羅門隨彼道行，尋佛後來，見佛腳跡千輻輪相，印文顯現，齊輻圓輞，眾好滿足。見已，作是念：「我未曾見人間有如是足跡，今當隨跡以求其人。」即尋腳跡至於佛所，來見世尊坐一樹下，入晝正受，嚴容絕世，諸根澄靜，其心寂定，第一調伏，正觀成就，光相巍巍，猶若金山。見已，白言：「為是天耶？」

佛告婆羅門：「我非天也。」

「為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

佛告婆羅門：「我非龍乃至人、非人也。」

婆羅門白佛：「若言非天、非龍，乃至非人、非非人，為是何等？」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天龍乾闥婆， 緊那羅夜叉，
無善阿修羅， 諸摩睺羅伽，
人與非人等， 悉由煩惱生，
如是煩惱漏， 一切我已捨，
已破已磨滅， 如芬陀利生，

雖生於水中， 而未曾著水，
我雖生世間， 不為世間著，
歷劫常選擇， 純苦無暫樂，
一切有為行， 悉皆生滅故，
離垢不傾動， 已拔諸劍刺，
究竟生死除， 故名為佛陀。」

佛說此經已，豆摩種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路而去。

雜阿含經（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時，有異婆羅門年耆根熟，攝杖持鉢，家家乞食。彼婆羅門遙見世尊而作是念：「沙門瞿曇攝杖持鉢，家家乞食，我亦攝杖持鉢，家家乞食，我與瞿曇俱是比丘。」

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所謂比丘者， 非但以乞食，
受持在家法， 是何名比丘。
於功德過惡， 俱離修正行，
其心無所畏， 是則名比丘。」

佛說是經已，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二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中有少諍事，世尊責諸比丘故，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出，攝舉衣鉢，洗足，入安陀林，坐一樹下，獨靜思惟，作是念：「眾中有少諍事，我責諸比丘，然彼眾中多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見大師，或起悔心，愁憂不樂。我已長夜於諸比丘生哀愍心，今當復還，攝取彼眾，以哀愍故。」

時，大梵王知佛心念，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沒，住於佛前，而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責諸比丘，以少諍事故。於彼眾中多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見大師，或起悔心，愁憂不樂。世尊長夜哀愍，攝受眾僧。善哉！世尊！願今當還攝諸比丘。」

爾時，世尊心已垂愍梵天故，默然而許。時，大梵天知佛世尊默然已許，為佛作禮，右遶三匝，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大梵天王還去未久，即還祇樹給孤獨園。敷尼師檀，斂身正坐，表現微相，令諸比丘敢來奉見。時，諸比丘來詣佛所，懷慚愧色，前禮佛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出家之人，卑下活命，剃髮持鉢，家家乞食，如被噤呪。所以然者，為求勝義故，為度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究竟苦邊故。諸善男子！汝不為王賊所使、非負債人、不為恐怖、不為失命而出家，正為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汝等不為此而出家耶？」

比丘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比丘為如是勝義而出家。云何於中猶復有一愚癡凡夫，而起貪欲，極生染著，瞋恚兇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諸根迷亂？譬如士夫從閤而入閤，從冥入冥，從糞廁出復墮糞廁，以血洗血，捨離諸惡還復取惡。我說此譬，凡愚比丘亦復如是。又復譬如焚尸火[木*(暴-(日/共)+夭)]，捐棄塚間，不為樵伐之所採拾。我說此譬，愚癡凡夫比丘而起貪欲，

極生染著，瞋恚兇暴，懈怠下劣，失念不定，諸根散亂，亦復如是。

「比丘！有三不善覺法。何等為三？貪覺、恚覺、害覺，此三覺由想而起。云何想？想有無量種種，貪想、恚想、害想，諸不善覺從此而生。比丘！貪想、恚想、害想、貪覺、恚覺、害覺，及無量種種不善。云何究竟滅盡？於四念處繫心，住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惡不善法從是而滅，無餘永盡，正以此法。

「善男子、善女人信樂出家，修習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已，住甘露門，乃至究竟甘露涅槃。我不說此甘露涅槃，依三見者。何等為三？有一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復有如是見：『命異身異。』又作是說：『色是我，無二無異，長存不變。』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思惟已，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我若取色，即有罪過；若取受、想、行、識，則有罪過。作是知己，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俱睺彌國瞿師羅園，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時，有異婆羅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慰勞已，於一面坐，問尊者阿難：「何故於沙門瞿曇所修梵行？」

尊者阿難語婆羅門：「為斷故。」

復問：「尊者何所斷？」

答言：「斷愛。」

復問：「尊者阿難！何所依而得斷愛？」

答言：「婆羅門！依於欲而斷愛。」

復問：「尊者阿難！豈非無邊際？」

答言：「婆羅門！非無邊際。如有邊際，非無邊際。」

復問：「尊者阿難！云何有邊際，非無邊際。」

答言：「婆羅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婆羅門！於意云何？汝先有欲來詣精舍不？」

婆羅門答言：「如是，阿難！」

「如是，婆羅門！來至精舍已，彼欲息不？」

答言：「如是，尊者阿難！彼精進、方便、籌量，來詣精舍。」

復問：「至精舍已，彼精進、方便、籌量息不？」

答言：「如是，尊者阿難！」

復語婆羅門：「如是，婆羅門！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四如意足，以一乘道淨眾生、滅苦惱、斷憂悲。何等為四？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精進定、心定、思惟定斷行成就如意足。如是，聖弟子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出要、依滅、向於捨，乃至斷愛，愛斷已，彼欲亦息。修精進定、心定、思惟定斷行成就，依離、依無欲、依出要、依滅、向於捨，乃至愛盡，愛盡已，思惟則息。婆羅門！於意云何？此非邊際耶？」

婆羅門言：「尊者阿難！此是邊際，非不邊際。」

爾時，婆羅門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雜阿含經（五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尊者阿難亦在彼住。

爾時，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云何名為世間說法者？云何名世間善向？云何名世間善到？」

尊者阿難語瞿師羅長者：「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長者！於意云何？若有說法，調伏貪欲、調伏瞋恚、調伏愚癡，得名世間說法者不？」

長者答言：「尊者阿難！若有說法，能調伏貪欲、瞋恚、愚癡，是則名為世間說法。」

復問：「長者！於意云何？若世間向調伏貪欲、調伏瞋恚、調伏愚癡，是名世間善向；若世間已調伏貪欲、瞋恚、愚癡，是名善到耶？為非耶？」

長者答言：「尊者阿難！若調伏貪欲，已斷無餘，瞋恚、愚癡已斷無餘，是名善到。」

尊者阿難答言：「長者！我試問汝，汝便真實答我，其義如此，當受持之。」

瞿師羅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長阿含經三聚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與汝等說微妙法，義味清淨，梵行具足，謂三聚法。汝等諦聽！思惟念之！當為汝說。」時，

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告比丘：「三法聚者，一法趣惡趣。一法趣善趣。一法趣涅槃。云何一法趣于惡趣？謂無仁慈，懷毒害心，是謂一法將向惡趣。云何一法趣于善趣？謂不以惡心加於眾生，是為一法將向善趣。云何一法趣于涅槃？謂能精勤，修身念處，是為一法將向涅槃。

「復有二法趣向惡趣，復有二法趣向善趣，復有二法趣向涅槃。云何二法趣向惡趣？一謂毀戒，二謂破見。云何二法趣向善趣？一謂戒具，二謂見具。云何二法趣向涅槃？一謂為止，二謂為觀。

「復有三法趣向惡趣，三法向善趣，三法向涅槃。云何三法向惡趣？謂三不善根：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云何三法向善趣？謂三善根：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根。云何三法趣向涅槃？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

「又有四法趣向惡趣，四法向善趣，四法向涅槃。云何四法向惡趣？謂愛語、恚語、怖語、癡語。云何四法向善趣？謂不愛語、不恚語、不怖語、不癡語。云何四法向涅槃？謂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意念處、法念處。

「復有五法向惡趣，五法向善趣，五法向涅槃。云何五法向惡趣？謂破五戒：殺、盜、婬逸、妄語、飲酒。云何五法向善趣？謂持五戒：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云何五法趣向涅槃？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又有六法向惡趣，六法向善趣，六法向涅槃。云何六法向惡趣？謂六不敬：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云何六法向善趣？謂六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云何六法向涅槃？謂六思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又有七法向惡趣，七法向善趣，七法向涅槃。云何七法向惡趣？謂殺生、不與取、婬逸、妄語、兩舌、惡口、綺語。云何七法向善趣？謂不殺生、不盜、不婬、不欺、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云何七法向涅槃？謂七覺意：念覺意、擇法覺意、精進覺意、猗覺意、定覺意、喜覺意、捨覺意。

「又有八法向惡趣，八法向善趣，八法向涅槃。云何八法向惡趣？謂八邪行：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云何八法向善趣？謂世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何八法向涅槃？謂八賢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又有九法向惡趣，九法向善趣，九法向涅槃。云何九法向惡趣？謂九惱：有人已侵惱我，今侵惱我，當侵惱我；我所愛者，已侵惱，今侵惱，當侵惱；我所憎者，已愛敬，今愛敬，當愛敬。云何九法向善趣？謂九無惱：彼已侵我，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我所憎者，彼已愛敬，我惱何益？已不生惱，當不生惱，今不生惱。云何九法向涅槃？謂九善法，一喜，二愛，三悅，四樂，五定，六實知，七除捨，八無欲，九解脫。

「又有十法向惡趣，十法向善趣，十法向涅槃。云何十法向惡趣？謂十不善：身殺、盜、婬，口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貪取、嫉妬、邪見。云何十法向善趣？謂十善行：身不殺、盜、婬，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不貪取、嫉妬、邪見。云何十法向涅槃？謂十直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諸比丘！如是十法，得至涅槃，是名三聚微妙正法，我為如來、為眾弟子所應作者，無不周備，憂念汝等，故演經道；汝等亦宜自憂其身，

當處閑居、樹下思惟，勿為懈怠，今不勉力，後悔無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眾多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是時，眾多比丘便作是念：「我等入城乞食，日猶故早，我等可至外道異學，與共論議。」是時，眾多比丘便至外道異學所。時，諸外道遙見諸沙門來，各各自謂言：「各各寂寞，勿有高聲語言，沙門瞿曇弟子今來此間；然沙門之法，稱譽寂寞之人，令知我等正法，不亂有亂。」

爾時，眾多比丘便至外道異學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外道問諸比丘：「汝等，沙門瞿曇與諸弟子說此妙法，是諸比丘盡解一切諸法而自遊戲不干？我等亦復與諸弟子說此妙法而自遊戲。我之所說，與汝有何等異？有何差別？說法戒教一類無異。」是時，眾多比丘聞外道異學所說，亦不稱善，復非言惡，即從坐起，各退而去。

是時，眾多比丘自相謂言：「我等當持此義，往白世尊。若如來有所說者，我當念奉行。」

爾時，眾多比丘入羅閱城乞食已，還至房中，收攝衣鉢，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住在一面。爾時，眾多比丘以此緣本，盡向如來說之。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外道異學問此義已，汝等應持此語報之：『一論、一義、一演，乃至十論、十義、十演，說此語時有何等義？』設汝持此語往問者，彼人則不能報之，彼外道異學遂增愚惑。所以然者，非彼所有境界。」

「是故，比丘！我不見天及人民、魔、若魔天、釋、梵天王能報此語者，除如來及如來弟子從吾聞者，此則不論。一論、一義、一演，我雖說此義，由何故而說乎？一切眾生由食而存，無食則死，彼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苦際，同一義而不二。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一義、一論、一演，乃至十論、十義、十演，我雖說此義，由何說乎？名與色，彼何等謂名？所謂痛、想、念、更、思惟，是謂名也。彼云何名為色耶？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謂名為色。以此緣本，故名為色也。二論、二義、二演者，由此因緣故，我今說之。若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

「三論、三義、三演，由何等故而說此義乎？所謂三痛。云何為三？所謂苦痛、樂痛、不苦不樂痛。彼云何名為樂痛？所謂心中樂想，亦不散，是謂名為樂痛。彼云何名為苦痛？所謂心中憤亂而不定一，思惟若干想，是謂名苦痛。彼云何名為不苦不樂痛？所謂心中無苦無樂想，復非一定，復非亂想，亦不思惟法與非法，恒自寂默，心無有記，是故名為不苦不樂痛。是謂三痛。若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我所說三論、三義、三演者，正謂此耳。

「四義、四論、四演，由何等故復說此義乎？所謂四諦。云何為四？所謂苦、習、盡、道聖諦。彼云何為苦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苦、所欲不得苦。彼云何名為習諦？所謂愛本與欲相應者，是謂名為習諦。彼云何名為苦盡諦？所謂彼愛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謂名苦盡諦。彼云何名為苦要諦？所謂賢聖八品道：正見、正治、正語、正命、正業、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名為八品

之道也。若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義，平等觀察，平等盡其苦際，是謂四論、四義、四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五論、五義、五演，我今所說，由何等故說？所謂五根。云何為五？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名為信根？所謂賢聖弟子，信如來道法，彼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是謂名為信根。彼云何名為精進根？所謂身心意并勤勞不倦，滅不善法，使善增益，順心執持，是謂名為精進根。彼云何名為念根？所謂念根者，所誦不忘，恒在心懷，總持不失，有為、無漏之法，終不忘失，是謂名為念根。彼云何名為定根。所謂定根者，心中無錯亂，無若干想，恒專精一意，是謂名為三昧根。彼云何名智慧根？所謂知苦、知習、知盡、知道，是謂名智慧之根。此名五根也。比丘於中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五論、五義、五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六論、六義、六演，我所說者，由何等故乎？所謂六重之法也。云何為六？於是，比丘恒身行慈心，若在閑淨室中，常若一心，可尊可貴，恒與和合，是謂比丘第一重法。復次，口行慈心，終無虛妄，可敬可貴，是謂第二重法。復次，意行慈，不起憎嫉，可敬可貴，是謂第三重法。復次。若得法利之養，鉢中遺餘，與諸梵行之人等心施與，是謂第四重法可敬可貴。復次，奉持禁戒，無所脫失，賢人之所貴，是謂第五重法可敬可貴。復次，正見賢聖得出要，得盡苦際，意不錯亂，與諸梵行之人等修其行，是謂第六之法可敬可貴。爾時，比丘平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於苦際。六論、六義、六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七論、七義、七演，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謂七神識止處。云何為七？或有眾生，若干想，若干種身，所謂天及人也。或有眾生，若干種身一想，所謂梵迦夷天最初出時。或有眾生，一想一身，所謂光音天是也。或有眾生，一身若干想，所謂遍淨天是也。或有眾生，空處無量，所謂空處天是也。或有眾生，識處無量，所謂識處天是也。或有眾生，無所有處無量，所謂不用處天是也。或有眾生，有想無想處無量，所謂有想無想天是也。是謂，比丘！七神止處。於是，比丘平等解脫，乃至平等盡於苦際。七論、七義、七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八論、八義、八演，我所說者，由何等故而說此乎？所謂世間八法是隨世迴轉。云何為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謂世間八法隨世迴轉。若比丘於中平等解脫，乃至盡於苦際。八論、八義、八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九論、九義、九演，我所說者，由何故而說此乎？所謂九眾生居處。云何為九？若有眾生。若干種身，所謂天及人。或有眾生，若干種身一想，謂梵迦夷天最初出時是也。或有眾生，一想一身，所謂光音天是也。或有眾生，一身若干想，所謂遍淨天也。或有眾生，空處無量，所謂空處天是也。或有眾生，識處無量，所謂識天也。或有眾生，無有處無量，所謂不用處天是也。或有眾生，有想無想處無量，所謂有想無想天是也。無想眾生及諸所生之類，為九神止處。於是，比丘平等解脫，乃至盡於苦際。九論、九義、九演，我所說者，正謂此耳。

「十論、十義、十演，由何等說乎？所謂十念：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謂十念。若比丘平等解脫，乃至盡於苦際。十論、十義、十演。如是，比丘！從一至十。

「比丘當知，若外道異學聞此語者，猶不能熟視顏色，沉

欲報之！其有比丘解此義者，於現法中最尊第一之人。若復比丘、比丘尼思惟此義，乃至十歲，必成二果、若阿羅漢、若阿那含。比丘！且捨十歲。若一年之中思惟此義者，必成二果，終無中退。比丘！且捨一年，其四部之眾十月，若至一月，思惟此義者，必成二果，亦不中退。且捨一月。若四部之眾七日之中思惟此義，必成二果，終不有疑。」

爾時，阿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此法極為甚深。若所在方面有此法者，當知便遇如來。唯然，世尊！此法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十法之義，當念奉行。」

爾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增一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與汝等說微妙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清淨，梵行具足，謂一增法也。汝等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佛告比丘：「一增法者，謂一成法、一修法、一覺法、一滅法、一證法。云何一成法？謂不捨善法。云何一修法？謂常自念身。云何一覺法？謂有漏觸。云何一滅法？謂有我慢。云何一證法？謂無礙心解脫。」

「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覺法、二滅法、二證法。云何二成法？謂知慚、知愧。云何二修法？謂止與觀。云何二覺法？謂名與色。云何二滅法？謂無明、有愛。云何二證法？謂明與

解脫。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覺法、三滅法、三證法。云何三成法？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耳聞法音，三法法成就。云何三修法？謂三三昧：空三昧、無想三昧、無作三昧。云何三覺法？謂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云何三滅法？謂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云何三證法？謂三明：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

「又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覺法、四滅法、四證法。云何四成法？一者住中國，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謹慎，四者宿殖善本。云何四修法？住四念處：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云何四覺法？謂四食：搏食、觸食、念食、識食。云何四滅法？謂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見受。云何四證法？謂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又有五成法、五修法、五覺法、五滅法、五證法。云何五成法？謂五滅盡支：一者信佛、如來、至真，十號具足。二者無病，身常安隱。三者質直無有諛諂，真趣如來涅槃徑路。四者專心不亂，諷誦不忘。五者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云何五修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五覺法？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云何五滅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云何五證法？謂五無學聚：無學戒聚、無學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

「復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覺法、六滅法、六證法。云何六成法？謂六重法。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無雜。云何六？於是，比丘身常行慈及修梵行，

住仁愛心，名曰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無雜。復次，比丘口慈、意慈，以己供養及鉢中餘，與人共之，不懷彼此。復次，比丘聖所行戒，不犯不毀，無有染汙，智者所稱，善具足持戒，成就賢聖出要，平等盡苦，正見及諸梵行，是名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不雜。

「云何六修法？謂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云何六覺法？謂六內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云何六滅法？謂六愛：色愛、聲愛，香、味、觸、法愛。云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

「復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覺法、七滅法、七證法。云何七成法？謂七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施財、慧財，是為七財。云何七修法？謂七覺意。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修法、修精進、修喜、修猗、修定、修捨，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

「云何七覺法？謂七識住處：若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此是初識住。復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識住。復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復有眾生，一身一想，徧淨天是，是四識住處。復有眾生，空處住，是五識住。或識處住，是六識住。或不用處，是七識住。

「云何七滅法？謂七使法：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使、疑使。云何七證法？為七漏盡力。於是，漏盡比丘於一切諸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見，觀欲如火坑，亦如刀劍，知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欲；於中復善觀察，如實得知，如實見已，世間貪婬、惡不善法不起不漏，

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多修多行。

「復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覺法、八滅法、八證法。云何八成法？謂八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何為八？如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師長，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慚愧心，有愛有敬，是為初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復次，依世尊住，隨時請問：『此法云何義，何所趣？』尊長即為開演深義，是為二因緣。既聞法已，身心樂靜，是為三因緣。不為遮道無益雜論，彼到眾中，或自說法，或請他說，猶復不捨賢聖默然，是為四因緣。多聞廣博，守持不忘，諸法深奧，上中下善，義味誠諦，梵行具足，聞已入心，見不流動，是為五因緣。修習精勤，滅不善行，善行日增，勉力堪任，不捨斯法，是為六因緣。又以智慧知起滅法，賢聖所趣能盡苦際，是為七因緣。又觀五受陰，生想、滅想，此色，色集、色滅，此受、想、行、識，識集、識滅，是為八因緣。未得梵行而有智，已得梵行智增多。

「云何八修法？謂賢聖八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何八覺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云何八滅法？謂八邪：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云何八證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無色想，外觀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

「復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覺法、九滅法、九證法。云何九成法？謂九淨滅枝法：戒淨滅枝、心淨滅枝、見淨滅枝、度疑淨滅枝、分別淨滅枝、道淨滅枝、除淨滅枝、無欲淨滅枝、

解脫淨滅枝。云何九修法？謂九喜本：一喜，二愛，三悅，四樂，五定，六如實知，七除捨，八無欲，九解脫。云何九覺法？謂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眾生居。或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或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復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復有眾生，識處住，是七眾生居。復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復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

「云何九滅法？謂九愛本：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云何九證法？謂九盡：若入初禪，則聲刺滅。入第二禪，則覺觀刺滅。入第三禪，則喜刺滅。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刺滅。入空處，則色想刺滅。入識處，則空想刺滅。入不用處，則識想刺滅。入有想無想處，則不用想刺滅。入滅盡定，則想受刺滅。

「復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覺法、十滅法、十證法。云何十成法？謂十救法：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儀亦具，見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傾邪。二者得善知識。三者言語中正，多所堪忍。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悵。五者諸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不以為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六者多聞，聞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精勤，滅不善法，增長善法。八者常自專念，無有他想，憶本善行，如在目前。九者智慧成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斷於苦本。十者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中間無有調戲。

「云何十修法？謂十正行：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云何十覺法？謂十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聲入、香入、

味入、觸入。云何十滅法？謂十邪行：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云何十證法？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諸比丘！此名一增法，我今為汝等說如是法，吾為如來、為諸弟子所應作者，皆已備悉，慈愍愍，訓誨汝等，汝等亦宜勤奉行之。諸比丘！當在閑居樹下空處，精勤坐禪，勿自放恣，今不勉力，後悔何益？此是我教，勤受持之。」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眾集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於末羅遊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漸至波婆城闍頭菴婆園。

爾時，世尊以十五日月滿時，於露地坐，諸比丘僧前後圍繞。世尊於夜多說法已，告舍利弗言：「今者四方諸比丘集，皆共精勤，捐除睡眠，吾患背痛，欲暫止息，汝今可為諸比丘說法。」

對曰：「唯然！當如聖教。」

爾時，世尊即四牒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累足而臥。

時，舍利弗告諸比丘：「今此波婆城有尼乾子命終未久，其後弟子分為二部，常共諍訟相求長短，迭相罵詈，各相是非：『我知此法，汝不知此；汝在邪見，我在正法。言語錯亂，無有前後。』自稱己言，以為真正。『我所言勝，汝所言負，我今能為談論之主，汝有所問，可來問我。』

「諸比丘！時，國人民奉尼乾者，厭患此輩鬭訟之聲，皆

由其法不真正故；法不真正無由出要，譬如朽塔不可復圯，此非三耶三佛所說。諸比丘！唯我釋迦無上尊法，最為真正可得出要，譬如新塔易可嚴飾，此是三耶三佛之所說也。諸比丘！我等今者，宜集法、律，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諸比丘！如來說一正法，一切眾生皆仰食存。如來所說復有一法，一切眾生皆由行往，是為一法如來所說，當共集之，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二正法：一名，二色。復有二法：一癡，二愛。復有二法：有見、無見。復有二法：一無慚，二無愧。復有二法：一有慚，二有愧。復有二法：一盡智，二無生智。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欲愛：一者淨妙色，二者不思惟。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瞋恚：一者怨憎，二者不思惟。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邪見：一者從他聞，二者邪思惟。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正見：一者從他聞，二者正思惟。復有二法，二因二緣：一者學解脫，二者無學解脫。復有二法，二因二緣：一者有為界，二者無為界。諸比丘！是為如來所說，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三正法，謂三不善根：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復有三法，謂三善根：一者不貪，二者不恚，三者不癡。復有三法，謂三不善行：一者不善身行，二者不善口行，三者不善意行。復有三法，謂三不善行：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復有三法，謂三惡行：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復有三法，謂三善行：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復有三法，謂三不善想：欲想、瞋想、害想。復有三法，謂三善想：無欲想、無瞋想、無害想。復有三法，謂三不善思：欲思、恚思、害思。復有三法，謂三善思：無欲思、無恚思、無害思。

「復有三法，謂三福業：施業、平等業、思惟業。復有三

法，謂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復有三法，謂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復有三法，謂三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復有三法，謂三火：欲火、恚火、愚癡火。復有三法，謂三求：欲求、有求、梵行求。復有三法，謂三增盛：我增盛、世增盛、法增盛。復有三法，謂三界：欲界、恚界、害界。復有三法，謂三界：出離界、無恚界、無害界。復有三法，謂三界：色界、無色界、盡界。復有三法，謂三聚：戒聚、定聚、慧聚。復有三法，謂三戒：增盛戒、增盛意、增盛慧。

「復有三法，謂三三昧：空三昧、無願三昧、無相三昧。復有三法，謂三相：止息相、精勤相、捨相。復有三法，謂三明：自識宿命智明、天眼智明、漏盡智明。復有三法，謂三變化：一者神足變化，二者知他心隨意說法，三者教誡。復有三法，謂三欲生本：一者由現欲生人天，二者由化欲生化自在天，三者由他化欲生他化自在天。復有三法，謂三樂生：一者眾生自然成辦，生歡樂心，如梵光音天初始生時。二者有眾生以念為樂，自唱善哉，如光音天。三者得止息樂，如遍淨天。

「復有三法，謂三苦：行苦、苦苦、變易苦。復有三法，謂三根：未知欲知根、知根、知己根。復有三法，謂三堂：賢聖堂、天堂、梵堂。復有三法，謂三發：見發、聞發、疑發。復有三法，謂三論：過去有如此事，有如是論；未來有如此事，有如是論；現在有如此事，有如是論。復有三法，謂三聚：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復有三法，謂三憂：身憂、口憂、意憂。復有三法，謂三長老：年耆長老、法長老、作長老。復有三法，謂三眼：肉眼、天眼、慧眼。諸比丘！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四正法，謂口四惡行：一者妄語，二者

兩舌，三者惡口，四者綺語。復有四法，謂口四善行：一者實語，二者軟語，三者不綺語，四者不兩舌。

「復有四法，謂四不聖語：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復有四法，謂四聖語：見則言見，聞則言聞，覺則言覺，知則言知。復有四法，謂四種食：搏食、觸食、念食、識食。復有四法，謂四受：有現作苦行後受苦報；有現作苦行後受樂報；有現作樂行後受苦報；有現作樂行後受樂報。復有四法，謂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見受。復有四法，謂四縛：貪欲身縛、瞋恚身縛、戒盜身縛、我見身縛。

「復有四法，謂四刺：欲刺、恚刺、見刺、慢刺。復有四法，謂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復有四法，謂四念處；於是，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復有四法，謂四意斷；於是，比丘未起惡法，方便使不起；已起惡法，方便使滅；未起善法，方便使起；已起善法，方便思惟，使其增廣。

「復有四法，謂四神足；於是，比丘思惟欲定滅行成就；精進定、意定、思惟定，亦復如是。復有四法，謂四禪；於是，比丘除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於初禪。滅有覺、觀，內信、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離喜修捨、念、進，自知身樂，諸聖所求，憶念、捨、樂，入第三禪。離苦、樂行，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第四禪。復有四法，謂四梵堂：一慈、二悲、三喜、四捨。復有四法，謂四無色定；於是，比丘越一切色想，先盡瞋恚想，不念異想，思惟無量空處，捨空處已入識處，捨識處已入不用處，捨不用處已入有想無想處。

「復有四法，謂四法足：不貪法足、不瞋法足、正念法足、正定法足。復有四法，謂四賢聖族；於是，比丘衣服知足，得好不喜，遇惡不憂，不染不著，知所禁忌，知出要路，於此法中精勤不懈，成辦其事，無闕無減，亦能教人成辦此事，是為第一知足住賢聖族。從本至今，未常惱亂；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及世間人，無能毀罵；飯食、牀臥具、病瘦醫藥，皆悉知足，亦復如是。復有四法，謂四攝法：惠施、愛語、利人、等利。復有四法，謂四須陀洹支：比丘於佛得無壞信，於法、於僧、於戒得無壞信。復有四法，謂四受證：見色受證、身受滅證、念宿命證、知漏盡證。復有四法，謂四道：苦遲得、苦速得、樂遲得、樂速得。

「復有四法，謂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聖諦。復有四法，謂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復有四法，謂四處：實處、施處、智處、止息處。復有四法，謂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人心智。復有四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詞辯、應辯。復有四法，謂四識住處：色識住、緣色、住色，與愛俱增長，受、想、行識中亦如是住。復有四法，謂四扼：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復有四法，謂四無扼：無欲扼、無有扼、無見扼、無無明扼。

「復有四法，謂四淨：戒淨、心淨、見淨、度疑淨。復有四法，謂四知：可受知受、可行知行、可樂知樂、可捨知捨。復有四法，謂四威儀：可行知行、可住知住、可坐知坐、可臥知臥。復有四法，謂四思惟：少思惟、廣思惟、無量思惟、無所有思惟。復有四法，謂四記論：決定記論，分別記論、詰問記論、止住記論。復有四法，謂佛四不護法；如來身行清淨，無有闕漏，可自防護；口行清淨、意行清淨、命行清淨，亦復

如是。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又，諸比丘！如來說五正法，謂五入：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復有五法，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復有五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復有五法，謂五下結：身見結、戒盜結、疑結、貪欲結、瞋恚結。復有五法，謂五上結：色愛、無色愛、無明、慢、掉。復有五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復有五法，謂五力：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復有五法，謂滅盡枝：一者比丘信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二者比丘無病，身常安隱。三者質直無有諛諂，能如是者，如來則示涅槃徑路。四者自專其心，使不錯亂，昔所諷誦，憶持不忘。五者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復有五法，謂五發：非時發、虛發、非義發、虛言發、無慈發。復有五法，謂五善發：時發、實發、義發、和言發、慈心發。復有五法，謂五憎嫉：住處憎嫉、檀越憎嫉、利養憎嫉、色憎嫉、法憎嫉。

「復有五法，謂五趣解脫：一者身不淨想，二者食不淨想，三者一切行無常想，四者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者死想。復有五法，謂五出要界：一者比丘於欲不樂、不動，亦不親近，但念出要，樂於遠離，親近不怠，其心調柔，出要離欲，彼所因欲起諸漏纏，亦盡捨滅而得解脫，是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妬出要、色出要、身見出要，亦復如是。

「復有五法，謂五喜解脫入。若比丘精勤不懈，樂閑靜處，專念一心，未解得解，未盡得盡，未安得安。何謂五？於是，比丘聞如來說法，或聞梵行者說，或聞師長說法，思惟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得歡喜已，得法愛，得法愛已，身心安

隱，身心安隱已，則得禪定，得禪定已，得實知見，是為初解脫入。於是，比丘聞法喜已，受持諷誦，亦復歡喜，為他人說，亦復歡喜，思惟分別，亦復歡喜，於法得定，亦復如是。復有五法，謂五人：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上流阿迦尼吒。諸比丘！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又，諸比丘！如來說六正法，謂內六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復有六法，謂外六入：色入、聲入、香入、味入、觸入、法入。復有六法，謂六識身：眼識身，耳、鼻、舌、身、意識身。復有六法，謂六觸身：眼觸身，耳、鼻、舌、身、意觸身。復有六法，謂六受身：眼受身，耳、鼻、舌、身、意受身。復有六法，謂六想身：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復有六法，謂六思身：色思、聲思、香思、味思、觸思、法思。復有六法，謂六愛身：色愛身，聲、香、味、觸、法愛身。復有六法，謂六諍本：若比丘好瞋不捨，不敬如來，亦不敬法，亦不敬眾，於戒穿漏，染汙不淨；好於眾中多生諍訟，人所憎惡，撓亂淨眾，天、人不安。諸比丘！汝等當自內觀，設有瞋恨，如彼撓亂者，當集和合眾，廣設方便，拔此諍本；汝等又當專念自觀，若結恨已滅，當更方便，遮止其心，勿復使起。諸比丘！佞戾不諦、慳慳嫉妬、巧偽虛妄、自因己見、謬受不捨、迷於邪見、與邊見俱，亦復如是。復有六法，謂六界：地界、火界、水界、風界、空界、識界。復有六法，謂六察行：眼察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察法。

「復有六法，謂六出要界。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餘比丘語言：『汝勿作此言，勿謗如來，如來不作是說：欲使修慈解脫，更生瞋恚想，無有是處。佛言：除瞋恚已，然後得慈。』若比丘言：『我行悲解脫，生憎嫉心；行喜解

脫，生憂惱心；行捨解脫，生憎愛心；行無我行，生狐疑心；行無想行，生眾亂想。』亦復如是。復有六法，謂六無上：見無上、聞無上、利養無上、戒無上、恭敬無上、憶念無上。復有六法，謂六思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七正法，謂七非法：無信、無慙、無愧、少聞、懈怠、多忘、無智。復有七法，謂七正法：有信、有慙、有愧、多聞、精進、總持、多智。復有七法，謂七識住：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識住；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識住；或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或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識住；或有眾生，空處住、識處住、不用處住。

「復有七法，謂七勤法：一者比丘勤於戒行，二者勤滅貪欲，三者勤破邪見，四者勤於多聞，五者勤於精進，六者勤於正念，七者勤於禪定。復有七法，謂七想：不淨想、食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無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復有七法，謂七三昧具：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復有七法，謂七覺意：念覺意、法覺意、精進覺意、喜覺意、猗覺意、定覺意、護覺意。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八正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復有八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解脫，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

知滅，八解脫。復有八法，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復有八法，謂八人：須陀洹向、須陀洹、斯陀含向、斯陀含、阿那含向、阿那含、阿羅漢向、阿羅漢。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九正法，所謂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眾生居；復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眾生居；復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復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復有眾生，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復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復有眾生，識處住，是七眾生居；復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復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諸比丘！如來說十正法，所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方便、正定、正智、正解脫。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

爾時，世尊印可舍利弗所說。時，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十上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鵝伽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詣瞻婆城，止宿伽伽池側。

以十五日月滿時，世尊在露地坐，大眾圍遶，竟夜說法，

告舍利弗：「今者四方諸比丘集，皆各精勤，捐除眠睡，欲聞說法，吾患背痛，欲小止息，卿今可為諸比丘說法。」

時，舍利弗受佛教已，爾時世尊即四牒僧伽梨，偃右脅臥如師子，累足而臥。

爾時，耆年舍利弗告諸比丘：「今我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汝等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舍利弗告諸比丘：「有十上法，除眾結縛，得至泥洹，盡於苦際，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今當分別，汝等善聽。諸比丘！有一成法、一修法、一覺法、一滅法、一退法、一增法、一難解法、一生法、一知法、一證法。云何一成法？謂於諸善法能不放逸。云何一修法？謂常自念身。云何一覺法？謂有漏觸。云何一滅法？謂是我慢。云何一退法？謂不惡露觀。云何一增法？謂惡露觀。云何一難解法？謂無間定。云何一生法？謂有漏解脫。云何一知法？謂諸眾生皆仰食存。云何一證法？謂無礙心解脫。

「又有二成法、二修法、二覺法、二滅法、二退法、二增法、二難解法、二生法、二知法、二證法。云何二成法？謂知慙、知愧。云何二修法？謂止與觀。云何二覺法？謂名與色。云何二滅法？謂無明、愛。云何二退法？謂毀戒、破見。云何二增法？戒具、見具。云何二難解法？有因有緣，眾生生垢；有因有緣，眾生得淨。云何二生法？盡智、無生智。云何二知法？謂是處、非處。云何二證法？謂明與解脫。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覺法、三滅法、三退法、三增法、三難解法、三生法、三知法、三證法。云何三成法？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耳聞法音，三者法法成就。云何三修法？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云何三覺法？謂三受：

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云何三滅法？謂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云何三退法？謂三不善根：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云何三增法？謂三善根：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根。云何三難解法？謂三難解：賢聖難解、聞法難解、如來難解。云何三生法？謂三相：息止相、精進相、捨離相。云何三知法？謂三出要界：欲出要至色界，色界出要至無色界；捨離一切諸有為法，彼名為盡。云何三證法？謂三明：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諸比丘！是為三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復有四成法、四修法、四覺法、四滅法、四退法、四增法、四難解法、四生法、四知法、四證法。云何四成法？謂四輪法：一者住中國，二者近善友，三者自謹慎，四者宿植善本。云何四修法？謂四念處：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云何四覺法？謂四食：搏食、觸食、念食、識食。云何四滅法？謂四受：欲受、我受、戒受、見受。

「云何四退法？謂四扼：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云何四增法？謂四無扼：無欲扼、無有扼、無見扼、無無明扼。云何四難解法？謂有四聖諦：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云何四生法？謂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心智。云何四知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辭辯、應辯。云何四證法？謂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諸比丘！是為四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復有五成法、五修法、五覺法、五滅法、五退法、五增法、五難解法、五生法、五知法、五證法。云何五成法？謂五滅盡枝：一者信佛、如來、至真，十號具足；二者無病，身常

安隱；三者質直無有諛諂，直趣如來涅槃徑路；四者專心不亂，諷誦不忘；五者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云何五修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云何五覺法？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

「云何五滅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眠睡蓋、掉戲蓋、疑蓋。云何五退法？謂五心礙結：一者比丘疑佛，疑佛已，則不親近，不親近已，則不恭敬，是為初心礙結；又比丘於法、於眾、於戒，有穿漏行、不真正行、為汙染行，不親近戒，亦不恭敬，是為四心礙結；又復比丘於梵行人生惡向心，心不喜樂，以麤惡言而毀罵之，是為五心礙結。云何五增法？謂五喜本：一悅、二念、三猗、四樂、五定。

「云何五難解法？謂五解脫入：若比丘精勤不懈，樂閑靜處，專念一心，未解得解，未盡得盡，未安得安。何謂五？若比丘聞佛說法，或聞梵行者說，或聞師長說，思惟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得歡喜已，便得法愛，得法愛已，身心安隱，身心安隱已，則得禪定，得禪定已，得如實智，是為初解脫入。於是，比丘聞法歡喜，受持諷誦，亦復歡喜，為他人說，亦復歡喜，思惟分別，亦復歡喜，於法得定，亦復如是。

「云何五生法？謂賢聖五智定：一者修三昧現樂後樂，生內外智。二者賢聖無愛，生內外智。三者諸佛賢聖之所修行，生內外智。四者猗寂滅相，獨而無侶，而生內外智。五者於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內外智。云何五知法？謂五出要界：一者比丘於欲不樂、不念，亦不親近，但念出要，樂於遠離，親近不怠，其心調柔，出要離欲，因欲起漏亦盡捨滅，而得解脫，是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妬出要、色出要、身見出要，亦復如是。云何五證法？謂五無學聚：無學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是為五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己，平等

說法。

「復有六成法、六修法、六覺法、六滅法、六退法、六增法、六難解法、六生法、六知法、六證法。云何六成法？謂六重法：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無雜。云何六？於是，比丘身常行慈，敬梵行者，住仁愛心，名曰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無雜。復次，比丘口慈、意慈，以法得養及鉢中餘，與人共之，不懷彼此。復次，比丘聖所行戒，不犯不毀，無有染汙，智者所稱，善具足持，成就定意。復次，比丘成就賢聖出要，平等盡苦，正見及諸梵行，是名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不雜。

「云何六修法？謂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云何六覺法？謂六內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云何六滅法？謂六愛：色愛、聲愛、香、味、觸、法愛。云何六退法？謂六不敬法：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云何六增法？謂六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云何六難解法？謂六無上：見無上、聞無上、利養無上、戒無上、恭敬無上、念無上。云何六生法？謂六等法：於是，比丘眼見色無憂無喜，住捨專念，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不喜不憂，住捨專念。

「云何六知法？謂六出要界：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餘比丘言：『汝勿作此言，勿謗如來，如來不作是說，欲使修慈解脫更生瞋恚者，無有是處。佛言：除瞋恚已，然後得慈。』若比丘言：『我行悲解脫，生憎嫉心；行喜解脫，生憂惱心；行捨解脫，生憎愛心；行無我行，生狐疑心；行無想行，生眾亂想。』亦復如是。云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者宿命通證，

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是為六十法。諸比丘！如實無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復有七成法、七修法、七覺法、七滅法、七退法、七增法、七難解法、七生法、七知法、七證法。云何七成法？謂七財：信財、戒財、慙財、愧財、聞財、施財、慧財，為七財。云何七修法？謂七覺意。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修法、修精進、修喜、修猗、修定、修捨，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

「云何七覺法？謂七識住處：若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識住。復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識住。復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復有眾生，一身一想，徧淨天是，是四識住。或有眾生，空處住，是五識住，或識處住，是六識住。或不用處住，是七識住。云何七滅法？謂七使法：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使、疑使。

「云何七退法？謂七非法：是比丘無信、無慙、無愧、少聞、懈怠、多忘、無智。云何七增法？謂七正法：於是，比丘有信、有慚、有愧、多聞、不懈墮、強記、有智。云何七難解法？謂七正善法：於是，比丘好義、好法、好知時、好知足、好自攝、好集眾、好分別人。云何七生法？謂七想：不淨想、食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

「云何七知法？謂七勤：勤於戒行、勤滅貪欲、勤破邪見、勤於多聞、勤於精進、勤於正念、勤於禪定。云何七證法？謂七漏盡力：於是，漏盡比丘於一切諸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見。觀欲如火坑，亦如刀劍，知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欲。漏盡比丘逆順觀察，如實覺知，如實見已，世間貪

嫉、惡不善法不漏不起，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多修多行。諸比丘！是為七十法，如實不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復有八成法、八修法、八覺法、八滅法、八退法、八增法、八難解法、八生法、八知法、八證法。云何八成法？謂八因緣：不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何為八？於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師長，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慙愧心，有愛有敬，是謂初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復次，依世尊住，隨時請問，此法云何？義何所趣？時，諸尊長即為開演甚深義理，是為二因緣。既聞法已，身心樂靜，是為三因緣。既樂靜已，不為遮道無益雜論，彼到眾中，或自說法，或請他說，猶復不捨賢聖默然，是為四因緣。多聞廣博，守持不忘，諸法深奧，上中下善，義味諦誠，梵行具足，聞已入心，見不流動，是為五因緣。修習精勤，滅惡增善，勉力堪任，不捨斯法，是為六因緣。有以智慧知起滅法，賢聖所趣，能盡苦際，是為七因緣。觀五受陰，生相、滅相，此色、色集、色滅，此受、想、行、識，識集、識滅，是為八因緣。未得梵行而有智，得梵行已智增多。

「云何八修法？謂賢聖八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云何八覺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云何八滅法？謂八邪：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云何八退法？謂八懈怠法，何謂八懈怠？比丘乞食不得食，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下村乞食不得，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臥息。』懈怠比丘即便臥息，不肯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初懈怠。懈怠比丘得食既足，復作是念：『我朝入村乞食，得食過足，身體沈重，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

怠比丘即便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設少執事，便作是念：『我今日執事，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即便寢息。懈怠比丘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當豫臥息。』懈怠比丘即便臥息。懈怠比丘設少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我今宜當臥息。』懈怠比丘即便臥息。懈怠比丘設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當豫寢息。』懈怠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六懈怠比丘。設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當須寢息。』懈怠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所患已差，復作是念：『我病差未久，身體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宜自寢息。』懈怠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云何八增法？謂八不怠。

「云何八精進？比丘入村乞食，不得食還，即作是念：『我身體輕便，少於睡眠，宜可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是為初精進比丘。乞食得足，便作是念：『我今入村，乞食飽滿，氣力充足，宜勤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有執事，便作是念：『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比丘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

比丘設欲行來，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比丘設遇患時，便作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終，今宜精進。』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比丘患得小差，復作是念：『我病初差，或更增動，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坐禪、經行，是為八。

「云何八難解法？謂八不閑妨修梵行。云何八？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有人生地獄中，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而有眾生在畜生中、餓鬼中、長壽天中、邊地無識，無佛法處，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或有眾生生於中國，而有邪見，懷顛倒心，惡行成就，必入地獄，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或有眾生生於中國，聾、盲、瘡、癰不得聞法，修行梵行，是為不閑。如來、至真、等正覺不出世間，無有能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而有眾生生於中國，彼諸根具足，堪受聖教，而不值佛，不得修行梵行，是為八不閑。

「云何八生法？謂八大人覺：道當少欲，多欲非道；道當知足，無厭非道；道當閑靜，樂眾非道；道當自守，戲笑非道；道當精進，懈怠非道；道當專念，多忘非道；道當定意，亂意非道；道當智慧，愚癡非道。云何八知法？謂八除入：內有色想，觀外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初除入。內有色想，觀外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二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三除入。內無色想，外

觀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四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光、青見，譬如青蓮華，亦如青波羅[木*奈]衣，純一青色、青光、青見，作如是想，常觀常念，是為五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光、黃見，譬如黃華、黃波羅[木*奈]衣，黃色、黃光、黃見，常念常觀，作如是想，是為六除入。內無色想，觀外色赤，赤色、赤光、赤見，譬如赤華、赤波羅[木*奈]衣，純一赤色、赤光、赤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為七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光、白見，譬如白華、白波羅[木*奈]衣，純一白色、白光、白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為八除入。

「云何八證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諸比丘！是為八十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復有九成法、九修法、九覺法、九滅法、九退法、九增法、九難解法、九生法、九知法、九證法。云何九成法？謂九淨滅枝法：戒淨滅枝、心淨滅枝、見淨滅枝、度疑淨滅枝、分別淨滅枝、道淨滅枝、除淨滅枝、無欲淨滅枝、解脫淨滅枝。云何九修法？謂九喜本：一喜，二愛，三悅，四樂，五定，六如實知，七除捨，八無欲，九解脫。

「云何九覺法？謂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眾生居。或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或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或有眾生，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

復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復有眾生，識處住，是七眾生居。復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復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

「云何九滅法？謂九愛本：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云何九退法？謂九惱法：有人已侵惱我，今侵惱我，當侵惱我；我所愛者，已侵惱，今侵惱，當侵惱；我所憎者，已愛敬，今愛敬，當愛敬。云何九增法？謂無惱：彼已侵我，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我所憎者，彼已愛敬，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

「云何九難解法？謂九梵行：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而不多聞，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不能說法，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不能養眾，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不能於大眾中廣演法言，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於大眾廣演法言，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於大眾廣演法言，而不得四禪，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於大眾廣演法言，又得四禪，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在大眾中廣演法言，又得四禪，不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行不具；有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於大眾中廣演法言，具足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行具

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在大眾中廣演法言，得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然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法言，成就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具足。

「云何九生法？謂九想：不淨想、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盡想、無欲想。云何九知法？謂九異法：生果異、因果異。生觸異、因觸異。生受異、因受異。生想異、因想異。生集異、因集異。生欲異、因欲異。生利異、因利異。生求異、因求異。生煩惱異、因煩惱異。云何九證法？謂九盡：若入初禪，則聲刺滅。入第二禪，則覺觀刺滅。入第三禪，則喜刺滅。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刺滅。入空處，則色想刺滅。入識處，則空想刺滅。入不用處，則識想刺滅。入有想無想處，則不用想刺滅。入滅盡定，則想受刺滅。諸比丘！是為九十法，如實不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復有十成法、十修法、十覺法、十滅法、十退法、十增法、十難解法、十生法、十知法、十證法。云何十成法？謂十救法：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儀亦具，見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傾邪。二者得善知識。三者言語中正，多所含受。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悞。五者諸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不以為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六者多聞，聞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精進，滅不善法，增長善法。八者常自專念，無有他想，憶本善行，若在目前。九者智慧成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而斷苦本。十者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中

間無有調戲。

「云何十修法？謂十正行：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知。云何十覺法？謂十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聲入、香入、味入、觸入。云何十滅法？謂十邪行：邪見、邪思、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云何十退法？謂十不善行迹：身殺、盜、婬，口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貪取、嫉妬、邪見。云何十增法？謂十善行：身不殺、盜、婬，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不貪取、嫉妬、邪見。云何十難解法？謂十賢聖居：一者比丘除滅五枝，二者成就六枝，三者捨一，四者依四，五者滅異諦，六者勝妙求，七者無濁想，八者身行已立，九者心解脫，十者慧解脫。

「云何十生法？謂十稱譽處：若比丘自得意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得信者。自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持戒者。自少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少欲者。自知足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知足者。自樂閑靜，為他人說，亦復稱歎樂閑靜者。自多聞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多聞者。自精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精進者。自專念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專念者。自得禪定，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禪定者。自得智慧，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智慧者。

「云何十知法？謂十滅法：正見之人能滅邪見，諸緣邪見，起無數惡，亦盡除滅。諸因正見，生無數善，盡得成就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正智之人能滅邪智，諸因邪智，起無數惡，悉皆除滅；諸因正智，起無數善法，盡得成就。云何十證法？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諸比丘！是為百法，如實無虛，如來知己，平等說法。」

爾時，舍利弗佛所印可，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自歡喜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那難陀城波波利菴婆林，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長老舍利弗於閑靜處，默自念言：「我心決定知過去、未來、現在沙門、婆羅門智慧、神足、功德、道力，無有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等者。」時，舍利弗從靜室起，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向於靜室，默自思念：過去、未來、現在沙門、婆羅門智慧、神足、功德、道力，無有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等者。」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汝能於佛前說如是語，一向受持，正師子吼，餘沙門、婆羅門無及汝者。云何？舍利弗！汝能知過去諸佛心中所念，彼佛有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如是解脫、如是解脫堂不？」

對曰：「不知。」

「云何？舍利弗！汝能知當來諸佛心中所念，有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慧、如是解脫、如是解脫堂不？」

答曰：「不知。」

「云何？舍利弗！如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心中所念，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智、如是解脫、如是解脫堂，汝能知不？」

答曰：「不知。」

又告舍利弗：「過去、未來、現在如來、至真、等正覺心中所念，汝不能知，何故決定作是念？因何事生是念？一向堅持而師子吼，餘沙門、婆羅門若聞汝言：『我決定知過去、未

來、現在沙門、婆羅門智慧、神足、功德、道力，無有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等者。』當不信汝言。」

舍利弗白佛言：「我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總相法我則能知。如來為我說法，轉高轉妙，說黑、白法，緣、無緣法，照、無照法，如來所說，轉高轉妙，我聞法已，知一一法，於法究竟，信如來、至真、等正覺，信如來法善可分別，信如來眾苦滅成就，諸善法中，此為最上。世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所有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世尊說法復有上者，謂制法。制法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四禪、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為無上制。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所有沙門、婆羅門皆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者？

「世尊說法又有上者，謂制諸入。諸入者，謂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如過去如來、至真、等正覺亦制此入，所謂眼色，一一乃至意法；正使未來如來、至真、等正覺亦制此入，所謂眼色，一一乃至意法；今我如來、至真、等正覺亦制此入，所謂眼色，一一乃至意法。此法無上，無能過者，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世尊說法又有上者，謂識入胎。入胎者，一謂亂入胎、亂住、亂出，二者不亂入、亂住、亂出，三者不亂入、不亂住而亂出，四者不亂入、不亂住、不亂出。彼不亂入、不亂住、不亂出者，入胎之上。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所謂道也。所謂道者，諸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慧意三昧，隨三昧心修念覺意，依欲、

依離、依滅盡、依出要法；精進、喜、猗、定、捨覺意，依欲、依離、依滅盡、依出要。此法最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所謂為滅。滅者，謂苦滅遲得，二俱卑陋；苦滅速得，唯苦卑陋；樂滅遲得，唯遲卑陋；樂滅速得，然不廣普，以不廣普，故名卑陋。如今如來樂滅速得，而復廣普，乃至天人見神變化。」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微妙第一，下至女人，亦能受持，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為如來說無上滅。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言清淨。言清淨者，世尊於諸沙門、婆羅門，不說無益虛妄之言，言不求勝，亦不朋黨，所言柔和，不失時節，言不虛發，是為言清淨。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見定。彼見定者，謂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觀頭至足，觀足至頭，皮膚內外，但有不淨髮、毛、爪甲，肝、肺、腸、胃、脾、腎五臟，汗、肪、髓、腦、屎、尿、涕、淚，臭處不淨，無一可貪，是初見定。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諸不淨，唯觀白骨及與牙齒，是為二見定。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諸不淨及白骨，唯觀心識在何處住？為在今世？為在後世？今世不斷，後世不斷；今世不解脫，後世不解脫，是為三見定。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

外諸不淨及除白骨，復重觀識；識在後世，不在今世；今世斷，後世不斷；今世解脫，後世不解脫，是為四見定。諸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除去皮肉外諸不淨及除白骨，復重觀識，不在今世，不在後世；二俱斷，二俱解脫，是為五見定。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說常法。常法者，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識世間二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言：『世間常存，此為真實，餘者虛妄，所以者何？由我憶識，故知有此成劫敗劫，其餘過去我所不知，未來成敗我亦不知。』」此人朝暮以無智說言：『世間常存，唯此為實，餘者為虛。』是為初常法。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識四十成劫敗劫，彼作是言：『此世間常，此為真實，餘者虛妄。所以者何？以我憶識故知成劫敗劫，我復能過是，知過去成劫敗劫，我不知未來劫之成敗。』」此說知始，不說知終，此人朝暮以無智說言：『世間常存，唯此真實，餘者虛妄。』此是二常法。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憶識八十成劫敗劫，彼言：『此世間常，餘者虛妄。所以者何？以我憶識故知有成劫敗劫，復過是知過去成劫敗劫，未來劫之成敗我亦悉知。』」此人朝暮以無智說言：『世間常存，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是為三常存法。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觀察。觀察者，謂有沙門、婆羅門以想觀察，他心爾趣，此心爾趣，彼心作是想時，或虛或實，是為一觀察。諸沙門、婆羅門不以想觀察，或聞諸天及非人語，而語彼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此亦或實或虛，是二觀察。

或有沙門、婆羅門不以想觀察，亦不聞諸天及非人語，自觀己身，又聽他言，語彼人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此亦有實有虛，是為三觀察。或有沙門、婆羅門不以想觀察，亦不聞諸天及非人語，又不自觀、觀他，除覺、觀已，得定意三昧，觀察他心，而語彼言：『汝心如是，汝心如是。』如是觀察則為真實，是為四觀察。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所謂教誡。教誡者，或時有人不違教誡，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復受有，是為初教誡。或時有人不違教誡，盡五下結，於彼滅度，不還此世，是為二教誡。或時有人不違教誡，三結盡，薄淫、怒、癡，得斯陀含，還至此世而取滅度，是為三教誡。或時有人不違教誡，三結盡，得須陀洹，極七往返，必成道果，不墮惡趣，是為四教誡。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為他說法，使戒清淨。戒清淨者，有諸沙門、婆羅門所語至誠，無有兩舌，常自敬肅，捐除睡眠，不懷邪諂，口不妄言，不為世人記於吉凶，不自稱說從他所得以示於人，更求他利，坐禪修智，辯才無碍，專念不亂，精勤不怠。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解脫智。謂解脫智者，世尊由他因緣內自思惟言：『此人是須陀洹，此是斯陀含，此是阿那含，此是阿羅漢。』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自識宿命智證。諸沙門、婆羅門

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自憶往昔無數世事，一生、二生，——乃至百千生成劫敗劫，如是無數我於某處生，名字如是，種、姓如是，壽命如是，飲食如是，苦樂如是；從此生彼，從彼生此，若干種相，自憶宿命無數劫事，晝夜常念本所經歷。此是色，此是無色；此是想，此是無想，此是非無想，盡憶盡知。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天眼智。天眼智者，諸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觀諸眾生，死者、生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其所行，盡見盡知。或有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誹謗賢聖，信邪倒見，身壞命終，墮三惡道。或有眾生，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不謗賢聖，見正信行，身壞命終，生天人中，以天眼淨，觀諸眾生，如實知見。此法無上，智慧無餘，神通無餘，諸世間沙門、婆羅門無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

「如來說法復有上者，謂神足證。神足證者，諸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隨三昧心，作無數神力，能變一身為無數身，以無數身合為一身，石壁無礙，於虛空中結加趺坐。猶如飛鳥，出入於地；猶如在水，履水如地；身出烟火，如火積燃；以手捫日月，立至梵天。若沙門、婆羅門稱是神足者，當報彼言：『有此神足，非為不有。此神足者，卑賤下劣，凡夫所行，非是賢聖之所修習。若比丘於諸世間愛色不染，捨離此已，如所應行，斯乃名為賢聖神足。於無喜色，亦不憎惡，捨離此已，如所應行，斯乃名曰賢聖神足。於諸世間愛色、不愛色，二俱捨已，修平等護，專念不忘，斯乃名曰賢聖神足。猶如世尊精進勇猛，有大智慧，有知、有覺，得第一覺，故名等覺。世尊今亦不樂於欲，不樂卑賤凡夫所習，亦不勞勤受諸

苦惱。世尊若欲除弊惡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遊於初禪，如是便能除弊惡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遊於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亦復如是。精進勇猛，有大智慧，有知、有覺，得第一覺，故名等覺。』」

佛告舍利弗：「若有外道異學來問汝言：『過去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等不？』汝當云何答？彼復問言：『未來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等不？』汝當云何答？彼復問言現在沙門、婆羅門與沙門瞿曇等不？汝當云何答？」

時，舍利弗白佛言：「設有是問：『過去沙門、婆羅門與佛等不？』當答言：『有。』設問：『未來沙門、婆羅門與佛等不？』當答言：『有。』設問：『現在沙門、婆羅門與佛等不？』當答言：『無。』」

佛告舍利弗：「彼外道梵志或復問言：『汝何故或言有？或言無？』汝當云何答？」

舍利弗言：「我當報彼：『過去三耶三佛與如來等，未來三耶三佛與如來等，我躬從佛聞，欲使現在有三耶三佛與如來等者，無有是處。』世尊！我如所聞，依法順法，作如是答，將無咎耶？」

佛言：「如是答，依法順法，不違也。所以然者？過去三耶三佛與我等，未來三耶三佛與我等，欲使現在有二佛出世，無有是處。」

爾時，尊者鬱陀夷在世尊後執扇扇佛，佛告之曰：「鬱陀夷！汝當觀世尊少欲知足，今我有大神力，有大威德，而少欲知足，不樂在欲。鬱陀夷！若餘沙門、婆羅門於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彼便當豎幡，告四遠言：『如來今者少欲知足，今觀如來少欲知足，如來有大神力，有大威德，不用在欲。』」

爾時，尊者鬱陀夷正衣服，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叉手白

佛言：「甚奇！世尊！少有少欲知足如世尊者，世尊有大神力，有大威德，不用在欲。若復有餘沙門、婆羅門於此法中能勤苦得一法者，便能豎幡，告四遠言：『世尊今者少欲知足。』舍利弗！當為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數說此法，彼若於佛、法、僧，於道有疑者，聞說此法，無復疑網。」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當為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數說此法。所以者何？彼於佛、法、僧，於道有疑者，聞汝所說，當得開解。」

對曰：「唯然。世尊！」

時，舍利弗即便數數為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法，以自清淨故，故名清淨經。

爾時，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雙品阿夷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於東園鹿子母堂。

爾時，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堂上來下，在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廣說甚深微妙之法。彼時，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遙見世尊從燕坐起，堂上來下，在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廣說甚深微妙之法。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往詣佛所，共相問訊，隨佛經行。世尊迴顧問曰：「阿夷那！沙門蠻頭實思五百思。若有異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自稱有過。」

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答曰：「瞿曇！沙門蠻頭實思五百思。若有異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自稱有過。」

世尊復問曰：「阿夷那！云何沙門蠻頭思五百思？若有異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自稱有過耶？」

異學阿夷那，沙門蠻頭弟子，答曰：「瞿曇！沙門蠻頭作如是說：『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眠、若寤，或晝、或夜，常無礙知見。或時逢[馬*奔]象、逸馬、[馬*奔]車、叛兵、走男、走女，或行如是道，逢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或值蛇聚，或得塊擲，或得杖打，或墮溝瀆，或墮廁中，或乘臥牛，或墮深坑，或入刺中，或見村邑，問名問道，見男見女，問姓問名，或觀空舍，或如是入族。彼既入已，而問我曰：「尊從何行？」我答彼曰：「諸賢！我趣惡道也。』』瞿曇！沙門蠻頭如是比丘思五百思。若有異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自稱我有無餘、知無餘，見彼有過也。」

於是，世尊離於經行，至經行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問諸比丘：「我所說智慧事，汝等受持耶？」彼諸比丘默然不答。

世尊復至再三問曰：「諸比丘！我所說智慧事，汝等受持耶？」諸比丘亦至再三默然不答。

彼時，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智慧事，諸比丘從世尊聞，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比丘！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具分別說。」時，諸比丘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復告曰：「凡有二眾，一曰法眾，二曰非法眾。何者非法眾？或有一行非法說非法，彼眾亦行非法說非法，彼非法人住非法眾前，自己所知，而虛妄言，不是真實，顯示分別，施設其行，流布次第說法，欲斷他意弊惡，難詰不可說也。於正法律中，不可稱立自己所知，彼非法人住非法眾前，自稱我

有智慧普知，於中若有如是說智慧事者，是謂非法眾。何者法眾？或有一行法說法，彼眾亦行法說法，彼法人住法眾前，自己所知，不虛妄言，是真是實，顯示分別，施設其行，流布次第說，欲斷他意弊惡，難詰則可說也。於正法中而可稱立自己所知，彼法人住法眾前，自稱我有智慧普知，於中若有如是說智慧事者，是謂法眾。是故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

佛說如是，即從座起，入室燕坐。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是故，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阿難所，請說此義。若尊者阿難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難！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阿難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阿難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華、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

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阿難！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然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而知佛意，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阿難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阿難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阿難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邪見非法，正見是法。若有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是謂非義；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是謂是義。諸賢！乃至邪智非法，正智是法，若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是謂非義；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是謂是義。諸賢！謂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是故汝等當知法、非法，義與非義，知法、非法，義、非義已，汝等當學如法如義。』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義，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阿難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尊者阿難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阿難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夷那經竟(千八百二十八字)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說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將諸年少比丘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諸年少比丘亦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此諸年少比丘我當云何教呵？云何訓誨？云何為彼而說法耶？」

世尊告曰：「阿難！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教處。若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教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教處者，我與諸年少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及諸年少比丘廣分別說。」尊者阿難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難！我本為汝說五盛陰，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阿難！此五盛陰，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盛陰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內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阿難！此六內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內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外處，色處，聲、香、味、觸、法處。阿難！此六外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

少比丘說教此六外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識身，眼識，耳、鼻、舌、身、意識。阿難！此六識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識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更樂身，眼更樂，耳、鼻、舌、身、意更樂。阿難！此六更樂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更樂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覺身，眼覺，耳、鼻、舌、身、意覺。阿難！此六覺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覺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想身，眼想，耳、鼻、舌、身、意想。阿難！此六想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想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思身，眼思，耳、鼻、舌、身、意思。阿難！此六思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思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愛身，眼愛，耳、鼻、舌、身、意愛。阿難！此六愛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愛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六界，地界，水、火、風、空、識界。

阿難！此六界，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界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因緣起及因緣起所生法。若有此則有彼，若無此則無彼，若生此則生彼，若滅此則滅彼。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處，緣六處更樂，緣更樂覺，緣覺愛，緣愛受，緣受有，緣有生，緣生老死。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覺滅，覺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阿難！此因緣起及因緣起所生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因緣起及因緣起所生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念處，觀身如身，觀覺、心、法如法。阿難！此四念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念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正斷，比丘者，已生惡不善法為斷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舉心斷。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舉心斷。未生善法為生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舉心斷。已生善法為住故、不忘故、不退故、轉增多故、廣布故、滿具足故，起欲求方便行，精勤舉心斷。阿難！此四正斷，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正斷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如意足，比丘者，成就欲定燒諸行，修習如意足，依於無欲、依離、依滅，願至非品，如是精進定、心定，成就觀定燒諸行。修習如意足，依於無欲、依離、依滅，

願至非品。阿難！此四如意足，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如意足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禪，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阿難！此四禪，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禪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聖諦，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阿難！此四聖諦，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聖諦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想，比丘者，有小想、有大想、有無量想、有無所有想。阿難！此四想，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想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無量，比丘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阿難！此四無量，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無量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無色，比丘者，斷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阿難！此四無色，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無色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聖種，比丘、比丘尼者，得麤素衣

而知止足，非為衣故求滿其意。若未得衣，不憂悒，不啼泣，不搥胸，不癡惑；若得衣者，不染不著，不欲不貪，不觸不計。見災患知出要而用衣，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是謂比丘、比丘尼正住舊聖種。如是食、住處，欲斷樂斷、欲修樂修，彼因欲斷樂斷、欲修樂修故，不自貴、不賤他，如此事利不懈怠而正知者，是謂比丘、比丘尼正住舊聖種。阿難！此四聖種，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聖種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四沙門果，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最上阿羅漢果。阿難！此四沙門果，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沙門果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五熟解脫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不淨惡露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阿難！此五熟解脫想，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熟解脫想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五解脫處，若比丘、比丘尼因此故，未解脫心得解脫，未盡諸漏得盡無餘，未得無上涅槃得無上涅槃。云何為五？阿難！世尊為比丘、比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亦為比丘、比丘尼說法。阿難！若世尊為比丘、比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亦為比丘、比丘尼說法，彼聞法已，便知法解義；彼因知法解義故，便得歡悅；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歡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樂；因覺樂故，便得心定。阿難！比丘、比丘尼因心定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故，便得厭；因厭故，便得無欲；因無欲故，便得解脫；因解脫故，便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謂第一解脫處，因此故，比丘、比丘

尼未解脫心得解脫，未盡諸漏得盡無餘，未得無上涅槃得無上涅槃。

「復次，阿難！世尊不為比丘、比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亦不為比丘、比丘尼說法，但如本所聞、所誦習法而廣讀之。若不廣讀本所聞、所誦習法者，但隨本所聞、所誦習法為他廣說。若不為他廣說本所聞、所誦習法者，但隨本所聞、所誦習法心思惟分別。若心不思惟分別本所聞、所誦習法者，但善受持諸三昧相。阿難！若比丘、比丘尼善受持諸三昧相者，便知法解義，彼因知法解義故，便得歡悅；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歡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樂；因覺樂故，便得心定。阿難！比丘、比丘尼因心定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故，便得厭；因厭故，便得無欲；因無欲故，便得解脫；因解脫故，便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謂第五解脫處，因此故，比丘、比丘尼未解脫心得解脫，未盡諸漏得盡無餘，未得無上涅槃得無上涅槃。阿難！此五解脫處，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解脫處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五根，信根，精進、念、定、慧根。阿難！此五根，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根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五力，信力，精進、念、定、慧力。阿難！此五力，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力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五出要界。云何為五？阿難！多聞聖

弟子極重善觀欲，彼因極重善觀欲故，心便不向欲，不樂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欲，穢惡厭患欲。阿難！猶如雞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欲，彼因極重善觀欲故，心便不向欲，不樂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欲，穢惡厭患欲。觀無欲，心向無欲，樂無欲，近無欲，信解無欲，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欲及因欲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欲生，如是欲出要。阿難！是謂第一出要界。

「復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善觀患，彼因極重善觀患故，心便不向患，不樂患，不近患，不信解患；若患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患，穢惡厭患患。阿難！猶如雞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患，彼因極重善觀患故，心便不向患，不樂患，不近患，不信解患；若患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患，穢惡厭患患。觀無患，心向無患，樂無患，近無患，信解無患，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患，及因患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患生，如是患出要。阿難！是謂第二出要界。

「復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善觀害，彼因極重善觀害故，心便不向害，不樂害，不近害，不信解害；若害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害，穢惡厭患害。阿難！猶如雞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害，彼因極重善觀害故，心便不向害，不樂害，不近害，不信解害；若害心生，即時融消

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害，穢惡厭患害。觀無害，心向無害，樂無害，近無害，信解無害，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害及因害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害生，如是害出要。阿難！是謂第三出要界。

「復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善觀色，彼因極重善觀色故，心便不向色，不樂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色，穢惡厭患色。阿難！猶如雞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色，彼因極重善觀色故，心便不向色，不樂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色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色，穢惡厭患色。觀無色，心向無色，樂無色，近無色，信解無色，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色及因色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色生，如是色出要。阿難！是謂第四出要界。

「復次，阿難！多聞聖弟子極重善觀己身，彼因極重善觀己身故，心便不向己身，不樂己身，不近己身，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己身，穢惡厭患己身。阿難！猶如雞毛及筋，持著火中，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阿難！多聞聖弟子亦復如是極重善觀己身，彼因極重善觀己身故，心便不向己身，不樂己身，不近己身，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即時融消焦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己身，穢惡厭患己身。觀無己身，心向無己身，樂無己身，近無己身，信解無己身，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己身及因己身生諸漏煩熱憂惑。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己身生，如是己身出要。阿難！

是謂第五出要界。

「阿難！此五出要界，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五出要界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七財，信財，戒、慚、愧、聞、施、慧財。阿難！此七財，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七財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七力，信力，精進、慚、愧、念、定、慧力。阿難！此七力，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七力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七覺支，念覺支，擇法、精進、喜、息、定、捨覺支。阿難！此七覺支，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七覺支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本為汝說八支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謂為八。阿難！此八支聖道，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八支聖道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甚奇！甚特！世尊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教處。」

世尊告曰：「阿難！如是，如是。甚奇！甚特！我為諸年少比丘說處及教處。阿難！若汝從如來復問頂法及頂法退者，汝便於如來極信歡喜。」

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年少比丘說頂法及頂法退說及教者，

我及諸年少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及諸年少比丘說頂法及頂法退。」尊者阿難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難！多聞聖弟子真實因心，思念稱量，善觀分別無常、苦、空、非我，彼如是思念，如是稱量，如是善觀分別，便生忍、生樂、生欲、欲聞、欲念、欲觀，阿難！是謂頂法。阿難！若得此頂法復失衰退，不修守護，不習精勤，阿難！是謂頂法退。如是內外識、更樂、覺、想、思、愛、界、因緣起，阿難！多聞聖弟子此因緣起及因緣起法，思念稱量，善觀分別無常、苦、空、非我，彼如是思念，如是稱量，如是善觀分別，便生忍、生樂、生欲，欲聞、欲念、欲觀。阿難！是謂頂法。阿難！若得此頂法復失衰退，不修守護，不習精勤，阿難！是謂頂法退。阿難！此頂法及頂法退，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頂法及頂法退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阿難！我為汝等說處及教處，頂法及頂法退，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當復自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年少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陰、內、外、識、更 覺、想、思、愛、界

因緣、念、正斷 如意、禪、諦、想

無量、無色、種 沙門果、解脫

處、根、力、出要 財、力、覺、道、頂

說處經竟(五千一百九十七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法樂比丘尼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毘舍佉優婆夷往詣法樂比丘尼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法樂比丘尼曰：「賢聖！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毘舍佉！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毗舍佉優婆夷便問曰：「賢聖！自身，說自身。云何為自身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世尊說五盛陰，自身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是謂世尊說五盛陰。」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為自身見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不多聞愚癡凡夫不見善知識，不知聖法，不御聖法，彼見色是神，見神有色，見神中有色，見色中有神也。見覺、想、行、識是神，見神有識，見神中有識，見識中有神也。是謂自身見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無身見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知聖法，善御聖法，彼不見色是神，不見神有色，不見神中有色，不見色中有神也。不見覺、想、行、識是神，不見神有識，不見神中有識，不見識中有神也。是謂無身見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滅自身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色盛陰斷無餘，捨、吐、盡、不染、滅、息、沒也。覺、想、行、識盛陰斷無餘，捨、吐、盡、不染、滅、息、沒也。是謂自身滅。」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陰說陰盛，陰說盛陰，陰即是盛陰，盛陰即是陰耶？為陰異、盛陰異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或陰即是盛陰，或陰非盛陰。云何陰即是盛陰？若色有漏有受，覺、想、行、識有漏有受，是謂陰即是盛陰。云何陰非盛陰？色無漏無受，覺、想、行、識無漏無受，是謂陰非盛陰。」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八支聖道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八支聖道者，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是謂八支聖道。」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八支聖道有為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如是八支聖道有為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有幾聚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有三聚。戒聚、定聚、慧聚。」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八支聖道攝三聚，為三聚攝八支聖道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非八支聖道攝三聚。三聚攝八支聖道。正語、正業、正命，此三道支聖戒聚所攝。正念、正定，此二道支聖定聚所攝。正見、正志、正方便，此三道支聖慧聚所攝。是謂非八支聖道攝三聚，三聚攝八支聖道。」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滅有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滅無對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初禪有幾支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初禪有五支，覺、觀、喜、樂、一心，是謂初禪有五支。」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定？云何定相？云何定力？云何定功？云何修定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若善心得一者，是謂定也。四念處，是謂定相也。四正斷，是謂定力也。四如意足，是謂定功也。若習此諸善法服，數數專修精勤者，是謂定修也。」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有幾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法樂比丘尼答曰：「有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云何為三？一者壽，二者暖，三者識，是謂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死者壽命滅訖，溫暖已去，諸根敗壞。比丘入滅盡定者，壽不滅訖，暖亦不去，諸根不敗壞，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是謂差別。」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入滅盡定者，想及知滅。入無想定者，想知不滅。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是謂差別。」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若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有何差別？」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不作是念：『我從滅盡定起。』比丘從無想定起時，作如是念：『我為有想，我為無想？』若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是謂差別。」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比丘入滅盡定時，作如是念：『我入滅盡定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入滅盡定時，不作是念：『我入滅盡定。』然本如是修習心，以是故如是趣向。」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比丘從滅盡定起，作如是念：『我從滅盡

定起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不作是念：『我從滅盡定起。』然因此身及六處緣命根，是故從定起。」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比丘從滅盡定起已，心何所樂，何所趣，何所順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已，心樂離、趣離、順離。」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有幾覺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此何緣有耶？緣更樂有。」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云何樂覺？云何苦覺？云何不苦不樂覺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若樂更樂所觸生，身心樂善覺，是覺謂樂覺也。若苦更樂所觸生，身心苦不善覺，是覺謂苦覺也。若不苦不樂更樂所觸生，身心不苦不樂，非善非不善覺，是覺謂不苦不樂覺。」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樂覺者，云何樂？云何苦？云何無常？云何災患？云何使耶？苦覺者，云何樂？云何苦？云何無常？云何災患？云何使耶？不苦不樂覺者，云何樂？云何苦？云何

無常？云何災患？云何使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覺者，生樂住樂，變易苦，無常者即是災患，欲使也。苦覺者，生苦住苦，變易樂，無常者即是災患，患使也。不苦不樂覺者，不知苦、不知樂，無常者即是變易，無明使也。」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一切樂覺欲使耶？一切苦覺患使耶？一切不苦不樂覺無明使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非一切樂覺欲使也，非一切苦覺患使也，非一切不苦不樂覺無明使也。云何樂覺非欲使耶？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是謂樂覺非欲使也。所以者何？此斷欲故。云何苦覺非患使耶？若求上解脫樂，求願悵悵生憂苦，是謂苦覺非患使也。所以者何？此斷患故。云何不苦不樂覺非無明使耶？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不苦不樂覺非無明使也。所以者何？此斷無明故。」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樂覺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覺者以苦覺為對。」

毗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毗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苦覺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苦覺者以樂覺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樂覺苦覺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覺苦覺者以不苦不樂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不苦不樂覺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不苦不樂覺者以無明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無明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無明者以明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聖！明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答曰：「明者以涅槃為對。」

毘舍佉優婆夷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聖！」毘舍佉優婆夷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聖賢！涅槃者有何對耶？」

法樂比丘尼告曰：「君欲問無窮事，然君問事不能得窮我邊也。涅槃者，無對也。涅槃者，以無繖過、繖繖滅訖。以此義故，從世尊行梵行。」

於是，毘舍佉優婆夷聞法樂比丘尼所說，善受善持，善誦習已，即從坐起，稽首禮法樂比丘尼足，繞三匝而去。

於是，法樂比丘尼見毘舍佉優婆夷去後不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與毘舍佉優婆夷所共論者，盡向佛說，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如是說、如是答，非為誣謗世尊耶？說真實、說如法、說法次法耶？於如法中，非有相違、有諍、有咎耶？」

世尊答曰：「比丘尼！汝如是說、如是答，不誣謗我，汝說真實，說如法、說法次法，於如法中而不相違，無諍咎也。比丘尼！若毘舍佉優婆夷以此句、以此文來問我者，我為毘舍佉優婆夷亦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而答彼也。比丘尼！此義如汝所說，汝當如是持。所以者何？此說即是義故。」

佛說如是。法樂比丘尼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法樂比丘尼經竟(三千四十九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大拘絺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

爾時，尊者舍黎子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尊者大拘絺羅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尊者舍黎子語曰：「賢者拘絺羅！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大拘絺羅白曰：「尊者舍黎子！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尊者舍黎子問曰：「賢者拘絺羅！不善者說不善，不善根者說不善根。何者不善，何者不善根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身惡行，口、意惡行，是不善也。貪、恚、癡，是不善根也。是謂不善，是謂不善根。」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善者說善，善根者說善根。何者為善，何者善根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身妙行，口、意妙行，是善也。不貪、不恚、不癡，是善根也。是謂為善，是謂善根。」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智慧者說智慧，何者智慧？」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知如是故說智慧。知何等耶？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如是故說智慧。」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識者說識，何者識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識識是故說識。識何等耶？識色，識聲、香、味、觸、法，識識是故說識。」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智慧及識，此二法為合為別，此二法可得別施設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所以者何？智慧所知，即是識所識。是故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知者汝以何等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知者我以智慧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智慧有何義，有何勝，有何功德？」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智慧者有厭義、無欲義、見如真義。」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

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云何正見？」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知苦如真，知苦習、滅、道如真者，是謂正見。」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幾因幾緣生正見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二因二緣而生正見。云何為二？一者從他聞，二者內自思惟。是謂二因二緣而生正見。」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慧解脫果，得心解脫功德、慧解脫功德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五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慧解脫果，得心解脫功德、慧解脫功德。云何為五？一者真諦所攝，二者戒所攝，三者博聞所攝，四者止所攝，五者觀所攝。是謂有五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慧解脫果，得心解脫功德、慧解脫功德。」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云何生當來有？」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愚癡凡夫無知、不多聞，無明所覆，愛結所繫，不見善知識，不知聖法，不御聖法，是謂生當來有。」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云何不生當來有？」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若無明已盡，明已生者，必盡苦也。」

是謂不生於當來有。」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覺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此緣何有耶？緣更樂有。」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覺、想、思，此三法為合為別？此三法可別施設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覺、想、思，此三法合不別，此三法不可別施設。所以者何？覺所覺者，即是想所想，思所思。是故此三法合不別，此三法不可別施設。」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滅者有何對？」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滅者無有對。」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自境界，眼根，耳、鼻、舌、身根，此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自境界，誰為彼盡受境界，誰為彼依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自受境界，眼根，耳、鼻、舌、身根，此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自境界，意為彼盡受境界，意為彼依。」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意者依何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意者依壽，依壽住。」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壽者依何住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壽者依暖，依暖住。」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壽及暖，此二法為合為別？此二法可得別施設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壽及暖，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所以者何？因壽故有暖，因暖故有壽，若無壽者則無暖，無暖者則無壽。猶如因油因炷，故得燃燈，彼中因[火*僉]故有光，因光故有[火*僉]，若無[火*僉]者則無光，無光者則無[火*僉]。如是因壽故有暖，因暖故有壽，若無壽者則無暖，無暖者則無壽。是故此二法合不別，此二法不可別施設。」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云何為三？一者壽，二者暖，三者識。此三法生身死已，身棄塚間，如木無情。」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若死及入滅盡定者，有何差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死者壽命滅訖，溫暖已去，諸根敗

壞。比丘入滅盡定者，壽不滅訖，暖亦不去，諸根不敗壞。死及入滅盡定者，是謂差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有何差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入滅盡定者，想及知滅。比丘入無想定者，想知不滅。若入滅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是謂差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若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有何差別？」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不如是念：『我從滅盡定起。』比丘從無想定起時，作如是念：『我為有想，我為無想？』從滅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是謂差別。」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比丘入滅盡定時先滅何法？為身行，為口、意行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入滅盡定時，先滅身行，次滅口行，後滅意行。」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比丘從滅盡定起時，先生何法？為身行，口、意行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先生意行，次生口行，後生身行。」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比丘從滅盡定起時觸幾觸？」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比丘從滅盡定起時觸三觸。云何為三？一者不移動觸，二者無所有觸，三者無相觸。比丘從滅盡定起時觸此三觸。」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空、無願、無相，此三法異義、異文耶？為一義、異文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空、無願、無相，此三法異義、異文。」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生不移動定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四因四緣生不移動定。云何為四？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四因四緣生不移動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生無所有定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因三緣生無所有定。云何為三？若比丘度一切色想，至得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有三因三緣生無所有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生無想定？」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二因二緣生無想定。云何為二？一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無想界。是謂二因二緣生無想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住無想定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二因二緣住無想定。云何為二？一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無想界。是謂二因二緣住無想定。」

尊者舍黎子聞已，歎曰：「善哉！善哉！賢者拘絺羅！」尊者舍黎子歎已，歡喜奉行。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有幾因幾緣從無想定起？」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有三因三緣從無想定起。云何為三？一者念一切想，二者不念無想界，三者因此身因六處緣命根，是謂三因三緣，從無想定起。」

如是，彼二尊更相稱歎善哉善哉，更互所說，歡喜奉行。從坐起去。

尊者大拘絺羅經竟(三千七十五字)

中阿含經大品釋問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木*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

爾時，天王釋聞佛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木*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時，天王釋告五結樂子：「我聞世尊遊摩竭陀國，在王舍城東，[木*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羅石室。五結！汝來共往見佛。」

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挾琉璃琴從天王

釋行，三十三天聞天王釋其意至重，欲往見佛，三十三天亦復侍從天王釋行。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猶如力士屈伸臂頃，於三十三天忽沒不現已，住摩竭陀國王舍城東，[木*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去石室不遠。

爾時，鞞陀提山光耀極照，明如火[火*僉]，彼山左右居民見之，便作是念：「鞞陀提山火燒普然。」

時，天王釋住一處已，告曰：「五結！世尊如是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有大威德，諸天共俱，樂彼遠離，燕坐安隱，快樂遊行。我等未通，不應便前。五結！汝往先通，我等然後當進。」

五結樂子白曰：「唯然。」於是，五結樂子受天王釋教已，挾琉璃琴即先往至因陀羅石室，便作是念：「知此處離佛不近不遠，令佛知我，聞我音聲。」住彼處已，調琉璃琴，作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而歌頌曰：

「賢禮汝父母，	月及耽浮樓，
謂生汝殊妙，	令我發歡心。
煩熱求涼風，	渴欲飲冷水，
如是我愛汝，	猶羅訶愛法。
如收水甚難，	著欲亦復然，
無量生共會，	如施與無著。
池水清且涼，	底有金粟沙，
如龍象熱逼，	入此池水浴。
猶如鈎牽象，	我意為汝伏，
所行汝不覺，	窈窕未得汝。
我意極著汝，	煩冤燒我心，
是故我不樂，	如人入虎口。
如釋子思禪，	常樂在於一，

如牟尼得覺，	得汝妙淨然。
如牟尼所樂，	無上正盡覺，
如是我所樂，	常求欲得汝。
如病欲得藥，	如飢欲得食，
賢汝止我心，	猶如水滅火。
若我所作福，	供養諸無著，
彼是悉淨妙，	我共汝受報。
願我共汝終，	不離汝獨沾，
我寧共汝死，	不用相離生。
釋為與我願，	三十三天尊，
汝人無上尊，	是我願最堅。
是故禮大雄，	稽首人最上，
斷絕諸愛刺，	我禮日之親。」

於是，世尊從三昧起，讚歎五結樂子曰：「善哉！善哉！五結！汝歌音與琴聲相應，琴聲與歌音相應，歌音不出琴聲外，琴聲不出歌音外。五結！汝頗憶昔時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耶？」

五結樂子白曰：「世尊！唯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昔時世尊初得覺道，遊鬱鞞羅尼連禪河岸，阿闍毘羅尼拘類樹下。爾時，耽浮樓樂王女，名賢月色。有天名結，摩兜麗御車子，求欲彼女。大仙人！彼當求欲於彼女時，我亦復求欲得彼女。然，大仙人！求彼女時竟不能得，我於爾時住彼女後，便歌頌此欲相應偈、龍相應偈、沙門相應偈、阿羅訶相應偈。大仙人！我歌頌此偈時，彼女迴顧，怡然含笑而語我曰：『五結！我未曾見彼佛世尊，然我已從三十三天聞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五結！若汝能數稱歎世尊者，可與汝共事大仙人。』

我唯一共會，自後不復見。」

於是，天王釋而作是念：「五結樂子已令世尊從定覺起已，通我於善逝。」彼時，天王釋告曰：「五結！汝即往彼，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釋及三十三天欲見世尊！』」

五結樂子白曰：「唯然。」

於是，五結樂子捨琉璃琴，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釋及三十三天欲見世尊！」

爾時，世尊告曰：「五結！今天王釋安隱快樂，及諸天、人、阿修羅、捷沓怛、羅刹及餘種種身安隱快樂。五結！天王釋欲見我者，隨其所欲。」

於是，五結樂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遶三匝而去，往詣天王釋所，白曰：「天王！我已為白世尊，世尊今待天王，唯願天王自當知時。」

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往詣佛所。時，天王釋稽首佛足，再三自稱名姓言：「唯大仙人！我是天王釋，我是天王釋。」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拘翼！汝是天王釋。」

時，天王釋再三自稱名姓，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結樂子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時天王釋白曰：「唯大仙人！我去世尊近遠坐耶？」

世尊告曰：「汝近我坐。所以者何？汝有大天眷屬。」於是，天王釋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結樂子亦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爾時，因陀羅石室忽然廣大。所以者何？佛之威神

及諸天威德。

時，天王釋坐已，白曰：「唯大仙人！我於長夜欲見世尊，欲請問法。大仙人！往昔一時世尊遊舍衛國，住石巖中，大仙人！我爾時自為及為三十三天，乘千象車，往至鞞沙門大王家。爾時，鞞沙門大王家有妾，名槃闍那，爾時，世尊入定寂然，彼妾叉手禮世尊足。大仙人！我語彼曰：『妹！我今非往見世尊時，世尊入定，若世尊從定寤者，妹便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說：「唯大仙人！天王釋稽首佛足，問訊世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大仙人！彼妹為我稽首佛足，問訊世尊，世尊為憶不耶？」

世尊告曰：「拘翼！彼妹為汝稽首我足，具宣汝意，問訊於我，我亦憶，拘翼！當汝去時，聞此音聲，便從定寤。」

「大仙人！昔時我聞，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於世時，增諸天眾，滅阿修羅。大仙人！我白眼見世尊弟子比丘從世尊修習梵行，捨欲離欲，身壞命終，得至善處，生於天中。大仙人！瞿毘釋女是世尊弟子，亦從世尊修習梵行，憎惡是女身，愛樂男形，轉女人身，受男子形，捨欲離欲，身壞命終，得生妙處三十三天，為我作子。彼既生已，諸天悉知，瞿婆天子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大仙人！我復見有世尊弟子三比丘等，亦從世尊修習梵行，不捨離欲，身壞命終，生餘下賤伎樂宮中，彼既生已，日日來至三十三天供事諸天，奉侍瞿婆天子。天子見彼已，而說頌曰：

「『與眼優婆私， 我字名瞿毘，
 奉敬佛及法， 淨意供養眾。』

我已蒙佛恩，	釋子大祐德，
妙生三十三，	彼知祐天子。
見彼本比丘，	受生伎樂神，
叉手面前立，	瞿婆為說偈。
是本瞿曇子，	我本為人時，
來至到我家，	飲食好供養。
此本與聖等，	行無上梵行，
今為他所使，	日來奉事天。
我本承事汝，	聞聖善說法，
得信成就戒，	妙生三十三。
汝本受奉事，	行無上梵行，
今為他所使，	日來奉事天。
汝以何為面，	受持佛法已，
反背不向法，	是眼覺善說。
我昔見汝等，	今生下伎樂，
自行非法行，	自生於非法。
我本在居家，	觀我今勝德，
轉女成天子，	自在五欲樂。
彼訶瞿曇等，	厭已歎瞿曇，
我今當進行，	天子真諦說。
二於彼懃行，	憶瞿曇法律，
知欲有災患，	即彼捨離欲。
彼為欲結縛，	即得捨遠離，
如象斷羈絆，	度三十三天。
因陀羅天梵，	一切皆來集，
即彼坐上去，	雄猛捨塵欲。
帝釋見已厭，	勝天天中天，

彼本生下賤， 度三十三天。
厭已妙息言， 瞿婆後說曰，
人中有佛勝， 釋牟尼知欲。
彼子中失念， 我訶更復得，
於三中之， 則生伎樂中。
二成等正道， 在天定根樂，
汝說如是法， 弟子無有惑。
度漏斷邪疑， 禮佛勝伏根，
若彼覺諸法， 二得昇進處。
彼得昇進已， 生於梵天中，
我等知彼法， 大仙來至此。』』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鬼長夜無有諛諂，亦無欺誑，無幻質直。若有問者，盡欲知故，不欲觸燒彼之所問亦復如是，我寧可說甚深阿毘曇。」世尊知己，為天王釋說此頌曰：

「於現法樂故， 亦為後世樂，
拘翼自恣問， 隨意之所樂，
彼彼之所問， 盡當為決斷。
世尊已見聽， 日天求見義，
在摩竭陀國， 賢婆娑婆問。」

於是，天王釋白曰：「世尊！天、人、阿修羅、捷沓怛、羅剎及餘種種身，各各有幾結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天、人、阿修羅、捷沓怛、羅剎及餘種種身，各各有二結，慳及嫉也。彼各各作是念：『令我無杖、無結、無怨、無患、無諍、無鬪、無苦，安樂遊行。』彼雖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結、有怨、有患、有諍、有鬪、有苦，無安樂遊行。」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

然。大仙人！天、人、阿修羅、捷沓怛、羅刹及餘種種身，各各有二結。彼作是念：『令我無杖、無結、無怨、無患、無諍、無鬪、無苦，安樂遊行。』彼雖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結、有怨、有患、有諍、有鬪、有苦，無安樂遊行。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慳、嫉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慳、嫉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慳、嫉者，因愛、不愛，緣愛、不愛，從愛、不愛生，由愛、不愛有。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也。」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慳、嫉者，因愛、不愛，緣愛、不愛，從愛、不愛生，由愛、不愛有。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也。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愛、不愛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愛、不愛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愛、不愛者，因欲緣欲，從欲而生，由欲故有。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愛、不愛者，因欲緣欲，從欲而生，由欲故有，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欲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有欲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欲者，因念緣念，從念而生，由念故有。若無念者，則無有欲。」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欲者，因念緣念，從念而生，由念故有，若無念者，則無有欲。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念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復何因由無有念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念者，因思緣思，從思而生，由思故有，若無思者，則無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愛、不愛，由愛、不愛故有慳、嫉，由慳、嫉故有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生。若無思者，則無有念，若無念者，則無有欲，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若無慳、嫉者，則無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不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念者，因思緣思，從思而生，由思故有，若無思者，則無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愛、不愛，由愛、不愛故有慳、嫉，由慳、嫉故有刀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生。若無思者，則無有念，若無念者，則無有欲，若無欲者，則無愛、不愛，若無愛、不愛者，則無慳、嫉，若無慳、嫉者，則無刀

杖、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心中不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如是此純大苦陰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何者滅戲道跡？比丘何行趣向滅戲道跡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滅戲道跡者，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拘翼，是謂滅戲道跡。比丘者，行此趣向滅戲道跡。」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滅戲道跡者，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大仙人！是為滅戲道跡。比丘者，行此趣向滅戲道跡。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斷幾法，行幾法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斷三法，修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拘翼！念者，我說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念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念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拘翼！求者，我說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求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求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斷三法，修行三法。云

何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大仙人說念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念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便斷彼，若念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大仙人說求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求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便斷彼。若求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有幾法，護從解脫行幾法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有六法，護從解脫行六法也。云何為六？眼視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拘翼！眼視色者，我說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眼視色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眼視色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如是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者，我說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意知法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者有六法，護從解脫行六法。云何為六？眼視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大仙人說眼視色者，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眼視色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眼視色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如是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大仙人說意知法者，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增長惡不善法，減損

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意知法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命存一時頃，復斷幾法，行幾法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命存一時頃，復斷三法，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喜，二曰憂，三曰捨。拘翼！喜者，我說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喜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喜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憂亦如是。拘翼！捨者，我說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捨不可行者，我即斷彼，若捨可行者，我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滅戲道跡，命存一時頃，斷三法，行三法。云何為三？一曰喜，二曰憂，三曰捨。大仙人說喜者，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喜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喜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憂亦如是。大仙人說捨者，亦有二種，可行、不可行。若捨增長惡不善法，減損善法者，大仙人即斷彼。若捨減損惡不善法，增長善法者，大仙人為彼知時，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一切沙門、梵志同一說、一欲、一愛、

一樂、一意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一切沙門、梵志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也。」

時，天王釋復問曰：「大仙人！一切沙門、梵志以何等故，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此世有若干種界，有無量界，彼隨所知界，即彼界隨其力，隨其方便，一向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拘翼！是故一切沙門、梵志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耳。」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此世有若干種界，有無量界，彼隨所知界，即彼界隨其力，隨其方便，一向說此為真諦，餘者虛妄。大仙人！以是故，一切沙門、梵志不同一說、一欲、一愛、一樂、一意耳。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復問曰：「大仙人！一切沙門、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不必一切沙門、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時，天王釋復問曰：「大仙人！以何等故？不必一切沙門、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耶？」

世尊聞已，答曰：「拘翼！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不正善心解脫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拘翼！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正善心解脫者，彼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

時，天王釋聞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

然，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不正善心解脫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大仙人！若有沙門、梵志，於無上愛盡，正善心解脫者，彼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說法，我悉知之，我斷疑度惑，無有猶豫，聞佛所說故。」

時，天王釋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白曰：「大仙人！我於長夜有疑惑刺，世尊今日而拔出之。所以者何？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故。」

世尊問曰：「拘翼！汝頗憶昔時曾問餘沙門、梵志如此事耶？」

時，天王釋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各懷愁感，數數歎說，我等若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者，必當往見。大仙人！然我等不得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已，便行具足五欲功德。大仙人！我等放逸，行放逸已，大威德天子於極妙處，即便命終，大仙人！我見大威德天子於極妙處，即命終時，便生極厭，身毛皆豎，莫令我於此處速命終。」

「大仙人！我因此厭、因此憂感故，若見餘沙門、梵志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彼樂遠離，燕坐安隱，快樂遊行。我見彼已，便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即往奉見。彼不識我，而問我言：『汝為是誰？』我時答彼：『大仙人！我是天王釋。大仙人！我是天王釋。』彼復問我：『我曾見釋，亦見釋種姓，以何等故名為釋？以何等故為釋種姓？』我便答彼：『大仙人！若有來問我事者，我便隨所能、隨其力而答彼。是故我名為釋。』彼作是說：『我等若隨其事以問釋者，釋亦隨其事答我，彼問我

事，我不問彼，彼歸命我，我不歸命彼。』大仙人！從彼沙門、梵志竟不得威儀法教，況復得如是問耶？」

時，天王釋而說頌曰：

「釋往釋往已，	釋今作是說，
遠離意所念，	除疑諸猶豫。
久遠行於世，	推求索如來，
見沙門梵志，	在遠離燕坐。
謂是正盡覺，	往奉敬禮事，
云何得昇進？	如是我問彼。
問已不能知，	聖道及道跡。
世尊今為我，	若意有所疑，
所念及所思，	其意之所行，
知心隱及現，	明者為我說。
尊佛尊為師，	尊無著牟尼，
尊斷諸結使，	自度度眾生。
覺者第一覺，	御者最上御，
息者尊妙息，	大仙自度度。
故我禮天尊，	稽首人最上，
斷絕諸愛刺，	我禮日之親。」

於是，世尊問曰：「拘翼！汝頗憶昔時，得如是離，得如是歡喜，謂於我得法喜耶？」

時，天王釋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當知之。大仙人！昔一時天及阿修羅而共鬪戰。大仙人！天及阿修羅共鬪戰時，我作是念：『令天得勝，破阿修羅，諸天食及阿修羅食，盡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天及阿修羅共鬪戰時，天便得勝，破阿修羅，諸天食及阿修羅食，盡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爾時有離有喜，雜刀杖、結怨、鬪諍、憎嫉，不得神通，不得覺道，

不得涅槃。大仙人！今日得離得喜，不雜刀杖、結怨、鬪諍、憎嫉，得通得覺，亦得涅槃。」

世尊問曰：「拘翼！汝何因得離得喜？謂於我得法喜耶？」

時，天王釋答曰：「大仙人！我作是念：『我於此命終，生於人間，彼若有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謂刹利長者族、梵志長者族、居士長者族及餘族，極大富樂，資財無量，畜牧、產業不可稱計，封戶、食邑種種具足。生如是族已，成就諸根，如來所說法、律有得信者。得信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智。學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邊。學智，學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若有諸天，有大福祐，色像巍巍，光耀煒燁極有威力，安隱快樂，長住宮殿，生於最上，我生彼中。』」

於是，天王釋而說頌曰：

「捨離於天身， 來下生人間，
不愚癡入胎， 隨我意所樂。
得身具足已， 逮質直正道，
行具足梵行， 常樂於乞食。」

「學智，學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邊，學智，學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當作最上妙天，諸天聞名，色究竟天，往生彼中。大仙人！願當得阿那含。大仙人！我今定得須陀洹。」

世尊問曰：「拘翼！汝何因得此極好、極高、極廣差降，而自稱說得須陀洹耶？」

時，天王釋以偈答曰：

「不更有餘尊， 唯世尊境界，
得最上差降， 未曾有此處。」

大仙我此坐， 即於此天身，
我更得增壽， 如是白眼見。」

說此法時，天王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諸天亦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天王釋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於是，天王釋稱歎五結樂子曰：「善哉！善哉！汝五結大益於我。所以者何？由汝故，佛從定寤，以汝先使世尊從定寤故，令我等後得見佛。五結！我從此歸，以耽浮樓伎樂王女賢月色嫁與汝作婦，及其父樂王本國拜與汝作伎樂王。」

於是，天王釋告三十三天曰：「汝等共來！若我等本為梵天王，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禮事者，彼今盡為世尊恭敬禮事。所以者何？世尊梵天，梵天當造化最尊生眾生，眾生有及當有彼所，可知盡知，可見盡見。」

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若本為梵天，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禮事者，彼盡為世尊恭敬禮事，稽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是，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再為世尊恭敬禮事，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爾時，梵天色像巍巍，光耀煒燁，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即時以偈白世尊曰：

「為多饒益義， 見利義曰天，
賢住摩竭國， 婆娑婆問事。」

「大仙人說此法時，天王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諸天亦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世尊告梵天曰：「如是，如是。梵天所說：

「『為多饒益義，見利義曰天，
賢住摩竭國，婆娑婆問事。』

「梵天！我說法時，天王釋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諸天亦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

佛說如是。時，天王釋及三十三天、五結樂子并大梵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釋問經竟(七千三百六十八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箭毛經一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伽蘭哆園，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人而受夏坐。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

爾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彼在大眾喧鬧擾亂，放高大音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論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姪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集坐論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箭毛遙見佛來，勅已眾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門瞿曇來。彼眾默然，常樂默然，稱說默然。彼若見此眾默然者，或來相見。」異學箭毛令眾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來，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坐。」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敷之座，異學箭毛則與世尊共相

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

世尊如是再三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等與拘薩羅國眾多梵志，悉共集坐拘薩羅學堂，說如是論。鴛伽摩竭陀國人有大利，鴛伽摩竭陀國人得大利，如此大福田眾在王舍城共受夏坐，謂不蘭迦葉。所以者何？瞿曇！不蘭迦葉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如是摩訶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捷親子、彼復迦梅、阿夷哆雞舍劍婆利。

「瞿曇！阿夷哆雞舍劍婆利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向者亦論沙門瞿曇！此沙門瞿曇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之所尊也，亦在此王舍城共受夏坐。瞿曇！我等復作是念：『今此諸尊沙門、梵志，誰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耶？非為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一向不可、不相應，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我等復作是念：『此不蘭迦葉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昔時不蘭迦葉數在弟子眾舉手大喚：『汝等可住，無有人來問汝等事，人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

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訖。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不蘭迦葉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如是摩息加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捷親子、彼復迦旃、阿夷哆雞舍劍婆利。瞿曇！我等作如是念：『此阿夷哆雞舍劍婆利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阿夷哆雞舍劍婆利數在弟子眾舉手大喚：『汝等可住，無有人來問汝等事，人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訖。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阿夷哆雞舍劍婆利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眾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為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沙門瞿曇數在大眾，無量百千眾圍遶說法，於其中有一人鼾眠作聲，又有一人語彼人曰：『莫鼾眠作聲！汝不欲聞世尊說微妙法，如甘露耶？』彼人即便默然無聲。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沙門瞿曇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為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

世尊聞已，問異學箭毛曰：「優陀夷！汝見我有幾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見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云何為五？沙門瞿曇羸衣知足，

稱說麤衣知足，若沙門瞿曇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一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若沙門瞿曇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二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復次，沙門瞿曇少食，稱說少食，若沙門瞿曇少食，稱說少食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三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麤住止床座知足，稱說麤住止床座知足，若沙門瞿曇麤住止床座知足，稱說麤住止床座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四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燕坐，稱說燕坐，若沙門瞿曇燕坐，稱說燕坐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

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不以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我所持衣，隨聖力割截，染汙惡色，如是聖衣染汙惡色。優陀夷！或我弟子謂盡形壽衣所棄捨糞掃之衣，亦作是說：『我世尊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衣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陀夷！我食粳糧成熟，無[麩-夫+黃]無量雜味。優陀夷！或我弟子盡其形壽而行乞食所棄捨食，亦作是說：『我世尊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食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

「復次，優陀夷！我食如一鞞羅食，或如半鞞羅，優陀夷！或我弟子食如一拘拖，或如半拘拖，亦作是說：『我世尊少食，稱說少食。』優陀夷！若我弟子因少食故，稱說我者，彼因此

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陀夷！我或住高樓，或住棚閣。優陀夷！或我弟子彼過九月、十月，一夜於覆處宿，亦作是說：『我世尊羴住止床座知足，稱說羴住止床座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羴住止床座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

「復次，優陀夷！我常作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我弟子過半月一入眾，為法清淨故，亦作是說：『我世尊燕坐，稱說燕坐。』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燕坐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優陀夷！我無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優陀夷！我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云何為五？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戒稱說我：『世尊行戒大戒，如所說所作亦然，如所作所說亦然。』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戒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智慧稱說我：『世尊行智慧，極大智慧。若有談論來相對者，必能伏之，謂於正法、律不可說，於自所說不可得說。』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智慧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知見稱說我：『世尊遊知非不知，遊見非不見，彼為弟子說法，有因非無因，有緣非無緣，可答非不可答，有離非無離。』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知見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厭愛箭而來問我：『苦是苦，習是習，滅是滅，道是道。』我即答彼：『苦是苦，

習是習，滅是滅，道是道。』優陀夷！若我弟子而來問我，我答可意令歡喜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復次，優陀夷！我為弟子，或說宿命智通作證明達，或說漏盡智通作證明達。優陀夷！若我弟子於此正法、律中得受得度，得至彼岸，無疑無惑，於善法中無有猶豫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是謂我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

於是，異學箭毛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善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瞿曇！猶如大雨，此地高下，普得潤澤。如是，沙門瞿曇為我等善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箭毛經竟(二千八百七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箭毛經二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

爾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名德宗主，眾人所師，有大名譽，眾所敬重，領大徒眾，五百異學之所尊也。彼在大眾喧鬧憍亂，放高大音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

王、論賊、論鬪、論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姪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集坐說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箭毛遙見佛來，勅已眾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門瞿曇來，彼眾默然，常樂默然，稱說默然，彼若見此眾默然者，或來相見。」異學箭毛命眾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來！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坐。」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敷之座，異學箭毛便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

世尊如是再三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

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有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誰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汝往問事，而彼不知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謂不蘭迦葉是。所以者何？瞿曇！不蘭迦葉自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也。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

耶？』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捷親子、彼復迦旃、阿夷哆雞舍劍婆利。瞿曇！阿夷哆雞舍劍婆利自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也。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瞿曇！我復作是念：『若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過去事者，沙門瞿曇必能答我過去事也。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未來事者，沙門瞿曇必能答我未來事也。復次，若我隨所問沙門瞿曇事者，沙門瞿曇必亦答我隨所問事。』』

世尊告曰：「優陀夷！止！止！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優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緣，憶無量過去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眾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彼來問我過去事，我答彼過去事，我亦往問彼過去事，彼亦答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誣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得生天中。彼來問我未來事，我答彼未來事，我亦往問彼未來事，彼亦答我未來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異學箭毛白曰：「瞿曇！若如是者，我轉不知，我轉不見，轉癡墮癡，謂沙門瞿曇如是說：『優陀夷！止！止！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優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緣，憶無量過去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眾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彼來問我過去事，我答彼過去事，我亦往問彼過去事，彼亦答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誣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得生天中。彼來問我未來事，我答彼未來事，我亦往問彼未來事，彼亦答我未來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

「瞿曇！我於此生作本所作，得本所得，尚不能憶，況復能憶有因有緣，無量本昔所生事耶？瞿曇！我尚不能見颺風鬼，況復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妙與不妙，趣至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耶？瞿曇！我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問我從師學法者，儻能答彼，令可意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從師學其法云何？」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彼說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問曰：「優陀夷！何等色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若色更無有色最上、最妙，為最勝也。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優陀夷！猶如有人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問者：『君知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為長短麤細，為白、黑，為不白不黑？為刹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女？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答曰：『我不知也。』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優陀夷！汝作是說：『彼說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曰：『汝彼色？』然不知也。」

異學箭毛白曰：「瞿曇！猶如紫磨，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如是，瞿曇！我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紫磨金精，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燃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燃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燃油燈光明，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無暄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於燃大木積火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太白星平旦無暄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無暄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無暄光明照耀，及日殿光秋時向中，天淨無暄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最上、為最勝也。」

世尊告曰：「優陀夷！多有諸天，今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我之所說，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優陀夷！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最醜，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問已不知。」

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何意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沙門瞿曇今善檢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無所有也。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異學箭毛語曰：「瞿曇！後世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世尊問曰：「優陀夷！云何後世一向樂？云何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或有一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瞿曇！是謂後世一向樂，是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陀夷！於意云何？若有一離殺斷殺，彼為一向樂、為雜苦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

「若有一離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彼為一向樂、為雜苦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

世尊問曰：「優陀夷！非為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也。」

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世尊問曰：「優陀夷！汝何意故作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

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向者說後世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沙門瞿曇今善檢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無所有

也。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

世尊告曰：「優陀夷！世有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也。」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世一向樂？云何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優陀夷！是謂世一向樂。」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世中一向樂，唯極是耶？」

世尊答曰：「世中一向樂，不但極是也。優陀夷！更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更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覺、觀已息，內靖、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優陀夷！是謂一道跡一向作世證。」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沙門瞿曇弟子為此世一向樂故，

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我弟子不為世一向樂故，亦不為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我學梵行也。優陀夷！更有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我弟子從我學梵行也。」

於是，彼大眾放高大音聲：「彼是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學梵行也。」

於是，異學箭毛勅已眾，令默然已，白曰：「瞿曇！云何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比丘者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優陀夷！是謂最上、最妙、最勝，為作證故，我弟子從我學梵行也。」

於是，異學箭毛即從坐起，欲稽首佛足。於是，異學箭毛諸弟子異學梵行者白異學箭毛曰：「尊今應作師時，欲為沙門瞿曇作弟子耶？尊不應作師時，為沙門瞿曇作弟子也。是為異學箭毛諸弟子學梵行者，為異學箭毛而作障礙，謂從世尊學梵行也。」

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箭毛經竟(三千八百三十字)

中阿含經例品一切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鬱頭隨若，在普棘刺林。

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聞沙門瞿曇遊鬱頭隨若，在普棘刺林，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告一人曰：「汝往詣沙門瞿曇所，為我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

是語：『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又復語曰：『拘薩羅王波斯匿欲來相見。』

彼人受教，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拘薩羅王波斯匿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拘薩羅王波斯匿欲來相見。」

世尊答曰：「今拘薩羅王波斯匿安隱快樂，今天及人、阿修羅、捷塔和、羅刹及餘若干身安隱快樂。拘薩羅王波斯匿若欲來者，自可隨意。」彼時，使人聞佛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繞三匝而去。

爾時，尊者阿難住世尊後，執拂侍佛。使人去後，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汝來共詣東向大屋，開窓閉戶，住彼密處。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一心無亂，欲聽受法。」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至彼東向大屋，開窓閉戶，密處布座，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彼時，使人還詣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天王！我已通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今待天王，唯願天王自當知時。」

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御者曰：「汝可嚴駕，我今欲往見沙門瞿曇。」御者受教，即便嚴駕。

爾時，賢及月姊妹與拘薩羅王波斯匿共坐食時，聞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當往見佛，白曰：「大王！若今往見世尊者，願為我等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作如是語：『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拘薩羅王波斯匿為賢及月姊妹默然而受。

彼時，御者嚴駕已訖，白曰：「天王！嚴駕已辦，隨天王意。」

時，王聞已，即便乘車，從欒頭隨若出，往至普棘刺林。

爾時，普棘刺林門外眾多比丘露地經行，拘薩羅王波斯匿往詣諸比丘所，問曰：「諸賢！沙門瞿曇今在何處？我欲往見。」

諸比丘答曰：「大王！彼東向大屋開窓閉戶，世尊在中，大王欲見者，可詣彼屋，在外住已，警欬敲戶，世尊聞者，必為開戶。」

拘薩羅王波斯匿即便下車，眷屬圍繞，步往至彼東向大屋，到已住外，警欬敲戶，世尊聞已，即為開戶，拘薩羅王波斯匿便入彼屋，前詣佛所，白曰：「瞿曇！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世尊問王：「賢及月姊妹更無人使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瞿曇！當知今日賢及月姊妹我共坐食，聞我今當欲往見佛，便白曰：『大王！若往見佛者，當為我等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故如是白世尊：『賢及月姊妹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瞿曇！彼賢及月稽首世尊，問訊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世尊答曰：「大王！今賢及月姊妹安隱快樂，今天及人、阿修羅、捷塔和、羅刹及餘若干身安隱快樂。」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與佛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我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者，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便問曰：「瞿曇！我聞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瞿曇！憶如是說耶？」

世尊答曰：「大王！我不憶作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

爾時，鞞留羅大將住在拘薩羅王波斯匿後，執拂拂王，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迴顧告鞞留羅大將曰：「前日王共大眾坐，誰最前說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者。』」

鞞留羅大將答曰：「天王！有想年少吉祥子前作是說。」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告一人曰：「汝往至想年少吉祥子所，作如是語：『拘薩羅王波斯匿呼汝！』」

彼人受教，即往想年少吉祥子所，作如是語：「年少！拘薩羅王波斯匿呼汝。」

彼人去後。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白世尊曰：「沙門瞿曇！頗有異說異受？沙門瞿曇憶所說耶？」

世尊答曰：「大王！我憶曾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時知一切，一時見一切。』大王！我憶如是說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為有勝如、有差別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也。刹利、梵志種，此於人間為最上德，居士、工師種，此於人間為下德也。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是謂勝如、是謂差別。」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瞿曇！我不但問於現世義，亦復欲問於後世義，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於後世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有差別謂後世也。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若成就此五斷支，必得善師如來、無所著、正盡覺，必得可意，無不可意，亦於長夜得義饒益，安隱快樂。云何為五？多聞聖弟子信著如來，根生定立，無能奪者，謂沙門、梵志、天及魔、梵及餘世間，是謂第一斷支。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少病無病，成就等食道，不熱不冷，正樂不諍，謂食飲消、正安隱消，是謂第二斷支。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無諂無誑、質直，現如真世尊及諸梵行，是謂第三斷支。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第四斷支。復次，大王！多聞聖弟子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第五斷支。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彼若成就此五斷支，必得善師如來、無所著、正盡覺，必得可意，無不可意，亦於長夜得義饒益，安隱快樂，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是謂勝如、是謂差別於後世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此有差別於斷行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此有差別於斷行也。大王！於意云何？若信者所斷，是不信斷者，終無是處。若少病者所斷，是多病斷者，終無是處。」

若不諂不誑者所斷，是諂誑斷者，終無是處。若精勤者所斷，是懈怠斷者，終無是處。若智慧者所斷，是惡慧斷者，終無是處。

「猶如四御，象御、馬御、牛御、人御，彼中二御不可調、不可御，二御可調、可御。大王！於意云何？若此二御不可調、不可御，彼來調地、御地，受御事者，終無是處。若彼二御可調、可御，來至調地、御地，受御事者，必有是處。如是，大王！於意云何？若信者所斷，是不信斷耶？終無是處。若少病者所斷，是多病斷耶？終無是處。若不諂不誑者所斷，是諂誑斷耶？終無是處。若精勤者所斷，是懈怠斷耶？終無是處。若智慧者所斷，是惡慧斷耶？終無是處。如是此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是謂勝如、是謂差別於斷行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答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此有勝如、此有差別，謂斷耶？」

世尊答曰：「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彼等等斷，無有勝如、無有差別於斷也。大王！猶如東方刹利童子來，彼取乾娑羅木作火母，攢攢生火；南方梵志童子來，彼取乾娑羅木作火母，鑽攢生火；西方居士童子來，彼取乾栴檀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北方工師童子來，彼取乾鉢投摩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大王！於意云何？謂彼若干種人持若干種木作火母，鑽攢生火，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生烟、生焰、生色。大王！於烟烟、焰焰、色色，說何等差別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曰：「瞿曇！謂彼若干種人取若干種木作火母，攢攢生火，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生烟、生焰、生色。

瞿曇！我不說烟烟、焰焰、色色有差別也。」

「如是。大王！此有四種，刹利、梵志、居士、工師，彼一切等等斷，無有勝如、無有差別於斷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沙門瞿曇所說如師，沙門瞿曇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有天耶？」

世尊問曰：「大王！何意問有天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答曰：「瞿曇！若有天有諍、樂諍者，彼應來此間。若有天無諍、不樂諍者，不應來此間。」

爾時，鞞留羅大將住在拘薩羅王波斯匿後，執拂拂王，鞞留羅大將白曰：「瞿曇！若有天無諍、不樂諍者不來此間，且置彼天。若有天諍、樂諍來此間者，沙門瞿曇必說彼天福勝、梵行勝，此天得自在退彼天、遣彼天也。」

是時，尊者阿難在世尊後，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作是念：「此鞞留羅大將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子，我是世尊子，今正是時，子子共論。」

於是，尊者阿難語鞞留羅大將曰：「我欲問汝，隨所解答。大將！於意云何？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寧得自在退去、遣去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沙門！若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得自在退去、遣去也。」

「大將！於意云何？若非拘薩羅王波斯匿境界，教令所不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意得自在退彼、遣彼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沙門！若非拘薩羅王波斯匿境界，教令所不及，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不得自在退彼、

遣彼也。」

尊者阿難復問曰：「大將！頗聞有三十三天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我拘薩羅王波斯匿遊戲時，聞有三十三天。」

「大將！於意云何？拘薩羅王波斯匿福勝、梵行勝故，寧得自在退彼三十三天，遣彼三十三天耶？」

鞞留羅大將答曰：「沙門！拘薩羅王波斯匿尚不能得見三十三天，況復退遣耶？退遣彼三十三天者，終無是處。」

「如是，大將！若有天無諍、不樂諍不來此間者，此天福勝、梵行勝。若有此天諍、樂諍來此間者，此天於彼天尚不能得見，況復天天遣退耶？若退遣彼者，終無是處。」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此沙門名何等耶？」

世尊答曰：「大王！此比丘名阿難，是我侍者。」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阿難所說如師，阿難所說如善師。欲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世尊告曰：「大王！欲問，恣意所問。」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瞿曇！頗有梵耶？」

世尊問曰：「大王！何意問有梵耶？大王！若我施設有梵，彼梵清淨。」

世尊與拘薩羅王波斯匿於其中間論此事時，彼使人將想年少吉祥子來還，詣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天王！想年少吉祥子已來在此。」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問想年少吉祥子曰：「前日王共大眾會坐，誰最前說沙門瞿曇如是說：『本無，當不有，今現亦無，若有餘沙門、梵志一切知、一切見。』耶？」

想年少吉祥子答曰：「天王！鞞留羅大將前說也。」

鞞留羅大將聞已，白曰：「天王！此想年少吉祥子前說也。」

如是彼二人更互共諍此論，於其中間彼御者即便嚴駕，至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白曰：「天王！嚴駕已至，天王當知時。」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白世尊曰：「我問瞿曇一切知事，沙門瞿曇答我一切知事。我問沙門瞿曇四種清淨，沙門瞿曇答我四種清淨。我問沙門瞿曇所得，沙門瞿曇答我所得。我問沙門瞿曇有梵，沙門瞿曇答我有梵。若我更問餘事者，沙門瞿曇必答我餘事。瞿曇！我今多事，欲還請辭。」

世尊答曰：「大王！自當知時。」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世尊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座起，繞世尊三匝而去。

佛說如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尊者阿難及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切智經竟(三千七百七十三字)

中阿含經例品鞞訶提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住舍衛國，於東園鹿子母堂為小事故。彼時尊者阿難將一比丘從舍衛出，往至東園鹿子母堂，所為事訖，將彼比丘還，往至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拘薩羅王波斯匿乘一奔陀利象，與尸利阿荼大臣俱出舍衛國。尊者阿難遙見拘薩羅王波斯匿來已，問伴比丘：「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耶？」

答曰：「是也。」

尊者阿難便下道避至一樹下。

拘薩羅王波斯匿遙見尊者阿難在於樹間，問曰：「尸利阿

荼！彼是沙門阿難耶？」

尸利阿荼答曰：「是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告尸利阿荼大臣曰：「汝御此象，令至沙門阿難所。」尸利阿荼受王教已即御此象，令至尊者阿難所。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從何處來，欲至何處？」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我從東園鹿子母堂來，欲至勝林給孤獨園。」

拘薩羅王波斯匿語曰：「阿難！若於勝林無急事者，可共往至阿夷羅婆提河，為慈愍故。」尊者阿難為拘薩羅王波斯匿默然而受。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令尊者阿難在前，共至阿夷羅婆提河。到已下乘，取彼象薦，四疊敷地，請尊者阿難：「阿難！可坐此座。」

尊者阿難答曰：「止！止！大王！但心靖足。」

拘薩羅王波斯匿再三請尊者阿難：「阿難！可坐此座。」

尊者阿難亦再三語：「止！止！大王！但心靖足，我自有尼師檀，我今當坐。」於是，尊者阿難敷尼師檀，結跏趺坐。

拘薩羅王波斯匿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却坐一面，語曰：「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欲問便問，我問已當思。」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如來不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聞已，歎曰：「善哉！善哉！阿難！我所不及，若聰明智慧及餘世間者，而阿難及之。阿難！若有不善

相悉而毀訾稱譽者，我等不見彼真實也。阿難！若有善相悉而毀訾稱譽者，我見彼真實也。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如來終不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為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不善身行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不善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身行有罪。」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身行有罪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智者所憎惡。」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智者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自害、害彼、俱害，滅智慧、惡相助，不得涅槃，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彼可行法不知如真，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可行法不知如真，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已，可受法不知如真，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可受法不知如真，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已，可斷法不知如真，不可斷法亦不知如真。可斷法不知如真，不可斷法亦不知如真已，可成就法不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可成就法不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已，可行法便不行，不可行法而行。可行法便不行，不可行法而行已，可受法便不受，不可受法而受。可受法便不受，不可受法而受已，可斷法便不斷，不可斷法而斷。可斷法便不斷，不可斷法而斷已，可成就法便不成就，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可成就法便不成就，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是故如來終不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何故終不行此法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離欲、欲已盡，離恚、恚已盡，

離癡、癡已盡，如來斷一切不善之法，成就一切善法，教師、妙師、善順師，將御、順御，善語、妙語、善順語。是故如來終不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歎曰：「善哉！善哉！阿難！如來不可行法終不行。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故。阿難！汝彼師弟子，學道欲得無上安隱涅槃，汝尚不行此法，況復如來行此法耶？」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不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如來必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不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憎惡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為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善身行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善身行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身行無罪。」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身行無罪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智者所不憎惡。」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云何智者所不憎惡。」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謂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覺慧、不惡相助，得涅槃，趣智趣覺，趣至涅槃。彼可行法知如真，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可行法知如真，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已，可受法知如真，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可受法知如真，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已，可斷法知如真，不可斷法亦知如真。可斷法知如真，不可斷法亦知如真已，可成就法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可成就法知如真，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已，可行法而行，不可行法便不行。可行法而行，不可行法便不行已，可受法而受，不可受法便不受。可受法而受，不可受法便不受。」

已，可斷法而斷，不可斷法便不斷。可斷法而斷，不可斷法便不斷已，可成就法而成就，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可成就法而成就，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如來必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曰：「阿難！如來何故必行此法耶？」

尊者阿難答曰：「大王！離欲、欲已盡，離恚、恚已盡，離癡、癡已盡，如來成就一切善法，斷一切不善之法，教師、妙師、善順師，將御、順御，善語、妙語、善順語。是故如來必行此法。」

拘薩羅王波斯匿歎曰：「善哉！善哉！阿難！如來可行法必行。所以者何？以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故。阿難！汝彼師弟子，學道欲得無上安隱涅槃，汝尚行此法，況復如來不行此法耶？阿難善說，我今歡喜，阿難快說，我極歡喜。若村輪租阿難法應受者，我村輪租為法布施。阿難！若象、馬、牛、羊阿難法應受者，我象、馬、牛、羊為法布施。阿難！若婦女及童女阿難法應受者，我婦女及童女為法布施。阿難！若生色寶阿難法應受者，我生色寶為法布施。阿難！如此之事阿難皆不應受，我拘薩羅家有一衣，名鞞訶提，彼第一，王以繖料孔中盛送來為信。阿難！若拘薩羅家劫貝諸衣者，此鞞訶提於諸衣中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此鞞訶提衣長十六肘，廣八肘，我此鞞訶提衣，今為法故布施阿難！阿難！當作三衣，持令彼拘薩羅家長夜增益福。」

尊者阿難答曰：「止！止！大王！但心靖足，自有三衣，謂我所受。」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阿難！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猶如大雨時，此阿夷羅婆提河水滿，兩岸溢則流出。阿難見耶？」

尊者阿難答曰：「見也。」

拘薩羅王波斯匿白曰：「如是，阿難！若有三衣，當與比丘、比丘尼，漸學舍羅、舍羅磨尼離。阿難！以此鞞訶提作三衣受持，令彼拘薩羅家長夜增益福。」尊者阿難為拘薩羅王波斯匿默然而受。

於是，拘薩羅王波斯匿知尊者阿難默然受已，鞞訶提衣為法布施尊者阿難，即從座起，繞三匝而去。

去後不久，尊者阿難持鞞訶提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鞞訶提衣，今日拘薩羅王波斯匿為法布施我，願世尊以兩足著鞞訶提衣上，令拘薩羅家長夜得增益福。」

於是，世尊以兩足著鞞訶提衣上，告曰：「阿難！若汝與拘薩羅王波斯匿所共論者，今悉向我而廣說之。」

於是，尊者阿難與拘薩羅王波斯匿所共論者，盡向佛說，叉手白曰：「我如是說，不誣謗世尊耶？真說如法，說法次法，不於如法有過失耶？」

世尊答曰：「汝如是說，不誣謗我，真說如法，說法次法，亦不於如法有過失也。阿難！若拘薩羅王波斯匿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來問我者，我亦為拘薩羅王波斯匿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答彼也。阿難！此義如汝所說，汝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此說即是其義。」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鞞訶提經竟(二千五百九十一字)

中阿含經例品第一得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拘薩羅王波斯匿所有境界，教令所及，彼中拘薩羅王波斯匿最為第一。拘薩羅王波斯匿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所謂日月境界，光明所照，所照諸方，謂千世界。此千世界，有千日、千月、千弗于逮、千閻浮洲、千拘陀尼洲、千鬱單越洲、千須彌山、千四大王天、千四天王子、千三十三天、千釋天因陀羅、千焰摩天、千須焰摩天子，千兜率哆天、千兜率哆天子，千化樂天、千善化樂天子、千他化樂天、千自在天子，千梵世界及千別梵。彼中有一梵大梵，富祐作化尊，造眾生父，已有當有。彼大梵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後時此世敗壞，此世敗壞時，眾生生晃昱天中。彼中有色乘意生，具足一切，支節不減，諸根不壞，以喜為食，形色清淨，自身光照，飛乘虛空，住彼久遠。晃昱天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

「復次，有四想，有比丘想小、想大、想無量、想無所有，眾生如是樂想意解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復次有八除處。云何為八？比丘，內有色想，外觀色，少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一除處。』復次，比丘！內有色想，外觀色，無量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二除處。』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少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三除處。』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無量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四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見青光。

猶如青水華，青青色，青見青光。猶如成就波羅[木*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青青色，青見青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見青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五除處。』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見黃光。猶如頻頭歌羅華，黃黃色，黃見黃光。猶如成就波羅[木*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黃黃色，黃見黃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見黃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六除處。』

「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赤赤色，赤見赤光。猶如加尼歌羅華，赤赤色，赤見赤光。猶如成就波羅[木*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赤赤色，赤見赤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赤赤色，赤見赤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七除處。』復次，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見、白光；猶如大白，白色、白見、白光；猶如成就波羅[木*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白，白色、白見、白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見、白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八除處。』眾生如是樂除處意解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

「復次，有十一切處。云何為十？有比丘無量地處修一，思惟上下諸方不二，無量水處，無量火處，無量風處，無量青處，無量黃處，無量赤處，無量白處，無量空處，無量識處第十修一，思惟上下諸方不二。眾生如是樂一切處意解者，變易有異。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則厭彼，厭彼已，尚不欲第一，況復下賤？是謂第一清淨說，施設最第一，謂我無、我不有，及為

彼證故，施設於道，是謂第一外依見處、最依見處，謂度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於現法中第一，求趣至涅槃，於現法中最施設涅槃，謂六更樂處生、滅、味、離、慧見如真，及為彼證故，施設於道。

「復次，有四斷。云何為四？有斷樂遲，有斷樂速，有斷苦遲，有斷苦速，於中若有斷樂遲者，是樂遲故，說下賤。於中若有斷樂欲，若有人習此法初無厭足，若復有人習飲酒者初無厭足，若復有人修習睡眠初無厭足，是謂比丘若人有習此三法者初無厭足，亦復不能至滅盡處。是故諸比丘常當捨離此三法不親近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供養、三善根 三痛、三覆露

相法、三不覺 愛敬、無厭足

第一得經第四竟(一千三百七十一字)

中阿含經例品八城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眾多上尊名德比丘遊波羅利子城，住在雞園。

是時，第十居士八城持多妙貨，往至波羅利子城治生販賣。於是，第十居士八城，彼多妙貨，貨賣速售，大得財利，歡喜踊躍，出波羅利子城，往詣雞園眾多上尊名德比丘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時，諸上尊名德比丘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時，諸上尊比丘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於是，

第十居士八城白曰：「上尊！尊者阿難今在何處？我欲往見。」

諸上尊比丘答曰：「居士！尊者阿難今在鞞舍離獼猴江邊高樓臺觀，若欲見者，可往至彼。」

爾時，第十居士八城即從坐起，稽首諸上尊比丘足，繞三匝而去，往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尊者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告曰：「居士！欲問便問，我聞已當思。」

居士問曰：「尊者阿難！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頗說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耶？」

尊者阿難答曰：「如是。」

居士問曰：「尊者阿難！世尊、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云何說有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耶？」

尊者阿難答曰：「居士！多聞聖弟子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法如法，彼依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漏盡者，或有是處。若住彼，不得漏盡者，或因此法，欲法、愛法、樂法、靖法，愛樂歡喜，斷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

「復次，居士！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依此處，觀法如法，彼依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漏盡者，或有是處，若住彼，不得漏盡者，或因此法，欲法、愛法、樂法、靖法，愛樂歡喜，斷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是謂如來、無所著、

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說有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

「復次，居士！多聞聖弟子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於此處，觀法如法，彼於此處，觀法如法，住彼得漏盡者，或有是處。若住彼，不得漏盡者，或因此法，欲法、愛法、樂法、靖法，愛樂歡喜，斷五下分結盡，化生於彼而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是謂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成就慧眼，見第一義，說有一法，若聖弟子住漏盡無餘，得心解脫。」

於是，第十居士八城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白曰：「尊者阿難！甚奇！甚特！我問尊者阿難一甘露門，而尊者阿難一時為我說於十二甘露法門，今此十二甘露法門必隨所依，得安隱出。尊者阿難！猶去村不遠，有大屋舍，開十二戶，若人所為故，入彼屋中。復一人來，不為彼人求義及饒益，不求安隱而燒彼屋。尊者阿難！彼人必得於此十二戶隨所依出，得自安隱。如是我問尊者阿難一甘露門，而尊者阿難一時為我說於十二甘露法門，今此十二甘露法門必隨所依，得安隱出。尊者阿難！梵志法、律中說不善法、律，尚供養師，況復我不供養大師尊者阿難耶？」

於是，第十居士八城即於夜中，施設極妙淨美豐饒食噉含消，施設食已，平坦敷座，請鷄園眾及犍舍離眾皆集一處，自行澡水，則以極妙淨美豐饒食噉含消，手自斟酌，令得飽滿，食訖收器，行澡水竟，持五百種物買屋別施尊者阿難。尊者阿難受已，施與招提僧。

尊者阿難所說如是。第十居士八城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八城經竟(一千一百七十字)

長阿含經清淨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緬祇優婆塞林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有沙彌周那在波波國，夏安居已，執持衣鉢，漸詣迦維羅衛緬祇園中，至阿難所，頭面禮足，於一面立，白阿難言：「波波城內有尼乾子，命終未久，其諸弟子分為二分，各共諍訟，面相毀罵，無復上下，迭相求短，競其知見：『我能知是，汝不能知；我行真正，汝為邪見。以前著後，以後著前，顛倒錯亂，無有法則。我所為妙，汝所言非，汝有所疑，當諮問我。』大德阿難！時，彼國人民事尼乾者，聞諍訟已，生厭患心。」

阿難語周那沙彌曰：「我等有言欲啟世尊，今共汝往，宣啟此事，若世尊有所戒勅，當共奉行。」

爾時，沙彌周那聞阿難語已，即共詣世尊，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阿難白世尊曰：「此沙彌周那在波波國夏安居已，執持衣鉢，漸來至此，禮我足，語我言：『波波國有尼乾子，命終未久，其諸弟子分為二分，各共諍訟，面相毀罵，無復上下，迭相求短，競其知見：『我能知是，汝不能知；我行真正，汝為邪見。以前著後，以後著前，顛倒錯亂，無有法則。我所言是，汝所言非，汝有所疑，當諮問我。』時，彼國人民事尼乾者，聞諍訟已，生厭患心。』」

世尊告周那沙彌曰：「如是。周那！彼非法中不足聽聞，此非三耶三佛所說，猶如朽塔難可汙色。彼雖有師，盡懷邪見；雖復有法，盡不真正，不足聽採，不能出要，非是三耶三佛所說，猶如故塔不可汙也。彼諸弟子有不順其法，捨彼異見，行

於正見。周那！若有人來語彼弟子：『諸賢！汝師法正，當於中行，何以捨離？』其彼弟子信其言者，則二俱失道，獲無量罪，所以者何？彼雖有法，然不真正故。周那！若師不邪見，其法真正，善可聽採，能得出要，三耶三佛所說，譬如新塔易可汙色。然諸弟子於此法中，不能勤修，不能成就，捨平等道，入於邪見，若有人來語彼弟子：『諸賢！汝師法正，當於中行，何以捨離，入於邪見？』其彼弟子信其言者，則二俱見真正，獲無量福。所以者何？其法真正。」

佛告周那：「彼雖有師，然懷邪見；雖復有法，盡不真正，不足聽採，不能出要，非三耶三佛所說，猶如朽塔不可汙色。彼諸弟子法法成就，隨順其行，起諸邪見。周那！若有人來語其弟子言：『汝師法正，汝所行是，今所修行勤苦如是，應於現法成就道果。』彼諸弟子信受其言者，則二俱失道，獲無量罪。所以者何？以法不真正故。周那！若師不邪見，其法真正，善可聽採，能得出要，三耶三佛所說，譬如新塔易為汙色。又其弟子法法成就，隨順修行而生正見，若有人來語其弟子言：『汝師法正，汝所行是，今所修行勤苦如是，應於現法成就道果。』彼諸弟子信受其言，二俱正見，獲無量福。所以者何？法真正故。」

「周那！或有導師出世，使弟子生憂；或有導師出世，使弟子無憂。云何導師出世，使弟子生憂？周那！導師新出世間，成道未久，其法具足，梵行清淨，如實真要而不布現，然彼導師速取滅度，其諸弟子不得修行，皆愁憂言：『師初出世，成道未久，其法清淨，梵行具足，如實真要，竟不布現，而今導師便速滅度，我等弟子不得修行。』是為導師出世，弟子愁憂。云何導師出世，弟子不憂？謂導師出世，其法清淨，梵行具足，如實真要而廣流布，然後導師方取滅度，其諸弟子皆得修行，

不懷憂言：『師初出世，成道未久，其法清淨，梵行具足，如實真要而不布現，而今導師便速滅度，使我弟子不得修行。』如是，周那！導師出世，弟子無憂。」

佛告周那：「此支成就梵行，謂導師出世，出家未久，名聞未廣，是謂梵行支不具足。周那！導師出世，出家既久，名聞廣遠，是謂梵行支具足滿。周那！導師出世，出家既久，名聞亦廣，而諸弟子未受訓誨，未具梵行，未至安處，未獲己利，未能受法分布演說，有異論起不能如法而往滅之，未能變化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不具足。周那！導師出世，出家既久，名聞亦廣，而諸弟子盡受教訓，梵行具足，至安隱處，已獲己利，又能受法分別演說，有異論起能如法滅，變化具足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具足滿。」

「周那！導師出世，出家亦久，名聞亦廣，諸比丘尼未受訓誨，未至安處，未獲己利，未能受法分布演說，有異論起不能以法如實除滅，未能變化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未具足。周那！導師出世，出家亦久，名聞亦廣，諸比丘尼盡受教訓，梵行具足，至安隱處，已獲己利，復能受法分別演說，有異論起能如法滅，變化具足成神通證，是為梵行支具足滿。周那！諸優婆塞、優婆夷廣修梵行，乃至變化具足成神通證，亦復如是。」

「周那！若導師不在世，無有名聞，利養損減，則梵行支不具足滿。若導師在世，名聞利養，皆悉具足，無有損減，則梵行支為具足滿。若導師在世，名聞利養，皆悉具足，而諸比丘名聞利養，不能具足，是為梵行支不具足。若導師在世，名聞利養，具足無損，諸比丘眾亦復具足，則梵行支為具足滿，比丘尼眾亦復如是。」

「周那！我出家久，名聞廣遠，我諸比丘已受教誡，到安隱處，自獲己利，復能受法為人說法，有異論起能如法滅，變

化具足成神通證，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亦如是。周那！我以廣流布梵行，——乃至變化具足成神通證。周那！一切世間所有導師，不見有得名聞利養如我如來、至真、等正覺者也。周那！諸世間所有徒眾，不見有名聞利養如我眾也。周那！若欲正說者，當言見不可見。云何見不可見？一切梵行清淨具足，宣示布現，是名見不可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鬱頭藍子在大眾中而作是說：『有見不見，云何名見不見？如刀可見，刃不可見。』諸比丘！彼子乃引凡夫無識之言以為譬喻，如是，周那！若欲正說者，當言見不見。云何見不見？汝當正欲說言：『一切梵行清淨具足，宣示流布，是不可見。』周那！彼相續法不具足而可得，不相續法具足而不可得。周那！諸法中梵行，酪酥中醍醐。」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是法躬自作證，謂四念處、四神足、四意斷、四禪、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汝等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一師受，同一水乳；於如來正法，當自熾然，快得安樂。得安樂已，若有比丘說法中有作是言：『彼所說句不正，義理不正。』比丘聞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當語彼比丘言：『云何？諸賢！我句如是，汝句如是；我義如是，汝義如是。何者為勝？何者為負？』若彼比丘報言：『我句如是，我義如是；汝句如是，汝義如是；汝句亦勝，汝義亦勝。』彼比丘說此，亦不得非，亦不得是。當諫彼比丘，當呵當止，當共推求，如是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一受，同一師，同一乳；於如來正法，當自熾然，快得安樂。」

「得安樂已，若有比丘說法，中有比丘作是言：『彼所說句不正，義正。』比丘聞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當語彼比丘言：『云何？比丘！我句如是，汝句如是，何者為是？何者為非？』若彼比丘報言：『我句如是，汝句如是，汝句亦勝。』

彼比丘說此，亦不得言是，不得言非。當諫彼比丘，當呵當止，當共推求，如是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一師受，同一水乳；於如來正法，當自熾然，快得安樂。

「得安樂已，若有比丘說法，中有比丘作是言：『彼所說句正，義不正。』比丘聞已，不可言是，不可言非，當語彼比丘言：『云何？比丘！我義如是，汝義如是，何者為是？何者為非？』若彼報言：『我義如是，汝義如是，汝義亦勝。』彼比丘說此已，亦不得言是，亦不得言非。當諫彼比丘，當呵當止，當共推求，如是比丘盡共和合，勿生諍訟，同一師受，同一水乳；於如來正法，當自熾然，快得安樂。

「得安樂已，若有比丘說法，中有比丘作如是言：『彼所說句正，義正。』比丘聞已，不得言非，當稱讚彼言：『汝所言是，汝所言是。』是故，比丘！於十二部經自身作證，當廣流布，一曰《貫經》，二曰《祇夜經》，三曰《受記經》，四曰《偈經》，五曰《法句經》，六曰《相應經》，七曰《本緣經》，八曰《天本經》，九曰《廣經》，十曰《未曾有經》，十一曰《譬喻經》，十二曰《大教經》，當善受持，稱量觀察，廣演分布。

「諸比丘！我所制衣，若塚間衣，若長者衣、麤賤衣；此衣足障寒暑、蚊虻，足蔽四體。諸比丘！我所制食，若乞食，若居士食；此食自足，若身苦惱，眾患切已，恐遂至死，故聽此食，知足而已。諸比丘！我所制住處，若在樹下，若在露地，若在房內，若樓閣上，若在窟內，若在種種住處；此處自足，為障寒暑、風雨、蚊虻，下至閑靜懈怠之處。諸比丘！我所制藥，若大小便，酥油蜜、黑石蜜；此藥自足，若身生苦惱，眾患切已，恐遂至死，故聽此藥。」

佛言：「或有外道梵志來作是語：『沙門釋子以眾樂自娛。』若有此言，當如是報：『汝等莫作此言，謂沙門釋子以眾樂自

娛。所以者何？有樂自娛，如來呵責；有樂自娛，如來稱譽。』若外道梵志問言：『何樂自娛，瞿曇呵責？』設有此語，汝等當報：『五欲功德，可愛可樂，人所貪著。云何為五？眼知色，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耳聞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諸賢！猶是五欲緣生喜樂，此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呵責也。猶如有人故殺眾生，自以為樂，此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呵責。猶如有人私竊偷盜，自以為樂，此為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犯於梵行，自以為樂，此是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故作妄語，自以為樂，此是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放蕩自恣，此是如來之所呵責。猶如有人行外苦行，非是如來所說正行，自以為樂，此是如來之所呵責。』

「諸比丘！呵責五欲功德，人所貪著。云何為五？眼知色，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耳聞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可愛可樂，人所貪著；如此諸樂，沙門釋子無如此樂。猶如有人故殺眾生，以此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此樂。猶如有人公為盜賊，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猶如有人犯於梵行，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猶如有人故作妄語，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猶如有人放蕩自恣，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猶如有人行外苦行，自以為樂，沙門釋子無如是樂。」

「若外道梵志作如是問『何樂自娛，沙門瞿曇之所稱譽？』諸比丘！彼若有此言，汝等當答彼言：『諸賢！有五欲功德，可愛可樂，人所貪著。云何為五？眼知色，——乃至身知觸，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諸賢！五欲因緣生樂，當速除滅。猶如有人故殺眾生，自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公為盜賊，自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犯於梵行，自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故為妄語，自以為樂；有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放蕩自恣，自以為樂；有

如此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行外苦行，自以為樂；有如是樂，應速除滅。猶如有人去離貪欲，無復惡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如是樂者，佛所稱譽。猶如有人滅於覺、觀，內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如是樂者，佛所稱譽。猶如有人除喜入捨，自知身樂，賢聖所求，護念一心，入第三禪；如是樂者，佛所稱譽。樂盡苦盡，憂、喜先滅，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第四禪；如是樂者，佛所稱譽。』

「若有外道梵志作如是問：『汝等於此樂中求幾果功德？』應答彼言：『此樂當有七果功德。云何為七？於現法中，得成道證，正使不成，臨命終時，當成道證；若臨命終復不成者，當盡五下結，中間般涅槃、生彼般涅槃、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上流阿迦尼吒般涅槃。諸賢！是為此樂有七功德。諸賢！若比丘在學地欲上，求安隱處，未除五蓋，云何為五？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彼學比丘方欲上求，求安隱處，未滅五蓋，於四念處不能精勤，於七覺意不能勤修，欲得上人法、賢聖智慧增盛，求欲知欲見者，無有是處。諸賢！學地比丘欲上求，求安隱處，能滅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於四意處又能精勤，於七覺意如實修行，欲得上人法、賢聖智慧增上，求欲知欲見者，則有是處。諸賢！若有比丘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自獲己利，盡諸有結使，正智解脫，不為九事。云何為九？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捨道，六者不隨欲，七者不隨恚，八者不隨怖，九者不隨癡。諸賢！是為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自獲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得解，遠離九事。』

「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說言：『沙門釋子有不住法。』應報彼言：『諸賢！莫作是說：沙門釋子有不住法。所以者何？沙門

釋子，其法常住，不可動轉，譬如門闔常住不動，沙門釋子亦復如是，其法常住，無有移動。』或有外道梵志作是說言：『沙門瞿曇盡知過去世事，不知未來事。』『彼比丘、彼異學梵志智異，智觀亦異，所言虛妄。如來於彼過去事，若在目前，無不知見；於未來世，生於道智。過去世事虛妄不實，不足喜樂，無所利益，佛則不記；或過去事有實，無可喜樂，無所利益，佛亦不記；若過去事有實、可樂，而無利益，佛亦不記；若過去事有實、可樂，有所利益，如來盡知然後記之；未來、現在，亦復如是。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應時語、實語、義語、利語、法語、律語，無有虛也。佛於初夜成最正覺，及末後夜，於其中間有所言說，盡皆如實，故名如來。復次，如來所說如事，事如所說，故名如來。以何等義，名等正覺？佛所知見、所滅、所覺，佛盡覺知，故名等正覺。』

「或有外道梵志作如是說：『世間常存，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說言：『此世無常，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世間有常無常，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此世間非有常非無常，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此世間有邊，唯此為實，餘者為虛妄。』或復有言：『世間無邊，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世間有邊無邊，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或復有言：『是命是身，此實餘虛。』或復有言：『非命非身，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命異身異，此實餘虛。』或復有言：『非異命非異身，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如來有終，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如來不終，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如來終不終，此實餘虛。』或復有言：『如來非終非不終，此實餘虛。』諸有此見，名本生本見，今為汝記，謂：『此世常存，一一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唯此為實，餘者虛妄，是為本見本生。』

為汝記之。

「所謂未見未生者，我亦記之。何者未見未生，我所記者？色是我，從想有終，此實餘虛；無色是我，從想有終；亦有色亦無色是我，從想有終；非有色非無色是我，從想有終。我有邊，我無邊，我有邊無邊，我非有邊非無邊，從想有終。我有樂，從想有終；我無樂，從想有終；我有苦樂，從想有終；我無苦樂，從想有終。一想是我，從想有終；種種想是我，從想有終；少想是我，從想有終；無量想是我，從想有終，此實餘虛。是為邪見本見本生，我之所記。

「或有沙門、婆羅門有如是論、有如是見：『此世常存，此實餘虛，——乃至無量想是我，此實餘虛。』彼沙門、婆羅門復作如是說、如是見：『此實，餘者虛妄。』當報彼言：『汝實作此論，云何此世常存？此實餘虛耶？如此語者，佛所不許。所以者何？此諸見中各有結使，我以理推，諸沙門、婆羅門中，無與我等者，況欲出過？此諸邪見但有言耳，不中共論，——乃至無量想是我，亦復如是。』

「或有沙門、婆羅門作是說：『此世間自造。』復有沙門、婆羅門言：『此世間他造。』或復有言：『自造他造。』或復有言：『非自造非他造，忽然而有。』彼沙門、婆羅門言世間自造者，是沙門、婆羅門皆因觸因緣，若離觸因而能說者，無有是處。所以者何？由六入身故生觸，由觸故生受，由受故生愛，由愛故生取，由取故生有，由有故生生，由生故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陰集。若無六入則無觸，無觸則無受，無受則無愛，無愛則無取，無取則無有，無有則無生，無生則無老、死、憂、悲、苦惱，大患陰集。又言此世間他造，又言此世間自造他造，又言此世間非自造非他造，忽然而有，亦復如是，因觸而有，無觸則無。」

佛告諸比丘：「若欲滅此諸邪惡見者，於四念處當修三行。云何比丘滅此諸惡，於四念處當修三行？比丘謂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內外身身觀，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是為滅眾惡法，於四念處，三種修行。有八解脫，云何為八？色觀色，初解脫。內無色想，外觀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有對想，住空處，四解脫。捨空處，住識處，五解脫。捨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捨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滅盡定，八解脫。」

爾時，阿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即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甚奇！世尊！此法清淨，微妙第一。當云何名？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清淨，汝當清淨持之。」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三四五至三四六）

（三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如我所說，波羅延那阿逸多所問：

「『若得諸法數， 若復種種學，
 具威儀及行， 為我分別說。』

「舍利弗！何等為學？何等為法數？」

時，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復默然。

佛言：「真實。舍利弗！」

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比丘真實者，厭、離欲、滅盡向。食集生，彼比丘以食故，生厭、離欲、滅盡向。彼食滅，是真實滅，覺知己，彼比丘厭、離欲、滅盡向，是名為學。」

「復次，真實，舍利弗！」

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若比丘真實者，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彼從食集生，若真實即是滅盡，覺知此已，比丘於滅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數法。」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比丘於真實生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數。」如是說已，世尊即起，入室坐禪。

爾時，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不久，語諸比丘：「諸尊！我不能辯世尊初問，是故我默念住。世尊須臾復為作發喜問，我即開解如此之義，正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異句異味問斯義者，我亦悉能，乃至七夜，以異句異味而解說之。」

時，有異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舍利弗作奇特未曾有說，於大眾中，一向師子吼言：『我於世尊初問，都不能辯，乃至三問默然無答。世尊尋復作發喜問，我即開解，正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異句異味問斯義者，我亦悉能，乃至七夜，異句異味而解說之。』」

佛告比丘：「彼舍利弗比丘實能於我一日一夜，乃至異句異味，七夜所問義中悉能，乃至七夜，異句異味而解說之。所以者何？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

佛說此經已，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法，世間所不愛、不念、不可意。何等為三？謂老、病、死。世間若無此三法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者，如來、應、等正覺不出於世間，世間亦不知有如來、應、等正覺知見，說正法、律。以世間有老、病、死三法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故，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知有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正法、律。

「以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老、病、死。何等為三？謂貪、恚、癡，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貪、恚、癡。何等為三？謂身見、戒取、疑，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身見、戒取、疑。何等為三？謂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何等為三？謂失念、不正知、亂心，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失念、不正知、亂心。何等為三？謂掉、不律儀、不學戒，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掉、不律儀、不學戒。何等為三？謂不信、難教、懈怠，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信、難教、懈怠。何等為三？謂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何等為三？謂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何等為三？謂無慚、無愧、放逸，此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

「所以者何？以無慚、無愧故放逸，放逸故不恭敬，不恭敬故習惡知識，習惡知識故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求人短故不信、難教、戾語、懈怠，懈怠故掉、不律儀、不學戒，不學戒故失念、不正知、亂心，亂心故不正思惟、習近邪道、懈怠心，懈怠心故身見、戒取、疑，疑故不離貪、恚、癡，不離貪、恚、癡故不堪能離老、病、死。

「斷三法故，堪能離老、病、死。云何三？謂貪、恚、癡，此三法斷已，堪能離老、病、死，復三法斷故，堪能離貪、恚、癡。云何三？謂身見、戒取、疑，此三法斷故，堪能離貪、恚、癡，復三法斷故，堪能離身見、戒取、疑。云何為三？謂不正思惟、習近邪道、起懈怠心，此三法斷故，堪能離身見、戒取、疑，復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云何為三？謂失念心、不正知、亂心，此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心懈怠，復三法斷故，堪能離失念心、不正知、亂心。何等為三？謂掉、不律儀、犯戒，此三法斷故，堪能離失念心、不正知、亂心，復有三法斷故，堪能離掉、不律儀、犯戒。云何三？謂不信、難教、嬾墮，此三法斷故，堪能離掉、不律儀、犯戒，復有三法斷故，堪能離不信、難教、嬾墮。云何為三？謂不欲見聖、不樂聞法、好求人短，此三法斷故，堪能離不信、難教、嬾墮，復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好求人短。云何為三？謂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此三法斷故，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好求人短，復有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云何三？謂無慚、無愧、放逸。

「所以者何？以慚愧故不放逸，不放逸故恭敬順語、為善知識，為善知識故樂見賢聖、樂聞正法、不求人短，不求人短故生信、順語、精進，精進故不掉、住律儀、學戒，學戒故不失念、正知、住不亂心，不亂心故正思惟、習近正道、心不懈怠，心不懈怠故不著身見、不著戒取、度疑惑，不疑故不起貪、恚、癡，離貪、恚、癡故堪能斷老、病、死。」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橋池人間遊行，與尊者阿難俱，至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

爾時，婆頭聚落諸童子聞尊者阿難橋池人間遊行，住婆頭聚落國北身恕林中。聞已，相呼聚集，往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尊者阿難足，退坐一面。

時，尊者阿難語諸童子言：「帝種！如來、應、等正覺說四種清淨，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解脫清淨。

「云何為戒清淨？謂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戒增長，威儀具足，於微細罪能生恐怖，受持學戒。戒身不滿者，能令滿足；已滿者，隨順執持，欲精進方便超出，精勤勇猛，堪能諸身心法，常能攝受，是名戒淨斷。

「苦種！云何名為心淨斷？謂聖弟子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定身未滿者令滿，已滿者隨順執受，欲精進乃至常執受，是名心淨斷。

「苦種！云何名為見淨斷？謂聖弟子聞大師說法。如是如是說法，則如是如是入如實正觀。如是如是得歡喜、得隨喜、得從於佛。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然從餘明智尊重梵行者說，聞尊重梵行者如是如是說，則如是如是入如實觀察。如是如是觀察，於彼法得歡喜、隨喜，信於正法。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亦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隨先所聞受持者重誦習，隨先所聞受持者如是如是重誦已。如是如是得入彼法，乃至信於正法。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

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然先所聞法為人廣說，先所聞法如是如是為人廣說。如是如是得入於法，正智觀察，乃至信於正法。

「復次，聖弟子不聞大師說法，復不聞明智尊重梵行者說，又復不能先所受持重誦習，亦復不以先所聞法為人廣說，然於先所聞法獨一靜處思惟觀察。如是如是思惟觀察，如是如是得入正法，乃至信於正法。如是從他聞，內正思惟，是名未起正見令起，已起正見令增廣；是名未滿戒身令滿，已滿者隨順攝受，欲精進方便，乃至常攝受，是名見淨斷。

「苦種！云何為解脫清淨斷？謂聖弟子貪心無欲解脫，恚、癡心無欲解脫。如是解脫，未滿者令滿，已滿者隨順攝受，欲精進乃至常攝受，是名解脫淨斷。」

苦種！尊者阿難說是法時，婆頭聚落諸童子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五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眾上座比丘俱。

時，有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時，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默然住。時，質多羅長者稽首禮諸上座比丘足，往詣那伽達多比丘房，稽首禮那伽達多比丘足，退坐一面。

時，那伽達多比丘問質多羅長者，如所說：

「枝青以白覆， 一幅轉之車，
離結觀察來， 斷流不復縛。

「長者！此偈有何義？」

質多羅長者言：「尊者那伽達多！世尊說此偈耶？」

答言：「如是。」

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言：「尊者！須臾默然，我當思惟此義。」

須臾默然思惟已，語尊者那伽達多言：「青者謂戒也，白覆謂解脫也，一輻者身念也，轉者轉出也，車者止觀也，離結者有三種結，謂貪、恚、癡。彼阿羅漢諸漏已盡、已滅、已知、已斷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未來世滅不起法。

「觀察者謂見也，來者人也，斷流者愛流於生死。彼羅漢比丘諸漏已盡、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不復生，於未來世成不起法。

「不縛者謂三縛，貪欲縛、瞋恚縛、愚癡縛，彼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於未來世成不起法。是故，尊者那伽達多！世尊說此偈：

「枝青以白覆， 一輻轉之車，

離結觀察來， 斷流不復縛。

「此世尊所說偈，我已分別也。」

尊者那伽達多問質多羅長者言：「此義汝先聞耶？」

答言：「不聞。」

尊者那伽達多言：「長者！汝得善利，於此甚深佛法，賢聖慧眼得入。」

時，質多羅長者聞尊者那伽達多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